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053B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德
國
間
諜

原 著 者 格 瀾
英 譯 者 紐 曼
譯 者 楚 之

世界書局印行

1605229

序

一提起間諜，就會叫人想到一些善於欺詐、陰謀、投機的人物來，也會令人膽戰心驚。因他們不但能散佈流言，惑亂人心；能利用女色來騙取軍事秘密；能收買流氓、匪徒以刺探國防消息，以擾亂後方；能混入種種團體，做着內應，爲其主子從事摧殘民治，剪除敵黨的工作；能實行綁架、暗殺與組織暴動；甚至還能利用落後國家內部各階層間的深刻矛盾趁火打劫，或挑撥內戰，或扶殖其反動勢力，建立一個適於他們胃口的政治制度，以便在幕後執行其牽線的工作！

我們痛恨帝國主義的間諜，因爲他們是宰割弱小民族的先鋒。我們咒咀國際法西斯的間諜，因爲他們助紂爲虐，爲其最富侵略性的主子極盡挑撥戰爭、破壞民治與摧殘文化的能事。這些東西都是摧毀和平的嘍囉，是人民大眾的吸血蟲的觸角，是阻礙進化的惡魔的走卒。我們唾棄各帝國主義國家的間諜，因爲他們只知道盲目地聽從其主人的使喚，做着種種有害人類的罪行；他們直接或間接是凌辱弱小民族的前哨。但從鬪爭的技術上說來，則間諜組織非但沒有可吝的地方，而且還是必要的。它的罪惡不在它本身，而在它的出發點。如果一個弱小民族有了很好的間諜組織，（不可用以對內，因爲這樣反足以促成分裂，加速滅亡）可以在民族解放的鬪爭上加添不少的力量。

本書著者是歐戰時活躍於英軍前線的一個極重要的德軍間諜。他於歐戰前一年曾冒充坎拿大人至英國某大學讀書。他到英國後即創造一種新人格，廣事交遊，以取得社會的信任。歐戰爆發後，他混入英軍服役，竟得充當某重要參謀的汽車夫！他利用這個優越的地位，不知替德軍立下了多少奇功，使英軍蒙受極大的損失。直到歐戰將終，因偶遇兒時同學，引人起疑，致遭英軍軍法處下令通緝。他得到這個消息，即設法潛逃到巴黎，欲轉奔瑞士，中途因護照問題，被法軍扣留。他意志很強，信仰堅定，雖幾經脅迫與誘哄，始終沒有吐露出真相來，終藉計謀，得免死刑，於和會後被釋放回國。其中除人名因恐牽連英國現役軍事要員而不得不加以虛構外，一切都是事實。其佈置的周密，計謀的機智，應付的沈着，與手段的毒辣就是單單讀着他那輕描淡寫的故事也要叫我們感到驚心動魄的。可惜作者的思想太淺薄了，他誤解帝國主義分割殖民地的戰爭是民族自衛的戰爭！故本書中有好多地方流露着濃厚的國家主義的色彩，有些地方簡直在說教，實在叫人頭痛，使我不得不把一些太不合理的話略去了。

然而這個缺點並沒有減少本書的價值。它可以幫助我們警戒敵人的陰謀，充實我們鬪爭的技術。本書中所述的事實雖然還是在二十年前，但至少對於我們什麼技術都很落後的東方人是一種有力的刺激。

第一章

我從前常常不解間諜是怎樣受僱的，不知是否由『陸軍部』在大報上的『聘請欄』中登廣告招請來的。我已發現到，原來招募間諜的方法是大不相同的！

我相信，在文學作品中，如今生活素描已差不多是過時了。然而，因為在英國方面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我那末讓我先來說明我是誰，我過去幹了些什麼工作，以作這部小說的開場，怕也不是無聊的。

我的名字叫魯德維·格蘭 (Ludwig Grein)，然而這個卻不是我在英國所通用的名字。我父親是巴伐利 (Bavaria) 一個很有名望的律師，他也做過幾年 (德國) 國會議員。不幸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因為他已在我生前的幾個月中突然死去了。他賺了很多的錢，同樣他也很會揮霍，後來我母親發現到，所遺留給她的產業已不夠過活下去了。因此，當時她從我舅舅那裏收到一封信，要她去跟他一起住並爲他看家，這樣我母親就欣然答應了；那時我舅舅還沒有結婚，服務於德國領事館。

因此，第一就使我想起了坎拿大那個甜蜜的魁北克 (Quebec) 城。我舅舅就在那裏當副領事，同時他還帶做了幾家德商廠家的代理人，以增加他那微薄的薪金。我的童年一點也沒有可以稱述的地方。我進了一個好學校，其時我舅舅調到了芝加哥 (Chicago)，這樣我就可以繼續讀書以便進大學。我過了一

個平凡的青年生活。在魁北克因法人勢力的優越，像我那樣一個德國青年自然不會有很多往來的。這樣，自然然而使我格外德國化了。但在遷居到芝加哥以後，這種現象就大為改變了。在芝加哥有大批的德國人，我覺得自身像在朋友中間。其中有些是新來的移民，而其他一些，則其家屬已在美國過了好幾代了。在魁北克所必需的愛國心，此地當然已完全不要了。恰恰相反，我就和一些德·美學生團體發生了關係，他們有最開明的見解，這樣我就逐漸地吸收了社會主義的思想。我把一切事物都看得很嚴肅，正像一般青年一樣。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在其一生中任何一個時期不會做一個社會主義者，或至少不會自稱為社會主義者，那末這個人就不能算是活人。

但雖然我是生在英國的土地上，而且後來又做了好幾年的美國居民，自然我還是個德國人——因為我舅舅，不願像移民那樣放棄他的國籍，即使僅僅因為他那官職的緣故。因此，我應有強迫軍役的義務，這是大戰前德國生活的一種特徵。我的入伍是在一九一一年春，其時就奉命到領事館醫生那裏去檢查體格。當時想到這種情形我異常忿怒。我底社會主義思想在這一時期正達最高點，我討厭一切武力，不管其是否正當。在這一點上，我和今日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是大不相同的。可是我舅舅對我非常圓滑。要是他對我有點強迫，那末我一定會反抗的。在國際和平的信念上，他同意我底思想，但他以為在這種理想未實現以前必需來一次最後的戰爭，——決意去消滅戰爭的戰爭。他指出德國四週的一些敵人——法國

與俄國的如何聯盟起來決心打破德國；英國的如何在依其傳統方式徘徊於歐洲大陸之前，不敢毅然加入軍事同盟，惟恐把歐洲分成兩個陣營，只是在等候時機以便在領土或其他方面佔些便宜。如果不把這種德國生命底威脅先行除去，我舅舅說，則徒講永久和平是沒有效果的。要當德國已在世界上找到了鞏固的地位以後——要當法國、俄國如若必要也要英國，給以武力專橫的時代已經過去底教訓以後，那末一個新時代才能開始。

我覺得我舅舅的理論是很正確的，因為在我的血統中有近百代的德國氣息。現在我已明白社會主義在反保守主義底初期的鬪爭中所遇的困難了。傳統的思想是可笑的，但它們底勢力依然很大的。

雖然我是個德國人，我卻從沒有到過德國。我沒有看見過，或事實上是沒有看見過真正德國的事物。特別是於德國的紀律，我是從來一點也不曉得的，這我從沒有注意過這個在你們看來算是該國的特徵或最大缺點。在魁北克與芝加哥這兩個逍遙自在的城內，我一點也沒有看見過那樣的東西，在我於紐倫堡（Nuremberg）報名入伍後，在嚴格的軍紀下所過最初幾個星期的生活，對於我彷彿是個惡夢。在我的一生中——至少在我全部半成年的生活中——我被教着要運用思想。現在卻要我忘記那一切，而要我一舉一動都要聽人指示。任何一個有知識的人都知道重大的鬪爭是什麼意義。我是以烈士（即他實在反對這種事情，但又不願使其可愛的關係人爲難的人）的精神來接受那強迫軍役的。

也許我舅舅甚至比我還認識清楚些，因為在我未服兵役的三個月以前，一些奇異的影響已經深深打擊了我。那時我還是要默守我那社會主義的信仰，但其中最重要的卻已忘記了。我遵守着紀律。在有些地方，團體生活是一種實踐的社會主義——至少就兵士而論當是這樣的。確，長官又是一種不同的階層，是一種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不容存在的階層；然而我的論辯，當然不過在反駁我自己，即使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必有其領袖的。

而且，即使我願意做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我也很難在我四方八面那種影響的包圍之下堅持很久。在大戰前，英國方面常常以為每個德國人都要被強徵入伍而勉強服兵役。可是沒有比這種見解再錯誤了。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把他的兵役看做是不可規避，不可輕蔑的愛國義務。他們差不多從孩提時就被教着做一個好好的兵士，以保衛其祖國，是他們的一種必要義務。其中許多人已經用很大興味研究過歐洲問題，他們能夠暢論法、俄方面的威脅，以及能從奧、匈方面獲得多少幫助。人人都毫無問題地相信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這種見解一經承認，辯論就會終止的。除非你是個國際主義者，那末，你大概總不忍讓你底祖國陷於危殆而絲毫不給以幫助的。在那時候，甚至很好的社會主義者也同意這種見解。

於是，可以看出在我週圍的紀律底薰陶之下，在貫注於我所接觸到的每個人頭腦中那種觀念底影響之下，以及我自身那種傳統思想的打擊之下，我底思想已發生了迅速的變化。並不是我已變成了一個

熱心的帝國主義者（完全不是這樣；而是我的確相信，而且現在我也十分相信）在那個時候，至少德國所受到法國方面的威脅，是像法國所受到德國的威脅一樣的。我確信要是在本世紀初法國能和德國攜手，則世界大戰一定會化成第三次巴爾幹戰爭，而是一次短期的、無大損失的戰爭了。愛國心的內容是大有不同的，在『不問是否，我愛我國』與相信『四海之內，到處是家』的兩種人間是有很大區別的。第一種人的有害於其本國，正像其有害於世界一樣。對於第二種人，那就無話可說了。我常常要設法鼓勵我自己使傾向於第二種人。

起初我想馬馬虎虎地，但也毫不抱怨地去服務我底兵役。然而，我竟很快地感受了所有的一切影響，所以當我經過了六個月的訓練後去參加受指揮官底檢閱而被詢問着是否願意接受軍職的時候，就爽快地答應了。而且那時候，我並沒有想到這樣做法會取悅我舅舅——這完全是出於我自己的決心，並不受他的鼓勵。

在靠近烏爾姆 (Ulm) 地方的軍官訓練營中，我結識了一個最好的朋友，他不獨是我那時的最好的朋友，我們的最真摯的友誼一直維持到兩年以前一個不幸的日子；在那一天他被一羣卑怯的國社黨徒打死了，而這些傢伙除了妒忌他以外，什麼罪名都沒加於他身上。他的名字叫馮夫干·海林根 (Wolf-gang Herringen)，我從沒有看見過像他那樣活躍奔放的人。他是我的一個光榮的同事。在我全生命中

沒有第二個人有對我這樣大的影響。起先只感到一種快樂——我們倆都還不上二十歲。當時，我忘記了對世界幸福的憂慮。從此我要學些發笑，學些笑話和俏皮話了。從此我要從一個完全新的觀點上去欣賞那團體的兵營生活了。在一個短短的期間，我已不是一個較為克苦的學生而變成一個熱心的德國青年軍官了。

渦夫干很想精其所業，但一樣事情一經做過就將其拋在一邊而仍舊變成一個孩子了。我就做做着他。我很願嚴格地在操場上做我那新兵訓練的實習，但在操練終止以及一日的功課已經完畢的時候，我就要隨便去玩了。有時候我們大家講些粗魯的笑話。有時候，有些人就是聽到我們這樣取笑，也不當一回事的。可是我們也很會吵嘴的，有一兩種玩意兒恐怕會引起嚴重的決鬪。在有些時候，我們倆或者再拉幾個特選的同伴，會披了我們底華麗的外套，昂然在烏爾姆底街道上走着，拖着我們的佩刀，在崎嶇的石子路上叮噹響着。我們會隨便闖進一家靠河傍的花園酒店裏。在那裏我們會大喝一頓，唱幾個雄壯的、特出的學生歌曲，自得其樂地偷摸着女招待底肥碩的屁股，或跟她搭些訕頭。這一切並不算是壞事，而是全世界的初級軍官們底共同點。

可是渦夫干並不是個無能的輕浮的下級軍官。他對於學業是非常努力，而為他的教官們所器重的。他有一個思想敏捷的頭腦與卓越的性格，總之，他具有一個軍人所應有的頭等才幹。他精通戰史，而且能

清楚地闡發其所有的問題。他那種精明幹練，實在也許是他的一大才能。有很多優秀的軍人，甚至對最簡單的事實也還不能給以清楚解釋。如果以為這些人不至對自身大有妨害，那才是笑話。我想起了某英國參謀告訴我當他要跟海格（Haig）與愛倫貝（Allenby）去開會時的困難，這兩人雖然都是優秀的軍人，但他們的思想卻毫無系統的。據他說，海格從沒有完完全全地講過一句話，而愛倫貝的說話雖然比較完善些，卻不能正確地表達他的思想。這樣，其僚屬們所感的困難是不難想像了！在這兩位將軍已經決定了應有某種動作之後，說不定事實上他們所指完全不是如此。在法國方面，尼味而（Nivelle）的所以能達到那樣地位，大概就是因為他能用像一個律師似的犀利明快的口才來表達他底思想。

當我們要被派到隊伍中去的時候，我們倆就設法要在一起。渦夫干在高級長官方面有幾個親戚。我不知道他怎樣去使用了他的手腕，但他竟弄妥當了，這樣我們就被派到巴伐利步兵第十六團裏服務，該團那時是駐紮在慕尼黑（Munich）。這是在一九一二年的春天。

不久，我就非常歡喜慕尼黑了。它是我母親底故鄉，我還有遠親住在那裏，我要是高興去玩玩，總是被殷勤招待着的。渦夫干也很熟悉慕尼黑的；他不大熟悉的德國城市，我從來沒有到過。在幾星期之間，他帶着我加入了一個正經的俱樂部，這個團體常在花園酒店或酒倉中祕密開會的，在那裏常常提出日常事物加以討論。他也發現了花園酒店中的一切，如什麼地方有酒量很好的人，什麼地方有愉快的夥伴他都

知道。所以我們就在很快樂的生活中過了幾個星期。我們那一營人算是優秀的，我們當中的人事也是比較高尚與精銳些，除了一兩個同僚之外，大都不壞；自然，偶而也有輕視我們這些年輕的新來者那種通常習慣的，但大體上我們是不大有什麼吵鬧的。要是有什麼吵鬧，其實也是爲了那個永久的禍根——女人。

有一天晚上，當我們倆正坐在一個法國式的小酒館裏，忽然渦夫干用膀子向我一推，要我注意那坐在我們旁邊一桌的兩個漂亮女子。我就依他所指的方向看着了她們，可是並沒有感到特別興味。事實上，我還沒有十分想念過女人，而跟酒店裏那些女招待們來一陣胡說八道也就很夠滿足我底性的需要了。實在，我跟女人還沒有發生過什麼關係。我是不會討她們歡喜的，也許作初次進攻是有些難爲情的事實上，渦夫干常常對我失望的。他自己是個有經驗的、天生的登徒子，有好多次他常特意爲我找伴侶，但後來總是我，或是她，或是大家完全掃興而散。

然而，這一回卻跟旁的大不相同了。從一笑中可以知道，這兩個女人已中意我們了，而大膽的渦夫干就轉身走向她們那裏，去要求她們可願意跟我們在一個桌上喫東西，她們竟欣然答應了。那天晚上，在我們跟她們分手以前，我們約定了跟她們重敘的時間。

幾天以後，我不得不承認我已對戀愛失望了。其中年紀較大些的那個女郎，（她們倆是姊妹）從一開頭就使我大爲顛倒。她比我稍微年長幾歲，但看上去卻是很年輕似的，她的臉長得很美麗，她的姿態非

常妖冶動人。我把她叫作安娜 (Anna)——這不是她的真名，但她還活着，我不願因我說出了些什麼而使她痛苦。

跟着渦夫干和她的妹妹謫弗力德 (Elfrida) 的正在卿卿我我，我和安娜也在幹我們自己的分兒。這正像我們所希望到的一樣，因為顯然她跟我一樣地已經着了迷。但我還不過是個孩子，我只是興奮，而對於戀愛的技術是完全沒有經驗的。要是我說出安娜已教我所必需知道的一切，算是不大體面的事嗎？在那個時候，要是有人講她一句壞話，我一定會把他的臉都打爛；但現在回憶起來，則很明白，我對她不過是種新鮮的刺激，一個暫時的相好而已。過去她的確是很愛我，（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但也許正像下一年她愛另外一個人一樣。在我自己，那倒把它看得很鄭重其事的。可是每當我說出要和她結婚的時候，她就會立刻阻止我的。

『但是，安娜』我叫着說。『我們不能永遠就這樣下去！我愛你！我不能永遠這樣跟你坐在一起，看看你，或甚至吻你，擁抱你就可以滿足的。我愛你！我是人。我不能在看着你以外就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那樣的必要，』她這樣說時，撫媚地微笑着。沒有那樣的需要。這是我底初戀，這於一個青年男子看來是非常嚴肅的。我已沈醉於安娜，已顛倒於她底肉體之前了。她真是慧敏，她慣會尋找機會使我們倆在一起。我不大知道她的底細的，我僅僅從渦夫干得知她的名字，他和她妹妹的關係要比我們深得多。

有時候我們在她妹妹屋裏相會，有時候是在鄉村裏。和她在一起我總是很快樂的。

所以，打擊一來，使我加倍地痛苦。有幾次，當我跟馮夫干談及我們所得知安娜與馮弗力德們的底細是多麼少的時候，他總要笑。我們要知道些什麼？這兩個女郎是高尙的愛神，爲什麼還要追問旁的？但當他真正發現到了什麼，他就不會這樣不顧一切地樂觀了。

有一個晚上，我們四人就在馮弗力德那個素麗的屋裏，快樂地玩着。那是在飯後，馮夫干和馮弗力德就到她的閨房裏去了，把前廳留給安娜與我。安娜是年輕、活潑與熱情的；可是當我們兩性戀愛中不可避免的那一幕正想開始的時候，我覺到她已僵倒在我底懷裏了。顯然，這個屋子裏已發生了亂子——那僕人似乎要把某人趕出屋去。突然，那正廳的門被猛然推開，一個滿面怒容的人走了進來。

我立刻就認出了他，他是我們後備營中的一個中年上尉。他像發瘋似的向我衝來，在這一刹那，我以爲他要來勒死我了。忽然，馮夫干爲這吵鬧所驚也急忙跑了進來，而把我們拖開了。當時，我的忿怒不減於那個上尉；然而，不久就明白，他比較有理些，原來，安娜是他的妻子。

我想不到她已經結過婚了——她從沒有透露過一點意思。但當時正像普通一般青年一樣，我並沒有把這件事當作怎樣嚴重。但那個上尉自然是不甘休的。後來，當他看到了馮弗力德與馮夫干，我以爲他要氣憤得昏倒了。當時，我只覺得完全沒有辦法了，但馮夫干卻處之泰然——我疑心他不見得沒有遭逢

過同樣的情景。他很冷靜責備那上尉的不該無禮地闖入一個女子的房裏；可是，這樣更加激怒了那個上尉。最後，渦夫干示意說，既然我們大家都已有些過火，那末任何討論只好擱到明天了。

這一點至少經他同意了，而我們就鄭重告辭了。但當討論重行開始，就不是完全像渦夫干所希望那樣了。次日早晨，一個上校軍官把我喚了去，他爲人非常嚴峻，但還可愛的。他以忿怒的、失望的眼光盯着我，他一向以爲我是個有爲的青年軍官。他嚴厲地指謫我所給以全團人的恥辱。我已經明白所發生的結果嗎？軍隊的敵人將怎樣來利用這個機會以攻擊『青年軍官的不道德』。柏林的一些刊物將怎樣過甚其詞地把它鋪張成一件風流的桃色案子。我總以爲要被扣留起來了。

渦夫干卻安然逃脫了。當然，在這一點上我是很高興的，可是我總覺得太不公平了。我們倆跟兩個女子發生了戀愛；一點也沒有可以說得上勾引的地方——她們也不只是跟我們萍水相逢。可是，只因我底愛人已經結婚而他底還是獨身，我就有恥辱而他就沒有關係了！事實上，我並沒有去試探過那些文明的道德律呀。

就在那一天，我從安娜那裏收到一封心碎的信。她懇求我要用些手腕，不可魯莽從事。雖然她是專心地愛着我，她還不得不跟她的丈夫在一起——她不能在她底家庭前出醜。所以她懇求我爲了渡過這個難關任何事情（任何事情）都得去做。那末，往後……

那上校又差人來叫我去了。他說，他已把這件事情考慮過了。他不願聽人決鬪——因為我的年輕，大概總是有罪的一方要受處分了。可是顯然，我已不能再在該團服役了——我底撤職處分一定就要來了。我躊躇了。我巴望着受訓誡，但完全沒有。我想加以申辯；也許如果我說出我不知道安娜已經結婚，我就可以自由了，但那樣就得把罪狀放在她的身上了。職業軍人的最大缺點，就是既然他們被教以要當機立斷，他們就常常不服理論了。我可以知道我並沒有進步。

『就我所知，』他高聲說，『有兩種辦法可以把你那消失了的榮譽恢復過來。』

『什麼辦法？』

『第一，報名入伍。但你必將參加戰爭，到那時你可以光榮而死或榮獲勝仗。這種情形已經有過先例了。』

『那末第二種辦法呢？』

他嚴肅地望着我。

『你並不是一個完全合乎標準的德國軍官，』他說。『你所受的教育是完全兩樣的。它雖有缺點，但也有某種特點。你講得很完善的英語，你的法語也很好。你可懂這是什麼意思？』

『不懂。』

『要替我們皇上服務的地方真是多得。戰場不一定就在鎗林彈雨的地方。就連最有才幹的將領與最勇敢的軍隊，沒有眼睛也是不行的。』

『哦，現在我知道了……間諜。』

『不。祕密偵探工作——一種光榮的事業。在這種工作中，一個人也可以爲他的皇上與祖國服務。這種工作需要特殊的勇敢與性格；他得不到職務的光榮，也沒有同伴的安慰；他必得單鎗匹馬去作戰。許多人是那種勇敢的，但不是許多人都具備那種資格的。你有資格……不曉得有勇氣沒有？』

現在他的意思已很明白了；他也沒有給我廣泛的選擇的餘地。假使我加以拒絕，那末安娜就要倒楣而我舅舅也要受辱了。即使我要求一點時間以便考慮，我知道也想不出其他什麼辦法的。

『我還想把事情完全弄個明白，』在跟渦夫商議了很久以後，次日，我就這樣對那個上校說：『假使我加入了祕密偵探的工作，我還能保留我底職位嗎？』

『當然，毫無問題的。在名義上，你算是被派到後備隊去了。』

好——那末在我舅舅方面就沒有什麼恥辱了。

『那末，安娜……她底丈夫會寬恕她吧？』

『你可以把這件事情放在我身上，』他允許我說。『我可以替你想。』這種資格我相信這位豪爽

的老戰士不是沒有的。那個上尉不敢不聽從他的，即使是家庭中的私事。

一星期以後我在柏林了。我就在動物院前面海瓦池（Herwarth）街的一間屋中報了名，這所屋子是富麗的，可是不大觸目。現在我是個間諜了：這裏是我底訓練所。我的生活環境已改變了，當我在一間辦公室中候着去報名的時候，我看見在一個碗櫥上寫着下列幾個字：『如遇火警，應不顧一切先將此救出。』『不顧一切！』這句話是很有意義的。

我的故事直到此地還是沒有什麼有趣味的地方；前面所講我發現了招募間諜是不登廣告的那回事，並不是一個足以自豪的插話。也許這在你看來也像我一樣地覺得無關緊要——但到底我是個青年，而青年人總有其放蕩的時候；我是無辜的，而在那件事實中也沒有一點壞的地方。但，爲補足這個插話起見，我還有一件事必得說一說。也許我所述關於安娜的話，對你是有些不斯文，但到底她是我初戀的對象，而且她又給了我她所有的一切。所以當我在柏林辛勤地工作的時候，我還是熱烈地想念她。但正在那時候，我又結交了另一個學生。漸漸地我們知己起來了，有一個晚上，我好奇地盤問他——他是怎樣才參預祕密偵探的工作的？當我聽完了他所講的經過，我幾乎感動得仰面跌倒了。原來大約在一年以前，他的那個擲彈兵團曾駐紮在沃斯堡（Augsberg）。我的也在那兒。在那裏他認識了一個女人，而且……可是還要我再講下去嗎？它的離奇簡直像一本電影的收場。

所以，現在你們將知道，爲什麼我對安娜的印象已沒有像從前那樣的可愛了。她只是個私娼嗎？因爲厭倦了一個中年丈夫底懷抱，而想在一些青年軍官底身上找些安慰？或是她難道是逼迫適稱的青年軍官去參預秘密偵探工作底圈套中的一部分？我從來也不知道。歐戰後我是可以去發現出來的，但到那時我也不去注意那些事情了。

★

★

★

★

★

有好幾個星期我是在痛苦中過生活。我已把自身委之於一種吉哥德式的光榮 (Quixotic glory) 了；我已毀滅了我自己，但救了一個女人；我底自憐，已算是深刻與真誠了，而且已給我以勇氣。但在現在看來，我彷彿只是個呆子，或者還要壞些。可是我從不想要拋棄我底職業；我自有我底榮譽的信念，而且也不是僅僅爲了恐怕那個把我培植起來的舅舅有所受損。這種工作也有其討人歡喜的地方：它給予我那個失望的內心一些安慰。起初六個月的功夫完全化在種種軍事學識的課程中，因爲和許多偵探小說的作家們底意見恰恰相反，其實一個軍事偵探是必得有些軍事學識的。爲應付環境起見，他們正式委我爲後備營中的軍官，這就是說我必須於那一年去服務三個星期。

後來，我那痛苦的心境忽然消滅了。我收到了渦夫干底一個電報，說是他要到我這裏來了。我以爲他要告假到柏林來，那知比這樣還要好。原來海林根中尉也來當秘密偵探了！

自然，我問了他許多問題。他也中了另外一個圈套嗎？他也被提供和我一樣的條件嗎？諸如此類的問題，我都向他問過。但全不是。在我離開以後，似乎他也曾有過不幸的生活；雖然，他沒有採取正式的行動，而從那個上校的討厭他當中，已指示出要他非此不可了。那暴虐的上尉也利用種種機會以使他不高興。況且，每個已婚的軍官都對他疑神疑鬼。所以最後，他就決心去幹這種工作了。他所具參預秘密偵探工作的資格是跟我不同的：他底英語與法語說得相當的好，但很刻板而帶點方巾氣的；在另一方面，他的荷蘭語說的很流利。這種語言是比德語中某種方言略複雜些，而渦夫干是生長於克力佛德（Grevelde）的一個小鎮上，那裏一向有些荷蘭人住着。而卽在那時，荷蘭就被認爲戰時的間諜中心了，則他底意見自然馬上被接受了。

現在我對於訓練的興趣已覺倍增了。不久我們被調到巴登（Raden）的一個小鎮上，那裏有些生疏的教授們教了我們許多機智的方法。我覺察所有一切的奧妙。我將單鎗匹馬地去爲祖國效勞了。假使我能找到機會，我底功績將大過一營兵了。我底工作所需的軍事知識自己覺得已充分了。現在凡關於軍隊的編制、密碼電報，以及隱形墨水（Invisible ink）種種知識我都學會了。渦夫干和我就利用我們空閒的時間來發明新的通信方法。

『當你們在敵國的時候，一個機智的軍官就不難採得情報的，』我聽得尼古拉（Nicolai）上校在

某次講課中曾這樣說：『爲難的地方就在如何把這個情報傳遞到國內。』

當然，他是完全對的：在歐戰時，雙方所捕獲的間諜，大多數是因爲通信方法的劣拙。

『有幾種方法我不願用它，』有一天渦夫干說。其時我們正告了假，在威特斯坦（Wetterstein）的北部山坡爬着玩。『我們所用的方法，有些是太集團化了。』

『是呀，』我同意地說。『我恐怕那就是德國人的一大缺點。它在戰爭中是很有用的，但在間諜事業中，只有英、美人的個人主義是較爲適合些。』

『我們底工作有些過分有系統了，這就是困難所在，』他繼續說。『且拿一個郵箱來做例子吧！所有對某一國內的間諜所發的訓令全都寄給一個人，靠這個人把它們一件一件傳遞出去；一切的回信都得經過他的手。』

『是的；這樣間諜們自身就不會知道得過多，因而也就不會把內幕洩漏出很多了。』

『但這件事也告訴我們，假使這隻郵箱一旦被人打開，則全部計劃就要完全破滅了。而種種密碼、隱形墨水也要被人發覺了。你想，在我們做反間諜工作的那一個月中，不論是圖畫密碼、文字密碼，以及移動密碼（Sliding code）可有多少是不能解明的？』

『事實上沒有不解明的。』

『正是這樣！』他同意我說。『要知道法國與英國方面的聰明程度並不減於我們；我不說俄國方面，因為他們中竟連有些軍官也還是目不識丁的。』

『對啦，』我說。『事實上，我不喜歡這些看上去像密碼的密碼。我情願用暗含一種意義的完全沒有什麼關係的普通字眼。你記得亨利（O. Henry）那個離奇的故事吧？（註）把所得的消息寫成純粹的新聞，使能通過檢查而寄出去？』

（註）大概就是高羅威（Calloway）氏密碼。

『不是完全如此。他用一半的陳腐的字句，而他的消息是含蓄於沒有寫出來的另外一半當中。呀，真是一種偉大的想像！』

這一次談話使我們走上了一條新路。我們開始用極平凡的事情互相通信，然而每一件事情都含有一些消息。真是奇怪，我們很快地已在把一件事實包括在一個平常的句子裏那種功夫上弄得很熟練了。在我要畢業的幾星期以前，我請求會見普辣登堡（von Plattenberg）將軍。我告訴他渦夫干怎樣跟我在一起共同工作。

『當我就職以後，』我接着說，『我當然將受尋常工作機關的支配。但是，大人，我想懇求你們答應，如有困難的地方，讓我可以和海林根中尉直接發生關係。我的意思就是，假使尋常的通信方法失去效力，我

要寫信給他——他可以解釋我底信。』

費了很長的時間，才使這位將軍相信只有馮夫能做那樣的事。今日，當我們閒談着波長的時候，我的任務一定還要容易些。我有一個英國朋友，他曾得過好多次的十字謎語競賽的獎。我曾問他怎樣做的——因為從許多解法中可以知道要猜中是很有趣的。他已買過幾百分東西來看過的嗎？

「哦，不，」他說。『這正是一樁研究出謎那個人底心理的事。一天一天細心地去尋求他自己的解決——去觀察在他自己的幾種辦法中他採取那一種。不久，你的思想就要像他同樣的波長一樣而開始工作了。那樣之後，事情就容易了。』

最後，經我舉例來說明了我的理論以後，才把這位將軍說服了。當我的功課已經修畢了，我又和馮夫干出去玩了一個月。我們又指定巴伐利的阿爾卑斯 (Alps) 山為目的地，因為那裏是不大有人去的。有時我們爬着山，有時我們唱幾曲，但大部分時間我們在計劃着。以後所要講的許多策略大都就在極度的體力勞動兼精神勞動的那個月中發明出來的。我們不能知道未來的事情，但我們假設地去應付每一件可能發生的事情，自然不能是細目，而只是一般原則。

在一九一三年的夏天，我收到了最後的訓令。我已經記住了一張『郵箱』（傳遞我的信息的人）的名單。這些人在歐洲各國都有派在那裏，這樣假使有一個人碰不到，其他的總可以碰到。我曾和斯坦和

(Steinhauer) 上尉晤談過，告訴他我和渦夫干種種非正式的聯絡方法。他是個很機智的軍官，立刻明白了我們底計劃的內容。我知道，斯坦和是被稱作『德皇的首領間諜』的。其實他並不怎樣了不起，不過他確於歐戰前做過優越的個人工作。我不願高舉他為一個組織者。

我已經知道我的作戰範圍是在英國。驟然想來，常會使人不相信，怎樣會把英國牽涉進去。德國和英國有什麼爭執？英國與法俄的計劃有什麼關係？德國海軍的噸位只是略微超過了英國的二分之一，為什麼就有人在喧嚷着『德國海軍的威脅』了呢？假使英國能站在一邊，而讓德國來把那個妄自尊大的法國教訓一頓，然後再用她底強大的威力去完成公正的、永久的和平，那就多麼好呀。

但高談政治並不是我那時候的職務。我是個只受命令支配的兵士。尼古拉給我命令，但在執行這些命令的時候可以由我斟酌。這樣，我就回到了芝加哥，同時，由於特殊的機緣（！）我舅舅也調到了費勒德斐亞 (Philadelphia) 的領事館。那裏就沒有人認識我，所以就沒有人向我問長問短了。假使有人來問，那末我可以回答他們，我還是在德國服務，而且假使必要，我舅舅就可給我證明。渦夫干知道這一點，他跟我經常通信。

正在這個時期，我越過了加拿大的邊境。在那裏魯德維·格瀾就死去，而魯意·格林 (Louis Green) 出世了；他是個年輕的加拿大人，而將要到英國去完成他底學業了。他就立刻寫信去和一個英國的省立

大學接洽妥當了。這樣，他就以學生的資格於一九一三年九月航行到英國去了。

到達了某大學（註）以後，我就按着我底全部計劃努力做去。我必得去創造出一種新人格；我要希望得許多許多人會來保證我是沒有可疑的。所以什麼事情我都參加的；我曾玩過美國球戲，而且又是羅比（Rugby）足球遊戲中的能手。這樣就使我大出風頭，特別在女生中間是很出名的。我加入拳擊隊與辯論會。我的屋子是相當寬大的，我就可以很自由地請客，可是也並不炫耀。沒有人懷疑我骨子裏是什麼，爲什麼會有人對我有一點疑心呢？我常常自在地在本城學生的家裏受着招待；我趁着假期和別人在威爾斯（Wales）與蘇格蘭（Scotland）那些地方去遊玩。我甚至和一些女生吊膀子——然而我是很小心，使不至幹得過分。

（註）因爲這個大學的名稱本是虛構，故無寫明的必要；而且寫明以後，反因不智地留了一間諜而使人受辱。

我也到教堂裏去做禮拜；那時候的大學生的確是做禮拜的。（我相信就在現在也還有人去做的）這一點使我竟和可敬的事物也發生了關係。接連幾個星期間我都去參預我屋子附近的教堂中去做禮拜；什麼事都弄得很親善，但與我個人都沒有關係的。唯一對我發生興趣的人，似乎只有那個站在門口，拿着施捐袋的教堂看守。（起先，我疑心他可以分攤幾成的）我借端去會晤了牧師；他是很客氣的，他告訴我一大套的金玉之言，並且要我訂閱了一分教會雜誌。顯然要我和宗教生活打得火熱，不是短時間的事。

情。

於是，從學生們的熱烈辯論中所撮取的一些意思，我就斥英國教會爲非國教派（Nonconformist）；什麼宗派其實我是不知道的，但利用我一個同班生的誠意介紹，我就加入了當地的浸禮會（Baptist congregation）。此處我的進展是很快的。在我第一次赴會的時候，就有一個長着滿臉鬍鬚的大身材的人握着我的手使勁震搖，簡直把我幾個手指都痛掉了。第二次，他就要我到他家裏去晚餐了！在喫過冷羊肉與蘋果糕以後，第一他就告訴我他那詳盡的生活過程。（他是個成功的布商）然後他就要我來講。我就把我的身世講得使他十分滿意，以致使他對我表示敬意。

他的一個女兒是很好音樂的，而我也這樣。我們就滔滔地談論着勃拉姆（Brahms，德國著名作曲家——譯者）家庭中人都很感動，但有些討厭。這個晚上我竟獲得了這樣的成績，就是他竟邀我加入他們底家庭禱告。首先，我們大家唱了許多讚美詩；就全家而論，興致的確很高，但唱得不甚調和。後來，又由他的一個兒子，讀了一章聖經。最後，我們大家都跪下了，而那個父親就禱告了一番。他對上帝講了差不多二十分鐘，告訴他許多他早已知道的事情，而其中有一兩種，簡直會使他驚奇不止的。我已完全聽過了他所講的道理，但我不明白他是否都照它們去做；假使他是照這些道理去做人，那末他怎樣會達到他那樣成功的布商這樣地位的？有時我讀着他底廣告，我就把這些廣告和他的禱告加以比較。

接二連三的邀請我都到場；不久，很顯然的，要我在一本喜劇中當一個要角了，原來那個愛好音樂的女郎已對我發生了好感，而且我們倆常常一同到音樂館裏去的。的確，我也考慮過這個問題：要是跟這個女郎訂了婚，則靠了她那個浸禮會執事的父親，靠了這位保安官兼成功的布商，我很可以露一點光的。假使那是戰時，當我底感情正冷酷的時候，那我就會這樣幹的。但那時要是這樣，我覺得太無情了——因為我喜歡那個女孩子；因為地位的關係，我對她總是很正經的。我愛聽她底說話與音樂；她介紹我許多英國所特有的歌曲；我們討論着名家們的作品。我們加入了當地的歌詠團與浸禮會的唱詩班。我自以為我能把這種環境付得很好——要是渦夫干來，那一定會因勾引了那個女子而破壞的。但當爸爸自鳴得意地以為給我以很多很好的暗示時，我也暗中回答他在我學業未完成以前，對於女人連想也不想的。這種推託在一個自己奮鬥出來的人看來是完全正當的，而這件事就在『諒解』中糊塗地渾過去了。可憐的耐利（Nellie）！我和她通了幾年的信——我恐怕這本書會給她以極可怖的打擊。

總之，我所過的完全是個平常學生的生活，我從來不做一點可以使人起疑的孤獨的事情。所有和我舅舅的通信都是由魁北克的一個朋友轉的；渦夫干給我的信是寄到一個通常的地址來的，因為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在魯意·格林看來，簡直已沒有人再比這個著名的大學羅比球健將兼浸禮會唱詩班名手，不像一個間諜了。

這種生活我要支持多久？衝突將於何時爆發？現在看來是多麼有趣，英國的海軍專家估計其時期是在一九一四年，因為到了那時基爾運河（Kiel Canal）的加闊可以完成，這樣就可使波羅的海（Baltic Sea）艦隊取得聯絡；對於一九一四年這種估計是很正確的，但其所據的理由是可笑的。德國當局也指出戰爭將於同一年代爆發，但其理由是大不相同的；因為那時候俄軍的改組將要完成，而且因為過了那一年法國的人力將要減退了。後者是確定歐戰日期的真實的決定因素。自然，法國要趁其最強盛的時候來發動這不可避免的戰爭。

在一九一四年四月，我接到了馮夫干的一封長信，這個我知道就是我們預定的警告。後來，在同年的六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我就讀到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夫婦在剎拉牙瓦（Sarajevo）被暗殺的消息。我非常驚異，英國人對此竟不大關心。確然，他們對國外的的事是不大注意的——他們的成就是在於他們底固執與幸運的結合。就連我們辯論會中的朋友也完全不了解這一形勢的潛在意義。他們能口若懸河地討論着『自由貿易』、『關稅改良』、『愛爾蘭自治』以及其他等等國內問題，但像南斯拉夫（South Slav）那種可以牽涉到全歐洲的問題，他們就幾乎完全不知道了。

至於我，差不多已不再需要馮夫干的警告了；我知道日子已迫近了。可是，幾小時、幾天、幾個星期都過去了；維也納方面還是沒有動靜；英國報紙已經忘記那樁暗殺案了。一樁驚奇的事情還可以當作一般人

在一個短時期內的談話資料，但在英國，隔日的新聞就沒有人理睬了。我心焦極了——我不願再陷於悶葫蘆中了。誠然，再是一年，於我並無妨害——可是我的人格早已造成了。無數的有地位的英國人會立誓保證魯意·格林是沒有缺點的。可是我幾乎沒有靠他們的幫助；我覺得我已可以單獨行動。我已是個完全沒有危險的間諜了。

第二章

暑假開始了，我就急忙到了倫敦。我住在愛林頓 (Islington)，表面上的理由是要在『大英博物館』的書室裏研究。這一點，確然是我底目的之一，但我所以揀那裏住，實在因這樣就可以注意在英國方面管理『信箱』的那個人了。他的名字是卡爾·格斯塔夫·厄恩斯特 (Karl Gustav Ernst)。他是住在卡爾道寧路 (Caledonian Road) 上的一個理髮匠，雖然他的出身是在德國，卻已入英國籍了。斯坦和上尉曾把他的地址告訴我，以便通信，但幸運得很，我從沒有用過它，因後來它被破獲了。我曾經到他的店裏去光過兩三回臉，已把那個人看得很清楚了他。絲毫沒有注意我；他是個極渺小的傢伙，缺乏性格，而且特別鈍感。我覺得斯坦和把這個人當作他那英國間諜機關的關鍵，真是鑄成一個大錯。我從沒有在厄恩斯特面前有一點表示，而在我沒有確定他不但是可靠而且也有資格以前，我也不預備對他有什麼表

示。

你們都知道的，在八月上旬種種事變推動得非常之快——要比前一個月的暫時沈悶時我所預期的還要快些。這是在八月四日的半夜，英國就對德國宣了戰，它的理由說是德國的侵入比利士已使英國不得不走這一着了，這是很滑稽的。其實，大家知道，這不過一種託詞，因為誰都明白，即使德國不侵入比利士，那末法國也會這樣幹的。這一事變很可遺憾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像德法這兩大國家，如何可以在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這個共同界線的有限的前線上互相劍拔弩張呢？

在八月五日的早晨，我又到厄恩斯特的理髮鋪裏去。這該是說出我底真面目的時候了，或許他已接到了關於我的特別訓令了。我對於自己那種新人格非常堅信，所以我覺得已沒有可以使人懷疑的地方，我幾乎沒有預備臨危時可以使我勉強脫逃的什麼辦法。

我已經坐在那個理髮鋪的椅子裏了，而那個學徒就來替我擦了一些肥皂沫。自然，當厄恩斯特過來替我光臉的時候，也要像一般理髮匠似的閒談着，而且自然，他也要談到歐戰的問題。雖然，他總帶些德國口音，他的說話可算是很好的。因為滿臉的肥皂，我是不大便當說話的，但我讓他去漫談着，這樣我想等到一個適當的時機，在他的學徒不注意時就可低聲告訴他一些話。

但那個時機總是沒有來。反而，忽然那扇理髮鋪的店門被猛然推開了。有三個穿便衣的人站在那裏，

他們是警察也不必再說了。其中一個就走到厄恩斯特面前，他說：

『你是卡爾·格斯塔夫·厄恩斯特嗎？』這時候厄恩斯特正張着嘴向他默視着，手裏還是捏着那把剃刀。

這個理髮匠顯然已呆若木雞地不能回答了，但自然那個警察已認出他了，因為他接着這樣說：

『我手裏是一張拘票，根據國防祕密法令（Official Secrets Act），你已犯了幫助敵國的間諜罪。』厄恩斯特裝出一種極可憐的樣子。因為覺得無顏再這樣下去，他就聳了一下肩膀，伸着雙手暗示地叫人把手鏢帶上。在這一幕戲正開演着的時候，我想到我本來也是這齣戲中的一個預定演員，所以我就站了起來，（我只光了一半的臉）非常興奮地去觀看這本戲的尾聲。厄恩斯特已被無禮地綁了起來，放在等在門外的那輛車上，其中兩人還是站在那裏，顯然是要去搜他的屋子。

『但這一切是什麼意思？』我叫着說。『你們的意思是說：這個理髮匠是個德國間諜嗎？』那個巡官雖然不願說什麼，卻不得不加以回答，因為我已聽到了他所說的罪狀。

『是的，恐怕是這樣，』他說。『但頂好你不要把這個消息傳開去。你知道這個人嗎？』

『我只曉得他是個很好的理髮匠，』我說。『我只是暫時在倫敦的，在過去兩星期中，我每星期到這裏來光過兩三回臉。當然，我已注意到他帶點外國口音，但我從來不會想到他有做一個間諜的資格。』

『不』那個倫敦警察回答我說。『人不可以貌相。』講着這句名言時，我看出他的樣子是要把我們的談話結束了。我覺得車子快要開了，我就很匆忙地跑到門口去看看厄恩斯特。於是那個巡官謙遜地又對我說。

『先生，假使你要跑出去，』他說。『那末請你把臉上的肥皂沫洗掉它。』

我的確已忘記了我那可笑的樣子——我已光了半個臉，還有那半個還是滿塗着肥皂沫。然而，我已不願再在那裏勾留了。我知道一個多麼危險的時機被我僥倖地逃過了。假使這幾個人再聽下去，（無疑地他們會聽下去的）那末也許我很有說出一些犯罪的話底可能，而我底事業就要在未開始前終結了。我記得曾在某書中看到描寫這幕戲的情形——厄恩斯特的怎樣在替人光臉時被捕。但可惜其作者沒有把坐在椅中等着來光臉的那個客人的情緒敘述出來！

至少，厄恩斯特的被捕，對我是個永不磨滅的教訓。正像在英國的大多數外人一樣，我也輕視本地人底才能的。那散漫不拘的公衆秩序使我很驚奇；警察制度形同虛設，一張護照似乎只是一件古董，並不是必需的。沒有人願多管一點閒事；人行道上的雜亂無章便是典型；假使你碰到另外一個路人，你不曉得向右走還是向左走好；常常你們倆會走着同一的道路，於是不好意思地轉了一個方向。

英國人是完全沒有紀律的。當局貼着許多『勿踏草地』、『不可亂拋垃圾』等告示，但沒有人會把

它放在心上。警察的主要職務只是扶老婦過街道，與回答路人的問題。秩序、方向在英國似乎是沒有的，但還有使我驚奇的是，沒有人去留心那些事情。但不管有這種冷淡，我以為真正可驚的事情是一九一四年的英國可算是世界上頂快樂的國家之一。

這種驚人的昏庸，使我希望我們在英國的間諜機關做出些偉大的功績來。我知道在英國我們有二十多個間諜，而其中有很多都是能幹而果敢的人。沒有一個國家會像英國那樣讓他們這樣自由，從而就不難預料一到戰時他們一定可以供給極有價值的情報；因為這種驚人的公共生活的缺乏訓練，他們是不會受英國官吏干涉的。但厄恩斯特的這次被捕，把我所有的希望粉碎了。假使厄恩斯特被捕了，這就差不多等於把整個機關都破滅了。況且，假使警察方面知道了厄恩斯特在這機關中的地位，（顯然，他們業已知道了）這就等於我們每個人都都被揭穿了。事實上，他們都在和厄恩斯特同一日子被捕了，但我直到幾星期以後才知道這事情。

我對於用信箱制來作傳遞情報的方法早就不相信的，這點已經有事實證明了，故我就決心要用我和渦夫干所發明的方法和他往來，而永久不使用官方所給我的地址來通信。柏訥德·紐曼（Bernard Newman）在其間諜小說中所稱：傳遞情報是間諜的最大困難，這一意見是很正確的。只要你在敵國，要獲得情報是很容易的，但要把所得的情報寄到國內，那就不是一樁輕便的工作了。

我以為我已極容易地逃過了第一重難關了。當他們已經捕獲了厄恩斯特，事實上警察們已因我只光了半個臉而向我道歉了！要是在德國，我一定已跟他一道被拖進警察局裏去了，而且假使不把我的身世講得很滿意，還不能輕易被放走哩。然而我已決定這種事情不要再讓它發生了。現在我已是一個間諜——一個在戰時的敵國境內的間諜了。厄恩斯特不過被判了七年的苦役，因為他犯間諜罪還在太平時世。在我則其刑罰還要嚴重得多。假使我被人查出，則我就不必再望有命了。

立刻動作是必要的，我就動手了。現在既已宣戰，則我和渦夫干遊玩於巴伐利高地時所研討的那種理想就可付諸實行了。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我就在那擁在政府機關前的一大羣人中擠了進去，最後在夜深時，我已在『倫敦警察總局』的招兵處了。就在那裏我加入了英國軍隊。在那個動亂時代，他們也不查生育證了。那體格檢查簡直是幕滑稽劇——無論如何，一個大學中的強壯的運動選手還有問題嗎。次日我就正式宣誓為英國軍隊服務了。

我投軍時所選的範圍會使讀者驚詫的，因為我加入『輜重兵隊』(Army Service Corps)，當了一個汽車司機。這一部隊因必須分散其一部分力量到幾個營地去服務，故在大戰末年是很為人們所不滿的。但無論如何，我的決心幹此，並不是一個膽量的問題。要是我幹了正當的事情，加入了步兵營：第一，那末似乎在我出發到法國去以前，在還未替祖國工作以前大戰已快要完了；第二，即使我能於大戰中途出

發到法國，則一個步兵所能觀察到的機會也是非常有限的。他除了在他自己那一小塊陣地上所發生的事情外，是不會知道什麼的，而他可以傳遞情報的機會又微乎其微了。然而，當一個汽車司機，我就可以立刻出發到法國，因為那是不需要特別訓練的——上一年我已在英國駕駛過自己的車子。況且，一個汽車司機人，即使僅就其較廣的活動範圍而言，也要比一個步兵較有無數的機會可以和他的朋友往來。

我奉命到倫敦郊外格洛霧 (Grove) 公園的『機械運送庫』去報名。那裏的雜亂是不可言喻的。我真想把這些英國的軍需兵帶到德國兵營去，叫他們去看看，在那裏每個人所需的物品是多麼整潔地有規律地儲藏着，如果必要就立刻可以應用。但在格洛霧公園卻太不像樣——什麼機械運送都沒有！如果不是我親眼看見，我簡直不信一九一四年的英國陸軍會這樣匆忙無措。一個師團裏面很少有用其自己的汽車運送，而大部分軍隊完全靠由平民駕駛的運貨汽車。爲了遠征軍之用，屬於普通商號的運貨汽車都被徵發了，普通的司機全都匆促地穿上制服了。（在法國則早已知道他們也是兵士了）

我決定隨同遠征軍一道出發，這種隊伍的必需及時開拔，即在那時也是誰都知道係不可免了。其時，我結識了一個中士，這個人似乎是管理人事的，這樣我就立刻對他表示熱烈的愛國心與青年熱誠，並暗示他假使讓我於最初開拔的部隊中有一個位置，則我就會給他以適當的報酬。從他那種愉快的，沒有什麼表示的態度看來，雖然他不置可否，但我已知道我底夢想是可以實現的。

要不是爲了一樁渺小的，但常常會打擊個人或甚至國家命運的事情，那末事情就成功了。次日，當我們正候着從各處去收集來的運貨汽車時，我就被派去幫助考試司機，現在已有好幾百人擁在那裏了。英國那種招募人員的方策實在使我有些可怕，這是那時有思想的人的共同感觸。不管那一類人，不願其來自那一行職業，都不加分辨地，不問其具有什麼特點地就把他們編成了隊伍。那時在格洛霧公園中，就有不少很有教育的人在駕駛卡車，而這些應該可以叫他們做情報工作，或直接委他們做新軍軍官的。而且還有，爲了某種理由（這是從來沒有人可給以充分說明的）英國陸軍部竟規定機械運送司機，每人每日有六先令的餉銀，這和步兵的只有每日一先令相較，真差得太遠了。我並不是說，在每一小時都在可怕的情形下工作着的卡車司機，不應每日有六先令的收入，而是說他底收入竟多到一個步兵的六倍，不能不算是一件滑稽的事情。

也許就因這種高的報酬，（因爲不管他們怎樣絕對否認，英國總逃不出是個著名的傭兵國家）才把那些一點也不懂得怎樣去駕駛卡車的人，都吸引到這機械運送庫來了。而就因這樣的一個蠢傢伙，幾乎把我底遠大的希望都毀滅了。他是在一個中士的嚴密注意之下受着試驗，而我卻在考試另外一個人，我用木塊在地上做着記號，擺出種種轉彎的地方，要他在其中駕駛着，開倒車與轉彎。他真是我所知道的司機人中的最不中用的一個，雖然，我也有一部分的過失，因爲我應該和他所駕駛的道路離開一段路的。

可是我還有理由可以大大地詛咒他，因他竟讓那卡車的前輪壓了我的左腳，把我的小趾都輾爛了。小趾上的皮膚統統被擦去了，似乎連裏面的骨頭都碎了。實際上不過是擦傷了，而我只在醫院中住了三四天就好了。但那時，真倒楣！我底機會已經失去，他們已挑選了另外一個人來代替我了。而且還有更糟的地方，是我那個中士朋友已跟着第一批人馬開拔出去了，而我就得另起爐灶了。

然而，倒還有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雖然，詳細的數目我不清楚，可是我確實知道大約有四師的遠征軍快要開到法國去了。這大半是從營房裏的閒談中聽得來的——因為不管有着命令，兵士們還是要談話的，而且人們總會留神地聽着運送車司機們的閒談，因他們可從其廣大的活動範圍中得到許多消息。所以我寫了一封信到荷蘭給馮夫干，在一些無關緊要的措詞中警告他，英國遠征軍快要開拔了。復次，我對英國情報部那種平靜的策略估計太低的。的確，對於我給馮夫干那封信中所含實際的意思，他們並沒有找出一點線索，因此它竟自由地通過了檢查而到達了目的地。但不幸，它遲到了一星期。英國最便利的地方就在她是個島國，這樣使政府能對一切交通機關給以有效的控制。因此，當遠征軍快要開拔的時候，當局就把到歐洲大陸去的一切郵件暫時封鎖起來，直到動員完成為止，而這樣就可使潛在的間諜無法活動了。自然，那時候我是不知道如此的，所以是比較很高興的。

自我回來以後，有很多人曾經問我，當我實際從事間諜工作的時候，我有什麼感覺。我老實說，起初我

很覺得有些可恥的。我歡喜英國人。他們的參加歐戰，我覺得非常不安。我以為他們對我們實在比對法國相親近些，可是他們竟走錯了路。我在英國有許多很好的朋友。我在英國的最後一年生活是非常快樂的——的確，要不是爲了那完全是出於一個欺騙，我一定要把那一年作爲我生命史中頂快樂的時期之一。雖然，像我前面所說，我討厭英國的繁文縟節，可是我很重視英國的許多特性，如他們那種頑強的魯鈍、自制與堅忍。這最後的一種特徵甚至比我所知道的還要深刻些。我以為我們皇上所稱的這一形勢是很正確的，因爲當他得知英國已加入戰爭來打我們的時候，他就說：『那末，這次戰爭將是長時期的戰爭了。英國人是一種頑強的民族。』

自然，在戰爭的初期，在英國做間諜工作而且要去採集情報，以便日後可以根據這種消息來打倒英國以及我的許多朋友，是並不使我很高興的。但不久，就有一些事情立刻把我這種冷淡的羞恥心完全麻痺了。德軍已經通過了比利士。協約國方面不能用武力去阻止它，所以他們就用謠言來毀謗它。一部分讀者總還記得當時那些驚人的謠言：像什麼女人的乳房被『匈奴』割去啦，他們用鎗刺戳穿嬰孩啦等等，竭盡毀謗德軍的能事。我並不很驚異這些故事，（因爲這類事情是戰時所盛行的）但奇怪會有這許多人相信它們：不但地痞流氓，就連很有教育的人也相信它。他們竟會相信這些德國人所做的事情，——這真叫人有點莫明其妙。他們對於德國方面的真相會假作不大明白，然而會相信德軍割去女人乳房，用

鎗刺戳死嬰孩的事情——這些使我不相信得把我底本能的羞恥感刺激成十二萬分的情怒了。何以這一切可怖的事情竟會絲毫不辨真偽地被人信任？且讓我來舉出一件業經證實的暴行吧！我相信在我們通過比利士時，確曾鎗斃過一些義勇軍，但這一點，當然不是戰時的奇聞。但其他的一切，只要有人提及，全德國會人心大沸的。關於釘在十字架上的加拿大人屍身製造廠等等的謠言，德國方面聽了也大為憤怒的。

至於我，（這是對我無數的同胞說的）我已幾乎原諒了英國的一切。我已原諒她的參加歐戰；我已原諒她的口稱不是出於自私，而實際上來攫奪了我們的殖民地去那種舉動。我甚至原諒她在歐戰中來打擊我們。但是我不原諒，而且永遠不會原諒她的散佈這些駭人聽聞的流言，還有更不可原諒的是她竟相信這些流言。也許就因這最後的一種罪狀，故我只能覺得可憐，而不能憎恨。現在英國對這種謠言已經後悔了。宣傳也停止了。像屍身製造廠等等這類故事已是國社黨政府的一種基礎了。假使英國和德國再發生了爭執，則任何德國領袖就可利用重提這些毀謗來激動起其全國民衆來。

我對英國的愛護頓時轉變為恨與厭了。從此以後我不論怎樣也不會過分了。假如說，有時因受良心的打擊，希望我會因命運的轉變而脫離間諜生活，那末這些時機現在已永成過去了。而且不久，我也想得出一些方法以便立圖報復——至少是一部分的報復。那正是謠言與間諜狂的時期。稍有諷示就會把鄰近

的人激動起來的。我移了兩三個地方活動着——因為在格洛霧公園中沒有什麼可做，而且假使你能給一個下士以相當運動則告假是極容易的。所以我就在倫敦以及其他地方結識了一些朋友，刺探他們當中有一那一個，特別是他們的那一個朋友在散佈這些可怕的謊言。於是我又忙起來了。只要稍稍起一個頭（稍加提示已儘夠了）我就可以使某處的人們相信某某是個間諜；使他們相信他所以散佈這些關於德國方面的謊言，只是想藉以掩飾其自己的真面目。靠了我這番努力，不下有數十的男男女女被捕了，有的受了警察的驚擾，有的弄得終身不能洗刷，有的被挨戶搜查。但我並不難為情。

我記得在巴息爾·湯姆孫 (Basil Thomson) 爵士的一本書（註）中讀到過歐戰初警察方面所感的困難。他生氣地敘述着他那一部中怎樣的充滿着許多可笑的申訴——各個街道上都是間諜等等。可是也不得不加以調查，而許多許多的人就不能安心作戰了。這樣，至少我已替我祖國盡了一點小小的貢獻。我創造了許多謊言。靠了我是個穿制服的軍人的『權威』，我可以低聲告訴一個熟悉的平民使他驚恐着人們休想在我們目前的領袖之下獲得勝仗：阿司魁斯 (Asquith) 的妻子是個德國間諜，而他本人不過是個全受她支配的傀儡；溫斯頓·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有很多的錢投資在軍火工廠中，所以他熱心主戰；那使勞意·喬治 (Lloyd George) 改變其主張的，不是因德軍的侵入比利士，而由於一大賄賂：巴頓堡 (Battenberg) 親王魯意斯 (Louis) 是個德國人，並受德國津貼的。我並沒

有道德上的責任；這些謠傳嬰孩與乳房的壞蛋應該給他們以報應的。這方面的失去人心就是德國的便宜。

(註)大概是怪人 (Queer People)

我停止煽惑人心，而要從德人一批流氓去搗毀『德人』商店了。這些德國人中的大多數是瑞士人（有時或有愛爾蘭人（！））但這在我是沒有關係的。物質上的損失必得給它弄得很大，它會削減英國的力量，雖然是看不出的也是好的。我害了許多人，其中有些是十分冤枉的。但我是完全爲要給以報復，他們在『宣傳』的烟幕之下所施的許多『中傷』給以痛切的報復。

雖然，我因不能跟着先遣部隊的一同出發而感到極度失望。可是，也許到底還是靠了我那小趾的受傷才使我有了好機會。我又在格洛霧公園中認識了一個中士，他是可以叫人用金錢去說服他的。我有某種特別資格，我就指了出來。我不是個普通的卡車司機，而是個有教育的人；我能講很好的法語。因此，我很適於做個輕便汽車的司機，例如，跟參謀官當車夫。這個中士接受了我這種口頭上的與金錢上的理論，後來不久我被派到了在登斯單勃 (Dunstable) 動員起來的一師兵裏服務。真是高興，我竟被派替該師的軍需總部的助理官 (Deputy Assistant Quartermaster General) 做司機。

這樣，我的憎恨已經忘記了；現在我的真正工作可以開始了。起初我恐懼着在我未出發前或許歐洲

大戰已經結束了，這種恐懼此刻已經消失了。現在我已明白我們德皇的預言是正確的：這次戰爭將是持久的、不可遏制的戰爭。但現在我的四週都充滿着許多機會可讓我採集真正有價值的情報了。假使英國人能在軍事方面有像在民事方面那種疏忽的程度的一半，那末我底工作就容易了。我開始就要設法去獲得我那參謀官的信任，這樣使他可以在我們駕着車子的時候，不討厭跟我攀談，這樣他就會讓我替他做一點小事情，爲他拿文件。這點並不困難，因爲費格生（Figgson）上校（註）是英國南方人——那裏的人要比英國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大好疑些。

（註）這個名字是虛構的，見引言。

不久我在採集真正的消息了。我們的車子是帶姆勒（Daimler）牌，司機人的座位和車身中間是用一塊玻璃隔起來的。然而，要竊聽後面兩個軍事人員的談話，還是非常容易的！我有時間可以在幾個司令部前徘徊着；閒談是很有趣的，而且也能得到很多的消息。不多幾時我已得到新編的葛欽拿（Kitchener）的軍隊的消息了，我的長官的幾個朋友不是就在他們軍隊的營中，或參謀部中服務嗎？也許是一個師長吐露了一些重要消息給我，因我只聽得他告訴費格生說：『老葛不願把那一軍新編的人馬在未受真正的訓練以前，就遣調到前方去；這一批隊伍要到一九一六年才可以應用。同時，他從印度方面調集了一批正規軍隊來，並將「邊防軍」用作援隊。』

我很便當地把這個情報交給了渦夫干。我寫了一封信到荷蘭，這個地址只有他跟我兩人知道。在那封嚙嚙的信中，我提到葛端（Kitty）那個新生的孩子長得很好，但他在兩年以內恐怕看不到他，因在這兩年之間旅行是不方便的。葛端不能完全用她自己的奶來餵這個孩子，而得帶一點補充的食品；當然很滋補的好東西現在已很多了，但她還想去辦一些東（East）醫生所給她的精製的食品。

所有一切零零碎碎的情報我都是從參謀間的閒談，從傷愈的兵士們的談片，從報紙上的字裏行間等等地方得來的。大多數都是寫在信中寄到五個中立國家中的種種不同的地址給渦夫干的。他那智力真是靈敏得驚人，差不多每次，他都能譯解出我的信息的真意來。

第三章

我在英國過了歐戰開始後的第一個『聖誕節』但在兩星期以後我已在法國了。

這時候，我努力使我和費格生上校的關係弄得密切些。他是個友善的、很能幹的人，在通常環境之下我是很高興和他做個朋友的。在這個時候，最好能獲得他的信任。我很小心地做出一些事情來，使他感覺到我對他是很有用的，是不可少的。起先，我已向他表示過：我稍爲懂一點速記並會打字。（這已經很能滿足英國陸軍中所不很需要的條件了）他甚至向我表示可以把我調到參謀部去做事。這可以給我很多

機會去採集情報，但一定會失去我那最大的方便——容易自由行動。所以我沒有接受他的意見；我對他表示我很願意汽車夫那種活動的生活，但如臨時急需，或在他離開司令部的时候，我也可以幫他做點文字工作。

直到現在，我所寄給渦夫干的一切情報，從沒有用過一次密碼或隱形墨水。我的情報與其說是駭人聽聞的，不如說是實用的來得確當。當我聽到俄軍通過英國那種傳說時，我不啻大吃一驚，我有些莫明其妙了。起初，我認為這種傳說是荒謬的，因為我的地理知識似乎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但當我趁着假期回去的時候，我有三個朋友就鄭重地告訴我，說他們的確已親眼看見了那些俄國人，於是我就不得不把這一傳說認為是真實了。現在我已明白所謂「耳聞者不可信，眼見者只可半信」那句愛爾蘭的格言的真理了。

這一次失敗總算是我跟祖國做了一樁不忠實的事情。關於俄國人方面的這一神話似的消息，其他的德國間諜也都相信是真的；我自己的報告比較切實些，但到得最晚。因此，我們的高級司令方面就遣派了許多軍隊去對付這種新的「威脅」，也不顧其他地方也許更需要這些軍隊。

雖然，就大體上說來，我的工作已很可使人滿意了，（我的上司是非常滿意我的）可是我還覺得我只做了我工作的一半。有一個著名的間諜首領曾經說過：現代の間諜，如果不靠近戰場，幾乎不能有所作

爲的。這一點，我以爲是很正確的。從歐戰開始後，馮夫干已派一個手下人來看過我兩次，他是個荷蘭旅行商人，我從沒有見到過像他那樣有驚人的記憶力的人。他是個名副其實的旅行商人，可是他要是完全爲了做生意，那是不必要他這樣常到英國來的。凡足以窺破他那真面目的一紙隻字，他是不帶的，隨便什麼都放在他那腦袋裏，因爲這個地方是沒有人可以查得出來的。他把法比界內英軍駐在的區域中，所有德國間諜的人名和地址背誦給我聽了一大套。這些，我也得把它記起來的，這樣如果我到一個地方我就可以在我身旁找出一些朋友與幫手來。這種記憶聽起來是很便當的，但要實地試起來就不容易了；我先來寫下幾個外國的人名與地址，用來記一記看。幸虧我那個荷蘭朋友有無窮的記心，他可以隨便把這張名單再三地背誦給我聽，直到我的回答使他滿意爲止。

——這個帶信人也來聽我底消息。我先把給馮夫干的隱語的信解釋給他聽，然後又添了一些新的情報——駐加拿大第一分遣隊的到達，英軍的士氣等等。我對於後一種消息中所表示的意見是我最近在司令部裏偷看竊聽來的；有人以爲我把英國人的精神與持久力估計得太高了。我們其他許多間諜都報告着英軍方面擔心着歐戰不會在聖誕節前結束的那種心理，以及不信任他們的領袖那種悲觀的情緒。但我認識英國人要比他們清楚些。我疑心所有我們常駐在英國的間諜一定已跟他們的信箱——厄恩斯特同時被一網打盡了，而我們就得靠在這次破滅後倉卒中招募來的新進的、無經驗的人手了。如以爲我

的上司會把他們的報告和我的同樣看待，那真是可笑之至；除非他們會相信他們所要相信的事，才會這樣，但這樣就犯了普通的軍事上的錯誤了。這樣一種失策要比缺乏勇氣與組織更多失敗的機會。

我很詫異這個荷蘭人的記憶力與精通許多語言——他講英語時的音調不很好，但他的生字真是多得驚人，於是他告訴我他從前曾在歐洲的許多音樂館與酒店裏做過堂倌。他差不多能用十種語言來回答你從歷史上一些戰爭的日期直到幾個蝨子可以合重一磅的許多問題。當他在柏林做事的時候，我們的一個同事去結識了他，這並不是因為他那博學多能，而是利用他那可驚的記憶力。這種工作，沒有問題是很時髦的。後來，這個荷蘭人信服了，就幹了這個完全是個遊歷者的事情——因為他的能說多種語言很適於做這種事情。他是個很好的間諜；除非有人聽見他和一個已被發覺的間諜在談話，他是再也不會被破滅的。如果把他種種冒險的工作寫成一本書，則誰也會把它讀得寢食俱廢的，因為在歐戰當中他已跑遍了歐洲各國，無論交戰國或中立國他都到過。

他這兩次來看我的結果使我不得不努力工作。有一天我飛也似地駕着車子把費格生上校開到了陸軍部。在我們回到特林（Tring）的時候，那個師司令部裏面差不多已門可羅雀了；他的那個書記已經不在——顯然是看電影去了。他就要我替他記錄一點東西以便發命令，這在以前是常有的事情。我不得不抑止我那興奮的情緒去做完了這件事。原來我們要到法國去了！

在數星期以前我已經知道：有大批的軍隊已在英國與法國集中起來了，這些軍隊是從英國駐屯軍中抽調出來的，他們又另調國防軍來補充了這些駐屯軍。現在他們要把這一批軍隊編制成一個包括兩師（第二十七與二十八師）的新軍團，而費格生上校就被委於這新軍團中服務。我自料一定可以跟他一同去，因我已竭力使他相信我是不可少的。的確，幾天以後，我就領得了一張適用於法國的英國軍用車司機人的特別照會。一星期以後我就在哈伐而（Havre）登陸了。

我手腳是很快的。我已警告過關於新編這兩師兵的事情了；現在我已得到了這兩師兵中各營的詳細名單了。我多麼希望這個荷蘭朋友來看我，這樣我可以叫他把這名單讀幾遍而叫他永遠記住！我要得到這張名單，說起來真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因為在司令部裏這種東西是可以隨便取用，而且差不多天天要分發給每個人的。像我那樣一個高級參謀的汽車夫，隨便那一支隊伍裏我都可以自由出入，我要和他們相親近，只是有人要覺得我是太熱心些。

我的第一次宿營是在巴留（Bailleul）一個愉快的佛蘭德（Flanders）區的小鎮上。在那裏我就和每個新來法國的人過着同樣的生活：我咒咀着石子路，我喝着廉價的，但是很淡的啤酒，買些該鎮特出的精緻的手製花邊。不久，我的機會來了：費格生上校告訴我次日他要到亞芒推（Armentières）去了。我從一些談話中，知道他是準備到那邊去交代那裏的一些印度兵。亞芒推！我所記得一些人當中有一個是在

亞芒推

我小心地在那法國最壞的石子路上開着車子。我雖然已經見識過英國的一切，而眼前那種毫無管束的情形竟使我格外驚愕。在我們未到龐·德·尼埃(Pont de Nieppe)以前，我們不能在這條兩英里的路上看出一點是有人在管理着的樣子。直到這裏才有一個步哨在那頂橋上，他只向我們看着致敬！怕在我駕駛着的車子中就是坐着一個化裝的德皇，他也不會知道的。

我們的車子開到了一個大學的校舍前，那裏駐着印度軍的師司令部。

『先生，你將在這裏耽擱很久吧？』我這樣問費格生上校說。『我曉得有一個燈已經壞了，但若你馬上就要我，那我不打算把它拿下來了。』

『噢，不，』他說。『我在這裏至少要兩小時，也許還要久些。無論如何，我要在這裏喫中飯了。』

好極了！於是我就駕着車在亞芒推一些半數房屋都已空着的街道上走着。這裏後來也化成了炮灰，但在那時候倒不大有戰時的景像；成排地都是破舊不堪的簡陋的房屋，一個個正像牙盤中的一個破牙齒。假使有人喝住我，我是在找尋『輜重兵隊』的工廠。但是沒有人來叫住我。也有一兩個憲兵，在路上巡視着，但他們似乎在全副精神對付他們那幾匹倔強地在石子路上走着的馬。但當我走近了那個地址，我有些恐慌起來了。

直到如今，我所冒的險是非常小的。我所給馮夫干的信是一點也不打緊的；我跟那個荷蘭人的幾次談話也沒有聽到。但現在我要把我的安全交付給一個完全不相識的人了，他說不定是在替雙方做工的。確，他在用德國的錢，同時，或許也會受法國或比國的津貼。只要他一句話，我的事業就完了——明天我要死了。我實在不要死。

當我發現那個地點原來是一家店舖時，我就馬上安心了。至少我可以到裏面去，看看那個人究竟怎樣。這種亂七八糟的商店在英國只能在鄉村中才看得到，但在法國即連市鎮上也是有的，這種店裏什麼都有得賣，從乳酪一直到縫衣針。我看見窗子裏有幾包破碎的巧格力糖，這就給我一個進門的藉口了。

我不歡喜那個人的相貌；假使他沒有入過獄，那真是他的幸運，因為隨便那個法官可以從他的面部來判定他是個罪犯。從跟他談了一回他所賣的貨物以後，我發現他是個比國人。英國軍隊在佛蘭德人中間也正像在別處一樣的感到不快的。在法比兩國的邊境，如果是兩國的好人是不會住在那裏的，這是常常如此的。在法國方面則是那些想逃避軍役的人，或是一些警察，他們常常想偷過邊境而在他們本國國境以外住下來；反之在比國方面也是這樣。在那裏，他們常常替走私者做幫手，因為這些人總是在邊境地方從事活動的。我看來，這個傢伙也就是那一類人。在談話當中我可以斷定他是我的人。

我可以信任他嗎？他也許是個奸細，但至少他不是一個呆子，這是我可以確定的。而你又不能從他的

臉上判斷他是否是一個間諜。我的急需已決定了我。假使他的回答使我可疑，則我一定要扭住他，我必需動作迅速——如果必需，我一定會打死他。在戰壕中的射程可及的一個小鎮上，死一個人是不希奇的。當他在包紮我所買的一些東西時，我在一小塊紙上開着我自己的單子。

『讓我們來算一算，』我用我那很好的法語說。『奶油糖——十六蘇；（Sou，法幣名，值一法郎的二十分之一）巧格力糖——九蘇；蜜餞杏仁——四蘇。一共是……』

我就另外給他一個添頭。但總數並不是合起來幾個蘇，而是『A. F. 二九。』這就是他的號碼。（註）

（註）所謂A. F. 二九就是『Antwerp-France, 29』。在歐戰前德國間諜的號碼都冠用H一字，例如格瀾自己的號碼就是『H 一七。』在佔領安特衛普（Antwerp）以後，德方就在那裏設置了一個特別機關以管理法國方面的間諜工作，這樣就另外用了一批新號碼。

他呆視着我，顯然是恐懼了。這是很合理的，他簡直不會想到一個德國間諜竟穿上英國軍裝。我差不多能察覺他那頭腦中已在發生什麼作用——他已被揭穿了嗎？這正是一個圈套嗎？要是它的內幕不是那麼嚴重，這正是一幕趣劇，一幕兩個人互相在懷疑着對方是否可靠的趣劇。

但最後他說：『先生，你那添頭是很對的。你還要旁的什麼事情需要我替你作嗎？』

『哦，好的，』我回答他說。『當你們的出差下次到佛來林檢（Frélingien）去的時候，你可以叫他把

這個送去嗎？」

他使了一個眼色——彷彿他是可以的，因佛來林檢是在德軍戰線的後方。但現在他公然說出來了。

「是，我可以把它送過去。」他說得很快。「但怕要兩三天功夫。」

「你怎樣送法？」我這樣問他說，心裏非常奇怪。

「用一個瓶，順着黎士 (Tys) 河淌下去。」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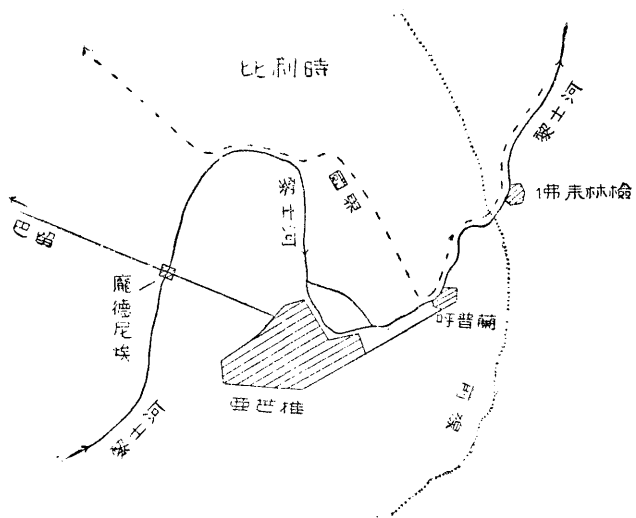
「但這個法子不是不大常用嗎？」我疑問着說。

「不大常用，但最近因河裏水滿，這法子是很好的。無論如何，這是我此刻所有的唯一的辦法。我將於今晚把它送出去。」

自然我只得贊成這個辦法，因我已沒有第二個辦法可以有這樣快的結果。我給了他兩分情報，這樣如果有一個瓶沈沒了，另外那一個一定可以過去。這時候，當然，我的情報是用密碼的，我很小心地把它寫成大寫，這樣可以使人不容易辨認我的筆跡。

「請放心。我的瓶是不會沈的。」他說。現在我已比較信任他了；他也許是個無賴，但至少是個有能力的無賴。

我急忙地離開了他。要是他變成了奸細，則他看我愈久，就認識我愈清楚。一直到我回到了師司令部，



亞芒推附近黎士河形勢圖

在那裏瞎摸那個汽車上的燈的時候，方才明白那包巧格力糖的錢還沒有會鈔！

我盡我所能，在地圖上研究那黎士河所經的途程。在穿過從巴留通到亞芒推那條路中間那個龐·德·尼埃地方以後，它差不多直向北流了，然後又突然轉變成一個半圓形而流到了亞芒推的北郊。那裏另外有一條水路把它的灣子切斷，此後有好幾英里的路程間這條河就是法比的國界的。確，只要有充分的水量，很容易把一個瓶滴向下流去的。

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兩星期以後我收到一張郵片，顯然是從德國方面的俘虜寄來的。那上面幾乎什麼也沒有說，但這是約定的記號。

第二次我又去差這個A. F. 二九。他的確是銳

敏的——在我第二次去見他的時候，他記得要我會鈔前次來買去的那包巧格力糖的錢。但那時，我就立刻放棄這一傳遞情報的方法了。

『我不曉得到呼普蘭（Hoplines）去的路上有多少是可以坐車子的？』有一天早晨費格生上校這樣推測着說；他要去視察前線的戰壕。

我就儘可能地把車子都開一點路。在離開亞芒推地方以後，有一個時候，道路的兩旁都有房屋阻擋着。然後這條路又被營帳遮蔽起來而可以使人看不到，這樣我差不多把車子直開到了呼普蘭地方。費格生上校就去尋營司令部，他要在那裏去找一個嚮導。我得去開蕩一趟直到他回來——大概要好幾個鐘頭。這無止境的、無目的的閒逛就是我所以要做一個汽車夫的目的。

我無目的地離開那條馬路走去；那裏似乎是沒有危險的——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亞芒推一直是個很平靜的地方。突然，在我走近一條河邊的當兒，我爲鎗聲嚇了一跳。

我急忙跑到前面。『什麼事？』我對河畔的兩三個人這樣喊着說。

『哦，別慌！那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其中一個開口說。

『倒像一個輜重兵一樣，一聽到鎗聲就驚惶失措了。』另外一個這樣嘲笑我說。

當然，我否認（這種否認是很對的）我已經驚惶失措了。但不久事情就明白了。這是某師騎兵隊裏

派出來的巡邏。它的職務就在偵察順黎士河流下去的瓶。

所以我們的密謀已被發覺了！也許英軍方面已獲得我的一分情報了；當然，就是這樣也不至什麼了不起，但至少他們一定已知道他們的戰線上已躲着一個間諜了。一霎時，我很難把我的恐懼抑制下來；然不久就突然消滅了。因為我已得知這個巡邏已奉命凡看見有瓶就要放鎗打破它。這種愚行的目的是明白不過的；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使任何其中的情報不會到達敵方，但也可以毀滅那情報，使人不能去察覺它的真意。我不禁大笑；他們是莫明其妙的。假使英軍的作戰方策不過如是，則他們一定會敗北的。（註）

（註）這一事實當然不是虛構的。我記得在一九一五年，當我服務於駐在亞芒推的某師時，看見一個擔任同一職務的『南愛騎兵隊』（South Irish Horse）中的巡邏走近來。但當我好奇地詢問那順流而下的許多瓶時，有個伍長說：『哦，我們對於成天坐在這裏，無所事事的生活已經厭倦了，所以我差了一個人到上流半英里的地方拋幾個瓶在河裏。它給我們多實習幾次打靶。』

這一事實至少給我一個教訓：一個間諜傳遞情報的方法必得常常變換才好。我趁早急忙跑到那賣國的佛蘭德人的店裏去；他已出去了！我的心頭已經快多了。我會疑心或許他已經被捕了——這樣，說不定他會叛變而說出一個英國兵跟他有往來。情報處的官員是很靈敏地會從一個共謀者那裏得到消息的——因為僱傭的間諜是只曉得設法保持自己的生命。誠然，他對於我是知道得不清楚的，但『輜重兵

隊」中的一名汽車夫是一個間諜這一事實一定會驚動當局的，而這一場風波漸漸會佈到我身上的。然而，那個傢伙顯然是已經得到警報（也許他已經看見那個巡邏在行施職務）而溜到內地去了；在那裏，無疑地，他會靠監視戰地難民的敵方委員會的賑濟而生活的。

我這種事情的便利之處，正如我所預期的，就是行動自由。費格生上校經常在各個司令部（特別是在凱塞爾〔Kassel〕與埃阿〔Aire〕的兩個地方的司令部）間往來着。因此，無疑地我可以找到另外的帶信人。

在這一期間我所得的情報都是用經由荷蘭、西班牙、瑞典的地址在平常隱語信中寄給湯夫干的。這些我都是從法國國民用郵件中發出去的。（還是違犯軍令的）從檢查的觀點上說來，那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它們的困難就在不能適用於緊急情報——大概至少要兩個星期才能達到目的地。因此，這一方法只能用於非緊急的材料。我也經由軍用郵政寫過一些信給一個英國俘虜，其實他並不認識我，但他的信全都在他未收到前被拿去了；我給他的信他從來沒有看到過，直到如今他還不知道，他曾怎樣地做過一個德國間諜的不自覺的通信員。

但有一天卻需要迅速的動作了。我對於自己這樣慣於應用英國人偶用的方法也頗覺驚奇。他們向敵人方面的攻擊常常是很小規模，而且是荒謬得盡人皆知的；他們的戰略也是很滑稽的——除非叫他

們的隊伍去白白送死。我記得有一營不幸的兵奉命帶着墊子去攻擊德軍，爲了要他們爬過德軍的鐵絲網去！

在三月九日那一天，我們去訪駐在梅味爾(Merrville)的師司令部。到了那裏以後，費格生上校對一個軍官招呼了一下，那個人顯然是跟他很熟的。在互相致敬以後，我聽得費格生說：『喂，祝明天幸福！』我很用心地聽着，把車子關住。從他們的談話中所偶然流露出來的一兩句子語間，可以推知快要向敵人開始大攻擊了，大約明天我聽到他們說『掩護礮火』(Barrage)……此後就不大知道了；那個軍官着重地說了好幾次的『驚人』。

我所得的不過如此而已，可是那已足供我想像了。假使他們要向敵人攻擊，則其規模一定是驚人的——而我以爲英軍方面是做不到的。現在我當然必須去找一個機會。當費格生上校在開會時，我寫下了一個密碼的報告，其內容是『明天在佛洛梅而(Fromelles)至納霧·夏配而(Neuve-Chapelle)間將開始攻擊，請預備——且十七號』。在鄰近的一個鄉村中，有我名單中的一個人住着。我留下一封信給費格生——我必得冒一次險；假使他出來得早，我告訴我已到『輜重兵隊』的工廠去稍稍修理一下車子。不到幾分鐘，車子已到達了那個鄉村；那裏已沒有時間使手段——我找到了我那個人，立刻把這件事情託付了他。他是個沒有讀過書的鄉下人，但他賭咒說他可以把这个情報送過去。無論如何，他是我唯

一的希望，所以手續完畢就急忙回到梅味爾。到那裏並不需要什麼解釋。這樣我已把英軍在納霧·夏配而所佈置的攻擊戰警告德方了。

當次日消息傳來的時候，我以為我那個鄉下人已經替我做得很好了。雖然初步的攻擊是獲勝的，但不久德方的後備軍開到了——顯然，我想我的警告已達到目的了。但兩天以後我卻被嚇昏了；費格生已經回到埃阿，有一次在街上他停住了，跟一個軍官攀談起來。我認識他是夏德黎（Charteris）將軍，第一軍的情報處長。

『哦，』在互相敬禮與閒談幾句以後，費格生這樣說，『正出來獵取間諜嗎？』

『剛回來，』夏德黎回答說。

『運氣很好吧？』

『還不壞。我部下在……（他指出梅味爾附近的那個鄉村）追獲了一個人。我們已經注意過他一些時候了。』

『他當時在做什麼？』

『噢，我們捉到了他的狗；它那項頸間繫着一個洋火匣子，裏面放着一個密碼報告。』（註）

（註）夏德黎少將確然在其在總司令部中提到過這一事實。但照他所述，這件事情是發生於三月十五日，不是三月十二日。然

而，日期倒不很重要的，因格瀾所述的經過全是憑記憶的。

「他怎樣了？」

「唔，我們把他引渡到了法國。」

『可憐蟲！』費格生這樣喊着。

但是我幾乎沒有聽到他。幾乎毫無疑問，這是我的情報——不幸是太遲了。而我已經把我的生命交給一個無知的鄉愚了，他把一個情報放在洋火匣中而把它繫在一隻狗的項頸上！現在他已在法軍手中，而是法國人了。他們一定會叫他說話——在世界上的警察沒有知道比這種更好的方法了。然而，這不過表示我們大勢上的不吉利，於我個人是沒有什麼打擊的。那個人只見過我一次，像我那樣的人這裏有不下數十萬；卡其布的制服是到處都有的。

★

★

★

★

★

我前面說過，這些情報是用密碼的。我何必把我所應用的密碼隱藏起來呢；也許把密碼的一些基本原理給予簡要的說明倒是很好的。我並不是一個密碼專家，我所以懂得一點，完全是迫不得已。

最簡單的密碼便是移動字母。被移動的字母的數目是規定的：假定是一個，那末 A 就變 B，B 就是 C，照此類推；如下表：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所有你的對手所必須知道的便是數目。這是可以加以規定或是活動的；顯然後者是比較好一點。你們可以規定用一星期（把星期日當作一）中日子的數目，或一個月（從二十六起又要從頭數起了）中的日期的數目，或是主顯示節以後星期日的數目，總之任何雙關的數字都可以的。然而，這種密碼是很容易解釋的。密碼專家都備有各種文字的『頻數表』（Frequency tables）——照通常用處多的字母依次序列成一表。這樣如英文字母的頻數表，其第一字母便是用處最多的E，最末那個Z是用處最少。這表是：

E T A O N I S H R D L O U F M P B W G Y V K X Q J Z

因此，密碼專家在得到一個密碼信後，就可把其中最常見的字母當作E；次之是T，餘類推。他不必把每一個字母都拿來試，只要試它一半，則字母的頻數就顯出來了。他只要查出了E與T，就可以推出THE字來，這樣一來，他又查出了H，而其他的字也可以這樣去辨別出來。假使那密碼信是很長的，而足以探索出通常的頻數來，那末這個方法差不多是百發百中的。可是，要是那個密碼信是很短的，他就要借助於普通的試誤法（Trial and error），拿各個字母插去試試看了。

第二種方法是用暗碼字。如把我的姓名當作一個暗碼字，則全部字母就要這樣排列：

G R E I N A B C D F H J K..... } 把 GREEN 這個字中所有的字母拿出來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然而，一到了密碼專家手裏，這種密碼也不難查出來的。然而，在尋常軍令上這種密碼也是很有用的，因為密碼字可以每日更換；還有即使這一密碼信被敵方拿了去，要查它出來也是很費時的，也許就是把它查了出來，這消息早已失去時間性了。

第三種密碼就是英國人所謂普來費(Playfair)法。這種密碼是很難查出來的。這種密碼中也有一個暗碼字，(就拿前面那個字作例)在這個暗碼字後面，就依次排列着在暗碼字中所沒有的字母。(拿 I 與 J 當作一個看)這樣就可以把二十五個字母排列在下面一個方格中：

G	R	E	I	N
A	B	C	D	F
H	K	L	M	O
P	Q	S	T	U
V	W	X	Y	Z

現在假定你收到一封密碼信，上面寫着：

A LEMON (一隻檸檬，但英國人常常把它當作對一個不中意的問題的答語)

先把那幾個字母拼成三對：AL LEMON。然後再去看那許多方格中的AL；這兩個字母剛剛形成一個長方形的兩隻角，查出這長方形的其他兩隻角是：CH。同樣，可從EM查出IL，而ON就是GH。(在有一些制度中是IM)這樣你那個密碼信就是CHILGH，這是不大容易查出來的。即使是一個很長的密碼信，即使有頻數表以及很多的助手來替你做試誤法，也要費很多的時間才能把一個普來費密碼查得出來；要是短的，當然是只有去碰運氣了。有一個美國密碼專家曾經譯解過這類的一封極困難的密碼信，但要五十個打字員替他做了一個月的工作，試插的字不下六十三萬！

我常用這種密碼來傳遞我給馮夫干的情報。我先把情報譯成法文（它的頻數表跟英文稍有出入）然後又把它倒放過來。密碼字是簡單的，可是計劃得非常靈活。因我是浸禮會唱詩班中的一分子，自然我是應該帶一本袖珍聖經的。我跟馮夫干所規定的密碼是這樣的：在歐戰時英德戰爭的第一日，我們的密碼就拿創世紀第一章作根據，如果這個日子是一號，就要根據第一章第一節，三號就根據第三節；第二日就拿第二章作根據，如此類推下去；在經過第一個月以後，就換了啓示錄，然後再回到出埃及記，這樣一章一章地在聖經中更換過去。

碰到一章裏面的節數不夠，那末從日期減去節數，其差數便是我們的密碼所要根據的節數，如假定日期是二十七日，而所要用作根據的那一章卻只有十五節，那末我們的密碼字一定是從二十七減十五即第十二節開頭的。把所要根據的那一節仔細讀一遍，從第一句的第一字母起，只揀沒有重複的字母依先後的次序排列起來。這一節裏所沒有的字母必須依其自然的次序放在頂後面。

讓我來舉一個例，好把這種密碼弄得明白些：現假定我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送出一個報告，其形式是 *SLHKEYLAP*。在譯解這一報告以前，我們先得把創世記第一章第五節抄下來，從第一句的第一字母起，只揀沒有重複的字母，在下面依次寫着 *a b c d . . .*。這樣，馮夫干的譯解是很簡單的，他知道八月五號就是歐戰的第一日，而我在報告前面寫着的那個 *5* 字就是密碼所根據的節數。這一節全文如左：

5. AND 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HE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CALLED NIGHT.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FIRST DAY.
t

這樣我們所用的密碼的字母次序是：*a r d g o c l e t h y r k s e m w f* 其後面應放着它所沒有的字母，照自然順次是：*b p v u x z*。

現在讓我們把這個新字母表順次放在方格中：

A	N	D	G	O
C	L	E	T	H
I	Y	R	K	S
E	M	W	F	B
P	U	V	X	Z

現在讓我們來譯解我的報告——**SLHKEIYLAP**。字當然是指節數；把另外幾個字母分成幾對，就成：**LH KE YL AP**。現在再像前面一樣把這個密碼去試查一下。**L**和**H**並不是一個長方形中的兩對角了，所以我們就得把它當作是最近一個長方形中的其餘兩個字母：**NO**。同樣，**KE**就是**RT**，其餘類推。這樣，我們的報告是：**NO RT IC NU**。現在再把它反過來，就是 **UNCITRON**——*un citron*。譯成英文也是 *a. lemon*。

因此，以後就可以明白，這種密碼也並沒有像查它時那樣的複雜，我可以毫不費力地在十幾分鐘之

間寫好幾句的這種密碼信。它並不是絕對不能譯解的，但也許會叫密碼專家費上好幾天功夫才能把它譯出來。

有許多高尚的人們都嚴厲地責備我，竟膽敢把聖經用作間諜的密碼本。我從不把它看作有褻瀆神明的地方；我所以用它因這本書似乎是最不容易使『英國情報處』的官員們發生懷疑的。有一次一個牧師看見我在讀聖經，他很溫和地摸着我的頭，意思說我是很虔誠的。他不知道我所以研究聖經的宗旨。在歐戰後我碰到了他，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他。他不勝震怒，把我痛罵了一頓。可是我會替自己辯護；至少我的罪沒有像他那樣大；他已蔑視了基督的教訓，他的誹謗德國就是鼓勵人們去互相殘殺。有多少基督徒可以對他在歐戰期間的一切言行不覺得問心自愧呢？把當時的報紙拿出來，看看那些牧師們的說教，請問他們現在看來以爲怎樣。在惡毒與荒謬方面即連不負責任的那些新聞記者的譎言也是望塵莫及的。和這些相比，則我那樣不規矩地然而無妨道德地利用聖經，真是說不上什麼的。

這種密碼，自然只在前線直接傳遞情報時才用它；在我寄到國外去的信中是從來不用的；因爲這種東西一望而知是密碼。但，以後就明白，在大戰中間我還得特別加工於我那精巧的密碼工作。

第一個對手的逃亡以及第二個人的被捕，把我目前對於這種方法的信任完全打破了。『我們已經監視他一些時候了，』這是夏德黎將軍對第二個人所說的話，說不定他們已經看見我把那個報告交給

他了嗎？在我腦中的名單上還有其他一些人哩，但我不打算跟他們來往，我寫了一封信給英國俘虜。我已很久沒有得到他的信息了，我抱厭了，不厭別的，只厭戰地郵片的不來。他不能想一點辦法跟我通信嗎？這樣一封信是很容易被檢查官通過的；這個人跟我很熟，而且他很同情地常常問起我那個在德國的朋友。我不曉得他能否讀到本書，而認出他已在事實上放過了一個間諜的報告？

然而，這時候費格生上校又調到某師去工作了，這一師的司令部是在亞芒推——我已從偶然提及那著名的姑娘（按即歐戰時著名德軍女間諜博士姑娘——譯者）中把我的地址告訴馮夫了。自然，我也加上了新的師部地點。

三星期以後的一個晚上，我正坐在亞芒推我所宿營的地方。那不過是間工人的屋子，但我很舒服了，享受着民間床舖的樂趣。忽然，有人在叩門，因為女主人已經外出（她丈夫是在法國陸軍中服務）我就出去開門。有一個人站在石階上，樣子像個尋常的工人，服裝穿得並不壞。

『德洛克（Derocq）夫人在家嗎？』他問着說。

『不在，對不起，她出去了。』

『我或者可以等她一下。我是她的弟弟。』

他的意思不過是要進來，至少我看他不會有使我什麼不便的。但當這屋子裏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時

候，就開演了一幕六十秒鐘的活躍的緊張的好戲。

『你是第×師司令部的魯意·格林嗎？』他突然這樣問。

『正是，但你怎樣……？』

『你不是H十七號嗎？』他神經過敏地這樣問。於是我知道他不是那夫人的弟弟，而是個帶信人。

『你有什麼東西給我嗎？』我這樣問着。

『有，』他低聲說。『這裏的確只有你一個人嗎？』

『的確只有我一個！』

『那好極了！』

於是他就毫不費力地把他那個瘦長的食指放在臉上，把他的左眼挖了出來！

當然，那是一隻假眼睛，但我不會留意它。他用一根細鐵絲（大概是個掏煙斗的東西）在那隻眼的內部挑撥着。不久一束紙的一頭露了出來；他拉了出來，把那張紙交給我。

『再會，』他這樣說時，把他那隻眼睛放回了原處。『當然，得馬上毀滅它。』

在我從他挖去眼睛時所受的驚嚇中清醒過來以後，他早已走了。（註）

（註）我以為這一事實恐係幻想，我曾問過格瀾。他的回答是寄給我那個人的一張照相，（大概是在德國照的）他手裏拿着

但當我讀過了那封信，我就把那帶信人忘記了的確，我自傲地驚異着我們同胞們的靈巧。我又完全自信起來了，不要靠當地的出於敵種的僱傭間諜，只要憑對方那些靈敏的頭腦是不必有所恐懼的。

我早已知道亞芒推有一部分公用事業是要靠差不多十哩以外的里爾（Lille）供給的。譬如，在歐戰前所有亞芒推的電力都取自里爾的。德軍方面直到退出亞芒推三星期以後才發現到這點，因之在那一時期中能讓英軍有自由用電的機會。

里爾某酒廠在亞芒推有一個分廠，在這兩地之間他們有一根自己應用的電話線。真是奇怪，這根電線居然沒有因設置戰壕而遭破壞——它本來是在地底下的，因戰區地面上的大變動也許已埋得更深了。我們的一個間諜發現了這一點，把這根電線在亞芒推那一端切斷了，把它接牢於鄰近的一個咖啡店。有好幾個星期間他很方便地對里爾方面報告消息；後來一個英國信號官偶然在一個被礮火轟開的洞穴中不高興地看到一段電線。他就把它割斷而查察一下，看它是否可以接到他的電話網上去；然而他大喫一驚，原來他聽得裏面是用德語在談話！

當然，他立刻把這件事報告了出來；這根電線的原委是很容易探索出來的，而我們那個間諜與咖啡店的老闆就此被捕了。前者被鎗斃了，但對於後者卻拿不到什麼確實的證據，他賭咒說是因我們那個人

告訴他，說是個英國間諜，而想利用這種狡猾手段來給德軍以虛偽的消息。這事實已很明白地告訴了機警的英國情報員。他把那根電線再接起來，預備把虛偽的消息佈送到敵方去。在這一點上他並沒有成功，因為電線的暫時中斷已引起對方我國人的懷疑了。然而，他把那根電線留着不動，以作想去應用它作為其他間諜的誘餌。電線的一端仍舊接通，而另外專門派一個人監視着。

然而，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當一個新師駐紮了這個區域，為求安全起見他們就先這電線割斷了。然而，顯然地師長是不大明白其部下的士氣的，——他不過是個經常的『逃兵』，而他們卻是國防義勇軍。要知道『兵士郵件檢查』的目的並不只在防止他們於無意的閒談中洩漏了軍事情報，還因為這些信札是觀察軍心的指針。長官們就從它們當中去觀察士兵的心理。這不是一種很好的觀念——光榮的英雄們被他們所崇拜的官長在偵察着；但戰爭的觀念本是不好的。自然，不僅英國方面才有這種觀念。

現在這位將軍想改善這種反間諜工作的方法。通到里爾去的那根電話線被接連於兵士們所常去的一家咖啡店的私室裏。讓這根電話線好好地留着，但現在也把它接通到一個廳堂裏；仍舊把它當作引誘間諜的餌物，但讓情報處的官員也去聽聽其自己的部隊，以便記錄他們的談話與意見。第一個奉命去執行此項任務的官員覺得不大高興，但不得不照着命令去做。當然，他明白德軍方面也可以像他那樣來探聽這方面的士氣，所以他並沒有依着訓令去做，卻另外用一根電線插到了那間廳堂裏。過了幾天那個

將軍召他去述一點報告。後來，發覺到公用電話是聽不大清楚的；所以這信號官奉命在那間屋子的牆裏插一個顯微音機。這樣是有效多了。兵士們的談話與歌唱都可以聽得。顯然他們的精神是很奮發的，但他們的意見都是不中聽的。有時這將軍親自去聽。他的時間是很寶貴，不大可以多消耗的。有一次，他聽得滿室兵士們在引吭高歌着，這歌詞是說有一個叫凱萊（Kelly）夫人的，在其骷骨的一部分上還有毛留着。有一次他聽得裏面在痛罵一個叫『糞臉紳士』的人，雜亂地夾着一些不需要的，但頗猥褻的形容字。幸虧他自己並沒有認作是這位紳士。不久，他對這種事情已覺到厭倦了，而那根電話線就此撤去了。

可是，那個英國情報員還在疑心咖啡店裏那一家人。因此他撤去了那根電話線，同時他還假裝要把祕室中的電話機也撤去。可是，事實上他們只撤去了那架電話機而另外裝置了一個小的顯微音機，這很可以暗中把它放置於壁紙與鋼琴後而看不出來的。這樁事情做得非常聰明：英軍方面可以聽到裏面的情形而也許可以把咖啡店裏的人提出來；德軍方面如聽到那家中的自然談話，也許還會相信那根電話線。英國情報處派人給予適當注意，預備當那家咖啡店再散佈軍事消息時，就在一秒鐘的通知之間把那根電話線撤去。

這是渦夫干在其短札中所告訴我的情形，他所講的要比我上述的簡單多了，但他隨時給我充分情報要我將其餘的去偵察出來。通到里爾去的電線依然留着，但英軍情報處有人在監視着。爲了去克服這

一困難，渦夫干要我用樂譜密碼，這還是兩年前我們倆在巴伐利山地遊玩期中商量出來的。

辦法是很容易的。我彈鋼琴的技術很好。我並不像渦夫干那樣是個天才的音樂家，而是個可以應付過去的好玩音樂的人。我已從咖啡館、飲食店裏跟人彈奏鋼琴時得到許多消息了。那末，我應該怎樣去結識那個咖啡館的女主人呢？她有一個鋼琴放在私室中，我已經聽到過——哦，我要想經常去學習，願意出費。當我要去玩它，或在不值班的時候我就彈它半個鐘頭……不久我們就講定租費每小時一個半法郎。

我初跑去彈的時候，感覺到非常興奮。我所以非常忽略，因沒有一點危險的——所有在法國的情報員我可以不必顧忌。首先，我亂彈了一陣，像一個人放開他的手指亂爬了一遍。片段的聲音交相響着，一點也不合拍。然後我完完全全地彈了一曲萊茵醉翁。說得時髦一點，這是我的簽名曲。沒有人會有一點疑心這是德國歌，因在英國也是很流行的。但實際上，它是一首德國歌，不過這一點知道的人很少罷了。

這一首歌就是報告我在此的信號。里爾方面一聽到了這首歌，一定會召渦夫干來——這根電話線被從釀酒廠接通到一個旅館，這旅館當時用作『情報總部』的。就是渦夫干不在，也會叫別的不愛音樂的官員來的。渦夫干會告訴我至少是有兩個中的一個人在那裏的。這兩個人通英國音樂，假使他們不能立刻認明一種歌曲，他們會把它記錄下以便後來去探索。

我又亂彈了十分鐘，好讓渦夫干或他的朋友去聽電話。然後又彈了一曲萊茵醉翁，接着又彈了一曲赴敘利亞。這是最後的暗示。這是一個信號，告訴他們以後的歌將具有意義了。赴敘利亞是提示他們，我快要將我們那一部分的前線軍隊的詳情報告出來了。

我突然發出了一些進行曲。我先把南風之歌彈了兩遍；南風之歌是『東塞雷（East Surrey）聯隊』的進行曲，所以這個歌即表示『東塞雷軍』第二營已在前線了。接着又彈了三次雄偉爵士，以報告『密德塞克斯（Middlesex）聯隊』第三營；後來又是三次的英國擲彈兵以表示『皇家燧鎗兵』（這是古名但至今未改）隊』的第三營隊，這樣一個一個彈下去。我在每一旅之間我就彈一個『簽名』曲。這種報告前線軍隊的簡單方法是很成功的。現在回憶起來，真不得不歸功於在歐戰初，輜重兵隊還未出發以前我用過它的那種經驗。我知道『皇家燧鎗兵隊』後來擴充到三十營。即連敏感的渦夫干，也沒有這種耐心來聽三十遍的英國擲彈兵！

我後來暫時不用這種方法來傳遞情報了，因我不知道我的報告是否能為他們安然收到。直過了三星期以後，我從一個俘虜朋友那裏收到了一張戰區發來的郵片，才使我高興起來。在這個期間我已到那個咖啡店裏去過兩三次。我裝得非常自然，好把英國情報處派他聽電話那個人欺騙過去。我很高興地付了鋼琴的租費，跟老闆娘的女兒講了一陣俏皮話；在這一方面我是很喜歡這個女孩子的。

有一次我把在法軍戰線上英軍每一個師的詳細配置情形都報告了對方。德軍情報處當然會像英軍方面一樣地知道英國軍隊的編制。因此，我只要把每師中的一營說出來，那末該師也就不言而喻了。這各師軍隊的配置詳情，有的是從我親自觀察出來，也有的是從我在聖·沃梅（St. Omer）英軍總司令部牆壁上的地圖上偶然看來的。我把從北面到南面英軍每師中一營的進行曲（每一曲彈奏的遍數就是該營的編號）都依次彈奏出來。接着這些又彈了一陣密碼調。然後再彈幾曲進行曲以報告後備的各師。

有一個正確的消息給我用很簡單的方法報告到對方去了。我聽到一種驚人而嚴重的傳說：這方面已計劃好了一次攻擊，這是由印度軍擔任的。詳情與日期我不知道，但確信這個攻擊計劃確已佈置好了。因此，在彈過我的簽名曲以後，我就彈奏了半小時的印度抒情曲，這個歌曲是很流行的。這是警告馮夫干（他能聽取我的報告並把它正確譯解出來）特別注意印度軍所在的那一部分前線。他把這警告轉給了上司，而他們就在那裏留心着了。因此，當拉霍而（Lahore）軍那1師前去攻擊的時候，就被敵軍殲滅了。

在冒險地只說我的成功而忘記了失敗之中，再讓我來敘述一個報告。（這報告是被很正確地譯解出來了）我已毫無困難地（因為在這個時期中英軍方面是沒有什麼真正祕密的；後來改良些了）探

歌 調

明天星期五

小夜曲

大鵬鐘樂全套(用五根弦),

然後再彈半套

讚美詩中聖·伊巫斯

各該營的進行曲

營鐘響了

得了他們已佈置好一個在亞芒推北面局部攻擊計劃。這計劃並不怎麼重大，(只不過兩營兵)但它很可以使對方大喫一驚，因為它不是像平常那樣是在黎明以後，而在晚上。我要把這一報告提出來當作例了，因我還記得很清楚：讀者將會明白，把幾個樂譜合起來是多麼容易的事。

有一個星期四的晚上，我又跑到了那家咖啡店裏去。在彈了一個簽名曲和十分鐘亂彈以後，我就彈了一個快要開始發報告的調子。接着我就仿着混合歌曲的節拍互相連貫地彈了幾個曲子。現在我把我所要發出去的情報寫在左面，而其所代表的調子寫在右面。

報 情

明天

晚上

五點半

在聖·伊巫斯 (St. Yves) (註)

有兩營

蘇格蘭兵將來攻擊了

(註) 聖·伊巫斯是靠近該次進攻的戰場的一個農場名，從地圖上可以看到剛剛位於斯梯而森林以北。

我不能假稱這種傳遞情報的方法是百分之百成功的。我很謹慎地不要把德國歌曲用得太多，我有時所用的英國歌調即連渦夫干也不曉得，而不能把它查出來。例如，上面所述的那個報告中，渦夫干就無法把聖·伊巫斯查出來；而其中所謂兩營兵的駐在地點因為早已報告過了，所以就可以不提了。也有一些情報雖絞盡了我的腦汁還是不能把它們用樂譜來表達出來。有時，他們那方面所聽到的又欠清楚了——一九一五年的電話是比不上一九三五年的。有時，因作戰的關係阻礙了接聽電話；有好幾次，里爾的

發電所被破壞了，暫時使電話線中止了。但所有這一切情形，當然要在很久以後我才知道。自然，我所送的報告不能全都記得的，但於歐戰後和渦夫干的筆記約略地對照起來，我們可以知道的有一大半是收到的，而其中三分之二（總共八個）都被很正確地譯解出來了。如就這種方法的簡易與安全而論，這樣的比數還不算壞。在歐戰末期我十二分巴望着，願它能在前線的每一部分都有一架鋼琴和一隻電話機！

我那安逸的生活突然中止了。亞芒推各師的暫時休息使司令官發生了一種新的思想。想把那根電話線留着當作誘捕間諜的餌物那種見解，顯然已是失敗了，因此主張（並未明白真相）把那根電線毀滅了。總之，亞芒推到處都是間諜，他們很容易設法去破壞這根電線的。這樣，就立即把它割斷了。不幸我不知道這一點，繼續付了兩星期的租費，繼續在兩星期間彈着混合歌曲與進行曲。當我發覺到我已做了阿木林時，我氣極了，我得不到那個老闆娘的女兒那裏去找一點安慰了。

好幾星期間我對於緊急的情報完全沒有辦法。至於沒有什麼時間性的一般情報，依然從寄到德方的俘虜的信中通過去。幸虧在這個時候，英軍的戰線上很沈寂。局部的許多攻擊都是微弱不足道的，所以幾乎是不需要我有什麼警告。英軍方面的英勇與果敢，是我素所欽仰的，現在也還是如此，但這一時代已經過去，因為這些只是兵士們的特性。即使是法軍，雖然沒有像英軍那種深刻的性格，也還是很有用的兵士。今日的兵士需要智力的地方比需要體力的地方更多。在來福鎗後面一個短小的兵和一個高大的漢

子同樣有效。

第四章

在一九一五年的夏天，費格生上校被調到駐紮於白吐恩（Bethune）的一支軍隊裏去了。似乎這是英國人的一種尋常方法：當一個人已經定心做了某種工作而且對這種工作剛剛已有一點心得時，就要叫他換一種工作做了。在某一點說來，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安。假使我用着同樣的傳遞情報的方法，在任何一個地方逗留太久，也許很容易發生危險的。

我很費心地想從我的記憶中找出居在白吐恩的德國間諜的一些姓名與地址來。真有點奇怪，何以我們德國人會怎樣容易在法國那樣的敵人國土裏招募到間諜。如果說法國也派有大批間諜在德軍後方活動，那簡直叫人不可思議——自然，因為我們已經佔領了大塊的法國土地以及比國全部。自然，有成千成萬的愛國志士是已不得讓他們有點機會去替其祖國服務。德國方面所處的地位恰恰相反。他們必須在敵人中間去僱用他們的間諜，因為可以跑到法國去並假裝法國人的人手在德方顯然是太少了。

我已在前面說過，在亞芒推這種困難是可以設法除去的，因那裏常常有許多潦倒的奸細麇集於其國境之外，我們就可以從這些人當中去招募。在白吐恩這一問題的解決也是同樣簡單的。當然，白吐恩也

是該處的鑛業中心。（也許倫茲——Lens——是個更重要的鑛業城市）現在當法國方面開始去開發煤鑛的時候，發覺到法國工人對其所做的苦工已非常厭倦了。法國人的性格並沒有像英國與德國人那樣的堅強，並沒有像英國與德國人那樣願意做他們那種骯髒的工作，（註）在這種困難中他們就轉身去求助於他國了。法國人很高興把鑛產佔為己有，很高興拿所有的利潤，甚至於很高興供以必需的技術與事務人員，但真正的礦工卻是從他國（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在這個地方特別是從波蘭）招來的。那時，假使你高興到勃魯哀（Bruay）附近一帶鄉村去閒蕩一趟，你會看到滿街都是波蘭人——所有一些店鋪裏的招貼沒有用法文，而都用波蘭文寫的。雖然，我相信在法國的波蘭人總有五十萬以上，但差不多全都在洛林，或佛蘭德的煤礦區中做事情。

（註）這種是不十分公平的。直到最近法國方面的不熟練勞動還是很欠缺的。

要曉得，這些波蘭工人被法國剝削得非常苛刻；他們不停手地埋頭工作着，但只得到很低微的工資，而一般公民的特權他們幾乎是得不到的。他們要改善生活的任何要求都被殘酷地打擊下去了——只在兩三年前就有五百家左右的波蘭礦工被無禮地捆送回了波蘭，他們的罪狀就是要求改善生活。因此，當德國方面去招募間諜的時候，不論是大戰以前，或在大戰初期，都可以在這些波蘭礦工中找到很多人，因他們對法國方面非但不感到恩惠，簡直是不勝痛恨。因此，我發覺到在那個荷蘭旅行商人所告訴我

的名單上，有七八個人就在白吐恩附近。

在白吐恩市上的有兩個人——一個男的，另一個是女的。自然，我要先用那個男的，因為從我在慕尼黑嘗到了那次經驗以後，我已決心在我的一生中再也不去相信女人了。但是，命運比我的決心還強，因為我發覺到那個人已經被捕，並因有間諜嫌疑而被法方拘禁起來了。他們不能拿到他的一點證據，但因他們通常那種對被統治的異國人的不公平，他們竟蔑視本國的一切法典而把他一直監禁到歐戰告終。因此，我就不得不違反自己本意地用了另外一個人，這樣我就第二次跟女人接觸了。

她的名字叫珠拉·雷寧斯基 (Jula Raninski)。我偶然到她那裏去看過她一次——我預先想好一種藉口：說她是有人介紹給我洗衣服的。然而，這個託詞倒沒有應用。珠拉似乎是不在家，但有一個老婦人敏感地媚視着我，告訴我一個地址去找她。我就立刻跑到那個地方去，因我有一個報告想很快就送到德軍方面去。這個地址就是在城市中心的一個酒店，是在從鐘樓前面的廣場上所通出來的一條小街上。這很容易調查的，所以我就走了進去要一點酒喝。可是當我碰見了珠拉，其環境並沒有像我所預料那樣。

我知道當一部分富有想像力的、好譏笑人的讀者看到此處，一定會往椅後一側而說：『哦！這一個故事要在這裏才真正開始了。這裏會插入一個美貌的女人，她把間諜工作當作她的英雄事業；她將去誘惑』

了一個將軍，把他的計劃偷了去，等到歐戰過去了，她將跟這個英雄結婚了，而後來就永久過着幸福的生活。」但我說來抱歉，我不得不把這幅美麗的圖畫撕破，因在我，這種說法不啻是一種夢境。事實上只要一句話就可以把它拋開了——原來我發現到這家酒店，事實上是名聞於無數英國兵士中的一個妓院，而珠拉不過其中的一個娼婦！這是讀者都可以明白的，並不是一個羅曼斯！

英軍方面對於妓院的態度真使我高興，正像可以使任何稍微有一點思想的人感到高興一樣。英軍當局明知娼妓制度的害處，卻一點也不設法給予什麼統制——他們只是非正式地在放縱着，而聽其自走邪路。在法軍方面則比較注意一點，在英軍司令官方面贊成這一點恐不至一人，他們認為在沈悶乾苦的戰地生活中，應該讓兵士們有一點時間去解悶，但同時對於過分的放縱則必須給予相當限制。然而我相信從歐戰以後英國陸軍部的觀點已經完全改變過了，而且我聽說在英國水兵給假上岸以前，總是奉命帶些預防藥的。

白吐恩的那個妓院是英國軍隊所在的區域中十幾個妓院之一，但因其地位的關係（離前線僅五英里）它是很出名的一個。我曾經看見過剛下班的一些兵士，在其門外的街道上排成隊伍，以便輪着進去。也許這並不能算是奇觀，而不過是所有軍隊中的普遍現象。如果有人對此要嘲笑或斥責，頂好請他先停下來想一想。這些人已不是正常的人了。他們都在神魂顛倒中過着生活，他們也許只能活過一天，一個

鐘頭，或一刹那——因為明天也許他們就要死了。

因之，只要我跑了進去，要和珠拉這個女人相會是很容易的。我走到了帳房跟前，一個很肥碩的婦人來招待着我，從她臉上那種打扮看來活像要去演戲了。她向我親暱地露齒笑着，當我問她一個女的要多少錢的時候。我問她珠拉是否空着——我對她說：有一個朋友向我推薦，說她是個很使人滿意的相好。不幸，她告訴我，那一會兒她剛在接待着客人。她問我可歡喜旁的人否，假使我情願等候，大概再等半個鐘頭珠拉就有得空了。當然，我決定要等半個鐘頭。

事實上，並沒有那麼長。有一個女子從遠遠一個門口走了進來，而那個婦人馬上就指給我看。那個女人就用她們所常用的蹩腳英語，很高興地向我招呼了一下。當她發覺到我可以講法語時，她也立即說了法語。我沒有暗示她我的真意是什麼。我讓她向我講好話，要我為她和我買幾瓶酒。（愈貴愈好）我知道這是這些地方的一種必要的儀式。在那個時期中我在辨認她是怎樣一個人的確，她不是一個美人。她的相貌是有些粗魯的，可是她的那雙眼睛卻有叫人感到愉快和其為人真誠的地方。她那身材相當的高，體格也很結實，但就是連她的肉體也沒有什麼動人的地方。然而，她的胸部是太低而顯得有點偏平了，這在一個比較算肥胖的女人身上是不大有的。我要慢慢地讓她把真情吐露出來。她毫不遲疑地承認她不是法國人而是波蘭人。她的家庭在幾代以前原是在波森（Posen）這地方現在已可笑地被改名為Posen。

man了)地方住着。我已經可以明白選用她爲間諜的那個間諜已經做過一點很好的工作了。

在適當的時候我把應納的費用交給了帳房裏那個女人，好讓我到樓上去。而珠拉就帶我到了一個極小的寢室裏去。那裏面有一張床，一個臉盆架子，還有幾瓶消毒藥，此外就什麼都沒有了。立刻，她就來擁抱了我，就是那麼一套尋常的方式。然後就解開了身上那件顏色鮮豔的寬大睡衣，向我表示內部是什麼都沒有穿。我想當時她不會大喫一驚，因爲當她正以爲要幹意料中那回事時，我竟低聲告訴她我並不是出於他人一樣的需要而來找她，乃是要她給我一點實際的幫助。我很高興她答應了這種事情。當我從指出她的號碼以證明我的身價時，她就從甜言蜜語的妓女一變而爲一個有爲的女人了。她就把她那件寬大的睡衣重又裹了攏來，跟我兩個在床邊上坐着正經地商談大事了。

這樣，我就開始和珠拉發生了非兩性的關係，這種關係差不多維持了三年，其間有過不少的變化。我再來說明一次，其間是沒有豔史的。我並不是說我和珠拉的關係始終是像我對學校裏的師長，或教堂裏的牧師們一樣的嚴正，而是說我從來沒有愛過她，從來沒有對她表示過絲毫和愛相像的任何舉動。在那個時候，男人是不稀罕的，這是許多參戰軍人還可以記得的事情。任何一個年輕的女人都會有人殷勤侍候着。這倒並不是一條莊嚴的法規，而是那個非常時期的自然現象。

雖然，珠拉那種間諜工作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也還歡喜。關於女間諜的那些作品，其中的錯誤實

在比任何書都多，紐曼曾說當他讀到間諜小說中插進一個美麗的女間諜時，他忍不住會大笑出來，我同意他的意見。並不是說，女人是天生不配做情報工作的，而是說她們缺乏必要的軍事知識。假使一個男人也有這種缺點，那末他也就沒有成功爲一個優秀的間諜的希望了。譬如，在歐戰時，在我們被派到英國去工作的人當中有幾個人簡直都無法活動，就是因爲缺乏軍事知識的原故。

但是假使說一個美麗的女間諜勾上了一位將軍而偷得了他的作戰計劃（假定他有這種計劃）是一種極滑稽的笑料，那末至少是有一些極簡單的間諜工作是適於叫女人去做的。情報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知道敵人怎樣在佈置作戰——這座山的那一面在做什麼，敵人戰線上有多少軍隊，他們駐紮在什麼地點。情報員用許多方法去獲得情報。主要的兩種是：（一）從俘虜口頭上所得的直接消息；（二）從佈置於敵軍後方的間諜們的報告。

珠拉就是我們費心僱用來做後一種工作的，這種工作她能做得很好。她不是一個尋常的僱傭間諜，否則，我不會那樣信任她了。她是一個非常熱心愛國的波蘭人。畢蘇斯基（Pilsudski）曾派了許多人到法國，要他們在波蘭亡命者之間去煽起國家主義運動，而珠拉就是迷信於畢蘇斯基的一個人。畢蘇斯基是個眼光遠大的人：他看到俄國是復興波蘭的障礙，所以他和中歐諸國打在一起。在俄國被打倒以後，他就要和德國與奧國締結了協定——假定必要，也對他們拔刀相向；但至此他幻滅了。

但畢蘇斯基自然沒有把他那個計劃的第二部宣佈出來——他的信徒一定不理解他那曲意效忠的意義。所以他熱心鼓吹着打倒俄國——就是說，他主張所有善良的波蘭人應該爲德奧而奮鬥，而工作。珠拉信仰他，遵從他的領導，因此當我們有人去結識她的時候，她很高興分擔一些真正有用的工作。我相信那個去結識她的人，一定暗示她到妓院中過生活是她的活動的很好烟幕。從前珠拉是個可敬的女孩，並不是娼妓——在歐戰前或歐戰後的法國妓院中一定沒有她的蹤跡，所以她並沒有一點淫蕩的樣子；但在戰時當然生活上的需要會使她很墮落的。她在道德上並沒有絲毫可非議的地方，當地的妓院似乎的確給她很多的機會去採集情報。這一點，我可以說是雙方間諜活動中的普通方法。有不少的片斷的情報也從德國兵士中洩漏給戰區妓院中的法比妓女們知道。

我還得鄭重聲明，雖然也可以用這種方法來獲得一些片斷的有價值的情報，可是普通一個兵士所知道的並不比一個坐在家裏的人多得許多。他的確參加某次戰爭，但這次戰爭的詳情他要等到看到國內寄來的報紙才能知道。況且，一般兵士們所敘述出來的情形大都是不可靠的。假使他們的職位較高則大都是非常樂觀的，他們總是好誇大戰利品，而輕報死傷者的。而那些下級的人員，相反地總是顯得過分悲觀。他們會告訴你許多血戰的詳情，告訴你某營怎樣被打得『殘缺不全』，另外一營又怎樣被敵人打得『全軍覆沒』。假使把他們所講的一切都信以爲真，則英軍全部已在歐戰中間有過四五次的全軍覆

沒了。然而，一個機智的情報員，即使從這一類不確定的情報中也能挑揀出一些真實的消息來。

可是珠拉的工作，主要的不是這一類。她至少可以探知兵士們所屬的那一營的名號，（她對於從帽章上與肩章的數字上認出某人所歸屬的功夫非常有心得）在許多情形下她能從一個人那裏推知他那一營兵所在的地點。後者的情報在接受時必須帶有保留，因為尋常一個步兵對於地形學知識的欠缺是太驚人了。從比較見聞廣博的人們的閒談中，所透露出來的着實還要多些哩。有一些兵士甚至知道他們的營所屬的師的情形。其中也有一些會暢談出他們的隊伍的種種調動情形——他們是從那裏調來，將調到那裏去。後一種情報就是當作一種慧敏的預料也還得加以仔細探討的。

爲什麼他們不應該把種種情形和已給予他們片刻的愉快的法國姑娘們暢談呢？一個有蠱惑人那種本領的女人，至少費了半個鐘頭左右的功夫，總可以使他們深信：她是完全屬於他們，而從沒有想到第二個人的。就是把他們的宿營地點，或他們的班長所說的話告訴這個女人有什麼妨礙呢？無論如何她在四個字中只懂得一個，而就是德軍方面有人在竊聽，像這一類談話他們聽到了能得到什麼消息？你可以任意發多少命令，但你不能阻止這一類的談話。

珠拉探得了很多真確的情報。當然，有好幾種即連她自己也不能辨別究竟那一種是重要，那一種是不重要的。她必須把全部都送到德軍陣線上去，而讓他們的情報處去自行選擇。她至少可以認辨出白吐

恩區域的大批軍隊來，因為所有可以代表其所屬隊伍的人必定會常常到妓院裏去找出路的。從對其他妓女們的巧妙的細問當中，從她在那酒店裏的仔細觀察當中，也可以再探得一些軍情來。這種是很好的情報，在其他的一些資料（如性交後的密談）中也有好些是很重要的。珠拉的英語蹩腳得很，但在這一時期（其時戰爭已進行了一年）中她所得的進步簡直是她的一些顧客所不能想像的。從她所得的一些半懂的事實與全懂的謠傳中，一個機智的情報員是很可以摘取出一部分他所急等的真相，或得到一些將有新事變發生的線索。假使一個情報員能夠常常聽到兵營中的閒談或便所裏的傳言，則他們的工作將有無限的方便。

這時候我應有的半點鐘的時間已經跟她消磨過去了，（我至少可以說，全部時間都在密談之中）我已不再遲疑地完全信任她了。她是能幹也是誠實的。她做這種工作是很有理由的：她要替波蘭效勞，她並不偏愛法國。因此，我就毫不遲疑地把我很小心地寫在一張薄薄的通草紙上的報告交給了她。這是捲好了塞在我的薪水簿的線縫裏帶來的。她也把它轉放在一個同樣有效的隱秘地方——一個空心的耳環裏。

自然我要知道珠拉是怎樣把她所得的情報送到對方去，故當她告訴我她不曉得怎樣送時，真使我大吃一驚。顯然她的工作範圍是規定了的，（探知種種軍隊的數量與地點）她依照命令把所有一切情

報都帶給居住於安納金 (Annequin) 附近某村的一個人。這個人也是波蘭人，是一個煤礦工人。關於這個人如何跟德國情報員通信的方法珠拉是一點也不曉得的，但她巧妙地猜說他是在地道中做這種工作的——照我看來，這一點簡直像是幻想。然而珠拉完全信任那個人的確已把情報送過去了，而且說曾有五六次，她在發過報告後一兩天當即收到回音以及進一步的訓令。

因此，大約過了五天，我又到白吐恩鐘樓附近的那個妓院裏去了——我們規定這是最便當而又最安全的約會辦法，因為假使我到她家裏去看她，也許會引人疑心。那裏的帳房太太向我高興地微笑着，顯然覺得我是快要做他們的老主顧了。我也同樣高興地付給她一些應有費用（這倒不是白費的）跟珠拉消磨一兩個鐘頭。當然她對我給她的情報也得報答一次。這封信是用密碼寫成的，但當我認出湯夫干的祕密簽名我是很高興的。這是我所知道用紙傳遞情報的最簡便迅速的方法——如果能把這種方法一直用下去，則我在亞芒推用音樂來傳遞情報時所受的損失一定可以補償過來的。

然而，在我新到的地方，在最初幾星期中並沒有什麼特出的事情可以報告。新的隊伍接連地從英國開來，所謂葛欽拿師也在內。我利用每一個機會盡可能地去探知其所有的軍隊——我趁他們在行軍時仔細加以觀察，並在營盤與咖啡店中和他們混在一起。這些人大都是很好的部隊——這些人就是一九一四年的義勇軍，即是英國一些最精銳的部隊。可是因他們的軍隊生活只有一年，故其所受的訓練是非

常欠缺的。他們曾於無意中告訴我：他們所受訓練的大部分就是旅次行軍（Route-marching），我猜恐怕英國方面堅信德軍陣線一定是像蛋殼似的一攻就破的，故急於要他們實習長期的旅次行軍，大概就預備好日後叫他一直進軍到德國去的！

要我採取所有這些新隊伍的詳情自然是一點也不難的。英軍司令部的內部組織真是隨便的，太可笑了——他們似乎見了穿制服的人誰都是可以完全信任的。所有一切軍營中的訓令或作戰命令，上面都印有『祕密』兩個大字，可是要是誰要就隨便可以去拿幾分來。要跑進軍務辦公處（每天我必得去六次）去看看堆滿着『祕密』文件與地圖的桌子，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

當然，常常於不甚方便的，擁擠不堪的地方在匆忙中辦着公的參謀工作，像這一類的情形有時確是難免的。但像英國軍隊對於這種地方的這樣漠不關心，我想是任何其他軍隊所望塵莫及的。說來真是奇怪，就因英軍方面的這種疏忽，要想多得一點情報倒是不能了。理由是：像我個人那樣可以利用這獨特的地位的間諜是很少的，而且簡直沒有絲毫機會可以把英軍的軍官或士兵收買過來。在法軍方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那裏大多數的情報都是得自官方的。

那時候我可以放心說：我跟我上司，費格生上校的關係弄得非常親善。他的確曾經暗示過我一兩次，由於我所受的教育我應該可以升為軍官的，但都因我告訴他我很樂於所位，我深信這樣也在替祖國效

勞而取消了這種意見。我對他說，我的性格是不適於做指揮人的人物，然而就像目前那樣當一個汽車夫兼書記，一切都依照他人的指示去做，我已覺得很滿意了。這樣我們間的關係愈加密切了，如果沒有其他的軍官在場，我們兩個之間是無所謂上校與伍長之分的——順便說一句，因為我個人工作的重要，我已被普級為伍長的等級了。

第五章

烈德而·哈特(Liddell Hart)上尉在其歐戰史(依我看來，這本書是討論歐戰歷史的各國作品中的傑作)中劈頭就論魯茲(Looos)之役，他說：『在九月初，法國方面的戰線後面盛行着一種謠言，說英法軍事當局已計劃好向德軍來一次大規模的進攻，以便一下子就摧毀他們的陣線。』這是確有其事的。在會食的伙伴中，在宿營中以至在酒店中，唯一的話題便是『總攻。』關於這個計劃的一切，誰都知道——然而假使你把各人的意見歸納起來，則似乎在隨便那一天，隨便在前線的那一部分都會有這種大戰發生的。英軍方面那種傲視一切的自信真使我不勝驚異，因為它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可是我必得公正地說，在實際上，雖然我的工作是和他們相反，我對於英國不論其在個人方面，或國家方面還是表示敬意的：我是指英國在失敗後(在那種至高的信仰全被摧毀以後)的重歸沈寂，真是

不可思議的。這種自然的重歸沈寂，這種不承認失敗的表示，是英國民族性中最危險的因素。

有許多國家的口號，事實上不過是該國傳統言行，但至少有一點是很正確的，即英國古諺所謂：英國人是不知道有失敗的，他們總會恢復過來的。把這點去和其他協約國相比：在一九一七年，法軍方面有立即獲勝的希望，但後來沒有達到目的的時候，就發生兵變了。意大利方面被在卡普雷托（Caporetto）打得落花流水後，在歐戰期中就一直無法恢復過來——征取阿比西尼亞之戰實在是為了想恢復其失去的榮譽。即使是德國人（我以為大家可以承認，在勇敢與血氣方面他們要比法國人與意國人的任何一方強些）也要在魯登道夫（Ludendorff）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可以得勝而結果是沒有達到目的之後，而表示失望了。但在英國人的性格中還有一點稍微不同的因素。在歐戰期中，他們都是在毫不光榮地，沒有什麼獲勝的情形下戰爭着——事實上，在歐戰期中像英軍那樣常吃敗仗的，在協約國的軍隊中是很少的。後來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他們又吃了一次空前的大敗仗。可是他們不顧這一切，在那一年的秋天仍舊翻身過來，非但毫不示弱，而反覺堅定地跟德軍決戰。這種性格即在敵人方面也不得不承認而敬服的。

幸運得很，我並沒有信賴那些錯綜複雜的謠言，以作情報的基礎。在七月中旬我已確實探知了霞飛那個計劃（即聯合愛恩——Aisne——的法軍與倫茲——Lens——南北的英法軍隊同時進攻）

的大綱。我也已探知了英軍方面是不會熱心從事於其所擔任的那部分戰爭的。我記起了七月二十七日會駕着車送費格生上校到夫拉望(Frévent)開會。事實上這是個英法軍事領袖的會議，他並沒有被邀去開會。我曾看見佛倫起(John French)將軍、海格(Douglas Haig)將軍、福煦(Foch)將軍以及他們一些高級參謀，只要對他們會食時的談話稍予注意，對他們許多片斷的理論稍加歸納，則在會議過後，在命令剛剛起草以後，英軍要進攻的詳情已被我一目瞭然了。

然而，從他們的閒談中我可以推知：即到了那個時候英軍領袖方面也還堅決反對採取攻擊戰爭的——理由有二，第一是他們還沒有準備好，（協約國方面是永遠準備不了的）第二是他們所選的根據地是頗不適於攻擊戰的。那時我的見解也覺得這兩種理由完全是正確的——然而他們竟爲法軍方面說服了。何以英國方面總是以爲全部軍事指揮應該讓法國方面來負責，是比較好些，我一直是不能確定，雖然亨利·威爾遜(Henry Wilson)爵士的力量是不得不使人有可疑的地方。但我並沒有懷疑葛欽拿是有可疑的地方。可是我記得在他於八月某日到總司令部去過以後，空氣就大爲改變了。以前一切的作戰計劃都是出於勉強的，而每個軍官也都希望會把他的命令取消。現在至少已有一種下決心的空氣——葛欽拿命令他們去作戰，他們只有盡力地堅決去從事這次戰鬥。我不信戰爭會在這種奇突的情形下發生的。我不明白是否有那一個軍事領袖，真正在期望着打一次勝仗。但當然他們是會很小心地在下

級人員方面把其憂慮掩飾起來的——事實上，恰恰相反。

在八月初，我曾經過珠拉那個帶信人之手，預先發一警報，告訴他們英法聯軍就要於最短期內在倫茲一帶開始進攻了。可是，過了好幾個星期還是沒有發生什麼。八月已經過去了——顯然地如果九月裏的一個適當時期不過去，則就不會發動這一攻擊戰了的確，英軍方面在想於九月間發動一次大決戰時，是非常樂觀的，——希望一戰之後，就可以在冬季以前長驅入德！我逐漸地也把英軍計劃的詳情蒐集了起來——我不容易探得法軍計劃的詳情，因為他們即連對英軍當局也是保守秘密的。然而，有一部分的『情報處』的工作我也有一點不大清楚的。

我探知了英軍方面將用兩軍（第一軍與第四軍）共計六師的兵去擔任這一次攻擊戰，而且另外有一軍（計三師）兵，在後面整裝待發，如前線失利就立即調上去。我不勝驚異地發覺到後備那一軍兵是由一師新編的『衛戍兵』以及另外新從英國開到的兩師編成的——他們當中沒有人聽到過真正是出於憤怒而發的鎗聲。要想在精銳的老兵正死守着戰壕時，把這幾師新兵推到前線去大決戰，那簡直是大笑話。事實上，我的確已在懷疑着像我這樣冒着危險處身於英國兵士中究竟是否真正需要——當然像我們那種領導得當的軍隊是可以不必要我的暗中幫助，也很能應付這種遊戲性質的攻擊戰爭。

但至少發動這次攻擊戰的日期是非常重要的。最後，我聽得其日期已經發表了——這是使我聞之

悚然的第一個信號。我知道英軍方面的重砲設備是很缺乏的，但現在我知道他們已發明了一種『窒息毒氣』(Asphyxiating gas)，這可以用以抵補這種缺點。這是頂重要的一種消息。漸漸地，我覺得自己也染有週圍這些樂觀傾向了。所有兵士們以及下級軍官，似乎都深信他們快要打破德軍陣線了。即連高級軍官似乎也已拋棄了他們先前那種悲觀的態度——也許是這種新發明的驚人的毒氣影響了他們的見解。也許是英軍總司令佛倫起將軍那種擺子般動搖不定的意見，剛剛已從悲觀轉到了樂觀的緣故。當然，關於霞飛在鄉畔乃(Champagne)地方所佈置的那個進攻計劃，除了只曉得要比阿特瓦(Arras)的規模更大以外，簡直就一點也不知道了。所以，似乎倫慈之戰，也許會像一般人所想像那麼激烈。

我已在前面說過，如果不是爲了最重要的情報，我決定不做冒險的事情。紐曼在敘述其冒險入德的故事中，已很正確地說明過這一點了。然而，在九月十五日前的一星期內，我已蒐集了一些我以為是超越任何間諜所能得到的最完備的關於作戰情報的文件。關於參加這次進攻的兩軍部隊的詳情，我都知道。我已親眼看見過該兩軍的司令官，並已聽過他們許多談話，我可以把他們兩人的特性講出來：顧(Gourcelle)將軍是英武的，而勞林生(Rawlinson)將軍卻比較謹慎些；這種心理上的情報對於要反對他們的人是很有價值的。我約略知道一點這次幫助作戰的職位的大概——詳情不知道，但把我的實際情報以及我的估量合起來就很有價值了。我已確實探知在英軍方面，就要第一次大大利用毒氣來作戰了。我

已探聽了開始進攻的確定日期，（大概也就是在南部開始進攻的日期）甚至開火的鐘點。不知是什麼理由，倫慈南部的法軍要待倫慈北部的英軍開始進攻後六小時才開始進攻。究竟這些軍事領袖們要把這次聯合進攻劃分做幾次發動的用意是什麼，恐怕是歐戰時的一大啞謎。

（讓我再來敘述一個驚人的事實。我曾把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 英國皇儲的稱號——譯者〕在第一軍中服務的事實告知了德方。我暗示他們應把這一事實告知被配置着準備反攻的軍隊，他們也許容易打破英軍的戰壕，並應懸重賞叫他們把威爾斯親王俘虜過去。這樣能給予協約國軍隊的士氣以重大打擊，而且是講和時的一筆好交易。）（註）後來，當我已有一個方法可以越過德軍戰線的時候，我提議要把威爾斯親王綁架到德軍方面去——這不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他不願拘束，而常常只帶了一個隨從，騎着腳踏車漫遊。但不知什麼理由，德軍當局並沒有接受我的意見。）

（註）葛欽拿的見解，顯然也是這樣。歐戰爆發後最初幾個星期中，英國皇儲堅請派至法國，但葛欽拿拒絕所請。『但即使我陣亡了有什麼要緊——我有許多弟兄？』皇儲這樣申辯着說。『我並不担心你的陣亡。』葛欽拿回答說，『但我恐懼着你被俘虜去。』

因為我已得到了很多的重要情報，所以我已很可以冒一次險了——就是說，要冒一次比我混入英軍服務的危險性更大的險。我必得說，就我此刻每一根神經都是緊張萬分的情狀而論，這後者是不能稱

爲冒險的。在妓院中找到了珠拉以後，我告訴她此刻必須要我自己把情報帶到德軍方面去。我問她能幫我多少忙？她約我於那天晚上和她相會，允許引我去見那個替我送報告的人。

在確定了費格生上校不會在那天晚上離開司令部以後，我就吞吞吐吐地向他要求，可否把他的車子借我一用，因我要去看一個在諾·勒煤礦區 (Neux-les-Mines) 的鐵路上服務的朋友，這是在離此南面數英里的地方。費格生上校像從前一樣馬上答應了——我非常小心使不大常去叨光他這種恩惠。我在約會地點找到了珠拉，而她就毫無麻煩地躲藏在車子裏。我已經說起過，在那個時候，並不像歐戰末期的到處都滿佈着憲兵，不會有人來阻止我的。即使萬一有人來，我早已編好一段故事——一段艷史，這是可消釋任何人的懷疑的。況且，我帶着一個從費格生上校那裏拿來的必要的通行證。

我的確一直開到了諾·勒煤礦區裏。但那時珠拉又領着我回頭開到了一個小小的安納金村，這裏已和白吐恩城很近了。那一夜是很黑暗的，所以就不難隱蔽地把車子開入該村郊外的田野中。我們很堂皇地一同走進了安納金村——一個英國兵陪着一個當地女人，在那裏是司空見慣的。珠拉走到了一間屋子跟前，（這是一排房子之一，一點也沒有什麼顯著的地方）叩着門，差不多立刻就有人來開門叫我們進去了。

我不能說：我們在裏面看到了那個人，就信任他了。他也是波蘭人，但珠拉所深信他是十分誠實的那

種特性並沒有刻劃在他的臉上。然而，珠拉已預備立誓以表示他的可靠了。所以，我告訴了他，（我知道我是冒着險在把我的真相吐露出來）現在必須要我自己來送報告了。他能怎樣把我帶過德軍的陣線去——事實上，他自己怎樣把我的報告送過去的？顯然，他一定有一種直接傳遞情報的方法。我在亞芒推北部的幾個送信人，他們所用的傳遞情報的方法是很迂迴曲折的，他們把情報經由中立國送過去，常常一個情報會耽擱幾個星期。但是這個人，我已在前面說過的，確在兩三天之內能把送去的報告的回音拿來。他所回答我的傳遞情報的方法就是，我斥之為幻想的方法，即是說，他明白告訴我他是在地底下把報告送過去的。

這裏我想必須費幾分鐘的功夫，來把橫貫法國這一戰線中所含地形學上的意義說一說。我知道有很多人還不明白造成那條戰線的偶然機會。在協約國方面，在麻恩（Marne）得了勝仗而在愛恩遭了敗北以後，接着而來的就是在歷史書中通常地但錯誤地所謂『爭取海道』（The Race to the Sea）。事實上，向北推進完全不是如此。不論德軍方面或協約國軍隊方面的司令官，如果要爭取海道，他儘可毫不受對方干涉地自己去爭取好了。雙方軍事領袖的意向是一樣的——想把軍隊往戰線北部推進以取側面包圍的形勢。因為雙方的軍事領袖同時有這種顯而易見的觀念，所以就作側面包圍的兩支軍隊弄得狹路相逢而陷於混戰中了，於是就各在其已佔領的陣地中掘壕固守了。當然，現在已是大家都知道，

德軍可以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初，幾乎不會碰到一點抵抗地佔領了英吉利海峽的口岸。

在法國北部的戰壕線，在新編的德軍與匆忙地從愛恩大戰場調來的英軍間的許多零星戰以後已經決定了。英國的軍隊還是一直在妄想着：他們快要直搗柏林了——他們的某將軍的確曾告訴他們越過德國邊境的一個大概日期；他在四年間一直沒有達到目的。因此，那一方面的德軍因人數太差只好掘壕固守了——那些戰壕佈置匆促，弄得太淺了。而且在許多地方，他們的掘壕固守完全是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可是那些戰壕居然當作了四年歐戰的前線。

的確，德軍前線的大部分都是據於優越的地位，但這一點完全由於他們有較好的眼光去選擇具有戰術上的優點的地方作為根據地。如果把德軍的戰線和要塞線相比，則還是有些不大對的，因為光是一帶要塞，依然容易打破，或易遭側面包圍的。古時的要塞司令官，常常極小心地去選擇他的防線，而施以很堅固的防禦工事。德軍的防線是在一霎時選擇的，在倉卒間造成的。你只要一讀當日的報紙，（甚至是他的歷史書）一定會想到德軍是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把其戰線做得這樣堅固的事實上，當然雙方的機會是相等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優秀的兵士獲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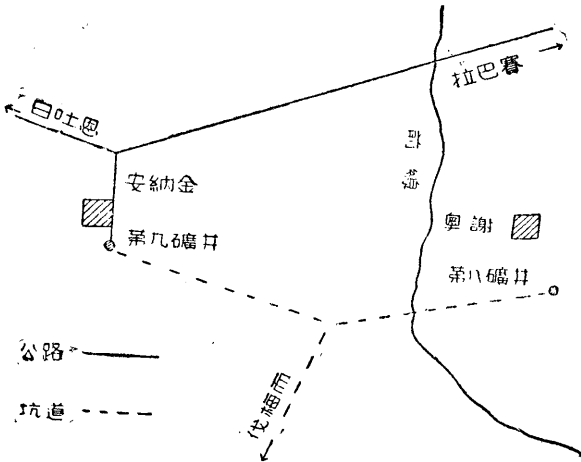
自然，在這樣倉卒間選擇前線陣地的時候，不會再顧到那種無關輕重的財產權了——實際上，在戰時是無所謂財產權的。假使某一間房子可以做一點工事以抵抗敵人的進攻，那末這間房子就立刻可以

去佔領過來。就是任何自然美景，也不能在妨害作戰的情形下把它保留下來。常常有很多市鎮剛巧位於戰線上。有些鄉村被分爲兩半，德軍佔領了一半，協約國軍隊佔據了另一半。假使有一個農夫能夠回到他那位於前線的地產上來，他也許會看到他的農場已是德軍的一個堡壘（Strong-point），而他的牛棚已是協約國軍隊放機關鎗的地方了。既然，可以看得出的東西竟這樣被置之不顧，則不可見的東西之更不受注意是一點也不奇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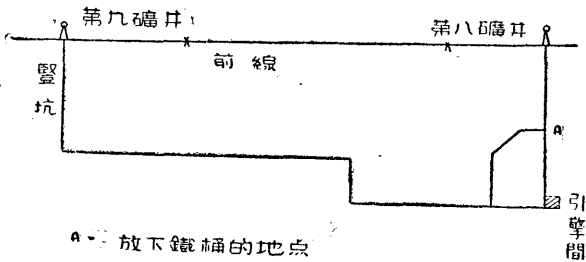
經一九一四年的一些散漫的戰爭後，戰線是規定了，這條戰線把白吐恩到倫慈一帶的煤田分成了兩部。倫慈剛剛在德軍陣線的後面，而白吐恩是在英軍後面。現在，像英國那樣富有礦產的國家應該知道，一個煤礦公司管理着好多的礦井，這些礦井都在地底下互相聯絡工作的。白吐恩到倫慈一帶的主要的煤田被分成三處在管理着，一處在白吐恩，一處在倫慈，還有一處是在勃魯哀。而我就是跟第一處是有密切關係的。

數十萬的英國參戰軍人總還記得，從白吐恩到拉·巴賽（La Bassée）的大道。沿着這條路向拉·巴賽那面去兩英里的地方，再靠南面一點就是那個小小的安納金村。再向這個小村的南面去就是一個煤礦以及堆放廢土的地方，這裏普通叫作『第九礦井。』所有該公司的其他礦井一部分是在南面幾英里近着伐梅而（Vermelles）和諾也而（Noyelles）那些地方，而還有一部分是在向東三英里左右近着

奧謝 (Auchy) 的地方。在安納金與奧謝中間經過的是一條戰線——離奧謝比較近些。從靠安納金那



上述計劃的平面圖



縱剖面圖

個第九礦井開始的坑道是和靠近奧謝的第八礦井的一些坑道相連的。這樣那裏的坑道剛剛在戰線底下貫穿過去。也許我這樣用文字描述這個煤礦還不夠明白，所以特附一張略圖以資補充。

把所有這些情形對我解釋過以後，珠拉那個朋友是怎樣把她的報告送到德軍陣線的

去的情形就不言而喻了。從圖上可以看出並沒有什麼東西會阻止他走下第九礦井去，這樣他就可以沿着坑道走到第八礦井，到了那裏就可走上地面親自把報告交給一個德國軍官，然後再打原路回來。當然，事實上我疑心這樣走法並沒有像所講那麼簡單，即在法軍方面，也一定會想到有這種可能。

當我把要想親自去送一個情報的意思告訴這個人（他叫果寧——Konin）時，他顯出非常不安的樣子。他堅稱他可以毫無困難地由他自己把這報告送去，但如要他設法讓我去這樣做，一定會弄出不好結果來的。現在，當我回憶起那一件事時，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很對的，我應該在那時明白這一點。但當時我非常堅決，我沒有聽他的話。當然，他幾乎全生命都在我的手中，正像我的生命也在他的手中一樣，經過長時間的、熱烈的辯論以後，他答應我替我想一些辦法，帶我過德軍前線去。

並沒有多久。在兩天以後，如期去看珠拉的時候，我就從她那裏得知：次日晚上他將爲我預備好一切了。我所要做的就是能設法告假。這是不難的。費格生上校當時似乎在忙於籌劃給養的問題，是不大走出去的。因爲我的事情在夜裏總是空閒着的，我即連要跑出去也不必對他說的，只要在下班時像平常一樣對他敷衍幾句就行了——我預料那一天晚上他大概不會需要我的。然後，我借了一輛腳踏車急忙到安納金去了。

果寧已經預備好了。他告訴我已約定了他的一個同事（我疑心恐怕是一個同黨）要他今天不要

去上夜班，叫我去代替他。這樣就沒有困難了。雖然那天晚上並不十二分黑暗，但礦井裏面不可以帶着燈工作的。再則，我的打扮弄得很像。我披上了最髒的衣服，預先在我臉上塗髒了，戴上一頂皮帽子。然後，帶足了那班中所需要的食品，祕密地跟着果寧走向豎坑邊去。事實上，我所恐懼的，只是有人會用波蘭語來跟我談話。

這些煤礦工人竟不顧這樣靠近戰線有多麼危險，他們仍舊繼續工作着，這真是很可注意的。假使你去看一天，你看不到有什麼動作的樣子。機器間裏似乎已停止了工作了。也許會從一個隱蔽的角落裏發出一小股蒸汽或烟來，但這種東西在數百碼以外幾乎已看不到了。放下昇降臺去的那些輪子也像停着不動，但如果你能走近前去仔細看看，你會發現，事實上它們是在慢慢地轉動着。因此，在整個歐戰期間，除了礦井口的機器間被砲火毀了的以外，工作仍在進行着的。法國的煤是不很夠的，她的人民必須在冒險中去獲取它。那確是一種理由，而且是種很充分的理由——除非說直接參預的人很少是法國人，而是波蘭人，以及其他歸化法國的少數民族。

我走進了昇降臺，並沒有發生詭難或事變。很容易看出來，所有這些人是忙得很，不過是生活所迫才驅使他們去做這種不顧死活的冒險工作。一旦砲火打中了他們的礦井，則他們就會在幾天以內，幾個星期，或永遠悶在裏面不得出來。也許會來一個砲彈打中他們那個調節空氣的機器，這種極危險的事情是

很有發生可能的。因此，自然對於礦井升降臺裏所常有的一些笑話，嘲弄與謠言我們都不過問，而自顧靜悄悄地下礦井去。

我頂怕會有些不識相的人來問我一些極無謂的事情。當然我必須靠果寧來替我排除任何困難。但這種情形倒沒有發生。升降臺已經停了，我們就走進了一個用木材建造起來的坑道中。裏面偶然有幾盞電燈，還是黑暗得很。果寧和我帶着我們皮帽中的燈向坑道中摸索前進。我們又下降了好幾回，爬過許多豎坑，鑽過許多不過四尺見方的小坑道。死的恐怖時刻打擊着我的心頭，只要地道塌了下來，我們就要永遠悶在這裏了。

在摸索着走了很長久的，其實不足半個鐘頭的時間，我們走到了另一個坑道。到這裏果寧似乎已安心多了。我們現在快要到第八礦井的主要豎坑了。它看上去是空洞、黑暗而荒深的，但果寧卻毫不退縮地爬上了一大堆由破碎的貨車，彎曲的鐵條，還有石屑堆成的障礙物上去，顯然這些東西是德軍方面有意堆在那裏以阻礙礦中工作的。後來，他找到了一根繩子，他用力拉了好幾次。隔了幾分鐘，我聽到上面有一些不知什麼動作的怪聲。那種情景奇怪得使我有些害怕起來。那種聲音還是有節拍地在繼續響着，而且是越來越大了。依着我的燈光抬頭看時，只見有一個烏黑的東西在我們頭頂搖盪着，當時要不是果寧在旁，我一定會嚇得不得了。可是，最後我看出這個烏漆一團的東西原來是一隻鐵桶，上面繫着一條鐵索，這

是礦場中所常用的。果寧和我就爬進這隻桶裏去。他拉着豎坑旁的繩子，幾分鐘以後，我們已超過了那一堆障礙物而在空中搖盪着了。當我們上昇的動作停止時，我覺得週圍的空氣已比先前的甜蜜而新鮮得多了。可是在我們爬出那隻鐵桶以後，除了我們的燈所發出來的一點微弱的光線外，我們四週依然是黑漆一團。

因爲在一年多的生活中我已看慣了卡其布的制服，所以當我看到有一個穿灰色的德國軍服的人站在前面時，真不禁大喫一驚！他的驚恐比我還甚。我等着一個人，那知來了兩個人！我差不多能看出他心裏在想些什麼。這是一個圈套；必需立刻有所動作。顯然他沒有帶武器，因爲他已轉身逃跑了。然而，我在後面叫住他，我那自然流利的德語重新給他一種擔保。他很驚異地走到我跟前，還有一點疑心。他不能跟果寧談話，因果寧只懂得波蘭語與法語，他似乎是派在豎坑口預備應付像果寧那一類人的一個哨兵。我很坦白地告訴了他我是誰以及我所做的事情，雖然，他有些不大信任地看着我，卻允許立刻帶我去會見那個果寧常常送報告給他的情報官。

從守望室裏另外叫了一個人來接了他的班以後，他就帶我們走下了一條狹道中去，這裏有一大堆開礦時所剩下的污物掩護着，使英軍的戰壕（離此只數百碼）上看不見這裏有什麼東西；然後，一忽兒又走到通向東面一個很淺的交通壕，最後沿着這條交通壕走去才到達了一個團部。這是於倉卒間在地

底下建築起來的，但在英國方面的眼光看來似乎一定是費了不少的心血才有這樣的成績。它一共有六個房間，（辦公室及長官宿舍）離開地面總有二十尺光景，最猛烈的礮火也打不透的，共有三條通路，以便有一條被破壞時的預備。

我走進那個地底辦公室的那種情景彷彿是一幕滑稽劇。值日官方面想不到有一個外面人進去的，（因為果寧去時也沒有規定的時間，常常有幾個星期不去的）而且他們也不隨便讓外界的人闖進去的。可是，當他們發覺了我是誰的時候，不用說是非常歡迎我的，而當我把英軍方面快要在倫慈以北開始總攻的消息向他詳細報告的時候，他們當時的興奮是可以想像出來的。我和那個情報官，與他們的上校團長談了一個多鐘頭，連攻擊的區域也盡我所知道地詳細告訴他們。我把英軍這次進攻的力量及其所及的面積也給他們一個準確的估計。我對於這位團長那種冷靜的自信非常感動。當我把所得的完全詳報給他聽以後，他說：『哦！要是英軍方面所要幹的不過如此，我以為我們可以不需要一個援兵而把它應付過去。』

這樣的閒談過後，一個緊張的局面開展了。團部裏的信號官忙着在打電話，報告我的到達並詢問可有人還要給我什麼訓令否。最後，他宣稱他已跟渦夫干在通話了，那時渦夫干暫時被派在都埃（Donai）——這個信號官查詢了許多地方才查到他。因此，我得在電話中十二分高興地跟我的老朋友交談片刻。

他要我在那裏等留一些時候，以便他馬上趕來看我；但我告訴他，我必須趕快就回去。假使我們這次走出來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情，那末不管我或是隨便另外一個人就不能再用這個非常便利的方法來傳遞情報了。所以我們把一切事情都在電話中商討。我們各把我們的密碼方法重述一遍，確定它是很對的；並且約定在這次戰爭一過，我還要過來一趟，這樣就可以跟他長時間的談一次話。在長長的談了一些私人的事情以後，我就把電話搖斷了，因為時間已快到了。

事實上，果寧已在心焦了。他離開應該在那個豎坑底下工作的時間已有三個鐘頭了，雖然不大有正式來視察他們的工作，但很可能會有打那裏經過的職員看出他的不在。

在跟那個情報官說定以後臨時約定一個日期再到這裏來以後，我們就急忙回到那烏黑的沒有用的豎坑裏去。現在因我已很鎮靜，我就覺得它比先前更討厭了。那個情報官一直陪着我到了豎坑口，他告訴我在這一堆用以破壞這豎坑的障礙物中間曾有數十人跌死在那裏。我們仍舊坐着那隻鐵桶降下豎坑中去，當它觸着地面那些亂石叮噹響時，告訴我們空氣中的航行已經停止了。

我們很快地爬過一些狹窄的坑道，常常要用着手和膝蓋，然後到達了一條比較寬大的坑道。顯然，還沒有人打這裏走過，所以我們就拿起鏟子開始做着我們應在四小時以前就做了的工作。我們的工作並沒有什麼規定。從頂上及兩旁都有夾着泥土的煤塊掉下來。我們的工作就是把這些加以清理，假使需要，

就得用木材把頂上，或兩旁撐起來，好使它不再掉下煤塊來。我們開礦地，緩緩地工作着，因為我們的體力（尤其是精力）已在這次到德軍前線上去的旅程中消耗盡了。因我在作這次冒險事業以前已經整整做了一天的工作，而且馬上就要再去工作一個整天，所以幾乎不必說，我是並不竭力工作的，而果寧自然是拚命工作的。

在次日一早，我們爬出了安納金附近的那個第九礦井。我急忙跑到果寧家裏，在那裏他妻子已預備好了一大桶的熱水。這並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局面，卻是很緊張的，因為我應該馬上就要回白吐恩去了。所以我就剝光了衣服站在桶裏，身上是不能再懨了，而果寧和他妻子就拿了粗糙的肥皂，甚至洗衣刷子，一個在我前面，一個在後面，替我洗刷着。然後，我穿上了衣服，亂吞了一頓後，拚命踏着腳踏車到白吐恩去。營舍中的同伴，只有一兩人沒有看到。他們以為我的外出只有一種原因：我已在城裏找到了一個女人，和她消磨了一夜。因為這不過是火線後面的軍人們的時髦勾當，我就在一個小小的笑話中躲避過去了。當然，我是很高興的，因而我並沒有對他們那種肉慾上的譏諷提出否認。

然而，我不欲常常離開營舍而使他們稍生疑心。我已確知果寧是很可靠的，尋常的一些情報儘可叫他一人帶去。我儘可安定地坐在這裏，知道英軍方面開始去進攻時，我的同胞們一定已準備好而在那裏等待他們了。

當我今日回憶起來的時候，我知道我已比應該已經做的多討了一些麻煩與冒險了。顯然，即使沒有我的警告，德軍方面也會擊退所有英軍這一切進攻的——因為英軍自己在告訴人有開始進攻的意思。這真使我不勝驚異的。英軍自己在納霧·夏配而重新發現了這一軍事學上的真理，即奇襲是戰爭中一種最有力的因素。但在重新發現了這一原理以後，他們又立即拋棄不用了，直到兩年多以後才有些聰明人重新想到它！在坎勃來（Canbrai）用坦克車進攻以前，他們每在開始進攻前的四天、五天或更多的日子中就預先大發礮火轟擊，彷彿給人一種預告似的。如果英軍總司令部裏那批人不是過分的樂觀主義者，則至少他們一定已過分輕視了他們的敵人——因他們至少是英軍的勁敵！

我正等着過了幾星期以後再來一次夜間旅行。事實上不過幾天功夫。英軍方面既經決定於九月十五日進攻以後，忽又遷延到了九月二十五日。這次延期反使原來一些樂觀主義的傾向更顯得荒謬了——他們想於九月底向德軍的一小部分前線進攻，同年就可以直搗柏林，當然這是極頂的幻想！即使他們一路上不遭遇到德軍的抵抗，單是氣候也會阻止他們這一非常的武功。除這次延期進攻的消息以外，我還探知另外一些詳情，即：他們快要應用的那種毒氣的混合物，以及後備中的幾師兵的種種情形。因此，我決定再冒險去作第二次旅行，這不僅爲了要把變更日期的事去通知我的自己人，也是爲了要補充以前所給予他們的情報。所以我又去逛那個妓院，要珠拉把我又要果寧幫我一次忙的意思去通知他。

他沒有使我失望。我們又穿上那套污穢的、難看的衣服，第二次慢慢地、下第九礦井去。我們又爬過一條一條狹窄的坑道而到達了那個污氣撲鼻的豎坑，我又有些膽寒地坐着那隻鐵桶上去。這一次要我單獨一人來完成這旅行了，因果寧沒有冒險來參加這次旅行的最後一部分。我在團部中的任務不需要很長的時間，因這一次我還不能直接和渦夫干見面。然而，我和都埃軍司令部的情報處長談了一會。

再下去的時候，看見果寧蹲伏在那裏，這種樣子是礦工所特有的。我要他在爬過那些迷宮似的坑道時，讓我來領路。我要想記住那些七曲八彎的路徑，好讓我於必要時自己一人來走。假使我走錯了路，當然果寧會在後面矯正我的。我們的旅程一直沒有一點意外的事變，在這一點上第一次時也是平靜無事的，但它那神奇的景色，時刻使我戰慄。但慢慢地我對於這地底迷宮感到習慣起來了。任何幽室恐怖的病態已經消滅了——我對於這陰溝樣的坑道已不覺到什麼可怕了。

但是突然地，幾乎毫無警告地一齣戲開場了——這齣戲的緊張的情景我到現在還沒有遺忘，大概也不會忘記了。

我正自信地匍匐前進着，果寧尾隨在我後面。我很高興，因為在我已經走完了這一半的路程中，我並沒有走錯過一步。但突然從果寧那裏發出一種帶有警告意味的噓噓聲，這把我嚇住了。我覺得他的手靠近我的踝上來，聽到他放低了聲音說：『停住，靜一點。』我盡可能地把頭轉過去，（那裏沒有充分的地位

可以讓我轉身過去看他）因我額上那盞燈所發出來的光線已經照到他的臉上，我看到他已面色蒼白而露着驚恐的神色了。

「什麼事？」我這樣問。可是這一緊張的時機打擊得他說不出話來，一霎時我不能辨別出他在低語些什麼。

「朋友，鎮定些！」我命令他說。「什麼都沒有，不是嗎？」

「不……不，」他低聲說。「有……有一個人[？]在過來了。」

這的確是很嚴重的。我很鎮定地小心地聽着，但什麼都沒有聽到。可是我不得不相信果寧的話，我知道礦工的聽覺是很銳敏的，因為他們常常可以在地底下輕輕地打着煤塊以互相招呼。但是過了幾秒鐘以後，我還是聽不到有什麼聲音，我就低聲對他說：「你一定弄錯了！我什麼聲音都沒有聽到！」

「有一個人[？]在過來了！」他重複說了一遍，語氣很着重，毫不帶一點口吃的樣子。我先來估量了一下可能性；然後又低聲說：

「礦工們也都用這些方法嗎？」

「不，從來不用的，」他回答說。

「那末所謂有人在過來，是指的什麼意思？」

但是他沒有回答。

『難道也是個我們那樣的人，就像你那樣的一個人嗎？』我這樣提醒着說。

但是，我差不多能覺到果寧在搖着頭。

『不，那不可能的，』他低聲說。『用這種方法的，只有我一個人……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法軍方面也有人用這種方法！』

這種可能是新奇的、反常的。可是似乎有一種很明白的缺點。

『但那樣才是不可能的，』我辯論着說。『一個法國人怎樣能走上德軍方面的那個豎坑去呢？』

『也有一個舊的橫坑，假使他知道，他也可以應用它。』

但當我正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親自聽到聲音了，（確定的，毫無錯誤的聲音）聽到了有一個人在那裏匍匐前進的聲音，正像我們在那峇崎的、狹窄的、低矮的坑道中匍匐前進一樣。我能聽到，甚至能辨別出他那靴子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拖擦着的聲音，辨別出他那服裝的一部分偶而打着坑道的硬壁上所發出來的叮噹聲。然而，這一局面即使我想躲避也避不過去了。匍匐着後退會費去很多的時間，而且會弄出很多聲音來。所以，就照着我的意思，熄滅了我們的燈，等着有什麼事變發生。假使那新來者繼續匍

匍前進，我們就會衝突起的。

我們正要向着斜坡下面去，差不多停住在一個彎角上。我們聽到這一不相識的人在一步一步爬近來，心裏恐懼得很。一會兒他已走近彎角了。我不願處於不利的地位，（我是在他的燈光下，而他卻在黑暗之中）所以我把手指按住開關預備在他到我面前時就把燈開亮來。然而我卻遲疑了一兩秒鐘，故當我把燈開亮時，我看見黑暗中有一個人臉已離我不到一碼路了。

在數秒鐘之間我們只是互相驚奇地呆看着。他那種驚恐的神色是很可以看得出來的。我看到他是穿着尋常礦工的衣服，但似乎果寧的推測是正確的，因為他看上去很像是法國人，的確不像一個礦工。暗淡的光線中我也察覺到（還不能說是看到）他眼光中有些懷疑的神色。我看到他的右手伸到他那口袋裏去，當拿出來時手裏已握了一把手鎗。任何疑心現在已確定了——這個人是一個敵人。

假使他手裏拿的是把短劍，你還可以跟他有理論的餘地，但是一把手鎗，那就沒有辦法了。只有一件事可做，而我就做了這件事。在手鎗剛剛離開他那口袋還不到一秒鐘，而到發放的時機還很久的時候我就一躍而前，正像一隻狗用四肢跳過去一樣。沒有一個地方是不適於鬪爭的。這坑道不過三尺寬三尺多高。沒有機會可以用戰術的。我先攔住他的膀子緊握着，奮力扭着他的手腕，竟弄得他把手鎗都掉下了。我。要想去拾得它，但在半黑暗之中我只是狂奪了一回，握不到它，就把它推到坡下去，使我們大家都拿不到。

這樣，兩個人就打成了一團，果寧已不過是個驚惶失措的旁觀者——假使旁觀者這個詞用得對的話，因為他差不多已連這次混鬧都看不清了。即使他決心加入鬪爭，也是很難做到的。因我相信他的神經已因驚恐而麻木得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我對準我那敵人拚死命地猛擊一下，但不幸得很，我正使勁時我那肘子撞在那坑道中的堅硬的壁上，這樣從一個痛得像火灼似的肘子所發出來的一擊自然是非常微弱了。接着那個人倒回打了我一下。我正跪着，他那一擊正打在我的脖子上，連得我的頭在那坑道的壁上撞得幾乎要粉碎了。數秒鐘之間我已頭昏眼花了，假使他能利用這一機會，則我的生命就要完全由他擺佈了。然而，真是蠢得很，他竟盼顧着找尋那把手鎗。這樣找尋費了極寶貴的幾秒鐘；後來，他看到它掉在他後面而且也不能轉身過去的，他就倒爬過去想去拾到它。數秒鐘的恩惠已把我那昏迷的神智恢復過來了。我又撲了過去。這一次他沒有預備，因為他正在拾那把手鎗。我就一把又住了他的咽喉，而他就從蹲踞的姿勢仰天倒了。我跟着他倒下去。結局是不好的：我的雙手又住了他的咽喉，我的頭壓在他頭上。

我不知道我當時在做什麼。我只曉得，在恐怖得瘋狂的情緒之下，我毫不放鬆地又住他的咽喉。我能覺到他的頭是在我膀子底下猛扭着。他的身體的其他部分在狂亂地掙扎着，他兩隻臂膀在拚死命地亂划着，要想來又住我的咽喉，但在他還沒有抓住我的脖子以前我已重新跪起來了。我的臉高高在他上面，

是他所抓不到的——我的幾個手指還是猛力地叉住他的咽喉。我一點也沒有想什麼。我只是順着我那一霎時衝動起來的本能。要是我想些什麼，我也許以為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不管這個人是誰，他已發現了我的祕密；因此，必得叫他死，只有這樣，我才能安全。但我完全沒有那樣設想。我像一隻困獸似的鬪着。那一霎時，我的精神已暫時錯亂了。我已把驚惶失措地蹲在我後面的果寧完全忘記了。我除了只曉得這個人要想弄死我以外，什麼都已忘了。

哲學家說：人類大笑的第一種樣式，就在原始人對着他那打死在地上的敵人所表示出來的喜悅之中。這種理論是很正確的。當我看到我那個敵人那種種奇形怪狀的滑稽姿態時，我就發出了猙獰惡毒的大笑，這種笑聲在那狹窄的礦道中反復地發出回聲來。我幾乎沒有察覺他的掙扎已變成痙攣了。突然，所有的掙扎都停止了，但我還是繼續癡笑着。我狂叫着；說些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果寧後來告訴我他不懂我當時所說的話，因我喊的是外國話——大概是德語。人們在這樣一個完全能暴露出其原形的時機中，竟說出了他的本鄉話。

我把身子彎倒去。我的敵人已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一個膝蓋還是彎曲着。我的燈光照射到他的臉上，我就突然退縮了回來，把手放開了他的咽喉。我驚惶地倒退過來，因為那個人已經死了。

你曾看見過在恐怖中死去的人的臉色嗎？那圓彈似的眼睛，那歪着的嘴，那皺曲的臉，但特別是那雙

可怕的眼睛你看見過嗎？這種情景即在白天的陽光底下也是很怕的，何況是在空洞的黑暗之中，而從我的燈光所射出來的一點陰暗的光芒又全都集中在他那可怖的臉上，那雙圓彈似的眼睛上，這種景色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到了現在，每當我身體不適，睡得不好時，我的睡眠就要被惡夢所擾了；而且總是那個同樣的惡夢——那驚恐的臉，那猙獰的、痛苦的眼睛，還有那留着許多手指印的喉頭。我的指甲已深深刺入了他的皮膚，那些鋸齒形的印上在淌着血。

我在那坑道中倒下了。所有我的力量，惡魔樣的力量已消失了。我已像小孩一樣孱弱了。我因力竭，也許是因恐懼而戰慄着，我拋棄不了那種可怖的情景——在恐怖中死去的那個人的臉色。這並不是我初次看見死——即使在我替一個參謀當汽車夫那種不光榮的事業中，也有幾次我必須打礮火底下經過，而看見過許多死的樣子。我看見過通常所謂最可怕的死態：我看見過被子彈打穿的人，看他們死得不像個人樣。我看見過粉身碎骨的屍體，使你分辨不出是豬還是人。所有這些都是可怕的，但和這個人比起來是不算得什麼。其他一切都和我沒有關係的——這個屍首是我的作品。我用我自己的手弄死了他。所以當我凝視着他的臉色時，不禁發抖了。

過一會我鎮定起來了。這個人是法國人，是一個敵人。假使我在戰場上碰到了他，我會毫不憐恤地打死他。這就是我的戰場——一個間諜在地底下工作。我硬着心腸殘酷地看着我敵人的身體——正是少

了一個法國人。我仍舊是個好好的人了。軍人必須無情地殺人，我就是一個軍人。我已完全恢復常態了，我就上前一碼，去搜索我那已死的敵人的口袋。

向他約略的一瞥已重新使我覺得自己行動的得當——因這個人顯然是個法國間諜，他要從這地道中走過德軍前線去。在他那坑夫的服裝裏面，他還穿着一套法軍的制服——這樣假使他碰到了危險，他就可以拋棄他的化裝，而現出一個軍人的原形，那末大概就做了俘虜而不至於被處以間諜的死刑的。我把他的口袋搜索一空，以之放在我自己的袋裏，以便後來去研究。然後我轉身向着果寧。

『我們怎樣來處置這個人？』我問道。這樣發沙難聽的聲音，幾乎連我自己也辨認不出來了。

『爲什麼不把它丟在這兒？』他這樣提示着說，聲音非常低。

『不，』我回答說。『假使他會用這一方法，那末還有旁的人也會這樣做；假使有人在這兒找到了他，全套把戲就拆穿了。我們必得把這個屍首找一個地方埋藏起來。』

這些迷宮似的坑道果寧是曉得很清楚的。我們爬過這屍體，各人拿着一條腿，在那坑道中拖着走。繞着這彎角過去不到數十碼的地方，另外有個橫坑道，這是造着爲通空氣的。據果寧說，這裏現在已經封起來了，在任何情形之下也不會去用它了。我們就把我那個敵人拖到那裏去；我們把屍體放在那封堵橫坑道的壁旁，用一些石子和煤塊鋪堆在它上面。在我要繼續走我們的路時，我才記起那把手鎗來。回頭爬去，

我找到了它，把它拿了過來。我把它送給果寧以作將來自衛之用，但他不要；也許他是聰明的，因為假使被人發現了他有手鎗，一定會惹出許多很討厭的問題來。所以我把它丟入我們路過的一堆石屑中。

在那次夜間旅行中倒沒有發生旁的事變了——那倒也很好，因為我的神經實在打擊得太厲害了。次日早晨，我的幾個同事已經察覺到我那出神的懨懨的臉色。然而，他們以為我和女朋友在狂熱的愛中消磨了一夜，而在滑稽的取笑中我就敷衍過去了。我差不多已沒有精力去回答他們了，可是自然我也是有意不跟他們去爭辯的。費格生上校也看出我那種心緒不寧的樣子，並露着要我應該休息幾天的意思——因我工作得太辛苦了。這樣我就有了休息的機會，但並不是他心目中的休養。

可是我年紀很輕，我還是青年，不久就把這種精神上的與體力上的打擊恢復過來了。從細細檢討這個人所帶的文件中，證明他的確是個法國間諜，而且顯然是個危險的間諜。所以我打死了他，不過是盡了一種職務，正像我是一個在戰場上的兵士而他就是我的敵人一樣。不久我就忘記了他；只是現在，當我已明白歐戰並不是我心目中的戰爭的時候，這雙圓彈似的眼睛還是要在惡夢中打擾我。

的確，魯意·格林又恢復過來了。兩星期以後，那舖張過甚的進攻開始了。甚至在愛恩方面也挫敗了，而在這英軍陣線上幾乎是全軍覆沒了。設備最佳的六師兵在德軍防線上潰敗了。陣地也不經選擇，作戰的方法差不多是原始的。然而，即使他們能精於選擇陣地，能有優越的戰術，他們也還是要失敗的，因為英

軍去進攻的敵人已經有準備了；而且，即使他們能佔領得一兩個地點，其他的地點早已有很多後備隊配置好了。因此，有五萬勇敢的英軍被在兩天的大屠殺中殲滅了，而他們這番苦心的唯一的代價便是佔領了魯茲一個礦區中的悲慘的鄉村。這是我的勝利。所奇怪的是英軍方面也把這次結果當作勝利，他們的意思是至少他們來了一次進攻，而且捕獲了幾百個俘虜。因此，我至少已有理由可以慶祝了，故當我幾個會食的伙伴都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我也喝醉了，不，我應該說是半醉，因我總是留心不喝得太多，惟恐漏出一句不合時的話而惹出禍根來。（註）

（註）幾個月前，（在我初次會見格瀾後不久）我跟人合著一本關於歐戰時英軍工兵隧道的戰史書。在整理我那個合作者所蒐集的史料時，我發現到，格瀾的地底旅行是很可能的。他對第九與第八礦井以及一些坑道的描寫是和實地相稱的；同時的確到一九一七年為止，法軍方面真是在德軍前線後的地下機器間中配置着一些人。

當英軍的地雷隊在該處活動的時候，（在魯茲之役以後）他們初次的建議，就是應將第九與第八礦井間的坑道加以封閉。法軍方面反對這一點，理由是不很充足的，他們說，不久協約國方面就可以把德軍驅逐回去，那時立刻就要應用這煤礦了——坑道一經封閉和機器間一經廢棄，則流通空氣與排水的機關就此毀壞了。

然而，英軍的工兵方面堅持着他們的請求，最後法軍當局就同意封閉坑道了。但當英軍方面去查看法軍所放入的水泥封牆時，發覺到這座封牆只有四呎高，而且上面留着很大的空位可以容許一個人從頂上爬過去的。於是真相暴露

了——法軍方面不要封閉這坑道是因爲要利用它來放間諜過德軍前線去。大概他們已忽略了德軍也同樣可以利用它的可能性。

詳情見隧道兵隊 (Tunnellers: The Story of The Tunnelling Companies, Royal Engineers, during the World War, by Captain W. Grant Grievie and Bernard Newman—Herbert Jenkins.)

第六章

自魯茲之役以後，有幾次反攻與反攻，但此後一個時期中，在西部前線上是非常平靜的。在冬季中，我工作做得很少——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可以報告。偶然警告幾次戰壕中的動作，特別是地雷的活動。當後來英軍退出了迦黎波里 (Gallipoli)，我可以察覺到其中有幾師已跟着澳大利亞 (Australia) 軍與新西蘭 (New Zealand) 軍開回法國去了；其他幾師當然是調到沙龍尼卡 (Salonica) 德軍中的一個軍事領袖會機智地、正確地把這個地方稱作『我們最大的拘留營』去了。我也可以把英軍方面因連續從英國開到數師新軍，也因法方的要求而擴大英軍戰線的事警告我方。

但這一類的報告差不多已是我的日常工作了，而只要有像在白吐恩所常用的那種傳遞情報的

方法，那就沒有困難也沒有危險的。在魯茲之役以前，我們那次夜間旅行後數星期間，果寧已神經過敏地不大敢再走這樣的路了。然而慢慢地他已恢復了常態，但我小心着使他工作太過。幸運得很，正像我所說的，那種需要是不大的。我也深信在戰壕戰術上德軍較英軍高明得多，所以不必麻煩我爲了一些小事情就警告他們，而且我確信我的同胞們可以無須外界幫助而能對這些事情應付裕如的。

在魯茲之役後一個月中，我到珠拉那裏去了好幾次。她靜悄悄地繼續做着我們所規定的工作，卽蒐集在白吐恩一帶的戰線上英軍部隊配置的情報。當我把她的情報和我從官方得來的相比較時，我覺得她的是非常正確的。她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我已經說過，她的肉體並沒有十分動人的地方，但我很佩服她的智慧。我常常注意過，波蘭女子的特點是她們那特別豐富的頭腦。假使當我們倆相敘於妓院中的半小時間，如有人來竊聽，他們一定會大爲驚異的。在這種相敘中尋常應有的話題，我們甚至連提也不大提的。常常我們一見面就談着正經事，討論着我們的新聞，約定第二次叫果寧去送情報的時間——我讓珠拉和他往來。然後我們再來談些抽象的論題。

珠拉並不是像一般人所謂有教育的女孩子，但正像大多數波蘭女子一樣，她很感興味於歐洲政治、哲學等等。在哲學方面我所知是很少的，但至少我能滔然談論着錯綜複雜的歐洲問題。她的博學與見識真使我不勝嘆服，我漸漸對我們的討論大感興趣了。就肉體上而言，我從來沒有對她發生愛戀之念，但我

的確欽佩她的頭腦，而因此就漸漸歡喜她起來了。我的確曾設法去勸她放棄這種生活——下賤的、討厭的、僱傭戀愛的事業。但她不是這樣看法。這是做她的工作與獲得她的情報的很簡便的方法，而且她還對我說，在她看來這種事情一點也沒有什麼意義——對於她的道德與人格並沒有損傷。當這種工作完成以後，她將跑出妓院永遠不回去了。她要我完全不要關心她那一部分的事情，我也知道她不是個平凡的女人（許多人都以為她是不道德的，但實際上她實是缺乏道德——我們不把它當作道德而只認為男女間的關係）因為她是不愛兩性生活的。

因此，當一九一六年初，費格生上校告訴我，我們快要調到南部去的時候，我的確憂慮了，不僅因憂慮我那簡便的傳遞情報的方法會從此失去，也擔心着我對於珠拉的友愛將受打擊。然而我就急促地跟她約定：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她得去看我，這樣我還可以繼續地和果寧發生關係。故兩星期以後，我在阿面昂（Amiens）了。我早已知道英軍已接收了索姆河（Somme）流域以北的一部分戰線，然而，在這一部分的戰線與一直向北去的英軍主要戰線間還有法軍駐紮着。

法軍方面，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那樣信賴英軍這一協約國的隊伍。雖然，他們常常要求英軍來擔任大部分的戰線，同時他們在暗地裏卻假裝討厭着英軍所把守的任何一部分戰線。這種情景是很滑稽的，因為雖然我並沒有承認英軍是怎樣精銳的軍隊，他們的訓練是怎樣的完善，可是他們是有相當價值的。

至少也有像法軍一樣的可靠。但從拿破倫（Napoleon）時代以來，雖然經過一八七〇年的浩劫，一般人總以為法國方面的軍事上的才能是特出的。世界上這些人如果不趁早從這一妄想中覺悟過來，則他們還要嘗幾次大難的苦頭。

在阿面昂停了一兩個星期以後，我們又前進到一個叫開留（Querrien）的村，這裏顯然要做我們的司令部了。不久我打算叫珠拉住到阿面昂來。這是很便當的。她只要加入了滿佈於這古城中的妓女隊伍裏就行了——當收入豐富的英軍到這裏來的時候，這一隊伍將更加擴大了。她毫無困難地領到了一張必要的照會；但這一次，她不進妓院，而在阿面昂最佳的地方租了兩個帶有家具的房間，它的地點真是極盡諷刺地剛剛位於那個堂皇聖潔的天主教堂的籠罩之下！這在我去會晤她時是格外覺得方便了。

她時常回白吐恩作返家之行。她的母親（或那個自稱為她母親的女人）住在那邊的這一事實，給了她一個很有理由的託詞，因為在那些時候你如要走動必須有託詞的，當時戰區中的法國人是在恐怖中過着日子，其驚恐之甚即在被德軍佔領中的法比領土中也沒有這樣。然而，我們的形勢卻要比我在白吐恩時困難得多。誠然，珠拉可以把我的報告帶給果寧，但在另一方面，她是很容易隨時被捕或被搜查的——特別因她的職業的關係，隨便那個好色的憲兵都可以來攬住她，擅自作弄她一下以代替罰鍰。恐怕這一點是全世界警察的特點。

由於有這種可能，所以我很擔心着把任何文件交給珠拉。這種可怕事件已經有過一兩次了，至少已有一個妓女已被當作德國間諜而被捕，處分以致鎗斃了。所以我不打算再把我那通常的密碼報告交給珠拉，而設法弄一點巧妙的方法。不久我回想到了我曾於亞芒推得到好結果的樂譜密碼，就從這一念頭中我立即想出一種方法來解決我那新的難題。

這時候我並沒有費多大的困難而探得了英軍所以要擴大戰線至索姆河的理由。霞飛已計劃好了。一個大規模的攻擊戰，在索姆河兩岸配置了一些英法的聯合軍隊，大約在仲夏時開始進攻索姆一帶。一切詳情我還沒有知道，但預先給予一個一般性的警告是很重要的，這樣德軍的情報處就可以當心着一切的預備信號了。我的報告是：『法軍四十師，英軍二十五師，將於夏季中進攻索姆河』(Attack Somme-summer, French forty, British twenty-five divisions)。先叫珠拉把這一報告譯成波蘭文，然後我再把這幾個字倒翻過來——就祇這樣的喬裝一下已夠叫人猜不透了。然後，我又把它譯成樂譜密碼。爲容易說明起見，且把它的波蘭語的譯文及其倒置的形式丟開。假使我把用樂譜來傳遞報告的方法說出來，那樣的一個例子已是很夠明白的了。爲節省篇幅起見，只讓我來傳遞開頭的三個字：“Attack Somme summer”(在夏季中進攻索姆河)。

我先寫一封簡單的信給珠拉，公然是由一個英國兵士寄給她的。第一部分(這是講我姓名地址的)

是不用的；但從第二部分起就可以明白看出珠拉是一個老相好（我曾在她家裏宿過夜）而且是很愛好音樂的。該信的主要內容是：

『當我在聖誕節那一夜宿在你那兒時，我們所談起的那本聖誕頌歌集，現在到底弄到手了。該書我已另郵寄上。我希望你能從該書中得到很多的快樂。』

『我以為最流行的聖誕頌歌除讚美詩外要算賢明的溫賽斯勞王（“Good King Wenceslas”）與第一個基督降生節（“The First Noel”）。然而，我個人卻歡喜上帝佑汝，快樂紳士（“God Rest Ye, Merry Gentlemen”），這一曲是在該書第二十八頁。合唱起來，它那種和諧音真是太好聽了。』

『我也很歡喜英國古時的一個聖誕頌歌，這是十六七世紀時流行的，但該歌集中卻沒有收進去。我現在潦草地記下一分來給你，（我沒有功夫來把它謄清）我相信這首歌一定會討你歡喜的。』

『赫勃特（Herbert），喬治（George）和我都還感到在你家裏玩鋼琴的幾個晚上很快樂，我們希望過幾天再到你那裏去。我祝你一切都好，並希望你母親不致感到麻煩。』

這一封毫無重大意義的平常信，已轉從珠拉處寄給馮夫了，還有果寧那頂皮帽上的線紋可以給他查譯我那報告的線索。他會察覺到：

（一）密碼的基礎就在上帝佑汝，快樂紳士那一隻歌中。



(二)實際上的線索就在那一個樂譜的諧音中。

(三)我的報告是在那一個手寫的聖誕頌歌中。

(四)是用波蘭文寫的。我不必告訴他我給他的報告已經倒置過了，因這是我慣用的方法。

因此，馮夫干在收到了我這封短信後，他一定立刻就去看那本英文的聖誕頌歌集——我在歐戰前，像這一類歌集，我曾寄給他好幾本。他可以參照上帝佑汝，快樂紳士的樂

譜，依各音符先後的次序把 A B C D 的字母一個一個配到各個不同的諧音上去——所有的單音符都不計。他可以把各字母照上圖那樣排起來：

這樣，當然他就可以來查譯我那密碼報告了。在配合攏來時，我必須記住一個要點：就是若光是寫下那些代表『Attack Somme summer』的音符來，那末幾個諧音也許看上像樂譜的樣子，但不成一個調子——假使有人來好奇地唱它一遍，他會立刻覺到是不完全、不成正品的。所以就必需要插入一些音符，使我的密碼音符看上去有點像一個合調的樂譜。然而這些音符是另外用音樂符號表示出來的。因此，假使在一個諧音上面或下面有一個頓音號，或是漸強號或是其他任何記號，那末馮夫干就知道這樣的諧音（即使是代表英文字母的密碼音符）是不算的。

後面是一隻英國古時的聖誕頌歌，是我為適應這一需要而『譜』出來的。（事實上不過是很近似那一隻歌，而很適用於較短的英文報告的樂譜）將所有的頓音號，或其他音樂上的記號置之不顧，則我的報告就可以明明白白看出來了——我為明瞭起見，已在諧音上面添了適當的字母，但原來自然是沒有的。

我對於這種幾乎可說是即席『作曲』的功夫已弄得很熟了。譬如，假使你能把這一個譜唱一遍，我想你也會承認它頗有一種英國古時的風味。



你也會承認帶着這樣一個樂譜是絲毫不會引人懷疑的。在歐戰後，我把這種意思告訴我一個在郵件檢查機關中服務的英國朋友。他說：『不，我永遠不會對它起疑的。假使在我手中所經過的信札中有這樣一個樂譜，我一定會毫無批評地把它通過去的。當然，要是它會使我有發生可疑的地方，那末我一定可以及時把它查譯出來。但它的真正的好處就是沒有人會去疑心它。』

無論如何，沒有人會經懷疑過它。即使有人懷疑，我以為除了最精明的密碼專家之外恐怕沒有人能查得出來。（就是密碼專家如果不化數星期的時間於試誤法之中也辦不到的）因為是用波蘭文，就使他們那些『字母頻數表』失去作用。況且，我又是常常用移動字母（Sliding alphabets）及普來費密碼來配合我的報告的。例如，當密碼歌曲是拉契曼涅諾夫（Bachmaninoff）的序樂時，那末該曲作者的名字便是我們所用的字母表的開頭幾個字母，這在前面已經說明過了。這種方法我一共用過五次，每

一次渦夫干都毫無錯誤地查譯出來。看上去不像密碼的密碼是很有價值的。渦夫干曾告訴我德軍情報處的人員非常佩服這種密碼的巧妙。不幸，他們把它看得太隨便了，有一個蠢才的間諜也想利用它來自已傳遞情報。他用得太不高明了，結果大糟糕。

第七章

我常常到阿面昂去看珠拉，要她把我的報告帶給果寧。我前面已經說過，通常我所給她的東西，帶起來是毫無問題的。但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七日那一天，指揮那準備進攻索姆河的英軍第四軍的勞林生（Rawlinson）將軍發表一本約有三十二頁的小冊子，題名叫第四軍戰術說明。這是一種極重要的文件，因其中有得講到在大進攻之日步兵推進的方法，以及他們怎樣受礮隊掩護的情形。因此顯然，我要不惜任何代價去獲得這樣一分有趣的文件。

實際上並沒有想像中那樣的困難。在那些流俗的間諜小說中，這樣重要的文件一定只有一分，而那個間諜就會冒着絕大的危險把它盜取了來，而且通常一定會插入一些怎樣得到一個美麗的女間諜的幫助的故事。然而，事實上，即使珠拉真是美麗的，我也不必有求於她，因這種文件不下數千分，是當訓令似的分發給上尉以上的軍官們參考的。這種手續是很可笑的，因為在團部或旅部的演講中也同樣可以給

他們這種訓令的。

但當然，它可以對本書生色不少。我預料要得到這樣一本小冊子是毫無困難的，那知費了我兩星期的功夫才得到它。因為，一開頭當然這些小冊子會像極寶貴的文件似的不能隨便給人的。後來習以為常，也就不當它是怎樣了不起的東西，故不久可以說已是人手一冊了。最後，我也得到了一本，既不用什麼戲劇似的盜竊手段，也沒有絲毫冒險，更沒有美麗的女間諜來幫我的忙。這些小冊子費格生上校有一包，是他預備要帶到他去訪謁的那師去的。當我們到達了該師的司令部時，我就提着那包裹到辦公室去。我裝作笨手笨腳地把它掉落在地上，把包裹打破了；自然，在重行包裹起來時就不難可以抽出一本來。當我利用空暇的時間把它讀了一遍以後，我的高興簡直是不可言諭的。顯然，這是一種很好的突擊計劃。我相信我的同胞們一定會抵擋得住英軍的進攻的，不管這次的規模是怎樣的偉大。要是我的上司能有這種英軍戰術的訓令作為參考，則他們就不難立刻採取對策來擋住並擊破英軍方面所給予他們的打擊。

因此，我次日早晨就到珠拉家裏看她，我堅請她這一次要她去冒險一下——要把三十二頁的一種文件譯成密碼，顯然是做不到的。她一點也不覺到麻煩，我就讓她去想一點辦法把這文件隱藏起來。我已在前面說過，她不至於使人起疑的，而她所要提防的，只有憲兵的偶然查問，因這些人大都耽於女色，或是多管閒事的。

她立刻把難題解決了。那時候的女人都是穿胸衣（Corset）的——至少，像珠拉那樣身段較粗大而樣子很醜的女人一定要穿的。她拿給我看，這種胸衣裏嵌着鯨骨以保持襯托的力量。這樣她就可以把那本小冊子拆開來，一葉一葉捲起來把它塞在鯨骨的空隙間。如果碰到了，反間諜機關中那些專事搜查的人，這樣一點玩意兒還不能使我們安全的，但我們不是應付這一類人。

這樣的計劃是很平常的，自然很容易達到我們的目的。珠拉毫無困難地到了白吐恩，當夜就到了安納金把報告交給了果寧，在二十四小時以後這個報告就到了戰線對方的德軍手中了。這一點，我可以說是我所成就的最大的功績——因關於協約國軍隊將向索姆河進攻的警報事實上是多餘的，我們的情報處裏的官佐一定已探知那種緊急的情形了。

我似乎已對我的功績說得太多，而使人會有意忽略我的失敗的感覺。因此，在這裏我必得承認在這一次我竟犯了重大的錯誤，雖然（歷史已經表明）這不單是因疏忽與不智才使我鑄成了這一錯誤。某一個晚上費格生上校要我預備好去作長途旅行，他要我帶着行囊預備離開這司令部兩三天，當時我很覺驚異。次日早晨，他叫我盡可能地快快開到蒙特婁（Montreuil）的總司令部去。在這裏他只停了半小時，他又要我開到比國沿海地方的紐坡特（Nieuport）去，這使我非常驚奇。我想像不出他何以要到那邊去——這是在法比的一部戰線上，跟英軍是沒有關係的。

在他停了幾個地方，開過幾次會議以後，他又命令我開到凱塞爾（Casel）的第二軍司令部去。我們剛到那邊，忽然從一間暫當司令部的屋子裏走出一個矮胖子來。這個短小精悍的人還留一副硬挺挺的八字鬚髭，像這樣缺乏軍人氣概的人非但在德國軍隊中找不出來，也是使人難以想像的；然而這個人卻是潑魯墨而（Plumer）將軍，是歐戰時協約國方面的最幹練的軍事領袖之一。他不是一個天才者——除非天才是找痛苦的才能。

我們在凱塞爾耽擱了一夜。次日早晨我開着費格生上校以及第二軍司令部的一個參謀沿着那條著名的路到坡潑朗（Poperinghe），然後又開到也普耳（Ypres）。在空中可以看出一些活動的景象來——後方準備工作的證據，即使一個外行人也知道，這些是進攻的行動。我盡我可能地把這一切記錄下來，（當然只是用腦袋）在凱塞爾的第二晚，我竭盡精力設法和我暫時一起會食的一些汽車夫與傳令兵得到交談的機會。從他們的談話中，可以知道英國人的膽略要比我所想像的還大些。他們沒有用其所有的軍隊去進攻索姆河，而也在這裏發動了一次攻擊戰爭。

我沒有機會再可以多得到一點消息，因次日我們就回到開留的我們自己的司令部去了。我很想和費格生上校作一次私人談話，但那樣是太顯露了。然而，我所得的情報是很有價值的，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英軍前線的詳情隱藏起來的。我就很快地把我的發現寫成了一個密碼報告，而忠實的珠拉又動身到

白吐恩去了。我授意渦夫干，要他另外差一個人來刺探這事的詳情，假使有這樣一個適當的人的話。我還附加了自己的見解，確認這個並不是聲東擊西的策略，而是一種有計劃的進攻。我非常堅信自己是對的，因為我深信英國人不至於狡猾得使人捉摸不到的——他們想把人們的注意力移轉到另一部分前線的手段是太簡單了，立刻就就可以叫人察覺出來。我肯定說：我所觀察到的種種進攻準備是的確確的。

我的意見爲德軍當局接受了——在這時候，他們是很有理由信任我的，特別是我已把支配進攻索姆河的戰術理論已經報告了他們。然而，這一次我就大不幸了。德軍當局聽從了我的報告（因在幾星期以後我的報告已由另外專門派去刺探這一事實的間諜證實了）在佛蘭德防線上配置了一些額外的軍隊，而這些軍隊在索姆河流域方面的需要還要大些。當時我非常痛恨自己，但現在我已明白至少我有合理的口實，因現在已查明海格的確計劃：要是在索姆河流域的進攻失敗了，就立即轉向比利時與佛蘭德進攻。因此，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論，它是很正確的——他們的種種部署的確是爲了進攻。這是從我所看到的事實中所得的推論，但我已大大看錯了。然而，錯誤是人人所難免的；至少我可以說，我希望從錯誤中學得一點聰明。

珠拉已很憂慮地從這次最後的旅行回來了。她說，果寧已不願再去走那個德軍戰線底下的地道了。她說現在常常可以在坑道中發現英國兵士的蹤跡——他們是屬於地雷隊的，是在監視着開礦工作。她

還告訴我，該管礦區的法國當局料想德軍方面快要在礦中施放毒氣了，而英軍的隧道兵隊的襄助工作就是爲此。這一次她已說服他把這種情報送去了，但她已不能確定，不知他是否還有必要的勇氣再經常去幹這種工作。

還有一種失敗我也不得不承認的；假使法軍方面真有像他們所假裝的那樣軍事天才，則這一次失敗也許是很嚴重的。我已在前面說過，他們本來的意思，進攻索姆河流域的主要任務是由法軍方面擔任的。凡爾登（Verdun）一戰的結果將所有這些計劃都改變過了。法軍方面僅因配置人員的得當，故在幾次僥倖的勝利與犧牲了極大多數的人命之後，總算把這個並無特色的，但是轟動一時的城池保持了下來。

因凡爾登剛剛經過一場血戰，故法軍可以參加進攻索姆河流域的希望是漸漸少起來了，直到完全沒有。駐於英軍第三與第四軍之間的法軍第十軍剛剛爲英軍解了圍。從我所聽到的片斷的談話中，從我偶然看到的但是精讀過的軍令中，從可靠方面得來的一些片斷的情報中，我可以下結論說：進攻索姆河流域這一任務現在完全要由英軍來負擔了。這一項情報由我編成了樂譜密碼寄給馮夫干了。因這一情報是和德軍當局的意見相一致的，故立即被當作準確而採用了。在歐戰後當我把所有的報告和馮夫干對照一番以後，事實上我發覺到，德軍方面的重視我的情報並不是因它有怎樣的功績，而是因它和德軍

當局的見解相一致的緣故。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但不是不常有的錯誤。

因此，當德軍方面只顧準備適當的措置去應付索姆河以北英軍總攻擊時，他們原是以爲法軍方面不會有所動作的。當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英軍前線上的礮火大作時，法軍陣線上是平靜的，故在這方面的德軍就不予注意了。但是兩小時以後，法軍陣線上也用了五師的兵力開始進攻了。這裏是一次出其不意的、可怖的突擊。德軍方面因衆寡不敵，因沒有準備，故而失敗了；他們的防線被破壞了，假使法軍當時能順勢推進，則他們一定會給我們一個大創。但他們卻懦弱地等候着正在遭遇着頑強抵抗中的英軍。

假使有人懷疑這次突擊有什麼價值，則要請他來看一下那一個悲慘日子死傷者的數字。英軍共十四師，在捕獲二千俘虜時死傷了六萬人。法軍共五師僅死傷一萬一千人，獲俘虜四千人。這一差別的原因就在德軍當局已知道英軍要來進攻，但以爲法軍是不會來的。前者我應該得賞，同樣後者我也應該受罰。

在一般人看來，失敗的印象總要比成功深些。我苛刻地歸咎於自己。我已鑄成了一個大錯——我不把情報，而把一些閒談與意見寄給了我方。要是我當它們參考資料而寄去那就無大妨害了，但我是當它情報而寄去的。我正在懊喪失望的時候，渦夫干的一個交通間諜來看我了。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他是個阿爾薩斯人，法軍方面准許他經過瑞士而到德國去，因他們以爲他是爲他們工作的。

正像那個荷蘭人的旅行商人一樣，他不帶什麼文件書信，因這些會被查出犯罪的證據來，而把一切

都託付他的記憶力。當我告訴他我正在痛恨着我對索姆河流域的法軍前線的估計錯誤時，他高聲大笑了。他所帶給我的信息中有一個是說我的工作很爲我上司所推崇；我是目前一個最有成就的德國間諜；光是那本戰術說明就已值得我所有的冒險與辛勞了；事實上，我的上司覺得我的工作已經很滿意，所以他們已設法要我停止冒險工作而歡迎我回祖國去了。同時他們還希望我繼續保持我那光榮的地位，因這個位子是不能叫人來替換的。德皇已賜我一個二等鐵十字勳章，以作我功績的獎賞。當然，因我工作性質的關係，在歐戰結束以前是不能正式賜給我的。

這是很重要的消息，不久就把我的憂慮打消了。我問了他許多問題，如德國是怎樣在應付這次重大的、長時期的戰爭？他的回答是頗叫人安慰的。他還說德皇對法根漢（Falkenhayn）的戰略已不滿意起來了，而在打算委興登堡爲參謀總長。他說這件事在幾星期間也許還不會成事實，但幾乎是必然會實現出來的。當然，魯登道夫要和興登堡一齊出馬了。

和這樣的好消息相比，則法軍在索姆河的那一點想不到的勝利算得什麼？英軍方面種種不斷的，然而微弱的進攻算得什麼？誠然，他們已稍稍佔得了一點陣地，佔領了一些防線，但他們推動得非常遲緩，所以其他同樣鞏固的陣線就可以在後面建築起來了。我聽到（已經太遲了）他們預備在七月十四日發動夜襲的時候，我的確有些焦急。但我不必擔心的。英軍所進攻的是最精銳的德國軍隊，大概是戰史中的

最精的兵士。

現在我還要來敘述一次失敗的經過——雖然，在這一次簡直是不能歸咎於我的錯誤。在整個夏季之中，英軍方面依然用其堅忍不屈的態度勉強行動着，這種像一隻哈叭狗似的想張牙舞爪地去咬它的敵人而又不去咬的樣子，正是英國民族性的象徵。假使英軍再去進攻索姆河流域，則他們必有所得，但他們沒有去。他們依然用那浴血的方法，即用兩個人的血去換取一個德國人的血。

但是，即在進攻快要開始時，還在謠傳着說，他們已經有了一些錦囊妙計。這種謠言的內容是各有出入的，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英軍方面已新發明了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可用以對付那主要的防禦武器——鐵絲網。我常把這一問題在我們會食的夥伴中提出來討論；我甚至很小心地問過費格生。他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因顯然他也一點不知道。關於英軍方面的這種方法，又使我相信起來了；我自信他們決不會永遠能保守秘密的。

那樣的謠言依然盛行着。有一個人堅說這種新發明是一種毒氣，如把這種毒氣施放到德軍戰線上，就可以把他們的鐵絲網都熔化了！有一個傳令兵告訴我，說他曾看見一種像毛蟲樣的東西，這種東西可以爬過火線去割斷敵人的鐵絲網。另外一個人卻說是一個像補鯨魚的叉子，它可以把德軍的鐵絲網拉到英軍的火線上來。這個光怪陸離的謠言，把我弄得莫明其妙；我就把它置之不理了。

但在九月初，我偶然向費格生上校提出這一問題，他仍舊沒有告訴我什麼，但這一次，我看出他已經有一點知道了！我雖然竭力去調查，卻一點也刺探不出什麼來的。確，我已探得了他們已計劃好於九月十五日發動一次新的就地進攻。然而，在這個時候像這樣的進襲已是家常便飯了。英軍當局，正像平常一樣，是非常樂觀的，在一些戰鬪序列（這是我在幫助一個朋友在辦公處整理文件時倉卒中細看來的）中，其實是指『幫助作戰的重鐵甲車。』英國人是多蠢——在他們可以運用鐵甲車以前，先得把德軍的戰線打破。

我又碰到了一個機會，但沒有認出來。在靠近梅敖默（Meaulte）的公路旁亂七八糟地放着許多蓋着油布的一堆一堆的東西，那上面貼有『坦克』（Tank，即坦克車；此字本來的意義是水槽——譯者）的字條。我以為這些東西顧名思義就是水槽，一定是用以鞏固那些辛苦得來的陣地的。原來這些東西並不是水槽呀！

不，英國人完全不是像我心目中那樣的蠢漢——他們已經發明了近代戰場中的最有力的武器。可也是也許他們到底還是傻子，因他們不曉得利用這種坦克車向德軍陣線來一個突擊，而只在就地小衝突中彷彿把這種武器向敵人展覽着。假使叫魯登道夫來做他們的總司令！（註）

（註）我以為格瀾未免有些武斷了。直到兩年以後魯登道夫才明白坦克是近代戰場上的有力武器。那時他已太遲了。

我已犯了這許多錯誤，但我的成功至少也可抵補過去。我的唯一的困難便是時間。英軍方面的許多進攻都是臨時佈置起來的，我差不多要在發動的前一兩天才能探得真實的情報。因此，有好幾次，我的報告都到得太遲了。然而，英軍去進攻的地方大都是德軍方面早已預備好的。這是任何參加過歐戰的人都可以承認的。

第八章

到這時候，這些熟讀間諜小說的讀者一定會仰坐在他的椅中凝思着：『我不曉得要什麼時候才說到那個博士姑娘呢？』起初，我竭力想不提到這個若有其事的人物，以作本書的特色，但現在我還是想冒昧來說幾句，因略去不談，終究是不好的。我知道有些人不會相信我的話的（很有一些人除了三角戀愛的一類小說外是什麼都不懂的）所以我要給第一種人以一大打擊，而叫另一種人丟臉。

你們都知道所謂博士姑娘（*Lady Doctor—Fräulein Doktor—Mademoiselle la Docteur*）。不論是偽稱事實的，或自認出於虛構的間諜小說中，每一部中都沒有例外地把她講得活龍活現。不幸這些作者並不曾在寫這些小說前集合起來商議一下，以便至少在基本的要點大家總可以統一一些。她的名字多得來叫人不能想像。在有一本書中她叫褒塔·亨利（*Bertha Heinrich*），或亨利生（*Heinrichsen*）。

姑娘；在另一部小說中叫瑪塔·斯克拉謨勒 (Martha Seragmüller) 博士姑娘；有時她叫戈爾 (Köhr) 夫人或姜森 (Jansen) 姑娘；有些書說她叫安娜·瑪麗亞·賴塞爾 (Anna Maria Lesser) 可憐的小安娜·瑪麗亞！我在德國的短期生活中，時常遇到她的。她是卡爾·豐·溫能基 (Karl von Wynnau) 的愛人，而這個溫能基就是我的一個遠親。端莊而很可愛，瑪麗亞真是個討人歡喜的女人，但比她再不像那個世所週知的博士姑娘的人，我簡直是想像不出了。而且瑪麗亞的毫無所博也正像我一樣。要談談戀愛，她是個很好的伴侶，但她怎樣也不配做我的領袖。

即使這博士姑娘的體態也說得非常不明白的。通常都說她是美麗的，（當然，一個女間諜是一定美麗的）但有時說到她的臉是像男人一樣粗魯的。有時說她的頭髮、皮膚和眼都是淺黑色的，有時又說她有黃金色的頭髮，碧綠的眼睛，和雪白的肌膚——這一點我以為不是不可能的。但就在一本書中先是說她是個弱不經風的嬋娟女，而隔了幾頁又說她像個豐滿壯美的女英雄。即使在這個着重人物描寫的時代，這樣迅速的轉變也太覺驚人了！又有些小說中把她描寫得像三頭六臂的妖精。所奇怪的是：每一本書都說得她是『叫人一見不忘的』人物；可是他們的描寫都是這樣的模糊不全，這樣的大不相同。

她的結局也是很有趣的。自然，像她那樣在戰時能私自巡視於各該敵國之中，能飛快地偷過邊境，能從飛機中用降落傘跳下地面，能派遣無數的蠢間諜去送死，能支配一個帝國の間諜機關，能在空閒時指

揮德國陸軍，而且又是中歐諸國一大半皇儲的情婦的一個女人是沒有人會想像她是安安穩穩地死在床上的。有一個作家說她現在退休在慕尼黑過生活；另一個作家說她現在瑞士的精神病院中——我應該說，這是她那種千變萬化的冒險生活的適當的結局。在一本書中說她在痛恨之中自殺了，至於爲什麼痛恨卻沒有說。她也死在好幾個國家的許多精神病院中。或者是由俄國人奉着前英國某警監的命令而鎗斃了。

總之，關於這個博士姑娘的種種傳奇小說要比任何女間諜，甚至要比瑪塔·哈麗 (Mata Hari) 還說得荒謬些。我不相信任何人能確實證明有這個博士姑娘其人。我不相信任何人能證明任何一個女間諜曾做到過這個神祕人物的事業的百分之一。如果有人能證明那是很容易的。如果有那一個作家知道她住在慕尼黑的什麼地方，就請他說出那個地址來。如果說她現在瑞士的精神病院中，就請他把這個精神病院的名稱地址說出來。讓我們知道一點事實，不要只告訴我們一些抽象的空話。請他們提出一個曾經遇見過博士姑娘的人來。

當然，在德國的間諜機關中也有幾個女人的。在布魯塞爾 (Brussels) 的督軍豐·比辛 (von Bissing) 的參謀部中有一個很機警多謀的祕書。有一個很有才能的女人曾在安特衛普做過工作。在安特衛普，也有一個女人曾從那裏的總機關中派遣許多間諜出去。不曉得那種傳說是否根據這些女人而

來，我不得而知；若果真如此，則其根據是太脆弱了。

除非有人提出具體的事實來，則我總希望讀者在看到關於這個神祕女人的任何故事時不要貿然置信。誠然，我在當時並不是在比利時的機關中服務的，但渦夫干在那裏做過；在大戰後，假使我要叫他笑，只要一提這博士姑娘就行了。有一次我從一本嚴正的書上所載關於她的冒險故事朗讀出來。我讀到第二面時，渦夫干已捧腹絕倒了，等到讀到第四面時，我想他要笑得中風了。

那些作家們的確還得小心些。不久好萊塢方面就要把博士姑娘搬上銀幕了，正像瑪塔·哈麗一樣。於是她就要從傳說中走進歷史的範圍裏去了。當數百萬的人們已在電影中看見過她時，即要否認有這樣一個人也是無用了。（註）

（註）我很想補充一些格瀾的意見，而不很相信有所謂博士姑娘這個人。我有幾個德國朋友曾在歐戰時在德軍情報處做過工作，我亦曾親自對他們去鄭重調查過，但卻完全找不出關於她的一點蹤跡，更談不到找出這個女人來了。鮑厄邁斯德（Baumeister）上尉對於『德國祕密偵探』的內幕是很熟悉的，他也堅持這種意見。

第九章

再讓我來懺悔一次失敗，則到一九一六年為止我可以自咎的地方總算完結了。要是我有像柏訥德

·紐曼那樣混進德軍總司令部去的能力，那末我的失敗自然不會這樣多。他大概是間諜鬪爭史中最有成就的一個，他的成功大部分要歸功於他那幸福的地位。不過我這樣說時，我沒有絲毫的意思想去輕視他的功績，他那縝密的計劃與果敢的行動確有獨到的地方。

他事實上是司令部的內部，而我雖然可以說已在門外踏步上，到底是在外部的。他可以極隨便地獲得情報；而我卻要從零星片斷的消息中去加以選擇。假使我能僥倖地得到一種原原本本的消息，那末我的情報也會像他一樣的寶貴了。然而，在許多情形之下，我只能得到一些不連貫的片斷的消息，而必得用我個人的理解力，或想像力把其餘的加以補充。自然，有時我是對的，有時我也會錯誤的。

我已提起過警報英軍要進攻佛蘭德的那個報告了。我已經證實我是錯了，但在整個夏季中我還有一點疑心；以為這一事實多少是有點準確的。我不信英軍在也坡耳一帶所有這些進攻的部署只是爲聲東擊西——我不信他們這樣大規模的佈置完全爲了欺騙他們的敵人，我不信他們會這樣使人難以捉摸的。因此，我總是用心探聽着，預備能得到一點暗示，看他們這次進攻是否要轉向北方去了。在九月中我已探聽到，並觀察到很多的事情，可以叫我確定在北部前線上並沒像看上去那樣沈寂。所以，我不管前項情報的錯誤，又送去了一個警報，要我方警戒着佛蘭德前線上會有什麼動作。

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似乎德軍當局已覺到我的警告是很有根據的，因爲在一陣嚴重的砲

轟以後已有用大規模步兵進攻的徵候了。接着的確已有幾次小規模的襲擊，這種也許就是大進攻的預兆。這種行動再加上我的警報就使我們的情報處關心起來了，所以就有德軍數師火速調往沿海區域，以便應付這新的威脅。

說來真是抱歉，這一次我又中了英國人的奸計。九月二十五日那一天的進攻不過是種槍花，他們的用意要移轉德軍的注意力到那一部分的前線去，以便他們好好地布置那索姆河流域的包圍戰爭。幸虧我在歐戰結束以前我還一直不知道我已被他欺騙了這樣多次，否則我的自信力一定大為減低了。

一直講到現在，在我的間諜生活中還沒有碰到什麼危險。自然，我是很希望這樣的，而我大戰前的一切預備就是爲此。我過着一個平常的英國兵士的生活。我也會喝酒，但不喝太多，我很會抽煙。我也會講故事。我也參加音樂會，笑着，唱着。我也涉獵女性。我也發些牢騷——我靜默無聲地做着我底事情。這就是英國兵的生活，不管是那一種，也不管是什麼等級都沒有例外。休假日一到，我也會利用它出去玩，自然我都把這些寶貴的日子消磨在大學城中，那裏我有很多朋友。我去，那邊的許多朋友總是熱烈地歡迎我。大學的校長招待着我——自然我已是一個英雄了；在浸禮會教堂中無疑地我是當代的要人了。我那個做浸禮會執事的朋友，熱烈地招待着我，因歐戰中營業的發達他已很富裕了；他的女兒已較從前格外對我親熱了。事實上，我的確想和她結婚，我能於參戰時舉行這樣一次風流的婚禮，格外會使我增光不少。但經

我考慮以後，我覺得這一個詭計是不必要的。因再比魯意·格林那樣不會使人起疑的人簡直已找不到了。

我的人格也爲我在法國碰到的許多朋友所推崇。我在大學時的幾個同學已經做軍官了，現在他們大都在法國的新編的幾師兵中服務。不管我們的身分不同，（因我還是一個低微的伍長）只要他們走近了我所在的那個軍司令部，他們總會很高興來看我。我的朋友大都是軍官，雖然只是暫時的，可是這件事不但使我的同伴發生深刻的印象，而也使得費格生上校格外相信我了。總之，我已覺得我的地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了。但是，因我已年紀日老，見識日廣了，我可以說：『好事多磨』這句話是一點也不錯的。還有『屋倒逢着連夜雨』這句話也可說至理名言。『禍不單行』這句話確是真理！

我現在已在敵國中做了兩年的間諜了，除了我曾在奧謝附近的煤礦的坑道中有過一次可怕的決鬪以外，我差不多不知道有什麼時候會使我感到極度緊張的，或者應該說，我差不多不知道有過冒險的時候。就是那個悲劇似的決鬪也並不怎樣使我不安，因這件事完全是出於偶然，對於我的工作是一點影響也沒有的。在那個時候我差不多已忘記了這件事情。現在只有記起了那雙圓彈似的眼睛時會感到不安。

可是在過了兩年比較精神上很安靜的生活，我又在一星期中受了兩次絕大的打擊。其中第一個是

極嚴重的。

有一次，我開着車送一個我們會食團體中的軍官到阿面昂去。我們並沒有什麼軍事上的使命，我們是到那裏爲新組織的會食團體買些留聲機片。這一樁重要的任務完成以後，我那個軍官就到菱恩旅館 (Hotel du Rhin) 去了。這個旅館只有軍官才可以去光顧，我是不能陪他進去的。然而，我倒是很高興有一兩個鐘頭的自由機會，因這樣可以讓我去看珠拉了。我跟她的事情已經辦好，我就在市上逛着，偶然買一兩樣東西。在一個樂器店裏，我正在翻看着最新的一些歌曲時，我就受到了第一個打擊。有一隻手用力拍在我肩上，在一種很親熱的聲音中這樣喊着：

「啊——是格瀾！在這裏看到你，真像做夢一樣！」

在提及我的真姓名時，我幾乎要急倒了。我的靈魂已被他嚇得出竅了，因爲我頂怕的一樁事情發生了——我的隱處被他揭發出來了，因這個人是我還叫魯德維·格瀾，還是魁北克的德國副領事的外甥時，在幼年時代的同學。

在昏昏沈沈的數秒鐘之間，我完全陷於進退維谷之中。第一使我想到的，當然是否認我是魯德維·格瀾——無論如何，一個人從幼年到壯年一定會變動得很多，所以我很可以拿他已認錯了人的口實來嚇退他。但他倒解決了我那個難題，他向站在該店那一面的一個軍官招呼着，叫着說：

『梅陀茲 (Meadows)！你看誰在這裏！』梅陀茲轉過來看着我，從他那張露着肯定的神色的臉上，我知道否認已沒有用了。因我跟梅陀茲很熟，他當然很記得我的我們倆在幼年時是勁敵，而大家都是脾氣不很好的。他也是因我是德國人而常來嘲弄我的一羣孩子中的領袖——他的母親是個法國·加拿大人，而正像許多不純種的人一樣，他是比一些純種的人熱情得多。

這是我在那時所知道的情形。我當時是怎樣鎮定下來我是不知道的——我也不曉得可以想像出來的那種恐懼的樣子，當時是否曾在我的臉色上表現出來。也許是第一個朋友（他姓包威而——*Do-well*——）那種高興的誠意把我當時的情形敷衍了過去。他很高興地談笑着，以為我的歡喜見他正像他的高興見我一樣。可是我已察覺到梅陀茲卻沒有這般誠意，但也跟我親熱地握着手。

『好，我們出去吧，讓我們去喝一點酒來慶祝這一集會，』包威而這樣叫着說。

我欣然同意了——無論如何可以給我有極寶貴的幾分鐘來思考一下。當我們走出了那引店以後，我小心地設法把談話轉向他們那方面去——他們屬於那一個部隊，他們在幹些什麼等等。原來他們都是加拿大騎兵某團中的軍官，這一部隊是駐於英軍陣線的後方，在候着機會來突破德軍的陣線。我知道他們很清楚，他們是在做些軟性的工作。

包威而一直是滿腔熱忱，引着我們走到一個咖啡館去。我們坐的地方，剛剛在門後面，但我們還沒有

叫什麼東西來喝的時候，一個憲兵走過來了。

『對不起，先生』他對包威而說。『這個人——指着我——不能到這裏來。這個咖啡館只是招待軍官的。』

『哦，你真可惡！』包威而說時，站了起來。然而他知道還是不要去觸犯憲兵的權威。靠近前線的地方任何強硬一點的尉官就可以不把憲兵放在眼裏，但像阿面昂那種後方的城市中，軍法官及其走卒們則就像封了王一樣，假使你看重人生樂趣的，頂好還是服從他們的好。

因此我們就沿路蕩過去，直到我們發現了一個看上去可以進去的地方。這裏即連進門都不允許我們。後來又看見了一個地方，我們想進去，忽然又走來了一個憲兵向我們謙虛地但是堅定地指出這一咖啡店是專為士兵用的，軍官是不可以進去的。

『哦，真倒楣！』包威而喊着說。『假使這就是你所謂英國軍隊的紀律，那末謝謝老天我是加拿大人！』然而，我們不得不照着規矩做去，我們就繞着一個小公園兜了一個圈子。

要在旁的時候，像這樣的東闖西奔，像包威而那種憤怒的神色我看了一定很覺有趣的，但這一次自始至終我都在亂想着。這五分鐘的對憲兵方面的小小衝突，對於我是很寶貴的。當然我們在一道走時，我們談得很起勁。但包威而雖然高高興興地隨便閒談着，梅陀茲卻非常沈默。

直到我們在那個精緻的小花園中找到了坐位後，話題才轉到我身上來。

『喂，現在要讓我們來聽你的消息了。』包威而說。『你近況如何？你爲什麼不和我們在一起？』

當我還沒有開口時，梅陀茲就插入了一個我所意想不到的，同時也是我所恐懼的問題來。

『但是，格瀾，』他這樣說，樣子很冷靜。『我總以爲你是個純粹的德國人……你舅舅不是曾在魁北克當副領事嗎？』

『是，』我說，『正是。我是生在德國，但事實上我的全部生活都在英國領土上過着。我們曾從魁北克遷居到美國，在那裏只過了幾個月我舅舅就調到利物浦（Liverpool）了。在那個地方他很好。他不單是個副領事，也經營商業，而後來他竟放棄了那個副領事的事情。兩年後他料到歐戰必會爆發，這時候他已完全居住在英國，所以他就入了英國籍。我就跟着他做——無論如何從我生出來以後從沒有到過德國，而我所有的福利都在英國。當歐戰爆發時，我事實上還在英國大學裏念書。』

我希望我不看到他們的臉色，我不要知道他們是否相信我的話。就包威而言，我並不怕，因我不論講什麼話，他都會相信的。然而，我知道梅陀茲卻是很叫人可疑的人。可是，看上去他也像十二分地相信我的話。我從我的大學生活上把話題慢慢談開去，提出那些著名的人物來。我也對他們說明，我爲什麼沒有做軍官——因我太急於想去參加戰爭，所以就取了捷徑。我還對他們解釋，因我已定心做了一種工作，我也

不想換來換去了——我還沒有看見過真正大規模的戰爭，但我所見識過的也不算少了，已足夠叫我知道戰爭不是一樣好看的东西，假使我當了步兵我不曉得我的神經能否經受得起那些大屠殺的慘象的刺激。

「但你爲什麼不到我們的騎兵隊裏來呢？」包威而這樣問。

「因爲我會從馬上滾下來，」我說這樣一句輕輕的俏皮話把這件事情推在一邊了。

然而我又講到尋常的話題上去——我問他們我所記得的一些老同學的許多問題。假使梅陀茲不老是這樣的靜默，我一定還要快樂得多。雖然他似乎已相信我的話，（因爲那是很合乎情理的）我還是不大相信他，說不定他會把那些無所不在的憲兵叫一個來，把我當作有間諜嫌疑而交他帶去，這事是很可能的。然而，他沒有這樣做。我們很友善地告辭了，約定在一星期中再在阿面昂相會。

當我走向我停着車子的位在天主堂下面的那個小方場時，當然我是很高興的。雖然，我們談了那麼多的話，可是有兩件關於我的重要事情他們還沒有知道。他們不知道在我假改國籍當中我也已改了姓名——他們一直叫我格蘭，我也沒有去改正他們。而且，他們也不知道我的部隊是駐在什麼地方，（那就是我屬於那無所不在的『輜重兵隊』的好處）我很小心不把詳情吐露出來，因此，即使梅陀茲會對我發生懷疑，至少我也有很好的機會可以躲過他。他只能告訴人，『輜重兵隊』格蘭伍長是可疑的。這時

候分配於法國的『輜重兵隊』的人員不下二三十萬人，所以就是要去調查這神祕的格瀾伍長也是很困難的。

然而，我不得不承認，那一天晚上我完全沒有入睡。我怎樣也不能鎮靜下來。我不信任梅陀茲。要是我只碰到包威而一人，我一定十二分地快樂的。我早上的那種自信在一小時之中就變為深刻的憂慮了。我的確在考慮放棄幹這種工作了。馮夫干不是已對我保證，說我已完成了我的義務了嗎？他不是說要是我回德國去，他們將熱烈歡迎我，並給我德皇賜給我的鐵十字勳章嗎？要是我在一九一六年中的成就差不多全是勝利的話，我相信我一定已為這種感情所克服了？但是因我非常痛恨我的幾次失敗，所以我決心要加以彌補，要證明我是值得受人信任的。而且，我過去所做的算是冒險嗎？我不是一個軍人嗎？要是我保留着巴伐利步兵隊中的那個職位，不是一定早已不在人世，或早成殘廢了嗎？因此，我還有什麼權可以抱怨這一在我面前飄搖着的危險——說不定這一飄搖着的危機永遠不會爆發出來？所以我要拋棄我的恐懼。

三天以後第二個打擊來了。我又在阿面昂了——這是極平常的事情，因為當費格生上校在他自己的辦公室工作的時候，常有下級軍官來借我出去，有時完全是尋開心，有時候也是有正式事情的。在阿面昂我也不是很擔心的——因包威而和梅陀茲到底不能常到這城市裏去的。假使我是跟我的軍官在車

子中我只要不睬他們好了。他們大概也不會看到我的。要是我不開着車子，我就可以繞過他們大概常去的該城中的中心區域。靠近水面市場的那個停車處，離珠拉那裏的公寓不過一百碼——我已在前面說過，阿面昂的妓女都會集在天主堂的附近；所以我可以毫不冒險地和珠拉接觸着。

到這個時候，已不用說，我們的問候已十二分的真摯了——我也可以說已是很親熱了，所缺少的只是性的關係。有時她要我吻她的嘴唇，有時吻她的手，但她那雙眼總是給我一種我所希望的歡迎的神色，總是帶着真摯的、友誼的光輝。我對珠拉所感到不快的地方，事實上就是她那下賤的職業——雖然，我不能否認它的功效。她關於調遣軍隊的報告是非常正確的。在阿面昂她又爲自己想出了一種新方法。她不要竭力去勾引英國士兵，還要設法去蠱惑法國鐵路上的的人，他們常到一條河與車站中間的酒店中去。這在她那方面的確是想得很好的。例如，一個在鐵路上打信號的人，就可以給她極寶貴的情報——只要她有機會能和他交談。他只要說出曾看見許多列車經過，只要能說出這些列車的式樣（不管它們是裝着軍隊或材料，不管它們是開向前線去，或從前線回來）一個機智的情報員就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極有價值的推論。對於把我們的情報怎樣送到德軍後方去的種種方法，珠拉也感到非常興趣，而本書中所述的許多巧妙的方法，就不是完全出於我自己的發明。有時候她用她那靈敏的頭腦替我想出一種原則，有時候替我想一些應用某種原則的方法。

但這一次，在她的眼光中就沒有那種歡迎我的微笑了，只有憂慮的神色。我立刻看出總有些不妙了。可是她還顯得十分鎮靜。我們坐在一隻罩着很華麗的套子的沙發上，（她這裏的房子，在設備方面比白吐恩妓院中那個淒涼的小寢室來，自然要好得多了）立刻就把她的故事向我傾吐了出來。

『果寧被捕了！』她說過後，突然靜止了下來。

的確，已不需要再說下去了。果寧被捕了！接着而來的一切可能的糾紛是很容易想像得出的。果寧被捕了！這就是說，真正的危險也許已迫在目前了。我沈思了數分鐘，然後又要她告訴我這事的詳情。

『你也知道』珠拉說，『果寧已經心神不寧了有些時候了——我想一定是從你在坑道中打死了一個人那天起的。但最後我看見他的五六次中，他已顯得很驚恐的樣子。英軍在警戒着那個礦。他說英軍的「地雷工程隊」常派人下礦井去。他深信因當局已知道發生了一些不利的事情，所以才派這些兵到那裏去的；雖然我設法鼓勵他，我恐怕他已不大願意了。』

說不定他的見解也有幾分對的。否則，英軍方面爲什麼要派一些兵下煤礦去——當然他們不至於是爲了警戒德軍的地底進攻？他們一定已疑心到某事了。無論如何，他們已經捕獲了果寧。

『但這事是怎樣發生的？』我問着說。

『就我從他妻子方面所得到的消息推想起來，』她繼續說，『就是因爲他最後所帶的那個報告——』

關於進攻佛蘭德的那個報告。他妻子除了只知他沒有回家以外，什麼都不清楚的，次日早晨有一個法國警察去告訴她，說她丈夫已被英軍逮捕而把他引渡到普通警察局去了。」

這的確是非常嚴重的。果寧被捕了！而且那一次他剛剛帶着一個密碼報告——樂譜密碼。這一報告要是被人在珠拉身上查出來，那就不礙事了，但在一個要想走到德軍前線去的人身上查出這個東西來，就大為叫人起疑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他帶的是什麼文件都是不利的。一張樂譜會像極普通的密碼一樣地可以作為破獲他的底蘊的證據。

果寧被捕了！我們即連他是抵德軍陣線以前還是回來以後被捕的，也還不清楚。我們那混亂情緒怎樣能安定下來呢？也許現在那些專門搜查的人已經拆開了他的皮帽子，而密碼專家已在研究那一張樂譜了。說不定他們可以隨時找出線索來。也許（差不多是一定的）警察方面已在竭力探索果寧及其一切關係人了。大概也是不難把珠拉調查出來的，因她常常去看他。（當作他妻子的朋友）假使他們查出了珠拉，那末一定查到我了。

我們倆已不必再多說了，迫在眉睫的危機誰都知道得很清楚了。起先珠拉非常勇敢；後來就軟弱起來，一股熱淚洗刷了她的臉孔。她就倒在我的懷中，辛酸地嗚咽着，我就設法安慰她一陣。這種情形在我們的關係中是很少的，這時候我才明白珠拉是個女人，我也高興着這片刻的戀愛中所給予我們的安慰。

雖然，倒楣的事情會接二連三地來，而快慰的事情也常常會成對而來了。在我聽到果寧被捕那個壞消息以後一星期，珠拉的母親（一個我所極討厭的女人，卻對我是很有用的）到阿面昂來看她的女兒了。那不過是她的託詞，實際上她是替果寧帶信的。他已被釋放了！再則，我們的陰謀似乎沒有發覺的危險了。事實上他是從德軍前線回來時被兵士們逮捕的，故絲毫沒有帶着犯罪的證據。當他從一個已廢置不用的，但也可通到第八礦井的底部去的豎坑中爬出來時，被幾個英國兵看見了，於是他們就把他逮捕了起來。他們把他捉到自己的長官面前，最後，那個軍官把他交給了當地的警察局。這幾個英國兵看到一個礦工從一個已廢棄的坑道中爬出來，當然是很懷疑的。果寧解說着這件事完全是出於誤會，他還說有時候爲了防恐場下來，他必須暫躲到這些坑道中去，或者到那裏去拿一些木材去修理其他重要的地方。煤礦公司的職員嚴正地反駁他。他們說他的解釋是很可能的，但他所謂到那些坑道中去取些木材的理由是不確實的。

因此，顯然地這件案子並沒有什麼確鑿的證據，只是嫌疑罷了。（因沒有證據，也就不能定罪了）而當地的行政長官就把這案子送到高級的官廳中去。不久，他就接到他上司的訓令，說是不能對果寧定罪，而無用再事偵查了。然而果寧所出生的那個外國的關係，恐即連和敵人往來的機會也不會有的。所以那個長官就奉命叫果寧立即搬出軍區（Zone des armées）。因此，在接到通知後二十四小時中，果寧

的一家就被強迫遷至法國南部的拿帕恩（Narbonne）去了。如果果寧能於每星期向當地警察局報告一次生活狀況，並安分守己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則他的嫌疑罪就可以免究。

這是一個好消息。它表示至少我們已經逃過難關了，今後將沒有什麼來偵查我們在果寧帶信的工作中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了。顯然，他也什麼都沒有說出來。這一點我可以保證他的，事實上我雖然不歡喜這個人，可是他似乎的確是個意志堅強的人。然而，他被捕這一事件到底是非常不幸的。這一理想的傳遞情報的方法就此完結了。珠拉已不曉得是否還有其他的礦工可以叫我們信任他送我們的報告，而且無論如何再來玩那套同樣的老把戲總不是聰明的辦法。英軍方面已在警戒了，他們的繼續派人留在礦中，足以證明他們已在懷疑那礦道中所能發生的事情了。

雖然這種地底通信法我是小心着不去多用它，（因為我繼續和那個俘虜通着信）可是因速力的關係這種方法是極有價值的。其他的任何方法，不論是我自己發明的，或是在間諜學校中學來的，總要費很多的時間才能達到它的目的地。用果寧的方法我常常只要二十四小時就可以把我的報告送到德軍方面去了，這真是戰時的一種無出其右的經驗。

然而，我們不能老是期望着幸運的事情，只要能保持我們的自由就是一半的幸運也很滿意了。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努力想出一點換替的方法來。我非常討厭用那種公用的方法。在歐戰第一日我已目睹那

『信箱』計劃的失敗了。我已下決心，在我通信時再也不去用荷蘭、瑞典、瑞士那些地方的通信地址，事實已告訴我這種傳遞情報的方法是絕對不妥當的。（在英國活動的許多間諜的落網與處死就是爲此）有一次英國方面發覺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第爾克（Dierks）公司，並不是真正的雪茄煙商店而是德國間諜機關的支部，所以只要看誰通信到那個地方去的，則這個人就是德國間諜了。我已經說過，這就是英國方面藉以捕獲間諜的很便當的方法。

當我正在絞腦汁來應付這一新問題時，又來了一個使我非常高興的消息。有一天我送一個軍官到阿面昂去買東西時，我偶然賞了一分大陸每日郵報（Continental Daily Mail）。日期是在我上次在阿面昂碰到兩個熟人以後的兩三個星期。我略看了一遍，並沒有許多新聞，因爲索姆的血戰已經過去，而目前的形勢說是『西部前線平靜無事』。當然我得約略地看一下當日的死傷名單，且看有沒有我認識的人在內。那張名單中只有軍官的名字，顯然士兵是不值得提出來在那裏多佔篇幅的。誠然，在索姆血戰後的幾天，死亡者的名單天天會佔去報紙的一半。

但突然我高興得叫出來了。因爲在『重傷者』這個標題之下有梅陀茲的名字。他重傷了！那就是說他也許會死的。這就是說，他不會再來跟我嚼囉了。我可以安穩了——一定是太平無事了。受傷的日期雖沒有註明，但我知道那樣的名單常在事後數星期才發表的，大概他在見到我不多幾天以後就受傷了。我

記起了，當索姆河流域之戰快結束時，就是他們騎兵隊把那些受壓迫很甚的步兵救出了重圍，這些騎兵當時常常遨聘於索姆河流域，耐心地但無望地等待着一個機會去進攻，以便獲取那永遠得不到的勝利。所以我真是不勝欣慰的。確，我已達到了我從未經歷過的大困難，但至少我是很安全的。我的危機並沒有加多。我是非常得意，所以我不願坐着我車子那個軍官的不高興，就急忙到珠拉那裏去告訴她這個消息。我必得等一會兒，因那時她剛剛沒有空。

但是我不想真正把地底通信的意義看得過重。我愈重視這一問題，則我要把情報送到德方去的希望就愈難了。

幸運得很，碰到這冬季是非常平靜的。特出的事情只是霞飛的倒臺，『協約國』方面已把他移調到了後方去；（他們不明白一個人在某一點上不能得到成功，也許在另外一點上會得到重大的勝利）像法根漢那種情形在『協約國』方面是不會有的。（在他被免去德軍參謀總長——事實上的德軍總司令以後，他又被任為指揮進攻巴爾幹之役的司令官，在那裏他發動了幾次光榮的戰爭）

新任法軍司令官這件事是很有趣的。尼味而差不多是個毫無聲望的人。他在凡爾登之役著功不小，並且做得很經濟，這當然極其投合法國政府方面的所好，因他們決意要避免流血，即是說，他們要避免流法國人的血。至於他們的友軍英國軍隊死衝索姆河流域那些牢不可破的障地，而死傷人數日達六萬的

事情，他們並不反對這樣幹的。因此，當這位名將出場時，他們就對其自己人主張說：『喂！這個人可以給我們勝利而無用流血。讓我們叫他做總司令吧。』

這的確完全是種夢想。在這樣堆坑滿谷都是軍隊的時代，不流血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他們的選拔尼味而就是錯認了人。那精明幹練的霞飛已依據他們的國策向海格表示過，今後英軍方面應該負擔戰爭中的大部分。尼味而推翻了這種政策，決心要自己來計劃一個大規模進攻。這次戰爭將是歐戰中最後的大決戰——正像以前各次戰爭一樣。他公然宣稱他不贊成霞飛那種老鼠咬地板的策略，而要立刻計劃一次大規模的、猛烈的進攻，以便突破敵軍的陣線擊退其兩翼，好讓後備軍衝上前去，至少把敵軍逐回繆斯（Meuse）去。所有這些聽起來的確很動人的。我不必把他那種一般的見解的綱要去通知馮夫干，因為這種公開討論的見解我相信馮夫干早已知道不比我再少了。我是不錯的。馮夫干曾告訴我，在這個時候他已從我們派在巴黎活動的一個間諜那裏得到很準確的情報了，而這個人不是從兵士間，而是從政治家——及其妻女的討論中聽得來的。

魯登道夫對於這一威脅的反響，現在已是衆所週知的事實了。在高級司令官之間，只有他是不怕犧牲幾哩無用土地的。因此，他計劃了並指揮了全軍退卻到西格弗里德（Siegfried）陣線——我們的敵人情願誤稱爲『興登堡線』。這一點就把協約國方面的估量全盤推翻了；但不幸尼味而還沒有聰明到

認識這一點。

剛剛在這一次退卻還沒有開始以前，我從我們一個交通間諜那裏得了渦夫干一個特別信息，他說他特別要知道英軍新陣容的詳情。在進攻索姆河流域失敗以後，已有數師兵從前線撤退，在休息與改編之中了。當時我們已經知道英軍現在已編成了五軍——第五軍已在進攻索姆河流域的第一日潰不成軍了。刺探新陣容的詳情，一定得牽涉到壕溝襲擊及其死傷的人數，而這些假使可能，我們的總司令是急於要避免的。我以為這種着急實際上是因：在這些襲擊壕溝的戰爭中我軍方面也許會有人被俘虜去的，這樣不論有意或無意地就會隱約給人知道我們前線後的地方是空虛着的，因此也就把那未來的退卻也隱約給人知道了。

我在珠拉房裏會見了渦夫干的帶信人，一個女人，一個瘦小的瑞士女郎。她是我們在褒恩（Berné）的間諜機關應徵進去做這種工作的。當局許她不叫她做實際的間諜工作，而只當帶信人。這方法是做得很巧妙的，在一年中，她總得從瑞士到法國去三四趟，是爲了她父親的營業，她父親是鐘錶商的，確在巴黎設有一小分店。

雖然，這個女郎毫不疑遲地做着帶信息的工作，可是很怕叫她帶有犯罪嫌疑的文件。這還是她爲着我們工作的第二次旅行，而直到現在，所有叫她帶的信息都是口頭上的。我問她在巴黎辦的事情大概要

耽擱多久，她說是一星期左右。突然，珠拉把我們的事情提了一個頭。

「你能在這個時期內得到情報嗎？」她這樣問，轉向我。

「哦，當然，」我說。「我時刻在候着有這樣一個問題，要把我所得的情報配合起來是不需要多久的。也許在我配合起來以後，這情報已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了；這就是說，也許某師兵今天是在前線上，而明天會調到後方去休息了，但爲了『情報處』急需起見，我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把全部情報交出來。這件事是很便當的，只要去參考一些通令等文件就行了，這些我可以毫不給人懷疑地在司令部裏得到。但你是有什麼念頭？」

「並沒有什麼念頭，」珠拉說。「只要你能得到情報，我一定可以把它送過去。」然後她又轉臉向着那個瑞士女郎。

「你今天直接回巴黎去嗎？」

「是的，」那個女郎說。

「好極啦，」珠拉回答說。「那末請於一星期以後再回來。那樣對你便當嗎？」

「哦，當然，」那女郎同意着說。「然而，我很希望你想出一些傳遞這情報的方法，使我完全不會受牽累。」

『那當然如此，』珠拉說。『這可以保在我身上。你有得多帶一條短褲嗎？』

『沒有，』那女郎這樣回答，有點詫異的樣子。『我的行李留在巴黎。』

『那也不妨。讓我們走出去，買一條來。我的褲子你穿起來一定是不合適的，大腿一部分一定是嫌大了。』

對於這一點，我的詫異正不減於那個瑞士女郎。她顯然是個很莊重的女郎，大概還不知道珠拉的職業，故在講到這關於短褲的事情，弄得臉都紅了。但珠拉的人品是很有力，她們就一道跑了出去。

在十五分鐘以內他們就回來了。珠拉高高提着一條麻紗的短褲——這時候還沒有人造絲。

『這些料子是精細的，』珠拉說。『這是細麻紗。我要把它落水洗幾次，好讓看上去不像新的一樣。』

『但……但是……那是什麼意思？』那個女郎似乎不大相信地問着，響應着我所要提出來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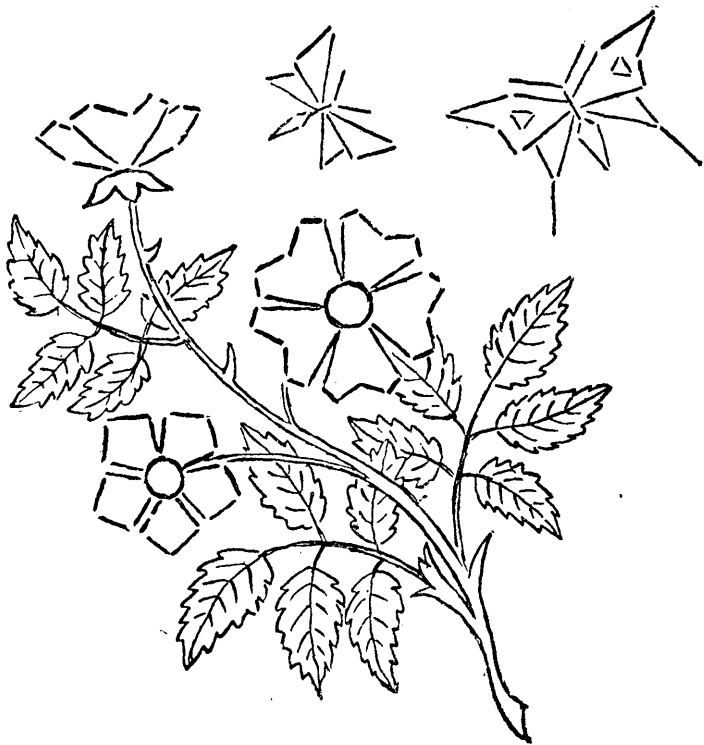
『意思是很簡單的，』珠拉說。『你必須把英軍各師的詳報送到瑞士去。假使你把這些詳細的報告記在紙上，那末即使使用的是密碼，我相信帶起來也容易出危險的——假使有人給你嚴密搜查一定會發生危險。但是，要是把詳細的報告用繡花在你的短褲上縫出來，那末你一定明白，是一點危險也沒有的。』

這個女郎不過知道得這種意思的大要，但是她已經非常信服了，（或者我也許應該說她已不自主地全為珠拉的才能所支配了）所以就答應了一切。

直到她回到巴黎去以後，珠拉才把這計劃的詳情完全告訴我。這是個很簡單的，卻是很巧妙的計劃。她要把那女郎那條短褲的褲腳管上繡一些花。每一部分的繡花都有一定的針數，其數目是我告訴她的，可是每一部分都成一種真的花樣。她在我面前做出了一些樣子來。例如，假定我告訴她第三十師。她就拿起了一根針和一根繡花線在一塊蘇布上繡出一個秀麗的小花樣來——帶着幾張葉子的一朵花。每一針當然是分開着表露出來的，當她工作告成，我們去計算那針數時的確是三十針。

不用說，對於這一計劃我是很高興的。它是一點危險也沒有的，即使最嚴密搜查也不能稍稍明白珠拉所繡在這條蘇紗短褲上的花樣原來是一個間諜的報告。從北面到南面的戰鬥序列是從一個褲腳的線縫上起向右繡過去的花樣中表示出來。（這一點當然得指示給那個女郎看）當那個褲腳的地位都已繡盡時，就得在另一褲腳上把這故事繼續接繡出來。

特別的幾師，像澳大利亞軍的某師，坎拿大軍的某師，以及騎兵某師之類就各用幾種顏色表示出來，至於什麼顏色代表什麼，自然那個女郎就容易記憶了。事實上，當珠拉把這一計劃付諸實行時，就覺得很難把六十四朵花繡在那兩隻比較小的褲腳上。況且，要做一個有四十針的圖樣是容易的，要做出一個只有四針的一個花樣就難了。然而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比較要便當些，叫她繡出許多花來代表配置於陣線上的各師兵，而後備的各師則用蜂蝶採花的圖樣表示出來。這的確富有藝術的意味。



這一條短褲應該陳列在柏林的「歐戰紀念館」中；我很想把它照一張相下來。然而，我現在卻憑我的記憶把它畫一部分下來——這已很可以把全部工作情形表示出來了。只要數一下針數就可明白第十四、二十一與卅師幾師兵是靠近在一起的。只要數花瓣，而葉子、莖與花蕊是不算的。用蝴蝶來表示的第十七、二十九兩師是後備軍。

我遵如所約，託詞於次日開着車到阿面昂去，把我對英軍戰鬪序列的估計交給珠拉。我說估計也許是失之謙虛了，因為其中的見解大

都是得自官方的消息，故不至於只是一種猜想。我在歐戰以後，曾好奇地和當日的真正戰鬪序列相比較過的，發覺到我只弄錯了兩師，然而，就是這兩師也在開火前的一星期中才變換陣地的。

珠拉正忙於刺繡的計劃，以便縫合必要的針數，立刻她就開始工作了。當幾天以後我又去看她時，她就拿她那已經完成的作品給我。我真是說不出的高興，就連那個瑞士女郎，當她一看到我們要用這一個完全可靠的方法叫她做送信人時，所有的恐懼頓形消滅了。

『是的，你不會弄錯的，』在把各種顏色、線縫，和蝴蝶解釋清楚後，珠拉這樣說。『現在就請你把自己的短褲脫下來，把這條褲子穿上去。』

那女郎遲疑着，她怕難為情了。這看上去似乎簡直使人不相信的，她是個女間諜，然而僅因這房裏有一個男人竟連換短褲也怕羞了！所以我把頭轉向另外一面，使不笑出來。

這樣就開始了一種新的傳遞情報的方法。當然，這種方法只能在特殊情形下才可適用，只能適用於時間不是十分重要情形中。所以，比數字再進一層的報告也不難可用這種方法表示出來，因珠拉可以用長短不同的針腳來刺繡的辦法把一個整個的報告編成摩爾斯（Morse）密碼。

不幸，我們對方的同胞們太不謹慎了。我已特別對馮夫干說起過，要他把我們間傳遞情報的方法絕對不要對任何人說出來。我要這樣完全不是出於虛榮，只因我知道任何祕密的通信方法要是用得太多

便一定會被人發覺出來的。不幸，馮夫干的心腸太軟了，當那些情報處的官員常常去問他：何以他的方法總是用得很順利而他們自己的方法就容易被拆穿西洋鏡時，他就呆笨地把應該用什麼方法暗示了他們。不過只要用的人手段靈活些。這一缺點也還不大礙事，但是正像我在前面說起過那個用樂譜密碼的例子一樣，他們用的人手段太劣拙了，這樣就難免要被人發覺了。

我的見解也在這一件案子中證實了——雖然馮夫干曾對我堅決表示過，一定是那個瑞士女郎把她的驚人的方法說了出去，因他確信從沒有把這一方法對人說過。不論究是什麼原因，這一事實是的確的，即其他有幾個被用作從瑞士到法國間帶信息的德國女間諜也用了這種繡花密碼。在珠拉的手中這一方法是十分可靠的，（那個瑞士女郎即連有發生變故的預兆都沒有嘗到過）但在一些不大靈活的手中這一方法就要露馬腳了。有一個用這一方法的女間諜在巴塞爾被捕了。她的被捕引起了瑞士方面德軍間諜機關的驚恐，因他們想不出這一計劃會有露馬腳的地方。然而，後來明白了，原來在巴塞爾有一個法國女稽查看出了這個女人的內衣上總是繡着很美麗的花，而其質料卻又很粗劣的，無論如何也不會叫人相信這種帶着飾物的內衣是買來的現成品。因此，她就將這個女人扣留起來以便偵查，而在嚴酷的鞫詢之下這個不幸的傢伙就被揭穿秘密了。

這樣的事變，證明了不論怎樣靈巧的方法用的人不得法就會出亂子的。它也證明了一個間諜即在

一種小動作上也得把手腳做得很乾淨。許多間諜都因沒有注意到這種地方而失敗了——他們要想表現出一種特性來，卻不曉得他們所扮演的是什麼人物。

第十章

然而，在這次事變發生以前，我又嘗到了一次轉換空氣的滋味。爲未來這一進攻的方便起見，英軍司令官也要歸新任法軍總司令尼味而指揮了。因此，他們決定應該在法軍與英軍之間設置一種有力的聯絡機關，而費格生上校（他就要升爲少將了）就被選任爲這樣的新差使之一，算是法軍某軍的特派觀察員。當他告訴我這個消息時，彷彿是給我了一大打擊。我自己的情報機關工作得很有成就。我在英軍的前線上及前線後方，特別是各個司令部裏有很多朋友，所以我確信我的消息會源源不絕而來——當然其中有些只是謠言與閒話，但都是有趣味，有意義的。我已屢次說過，我真實的難處只有傳遞情報。但現在我要到法軍的區域中去了，在那邊我沒有一個人認識，到那邊後，在通信上甚至還要困難些，因我不能再得到珠拉的幫助了。雖然，她的職業並不一定要她固定住在某處，不過假使她遷居得太頻數了就容易惹人起疑的。

我們被派往服務的某軍，其軍司令部是在愛培那（Epernay），即著明出香檳酒的地方。尼味而對

於他的進攻計劃並不保守祕密的，我也準備去刺探法軍前線後一切積極備戰的種種活動的徵候了。差不多一到那邊，我意想中的任何恐懼與疑慮就頓形消失了——這裏至少在獲取情報上是不會有什麼困難的。這種散漫、疏忽的惡現象我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假使不是我親眼看見，簡直叫我不相信的。我批評勞林生將軍的不該在進攻索姆河流域發表他的戰術計劃，但和尼味而相比則他的行動要隱祕得多了。的確，對於其所從事的戰爭，兵士也應該知道一點的，那末，假使軍官一倒，兵士們還可繼續抗爭，不至於像普通的情形似的，領袖一死，兵士們當即束手無策了。這種見解確有其相當優點。但出於尼味而的頭腦中就完全是愚蠢了。他印了數千本的小冊子，其中不但講到將把某軍某師配置於未來戰鬪中的某一部分，就連每一部隊的目的，及其展開方式等一切部署的詳情都講出來，大概從來一切對於某次進攻所分發的訓令中這可算是最完善了。這些小冊子似乎還是隨便分發的。

事實上只在我到法軍總司令部後兩天，這樣的小冊子我就拿到一本了。而且我也並不是用通常所謂間諜的詭計得來的，事實上是從廁所中拾來的。也許說來有點叫人不相信，但確是事實。這種小冊子假使需要我可以在幾天之中拿到半打，因為似乎人人都有一本的。我看見有好幾個下士在咖啡店熟讀着這些東西，在討論着；其中有一個比較有學問的人在把種種戰鬪部署的意義，以及該書的中心思想對其同伴們詳細解說。

所以我的第一種困難已經消失了——我已經有一個確實的、非常有價值的情報了。然而，第二種困難還是很大——我怎樣把這項情報送到我們的司令部去呢？有一個很有見識的法軍中士在無意之中給我了一種提示。他們那一團剛從前線開回愛培那附近一個小村上休息，他和幾個朋友正在痛飲着爲重上前線祝福。這一夥人當中有幾個仍舊留在愛培那，顯然的，這個地方一定是該團軍需庫的所在。

『順便說一句，喬治，』那個中士對他其中的一個朋友說，『當我們在前線時，你可以替我把這個保存起來，我從前線回來時我還要拿回哩。』所謂『這個』就是他交給喬治的一本進攻訓令。

『但是爲什麼你不隨身帶着呢？』另外一個人這樣問。『爲什麼要把它留給喬治呢？爲什麼用得着這樣大驚小怪呢？』

『你應該有點常識，』那個中士說。『假定我把它帶到前線去，而我又被敵軍擄了去……啊，那末全套把戲就揭穿了。』

其他的人全都贊成他的意見，而幾個下士就各把其自己的幾本訓令交給喬治妥爲保存起來了。但同時我就知道我已把難題解決了。這些人由於他們當中有一個遠見的同事，已有了一種小心的預防，但其他還有數萬的下士就不會這樣了。在離德軍前線數百碼之間這種寶貴的訓令一定還有不下數千本。因此，我立刻把在考慮中的一切尋常把戲全都放棄了。該處和英軍總司令部間有傳令兵維持着一

部分的通信事務，我就寫了一個便條給珠拉，這個我知道她一定懂得的。這個條子是用亂七八糟的波蘭文寫成的，爲了急用我曾從她那裏學會數百個波蘭字。我把這封信交給那傳令兵，請求他親自把它交給我那個阿面昂的愛人。我並沒有對他確定說什麼，只是對他表示要是送到了，我將給他做一點小玩意來報酬他。每當我想到我曾怎樣玩了這樣一套假公濟私的把戲我不禁發笑了。

過了一天，珠拉就寄一條精細的蘇紗手巾給她在瑞士的一個假造的姑母，並附了一封信祝她『福壽無疆』以及其他許多無聊的話。那個地方是馮夫干的私人通信地址，並不是許多德國間諜所共用的地址——有許多德國間諜所共用的地址已在協約國方面的情報處懷疑之中了。珠拉在那條手帕的一角上繡了一些適當的記號，並在其邊緣上一針一針縫上一些華麗的針腳。在會譯解這一報告的人看來，其中有一排華麗的針腳是含有某種意思的。但即使有一個檢查的人會看出那些連接得很不合規則的長長短短的針腳很有些詫異之處，我也不大相信他一定能夠找出一點線索來，因這一報告中的文字是倒置過來的波蘭文，而且還是用聖經作根基的一個密碼，這樣的密碼對我們非常有用。我的警報只有這幾個字：『請襲擊愛恩一帶的戰壕，俘虜下士！』

當時的英國首相是勞意·喬治 (Lloyd George)，他對於尼味而的戰略是熱烈贊成的，在進攻失敗以後他在失望之中只以爲是有奸細而不明白這是不太不祕守軍機的緣故。他是有幾分對的。當時德軍

當局分成兩種意見：他們知道敵軍快要來進攻了，但有幾個高級的軍官相信進攻的地點將在洛林，而不是在歇曼·得·當（Chemir-des-Dames）一帶的前線。當然，德軍方面會常常向法軍壕溝去襲擊的，說不定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夜襲時俘到一個法軍下士，也就是他們的尋常動作，而跟我的提議完全無關的。但我確知渦夫干已經接到了我的警報，並當即把它交給有關方面，而那樣的積極從事襲擊，就是這一警報的結果。至於功勳應該歸誰我不知道，也不願注意那種事情的重要的事情是正像我希望所要做的一樣，有一個法軍下士被俘虜了，並在其身上搜到了一本尼味而的著名訓令。

我已經說過，凡協約國全部戰線上的戰鬪序列，以及配置於這次戰鬪中各個部隊的任務的詳情，都在這講解明白的文件中約略說出來了。我深信我們同胞因在這一部分的前線據有極鞏固的陣地之故，無論如何對於他們這次高叫得大家都知道的進攻會抵擋得住的；但因他們已得到了這項情報，就把這次進攻發展成爲屠殺了。在有幾處，法軍方面的確推進了數百碼或甚至還要多些的地方，而沒有逢到嚴重的抵抗，不過當他們一經進展到那些無可防禦的地方，就只有被打得潰不成軍了。那一天戰鬪的結果，法軍方面死傷了六萬左右，而雖然他們佔領了一些戰壕，可是他們的地位和發動進攻前並沒有什麼兩樣。至少有兩萬的死傷者是由於那個被德軍擄去的不幸的下士的緣故，也就是因爲他們那蠢得令人難信總司令發表了他們那最祕密的戰鬪部署，並讓他們帶到戰壕中去的緣故。然而法軍方面還是繼續忙

着把一切都歸罪於德軍身上去，要想把在歐戰中實在是屬於他們的大部分重大的敗仗所應得的譴責歸咎於德軍身上去。

當時法國軍隊因不滿意這樣的被送去大屠殺而發動了兵變，這件事直到現在才弄得大家都知道。這一不愉快的事實即使對英軍當局也嚴密地保守着祕密的。後來，費格生上校告訴我，最沒有理由的是說他應該留在軍司令部裏——因有重要的人物要看他；在尼味而來時他不可以到外面去，以及其他這一類的話。這就是我把我在該處看見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告訴了他：（因我以為他一定比我知道多些，而一定會對我所觀察到的加以補充）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些軍隊從戰地行軍回來，就是在十幾天以前離開該處的幾營兵的一部分。並沒有排成齊整的隊伍，軍官們已完全無法控制了。那些人都在唱着革命歌——在這裏我聽到了歐戰期間第一次的國際歌。在火車站還有些熱鬧的景色，那裏有很多人混亂地集合在一起，高聲呼着要送他們回家去。

在軍隊裏的會食伴中間盛行着許多極荒謬的謠言。據說，這次兵變是在前線作戰的一師俄國兵中發動起來的。法軍當局要想在損失他人的生命上來節省其自己的人力，故對於這些俄國兵配置得非常殘酷，但現在這些尚未戰死的人（也許受了本國革命情緒的鼓勵）拒絕再戰了。法軍方面因看到他們想在沙龍（Châlons）古戰場上掘壕自守甚至逼得去轟炸他們。

起先，我以為這種叛變是帶有間歇性的，是暫時的，但不久我明白原來事實沒有這樣簡單——差不多擴大而為兵變了。有一天費格生上校正忙着在司令部裏工作，我就不管有什麼危險向着前線開去；最後我開到近斐姆小鎮的地方。我必須把車子開到路旁讓軍隊通過，就在那個地方我親眼看到平生最驚人的一幕。有很多的兵從愛恩那一方面，排山倒海而來。他們的隊伍顯得非常凌亂。軍官們看上去已沒有威權了。紀律也已消失了。有些人沉悶而挫喪。其他一些很像虛榮自傲的樣子。在其他一方面開來了一團『法國國防義勇軍』。大都是中年人，是家庭中的父親。這兩支軍隊在我面前碰頭了，而一幕不可思議的悲劇就此開場了。血戰的結果，活着的人盡可能地勸那些新來者跟他們一同向後轉回去，而其年長些的像對付小孩一樣請求其他一些向後轉回戰場中去。

我儘量使人看不出地混入了那些人中間去，竭力叫他們整列隊伍。這是不難的。他們感到難以言論的不平都哭起來了。歐戰是太長久了。他們要有規定的假期。他們的妻室與子女並沒有受到好好的待遇。他們自己彷彿是被牽去屠殺的羔羊。這不能算是戰鬪，他們只是被人拿去作盾牌而已。這已是終結這一切的時候了。這時我已得到了一個偉大的發現。這些人是自動退出他們的戰場，並沒有奉到命令，並沒有人去接替他們！法軍的戰場是空虛着。

我真是無限的高興。照我看來，這似乎是個可以終止歐戰的最好機會。假使對方的我軍能得到警報，

而立刻就發出有效的動作來，則法軍的陣線就可以破壞無遺了。即使戰壕中還有哨兵守着，那末把這些打破以後，就不會再有抵抗了。法軍的全部已明白地陷於不可收拾的狀態之中了，只要有一點細小的變故馬上就會全軍潰亂的。我不能說，我已驚異得不得了。我總以為法軍的軍心一定會比較遠為穩固的。英德軍隊渙散得早。

我很早就說過：我決定只要逢到一個機會可以使我具有卓越的成就，則我一定會拋棄我的工作而辭萬險地去幹一下，只有我立刻跑過德軍前線去才有絕大的成就。這一時機現在似乎已到臨了。然而形勢已經定局，顯然法軍已完全陷於不可收拾，而這種情形也還有幾天或幾星期不會改變的。即使把國防後備軍配置到戰壕中去，可是他們只有勇敢而不能算是頭等的軍隊，故我們也很容易打敗他們的。於是……

怎樣跑過德軍前線去呢？也許是不很難的。因整個戰區都陷於混亂中，因戰壕都是空虛着或至多只有一半人守着，當然我可以走過法軍前線的。當然，一去之後大概不能再回來了。現在我所帶的情報已重要得值得拋棄我的位置了嗎？一件偶然的事件把我的決心推翻了。我跟在一隊法國國防軍的後面，閒蕩到斐姆。我馬上踏進了一片小咖啡店裏去，我想在那裏進一層地去觀察一下形勢。我的計劃已在我的頭腦中布擺好了。我要回到愛培那去作最後的準備，然後於當晚立刻回到這老地方來。在走近了前線而把

車子拋棄以前，我要從第一個碰見的死人身上拿下一件天青色大衣和一頂鋼盔帽來——就是有人看出我裏面穿着卡其布制服也不打緊，因法軍中也有好幾團兵是穿卡其布制服的。然後我就可以很小心前進着，跳過法軍的戰壕直到德軍前線去。

但在那個咖啡店的一角上，坐着一個已經有點年紀的法國人，看上去他是非常不安的樣子。我很可以看出他的神經一定已受了打擊，大概從前線回來的那些完全沒有紀律的兵士的種種言行已使他的精神大為挫喪了。我們立刻就攀談起來了，誰都在談論着那同樣的話題。我們一共喝了兩三瓶酒，然後我偶然去引出他的話頭來。

『喂，你要去幹什麼？』我這樣問。『像一般人所說的，你們今晚要到前線去了嗎？』

他斜着身子靠近我低聲說：『是的，我今晚要上前線去，但這個將是我最後的一個晚上了。』

『你說的什麼意思？』——因為我以為他預料得要死了，在那個恐怖的時代中死是極平常的事。

『我就要上前線去，但是我要投奔到德軍方面去了。這種生活我已過得厭倦了。』

『但你要逃亡是什麼意思？』我接着說，把我的心緒放在一邊。『爲什麼你不加入他們一同兵變？』

『那有什麼好處？』他問着說。『不久他們將被包圍起來鎗斃了。那樣對我並沒有好處。我要活命，所以我只得逃亡。』

仔細盤問的結果我已認識這個人了。歐戰的生活已叫他過夠了，所以他已決心逃亡了他並沒有家庭或其他的牽連，事實上他個人的問題似乎只是德軍方面所給他的待遇。可是他已準備去冒險一試，無論如何比無盡期的火線上的困苦總要好些。但我已察覺到他已漸漸從緊張得支吾的狀態中回到這同樣的話題上來了，這就指示給我一種門路。

『事實上我相信德軍對待俘虜是很好的，』我說。『我有幾個朋友在去年索姆之役中被擄了去，在他們來信中，他們說到他們所受的待遇很不錯。當然，他們不會假裝說在那邊正像在自己家裏跟母親在一起一樣，但他們說德軍很公平，什麼東西都有得給他們一分。他們也和你的意見一樣，無論如何總比在火線上好些。』

他聽到這種話自然是很高興的，還要我講得更詳細一點。我就告訴了他。我很小心着不要渲染太過，否則他會發生懷疑的。我竭力在設想，總得立刻下一個決定。他只是嘴上講講的，還是真心要這樣做？一個要逃亡的人不會對偶然相識的一個人說出真情來的。可是他當然是個法國人，而法國人即逢瑣屑的機緣也會對人盡情吐說的。我認定他所說的確是實情；他那種堅決的態度使我不再以為還有旁的可能。這樣，我就在適當時機用出我的手段來了。

『喂，朋友，你老實說來，你是否一定要到德軍方面去？』我這樣說。『還是你只是向我掉槍花，要來騙

騙我呢？」

他對我賭咒說，無論什麼也不能動搖他的決心。我所告訴他關於德軍俘虜營中的事情，就是他本來所唯一關心的。現在他什麼都不怕，即使調攏全部法軍來，也阻止不了他的決心。他要跑過去了。

「那末，我不曉得你能否給我一點恩惠？」我這樣問。

他一定是可以的。他遇見我覺得很高興。我已在他的緊急關頭鼓勵了他。我已請他喝許多酒。他是我的同志。當然，只要他做得到，他一定會給我幫忙的。那是什麼？

「哦，那是十分簡單的，」我說。「我正要寫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他正在德國做俘虜。你知道，像平常寄一封信那樣，要轉道西班牙或瑞典兜着遠圈，那真是多麼費時。而且，還要經過檢查——我不願讓我自己，把我所想到的一切都告訴他。所以要是我寫一封信，你可以把它帶去嗎？」

「我當然可以帶去的，」他同意着說。「但怎樣能送到他那裏去呢？」

「噢！那當然德軍方面會把它送去的。當你被帶進去時，當然他們會來搜查你的口袋，但以後就沒有什麼困難了……他們會把這封信送給他，在兩天以後他就可以收到了。你覺得怎樣？」

自然，他是同意了。這是極其簡單的。所以我就從咖啡店的老闆那裏借了一枝筆和一瓶墨水，坐下來

寫我的信了。我那位朋友卻驚異地望着我。我寫的是英文，這個他當然是不懂的。現在每當我看到好萊塢（Hollywood）的電影中，一些間諜在東張西望，疑神疑鬼地的情狀下，祕密做着工作的時候，真覺得好笑；我這個報告的功効也許容易改變歐戰的途徑，因之也可以說改變歷史，但我是堂皇地在擠滿法國兵的酒店中寫的。

事實上，我那封信是極其平常的——刺是生在尾巴上的。我只要在最後一分鐘約略地塗上兩三句的附啓，就可以把法軍那種悲慘的狀況告訴渦夫干，並要他們立刻就來進攻，不管是臨時部署起來的也不要緊。然後我封好了，寫上了我那個老朋友，一個可憐的俘虜的地址，把它交給那個法國人。

『當然你不會使我失望的？』我這樣對他說，聲音很低。——在一間擠滿着人的房子裏，兩個人要祕密談話是很容易的。當人人都在高聲談論的時候，有兩個人要想低聲說話是很便當的。『你不會使我失望的？假使萬一你決定仍舊留在這裏，請你把這封信毀滅了，你願意吧？因為否則我將因逃避檢查而惹出禍根來了。當然你是明白的，你明白嗎？』

『哦，當然明白的！但你可以不必怕。在批而·格黎謨兵（Pierre Grimont）一方面歐戰已成過去了。今夜他將在德軍手中——將在安全之中了。明天你的信就可以到你的朋友手裏去了；』接着他熱烈地感謝我，以表我給他『大為盡力』的謝忱。

就在這時候，我和他分手了。我覺察到實際上他並沒有錢，但我恐怕他再跟我下去，他會揩我的油。一直喝到爛醉為止，這樣他就不能去達到他的目的了。然而在那個時候，他還是很鎮定而果敢的；法國人能喝這樣多的劣酒而不醉，真是很叫人詫異的。

但當我開車回愛培那時，我發出了很多的問題。這件事我做對嗎？那個人可靠嗎？是的，關於那點我是十二分相信的，我深信他決心逃亡了；當然，假使他的確逃亡了過去，則我的計劃也成就了。可是很有發生不幸的可能：也許他走近德軍戰壕去時，很容易為他們用鎗打死。我不應該自己去冒一次險嗎？——我確認目的已說明了這種手段。可是我還是自己安慰着自己。假使批而·格黎謨兵會被人打死，魯德維·格瀾也同樣會被人打死，則比較起來總是他死好些。而且事實上，到達德軍戰壕的機會他要比我優越些。像我那樣一個後方的兵士，對於火線上以及火線前面的無人地帶的一切神祕是一點也不熟悉的；對於他，則平常得像家庭中一樣。我所勝過他的地方只有當我到達可以聽得到的地方，我就可以用德語叫出來，即使這一點，也不是完全可靠的，因這是敵軍的哨兵所常用的遁詞。因此我只是猶豫不定着，有時覺得我所做的是很聰明的，或甚至是很巧妙的，有時卻咀咒我自己是個懦怯者。

但在到達愛培那以前，我決定我必須親自過去。這一情報不單是重要的，而是足以左右大局的。是的，我要實行我先前那個計劃了。這一夜魯意·格林要變成魯德維·格瀾了。日子是很長的：現在是六點鐘。

了——在九點鐘以前天還不會黑暗的。我應該立刻就到前線去嗎？不，等到天黑以後。

我應該留在斐姆，冒險去幹那些可能的事情。因當我回到愛培那時，費格生上校正在找我——我必須對他說我在試驗那汽車的火栓。他奉命要當晚立即回英軍總司令部去；並和他的一個勤務兵與書記——他們已把我的行囊都包紮好了。也許我可以在途中把他們三個人都弄死，但我的神經不允許我這樣做。我可以殺死其他兩個人，卻不能殺死費格生。

但批而·格黎謨兵時刻在我的心上。後來的幾個鐘頭，我時刻在焦急地等候着消息。珠拉方面立刻郵寄一隻短短的法國歌給她瑞士的姑母。我天天在盼望着來一個致命的打擊，把歐曼·得·當一帶法軍那種不穩定的前線全予破壞。但這種消息永遠沒有來。

費格生給了我一個正式的命令，要我在無論何種情形之下不可以將我在愛培那所目睹的那種離奇的沒有紀律的事變告訴任何人。他不曉得我在靠近前線的地方還看到甚至更動人的情景。他親自到了蒙特婁而的總司令部。我以為他一定把他所得的印象告訴了海格——雖然，事實上，他所看見的不過是兵變的表面，所以他是不能將全部事實的真相告訴海格的。海格是很聰明的，他決定把這件事保守嚴格的祕密，因為假使宣佈了出來，則英國軍隊得知了他們的法國友軍已實行叛變與離去戰壕，得知他們已在熱烈要求立刻議和的事，就大大撼惑他們的軍心了。

一天一天過去了，消息永遠沒有到來。官報上只說沿歇曼·得當大道一帶有一些零星小接觸：那裏在鞏固陣地，有些地方失守一些戰壕，另外一些地方卻佔領了一些戰壕。後來在極度挫喪之中，我知道我的計劃已經失敗了。我不咀咒自己，而懼怯地把我所有的憤怒與怨恨都放在那個不幸的法國兵，批而格黎謨兵身上。我太殘酷了，因這不是他的過失——批而格黎謨兵已倒死在無人地帶中了，他的背部爲法軍一顆子彈打穿了。但直到事後很久我才知道這樣。

我非常心痛地悔恨着。我已得到了歐戰時的最大秘密，但是我把機會錯過了。當然，要是我自己跑了過去，我永遠不會回愛培那去了。珠拉那隻短歌已轉道瑞士寄給渦夫干了，但得到太遲了。要是我那個報告送到了，則就是我說歐戰會在德國勝利之下在一九一七年結束也不是過分的話。誠然，在歐戰以後，我和渦夫干的討論中，卽連他也不同意我這一點的。他的意見以爲臨時發動的進攻是很少有勝利把握的——要發動一次第一流的攻擊戰總得準備好幾個星期，而在那個時期之中，法軍的軍心至少已有一部分已經恢復了。但他並沒有看到我在法軍前線後所親眼目睹的兵變的情景。他從站在前線的德軍的立場看來，是不能明白那個時期中的法軍是怎樣的陷於不可收拾的情狀中。我絕對相信假使德軍能從他們的戰壕中開出來，只要向前推進而不會達到什麼抵抗的，這樣，法軍的一大部分戰線將從地圖上消失了。兩翼也很可以擊退下去，而不可收拾的浩劫將加諸敵人身上去了。（註）

(註)我以為格瀾有點說得過火了。誠然，當時參戰的法軍中，有幾團兵發生了嚴重的兵變。然而，這些兵變不是爲了反對歐戰，而是爲了這次歐戰中對於士兵的配置方式。法軍中的士兵並不反對和德軍作戰，但反抗着把毫無保障的肉體去死衛防衛鞏固的陣地。事實上，叛兵的口號是：『我們要防守我們的戰壕，但我們不願進攻。』假定格瀾的報告已送到了它的目的地，再假定德軍方面立刻發動進攻，自然他們很有暫時獲得絕大勝利的可能，大批土地將爲他們以很少的代價佔領去了。可是這種進展的結果，馬上就會叫兵變的運動終止，而將法軍的軍心立即恢復過來。因此，格瀾所謂這樣就可以叫德國在一九一七年獲得歐戰最後勝利的意見，我是不同意的。它也許可以延期協約國方面的勝利至一九一九，或者甚至也許可以把這一歐戰打成一個並手，因他們在一九一七年的確曾這樣希望過。

第十一章

一九一七年是我很失望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不但我關於歐曼·得當方面的工作是失敗了，而且我的困難特別多。刺探情報也不是那麼便當迅速了。費格生幾乎全年都在梅南部的英國軍隊中，其實在春季的進攻以後，主要的活動範圍已移向沿海一帶的戰線去了。因此，在一九一七年的下半年，我已沒有什麼可報告了，有的只是某某數師的調動情形，死傷的估計，以及諸如此類的刻板工作。誠然，我知道我的情報是很有用的，但和我業經成就（有些是失敗）的妙策相較起來似乎是太平凡了。

復次，我連續地在傳遞情報困難的情形下做着工作。從前我可以在鋼琴上彈幾曲以傳送信息，或叫果寧走下安納金的煤礦送過去，但現在看來這些日子不過一個甜蜜的夢而已。這時候我要寄一個報告總得絞盡了我的腦汁。困難的地方就是時間。假使我的情報是一般性的，我還可以寫在信中寄給那個俘虜，這樣的方法也很好的。否則，就要我臨時按擺起來了。珠拉的母親已有人勸她往巴黎去了，這樣可以遠離那常常刺激她神經的戰區。這就給珠拉以定期到巴黎去的很適當的託詞了；有很多的德國間諜都定居在巴黎，他們的職務就是送信息到德國去。雖然我不得不用這種方法，我這樣做時完全是違反我本意的——我不願隨便信賴他人。我從沒有在巴黎去會見過這種間諜，他們是常常調換，時常被捕的，我總是擔心着恐怕他們講話太隨便。就全體而論，我們這些人還算招募得很有眼光的。其中有一些都是喫飯領薪水的傢伙，他們大都是中立國人，但我可以叫珠拉要不是一見就愛好他們就不要信任他們。然而，大多數人是阿而薩斯人，他們可以當作法國人而毫無困難地通過去，雖然在血統和文化上他們曾是，現在也是德國人。

那個瑞士女郎又來看珠拉了，她來得很湊巧。在我聽到了兩個參謀官的談話的一部分，並略加探索以後，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即英軍已在比國那一部分的戰線上大規模地進行地雷工作了。英軍方面把許多地雷多掩飾起來，即連他們的步兵也不明白按置在什麼地方。顯然，這些按設地雷的坑道口一

定用東西圍起來，並有重兵守着，而且會掛上一隻很顯明的牌子，上面寫着：『此處深井，行人止步。』（註）因該處大家知道水源是很缺乏的，故這樣的託詞在老實的軍隊看來是很相信的。

（註）老實的德軍也相信這一點。當他們實地去襲擊英軍的戰壕時，也不明白『此處深井』實際上是地雷。

這樣的情報我覺得似乎是很值得送過去的。然而，我差不多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快要達到一件真是偉大的事情了。我費盡心機把我的情報編成一封信寄給我那個俘虜朋友，其時我去看珠拉，看見那個瑞士女郎是和她在一起。在這短短的六個月中，這女郎不知已改變了多少。因為她從前是膽小而很怕難為情的，而現在她已變得堅強而有點厚臉了。

『噢！你有什麼情報要叫我帶去嗎？』她說。

『有，』我回答說。『情報總是有。我得到一些消息，也許是有趣也許是不有趣的，但無論如何我得送一些信息去，這個我已用別的方法送出去了。陣容也常常有得換花樣的。但我們怎樣把它做成一個報告帶去呢？我們不能每次都用那個繡花的計劃——你總得用過兩三次了。』

『不，我們不用那種方法了，』她說。『這方法已經拆穿了。有一個做這類工作的蠢女子也仿做這個法子，被捉去查了出來。』

『哦，那末我們怎麼辦呢？』我說。『你還是不贊成帶文字信息嗎？』

「我很不贊成！」她承認說。「然而，我可以帶你的信息。有多長？」

「噢，我可以把它竭力縮減成五六十個字，外加一些數字，這些數字是太長太複雜了，你怎麼也記不牢。」我這樣說。

「你要把它們編成密碼？」她這樣問。

「當然。」

「很好，請預備起來吧！」

我坐在珠拉的桌子旁，寫下了我的報告，馬上把它編成根據聖經中某章（用日期代表）的普來費密碼。

「很好，我已經預備好了。你有什麼好的方法？」我這樣問。

「就是這樣，」她回答說。「首先我們得要一點隱形墨水。」

「天呀！我批評着說。『當然，你不會蠢到去帶着隱形墨水的！到現在你應該知道假使有人提出你帶着這種墨水，你就不能活命了。』」

「我不會被人捉出來的，」她說；她把一隻腳放在一隻椅子邊上，把她一隻襪子脫了下來。然後她向珠拉要一杯溫水。珠拉倒好了一杯水，她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個瑞士女郎馬上把那隻襪子的上端

浸在那杯中水，讓它浸三四分鐘。

「但這是什麼意思？」我接着說。

「簡單得很，」她說。「隱形墨水已經浸到我的襪子裏去了。它馬上就要出來，我們就可以應用它了。」

「但是還有一樣是我所大為反對的，」我辯論着說。「即使我們得到這種墨水，我們還得把它寫到紙上去。他們在邊境上要試驗隱形墨水的這點你總知道。」

「不是把它寫在紙上的，」她堅決地說。「是把它寫在我的背上。」

她毫不遲疑地交叉着兩隻臂膀，把她的絨線外套拉到了她頭上。然後把身子輕輕一扭就從她所穿那條裙子頂部滑了出來，只剩得胸衣和襯衫了。就是這些東西也都脫去，從腰部以上已裸着了；幾個月以前珠拉叫她換短褲時她還張大了眼睛表示驚恐的樣子，真叫人不信這個人就是那個膽小的瑞士女郎。

同時我是很高興的。像她現在那種泰然、勇敢的樣子已很可以叫我放心託她做任何事情了。她不慌不忙地從她那手提皮包裏探索一下，拿出一根編物針來。在這根針的一端有一個很小的球狀物。她就把它這根骨針交給我。

「把這個當作筆用，」她說。「把它放在浸着我那隻襪子的水中，把你的報告寫在我背脊上。」

這真使我不勝驚奇。這樣的方法在我就連聽也還是初次聽到的。我已說過，在歐戰當中我總是避免

去用隱形墨水的。隱形墨水難免是間諜的陷穽。一個間諜也許很可以送出十幾次用隱形墨水寫成的情報而不被察覺；但是真正的困難就在他的應用隱形墨水一經查出，那末即此一點證據，就可以送他的命了。況且，無論那一種隱形墨水都不是絕對的。在歐戰期間，聰明的德國化學家層出不窮地發明許多新的墨水，但協約國方面的化學家，也常常同樣聰明地發明許多新鮮的試藥以顯露種種隱形墨水。

關於應用隱形墨水方面，還有一點也是爲許多間諜所忽略的，所以因此而送命的也不止一人；這就不能在用隱形墨水時用尋常的鋼筆。即使你用一支尋常的鋼筆，把它浸在清水裏，而就用它來寫字，也只要用碘液一洗，則你的筆跡就完全顯露出來了；這也是精明的檢查者所常用的方法。當你用尋常的鋼筆來寫字時，當然你的筆尖會磨擦着紙面，雖然這種磨擦是非常輕微的，是肉眼所看不到的，但在顯微鏡底下就會看出可疑的地方來，故用碘液一試就清清楚楚地顯出來的。因此，如有一個間諜要想用隱形墨水，他就要常常帶着有特別筆尖的筆——用玻璃做成的小小的球狀物當筆尖。用這樣的東西寫信就不會擦傷紙面了，所以除非有人把這封信特別用適當的試藥來試驗，是不會在紙面上看出什麼可疑的地方來的。但假使這封信沒有引人起疑，這球形筆尖也就沒有什麼要緊。一個人帶着球形筆尖的鋼筆只有一種用處。因此，假使有人被提出帶着這種筆，這個人就是間諜無疑了。在英國鎗斃的兩三個間諜，完全就是帶着這種不幸的東西而送了他們的性命。

但在這樣一種靈巧的方法之前，當然我對應用隱形墨水的一切反對都打消了。我用編針的一端在那浸着襪子的半杯水裏沾一下，把我的報告寫在這女人的背上，差不多整個背部都給我寫滿了，我一直寫到她的腰部。當我寫好了最後一字，第一個字已經乾了。

『但你能確定這樣完全可以看得出來嗎？』我對她這樣說。

『當然。當一受到熱，就會顯出來了。』她回答說。『請你試試看。把煤氣燈開起來，看看有些什麼。』

這時候我的筆跡已經完全乾了，自然在這女人的背上沒有一點會引起那些嚴格的女稽查的懷疑。當珠拉把煤氣燈開亮以後，那個女郎就坐在地氈上把背部朝着燈光。過了兩分鐘，像變戲法似的，所有我用心寫上的字母與數字，就在這女郎的背部顯露出來了。先是淡褐色，然後就成深褐色了，字跡很清楚。這簡直是套很有趣的玩意兒，珠拉和我都坐下來高聲大笑了。然後這女郎就轉過身去讓背部涼一點，把字跡仍舊隱起來的。確，在五分鐘以內所有我的字跡完全不見了。

她很小心地穿上了她的襯衣。這就使我發出了一種疑問：這件襯衫不會擦掉那種墨水嗎？她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只要她背部不擦動得太厲害，這報告就不會擦去的。她的唯一的困難就是長距離的火車旅行，恐怕她的背部會和座位上的靠背摩擦得太厲害。但她大部分的途程都坐頭等臥車，可以小心躺着；而且她指給我們看，她還穿一件很高的胸衣把她背部的一半包圍了起來，這樣就可以不直接擦到她的

肉體了。

在她走後，珠拉和我忽斷忽續地笑了一個多鐘頭。即在現在，每當我像那時一樣的不快樂和生活乏味時，我想到這一件事也會笑出來的大概這封信可說是出類拔萃了。你想，用一根編針在一個很可愛的女郎的一絲不掛的背上寫出來的信是多麼有價值呀！我想這一方法在全部的間諜史中可算獨特的吧。我告訴那個女郎，要她留心無論如何不要說出去，我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也在用這個方法。（註）

（註）格蘭德（Ghent）地方當收拾寢室的女傭也正用了同樣的方法，她是替協約國方面做間諜工作的。然而，她的方法是和那個瑞士女郎全然無關的。

說來真有趣，我的報告已安然送到了；收到這一報告而把它交給馮夫干的那個情報員，對於這一傳遞情報的方法也正像我一樣感到驚奇。馮夫干馬上就把我關於佛蘭德那一部分的嚴重的地雷活動的警告交給了有關係的軍事當局。奇怪得很，我的消息在同一星期以內，就在一種奇異的情形之下證實了。在前線戰壕中的德軍兵士看見偶然有一隻小鳥在無人地帶跳來跳去，像在探索什麼。他們也察覺到他們對方的英軍很注意這隻小鳥。數十枝步鎗都集中目標在它身上，最後甚至連許多塹壕也開始活動起來了。自然，他們是極其詫異着，他們要去發現出何以敵軍方面會這樣的小題大做，會費這許多精力在一隻小鳥身上，當夜他們就派了一個哨兵到他們所看見那隻小鳥的地方去搜索一下。顯然，英軍方面的

一場礮火總算完成了它的使命，因為那隻小鳥的蹤跡已找不到了。但在極困難的情形之下搜索一些時候，那個哨兵竟發現了它的兩根羽毛，顏色是黃的！這已不必再要一個情報官來把故事編攏來了。這兩根羽毛是金絲雀身上的。而金絲雀當然在敷設地雷的工作中是很有用的，因它們會警告人們毒氣的到來。所以就可以明白英軍方面已在敷設地雷了，也可以明白他們的急於要打死這隻可憐的小鳥，並不是對他們的『逃兵』有所懲罰，而只是恐怕讓這隻小鳥飛到了德軍前線就會把他們的祕密全部拆穿了。而它的兩根羽毛竟拆穿了他們的祕密。

所以，因我的警告已經這樣加以證實了，德軍當局就準備了一切去應付英軍在梅西恩（Messines）方面的打擊了。這樣我軍方面就把礮位集中在一小部分的前線，這樣的結果，一小部分的損失是難免的，但我們所犧牲的人手（至少從地雷而言）並沒有像我們的當局沒有受到警告那樣的大。

和那個瑞士女郎所玩的那一套希奇而有趣的把戲，使我高興了好幾天，使我忘記了一九一七年中我的間諜工作的小小失敗。可是我的憂慮實在日益加深了，因為英軍方面所謂帕斯頓台耳（Paschendaele）之役的一直拖延不決。我弄得完全動彈不得，因為在那一次戰爭期間，我一直在英軍陣線的南端。在這次戰爭爆發前，我有許多希望，因為有一些很起勁的謠言，說我們快要調到沿海的一部分戰線上去了；但這種謠傳只適於一小部分的軍隊，我的上司費格生少將還是做他的老事情。

一九一七年，在我一方面，真是歐戰期間頂不幸的一年。在前幾年，我的確也有許多失敗，和每個間諜都有失敗之處一樣，但就全體而論，我還做得不錯，而且我也很知道的。然而，在一九一七年，我工作的優點已被劣點抵消了。我不但因我所預料的結果都是不準確而憂慮着，也因不能把我的真實的情報（就是敘述法軍兵變的報告）在緊急關頭送過去而感到極度不快。

最後總結一下，一九一七年是在我的垂頭喪氣中過去的。英軍方面在坎勃來（Cambrai）前線集中了大批坦克車，發動了一次突擊，（這幾乎叫我不相信會是他們所做得出來的事情）而那一部分的德軍前線全都破被他們攻破了。只要他們能有一點想到怎樣去獲取他們的初步勝利，則我軍方面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很嚴重的敗仗。僥倖得很，他們只是亂打一陣，他們的後備軍不馬上前去獲取最後的勝利，卻死守在帕斯頓台耳的沼地中。

然而，這一點並沒有給我安慰。顯然的，即使從初次的幾場戰鬥研究起來，英軍方面已快要得到最後的勝利了。而我竟連什麼警告都沒有發出去，關於就要向那一部分戰線進攻的徵候竟沒有絲毫表示！反之，我只是注目於我所研究的死亡人名表，只是全神貫注於從帕斯頓台耳大屠殺歸返南方來的那些人所對我發表的談話，所以我自以為完全確定：在這一年裏英軍方面已無策可施了。現在我知道我要接受德國的責言了。爲什麼我不把那次進攻警告他們呢？一個真正優秀的間諜不能說他對於某件事情是不

清楚的，因他的任務就是去刺探這件事情。

但那時，正當新年中的第一個星期，從瑞士方面另外派來了一個很有用的帶信人到珠拉那裏。他也不帶什麼文件，他不過和珠拉會面幾分鐘光景就去了。他帶給她一兩個平常的訓令，但卻有一個極重要的訓令帶給我。他所留下的信息只是：馮夫干要見我，有緊要事相商。我可以設法請假到瑞士去嗎？假使可以——那末我就要依照詳細的指示：到什麼地方去，在什麼地方去找到他。假使容易辦到，我就要設法去辦。如果請假不成，則他要親自冒險到法國去，這樣，比較像我可以到瑞士那樣的中立國去自然要危險得多了。

這樣我馬上重新熱心、興奮起來了。從這個信息的口氣看來，顯然馮夫干是有着一些錦囊妙計的，否則就不必要我和他面談了。實際上，我有兩三個月沒有告假了，但是我已跟我的上司說過，因我並沒有那種需要。可是我也有特別告假的理由。他們以前所給我的兩三次假期自然我都是消磨在英國的——顯然我不能把假期消磨在我的故鄉魁北克；但現在，我說，我要到瑞士去了，這一去有兩重目的。我很善於冬季運動，（這是很真實的）而且我有一個已經受了傷，現在已被德軍俘虜去的朋友（並不是我常常寫信去的那俘虜）剛剛來信說：他已跟最後的一批軍官俘虜一同被送到瑞士去了。這一點當然是德國與協約國間的特別措置。（各國都送一些俘虜的軍官到瑞士去治療，不過只限於他們已確定已不能再去

從事這次戰爭的軍官才有這種機會）要證明這一點（假使必需的話）則我可以把我朋友的信拿出來。我確定我假借他的名字寫一封給我的那個軍官是確有其人的，而且正像我說的真是在瑞士，因我已從幾天前的大陸每日郵報上看到一切的詳情了。

正像我所預料的，證明的文件是完全不需要的。我對於費格生少將的請求似乎是很合理的，他說：

『自然你現在是可以告假的——事實上與其你日後告假，我還不如要你現在告假的好。就我所知，日後我們要忙起來了！』

假使我是告假到英國去，則下一個星期就可以動身了。然而，要告假到瑞士就必需一切特別的文件。況且，我還得做幾套便服——因要是我穿了制服踏入瑞士的國界，自然我會被扣留起來一直到歐戰終了。必需大批的手續——我相信巴黎的英國領事館已趕緊把它辦妥了。在我個人是一點麻煩都沒有的，因為一切必需的手續已由費格生少將替我辦妥了。因此，在我收到馮夫干那個要信後兩三個星期，我已坐在開到瑞士去的火車中了。我的一切證明文件當然已弄得很完備了，所以通過邊境時沒有絲毫感到一點麻煩。誠然，我的行李也正像每一個旁人一樣要經過嚴密的搜查，但我並沒有帶着絲毫犯罪的東西。的確要是有個稽查會來搗亂了我提箱中的一副紙牌，則也會叫我大受損失，因為英軍在法國的戰序列的詳情就在這副紙牌中。在我看來，這似乎是很重要的，（比以前的還重要）因英軍已另外接收了

一部分的前線，因此，他們各師所配置着的序列已和我前一個報告大不相同了。

我不知道用紙牌的疊放來當作傳遞情報的方法是否只有我一個人，在應用——就我而論，我的確是自己發明的。先用有心形點數的紙牌順次排列着，如么、二、三、四、五、六等等；次用有菱形點數的紙牌；復次，用有鋤形花紋的紙牌；再次用有三葉形花紋的紙牌。心形紙牌中的么點代表第一師，二點代表第二師，三點代表第三師，餘類推。如師的號數超過了第五十二，如同自治領各師那樣就要記牢了。把各師的號數用紙牌表示出來以後，我再把這些紙牌排列成從北至南的戰鬪序列。因配置於戰鬪序列中各師的號數是混亂的，（也許其序列會是：2、21、37、47、25等等）所以把紙牌一經整理好以後，馬上又要把它們搗亂了。

我順便來說一說，還有一種用紙牌來帶情報的方法，我也曾用過幾次，而且是很得法的。把一副紙牌照你所隨便規定的順序排列起來，假定就像前面一樣，先用心形紙牌，次用菱形等等。把它握得緊緊的，把你所要發的信息用鉛筆寫在這些紙牌的邊上。然後把紙牌搗亂了。這樣邊上的鉛筆印就混亂得看不見了，或者即使看得出也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了，而只有把這些紙牌重新排列成像你寫信息時的順序一樣，才能重新看出那個信息來。

我已說過，我平安地踏進了瑞士的國境，我立即向褒恩進發。我在那裏的一個小旅館中歇了下來，直到晚上我才離開了那個地方。於是我小心翼翼地走向德國公使館去。它不像別國的公使館那樣，是在城

市的中心區域，而是在郊外的。我必須坐電車到克頓費德（Kirchenfeld），然後再走一二十分鐘。那些房子在月光之中，顯得很富麗，跟英國鄉間的別墅並沒有差得很遠。我很熱望地走過了那個庭院，因為馮夫干應該已在等候我了。

但是，他還沒有到。我馬上就到蒲羅少校（Major von Bülow）那裏去報了到，但對他很是失望。他就在那個惡名四佈的書室中接見我，這個書室即在歐戰前就已聞名海外了，這是出名研討間諜工作的地方。他對我講了許多關於這個房間裏的種種安全設備，這在我看來似乎是很顯得幼稚的。假使有人踏着某幾塊地板，則全所房子各部就有一些鈴會響起來的，這就警告該處的人，說有人闖進書室裏去了。假使有人不發警告地在某幾把椅子中任意坐了上去，則他就要大倒楣了，因也許他會跌進地板中去。在壁爐前有一條地氈，假使有人踏上了薔薇花紋中，則就是這樣一種動作也許會致他的死命，因這條地氈底下有一個機關，這個機關只有坐在書桌旁的人把某一個扣子一掀才能打開。這房間裏一切金屬的東西，得小心不要隨便觸着它。在歐戰期間該使館中有兩個不幸的僕人，因忘記了這一重要的規則就觸電死了。其實，這些全是虛構的，（這樣的事實只有好萊塢的偵探片子中才有其事）實則，這個地方是德國間諜活動的重要的指導機關。

蒲羅似乎已感覺到我的沒有趣味了，故不久他就叫他的秘書來招待我了。這個人倒是一個很有見

識的軍官。他已經聽到過（很少）關於我的成就，向我囁嚅地提出許多問題。自然我是不講什麼的。反之，我想從他那裏得到些關於工作組織的詳情。就我所知，其中大部分的工作是選拔一些間諜到定居於法國的間諜中去。做通信人。這個祕書很以此豪然自得，因為似乎探察與僱用這些通信人就是他自己的特殊工作。

他也肯定對我說，渦夫干快要來了。他一定已在來了，——他此刻確已到瑞士了，顯然已在離開日內瓦的途中了。當我現在想到日內瓦已是『國際聯盟』的所在，我很覺得有些好笑。那時候這個地方是各國重要間諜活動的大本營。法國、德國與英國都在該處設置間諜機關，都派有間諜定居在那裏。

當我們還在談着的時候，渦夫干到了。還用我來敘述相見時的情形嗎？兩個朋友相隔了三年，相隔了一個充滿着危險，大家隨時有死的可能時期，沒有見一面，一旦相敘，其欣喜快慰之狀誰都可以想像出來的。我們倆都不是多情的人，但我必須抑止着，否則我要用女性似的法國人的方式去擁抱他了。在一道喫了一頓飯以後，我們就開始談了。首先，我們把過去的經歷略談一過——討論着我曾用過的密碼及其所獲的勝利。我深切地懺悔着我的失敗，但他鼓勵我。他說我可以說是在敵國從事活動的間諜中的最成功者，魯登道夫很器重我，並告訴人凡是我的報告須交給他親自看。

『你以為爲這個地方怎樣？』渦夫干突然這樣問我。

「你的意思怎樣？」

「唔，這個機關中有暗鈴，有電殺機關等等千奇百怪的東西，」他說。

「哦，你以為我覺得它怎樣？」我批評着說。「在舞臺上或影片上，或新奇的小說上，也許這是很好的，但像我們那樣做實際工作的人，就知道這些完全是無聊的。我驚奇着假使他們的頭腦一直是這樣聰明，真是任何事情都做得成功的。」

「我恐怕他們並沒有什麼成就，」渦夫干說。「這個機關已經是非常叫人失望的東西了。我們在此處的人手的一切活動已逃不出英法敵人的掌握了，當然他們在褒恩的力量也很大的。魯登道夫公然聲稱要撤廢這個地方了，凡是從這裏送給他的大批情報與意見書他連睬也不睬的。從我到這裏來親自看到了這裏的一切以後，我已懂得了失敗之處了——玩着遊戲的人不能盼望着獲勝的。」

「對啦，不會獲勝的，」我同意他說。「當我們在柏林，在巴登學習時他們所告訴我們的一些基本的原則中，有一些我已證明實在是間諜工作的要點。常常要像是極平常的樣子，那末你才安全了。」

然而，我插入了一句關於這個機關中所用的幾個通信間諜的話，我把用隱形墨水寫在那女人背上的詳情告訴了渦夫干。他收到了我的報告，已把密碼查譯出來，但不知道這報告是怎樣過去的。他同意這樣的工作應加以擴大，而且因我傳遞情報的困難，應該規定常常派人來看我。

然後，我們就談到了真正的事情。爲什麼馮夫干特別要我到瑞士來呢？我已經猜到那是直接依總司令部方面的要求。

『我不知道你對於這次大戰中的戰略能懂得多少，因你除英國報紙外沒有一點東西可以給你指示的。』當我們一切都定當以後，馮夫干這樣開頭說。

『在西部的戰爭我是知道得很多的，』我回答說：『但在東部的戰爭我差不多就全然不知道了。我以爲俄國已真的退出歐戰了？』

『正是。這就是我差人叫你來的理由。你當然已經明白俄國的崩潰是什麼意思？從前我們約有一百萬人在俄國；現在那方面我們只留着幾師的後備軍了，其餘的正在調到法國去了。』

『哦，是的，我想到那個了。』

『我們的戰略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必須在美國集中她的力量以前就把歐戰終結了。美國的所以參加這次戰爭不是極短期間的事情，但她一經加入了，則她的力量差不多是無窮盡的。』

『順便來說一說，』我插入說，『所謂因德國潛水艇的關係美國軍隊是絕對不能登陸的種種謠傳，到底真是有人信的嗎？』

『不……不是人人都相信的。這些完全是對付羣衆的毫無意義的東西……只是宣傳，鼓勵人的東

西。』

『那末這些東西一定是極壞的宣傳。』我說。『當我們弟兄們發覺到美國軍隊確已登陸時，他們一定要加倍挫喪了。依我看來，似乎我方的宣傳工作應付得不很好。』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它的領袖間不懂得敵人的智力。而且他們對英國和法國也發表些同樣的貨色，其實這兩種民族該用不同的方法去對付。無論如何，那不是我們的事。要點是在，我們必須在美國可以運用武力以前，就把法國和英國的軍隊打倒，換句話說，在仲夏，或最遲在秋季就要發動的，確，要是歐戰延長到一九一九年德國就沒有勝利的希望了。我們也許會打一個並仗，但我們不能獲勝。』

『我們能在……仲夏時發動嗎？』

『能記得吧，直到現在我們只是西方少數的兩三個國家，但是請看看我們的成就。現在我們已能在實際上以優越的人數配置於戰場上了。所以我們就可以向前進發。先要打倒英國，然後打倒法國。』

『但是爲什麼要先打倒英國呢？』我表示着異議說。『打倒法國要比較容易得多。』

『是的，但是在我們陣容整齊而鞏固的時候我們就要進攻英軍。我們將向英軍前線的南部進攻，使他們和法軍分離開來，把他們驅到英吉利海峽的沿岸去。然後，我們就可以平平穩穩地應付法軍了。』

『我明白這種意思了。那末你要我做什麼報告英軍方面對付的手段，還是要我做一點煽惑軍心的

小小的宣傳工作？」

「不比那樣的工作着實要重大得多，」馮夫干說。「我們要來打勝仗？」

「噯唷！真是驚人！就是那樣嗎？」我疑問着說。

「聽着，英軍已擴大其南部的前線至巴利西（Paris）了。他們那前線的南部是配置得很脆弱的；照你所帶着的這一陣容看來，甚至比我們所知道的還要稀散。」

「頂對，」我同意說。

「英軍方面很怕在北部去進攻他們，」他接着說。「他們擔心着英吉利海峽沿岸——而我們就已用了適當的措置以加重他們的疑忌。所有他們的全部後備軍都集中在北部；要把大批軍隊調到南方總得費去三天功夫。所以我們必須在三天中打一次勝仗，也就是必須在三天之中獲得歐戰的最後勝利。」

「且拿英軍第五軍的前線而論吧。目前它共計只有八師：七師在前線上，還有一師是後備軍。當然，它還可以調到援軍……但我們將發動四十師去打它。」

「噯唷！我們有這樣多餘的軍隊嗎？」我得意地叫了出來。

「是的。現在我們可以奮力衝過英軍的前線去。然後我們就可以迅速前進了。所以現在我們就要講到你的工作了——叫你去擾亂英國的後備軍。」

『什麼……但是怎樣去做這種工作呢？』

『你在我們去進攻那一天的早晨，在德國俘虜間去發動一次叛變。』

當我把握了這意思的奧妙之處，我真是高興得不能自制了。照馮夫干的估計這時候英軍方面扣留着八萬的德國俘虜。其中有一半以上都被扣留在法國，要他們在前線後做着苦力的工作。根據『海牙會議』（Hague Conventions）的規定，不能用這些人到火線上去工作，但這條規則是沒有人去重視它的。當他們一經捕為俘虜，就要他們去做埋葬死人的工作，而在這種悲慘的勞作之下被打死的不知有多少。即使把他們編成一隊一隊的苦力，在後方工作着，他們也難免要受遠距離的礮彈，或飛機炸彈的轟擊。的確，像英國人方面所說的，德國方面的待遇俘虜也沒有什麼兩樣。依我個人看來，所謂海牙協定不過是偽善的點綴品。當你去打仗的時候，你就是為生命而鬪爭，你就得脫去手套：這並不是拳術比賽，也不是鬪劍；戰爭是沒有規則的。假使你們有俘虜來的敵軍可以應用，為什麼一定要用你們自己的人力？為什麼當你們可叫俘虜來的敵人去做容易送死的工作時，一定要叫你們自己的人去呢？

我對於審問俘虜的事情常常覺得很好笑：情報處裏那些人老是想使一點詭計去獲得情報，但是得不到什麼。我一定已沒有顧忌了。假使我知道一個俘虜可以吐露出有用的情報來，我一定會把他毒打得說出來為止。我不是很有理由的嗎？他的情報也許可以救了我們一千個同胞的生命。——那末我還要過

分注意一個敵人的幸福嗎？

但是言歸正傳。我差不多已不需要馮夫干再多說了，因這個計劃的絕大潛在力量已顯明不過了。我不明白爲什麼竟沒有人想到它。英軍和法軍方面是不會想到的，或者即使想到，也不會去利用它的。然而明明白白的，在敵人後方的十幾個人要比在前線上的一百個人更能給人以多量的危害。

『法子是留給我去想了？』我說。

『是的。』

『我要知道進攻的日期。』

『那將派人來通知你。在三月的第一個星期中得準備好——到那時我們一切都籌備妥當了。』

『而且，我還得順便說一句，』馮夫干在跟我談了一會後繼續說『這是歐戰中的偉業——那就是說，你應該犧牲一切去造成這一事業。其實，假使你做成了這件事，你就沒有什麼可做了。做成這項工作，無論如何，你可以回德國了。你所成就的已經超過了你應做的工作了；我不曉得在間諜鬪爭史中還有旁的人會成就得如此之多。我已在數星期以前遇見了那個……（他是指我們在慕尼黑時的老上校）老將軍。』

『哦！他說什麼？』

『他說你回去時，要你去看他，他要和你握手。而且還有那個鐵十字勳章在等着你。』

當我回到褒恩的那個旅館中時，已是早晨了。那個旅館的老闆是在客廳中。

『啊，』他喊着說。『收拾房間的女僕剛才說，你昨天晚上不宿在裏面。』

『不，』我這樣回答說。然後向他使了一個很有意義的眼色。『你們的褒恩倒有幾個好看的女人。』他也回了我一個眼色，對我表示同意。

那一天我到了慕倫（Mürlen），以實行我告假的表面上的目的——冬季運動。最後一天，渦夫干也來加入了我們預先計劃好的滑雪遊戲。顯然，德軍總司令已在切盼我的成功以完成最重要的大業了。最後當我回到了法國，有一句話時刻在我的腦海中徘徊着，這就是：我必須犧牲一切以獲得成功。『犧牲一切。』是的，我應該犧牲我的職位，或者我的生命以求成功。

第十二章

我的頭腦中充滿着許多計策。大多數我立即就拋棄了，因為太危險而複雜了。一個偉大的計劃，簡單是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自然我必得去研究俘虜勞動的組織。我發覺到在第五軍的駐在區域中，（這就是我最關心的

地方)有七千多個德國俘虜。他們被編成五百人一隊，每隊都有三十個英國兵看守着，而這些兵都是已受傷過不止一次，身體都是不健全的。但當然，他們都帶着武器。

我愈研究這一計劃，就愈覺得它潛在力量的巨大。第一步就要煽起騷擾，這樣就可以轉移英軍後備軍的注意力了。現在，我似乎覺得我們的俘虜是不至於不會實際去參加戰爭的。其中有一些簡直就是駐在火線上，那末假使像馮夫干所預料那樣一旦發動了戰爭，也許在第二天他們就在戰場中活動了。

有一點困難馮夫干已經預料到了。我也親自看到，英軍方面對於他們的俘虜並沒有虐待，也沒有待得不公平。他們每天給予每個俘虜的糧食有普通一個英國兵士的一半——這已比他可以在德國得到的要多了。因此，也許是很難激起他們的責任心，因他們也許在精神上與肉體上都已過慣了。假使我能有機會到法軍前線後去，則我還要樂觀些哩。然而無疑地，我一定可以在每一隊中找到幾十個果敢勇爲的朋友來；他們也許很可以發動一次示威。目的是在引人注意，因此之故叫囂也和行動同樣有效。

我觀察他們的工作。其中大多數人是用來築公路；雖然英軍方面提防着敵人的進攻，對於後方的防務工作還是很疏忽的。二百多人一班的人，一批一批在路上不息地工作着，而看守着的，每班不過六個武裝的兵士。那些守衛對於他們的職務也是若無其事的，因他們那種工作的單調乏味也叫他們厭倦了。

我只有一個月。我必須迅速活動。首先我得去試探某幾個俘虜的意思。所以我在第一個適當的日子，

獨自開着車子出去。在羅西埃 (Rosieres) 至耐塞而 (Nesle) 路旁，有一隊俘虜在工作着。當我經過那個地方時，我就把車子猛然一煞，而讓它掉入溝裏了。自然我要請求那個管理守衛的中士借十幾個人來把車子拖出來。照着我的指示，叫他們把那輛車子拖回到路上，我就小心觀察他們。我特別注意其中一個伍長，年紀比我輕些。他的面頰上有一個傷疤，這至少表示在他被俘虜來以前已經受過傷了的確，他正是我所需要的一類人：他是機警的，顯然也是可靠的。我不但想到我的同胞不會來出賣我，而且我也不怕把我的生命交給他。

在那車子離着守衛較遠的一方面，我低聲用德語對那個伍長說：『拿着這個；當你一個人時，拿它出來看一遍。』一霎時他看上去似乎有點呆住了，但我並沒有輕視了他的智力，因他差不多一點也沒有停手工作地把我那一撮紙接了過去。

我把那種情形的要點寫下了以後，收梢這樣說：『明天我將在此地經過。假使你已懂得這訓令中的意思而準備去實行的，則在你看見我時哼一下鼻涕。看過後請馬上把它毀滅。』

次日我打那兒經過，他就哼了一下鼻涕，聲音很響。

用同樣的方法我接二連三地跟八隊俘虜發生了接觸——其他的一些，沒有給我回音。我只希望他們能把那紙條毀滅。同時我非常痛恨他們的懦弱；現在我已很明白他們的見解了：他們已完成其本分的

義務了；爲什麼他們還要去冒着死的危險呢？環境會把最嚴格的紀律打破的。

我在通信上，又碰到了一重難關：我必須把大部分的事情託付給我隨便選擇來的人。因此，最後結果的不能確定，一點也不希奇的事實上，我已在紙條中加上了這些話：『假使你不能照着訓令去做，請把這條子交給能做到的人。』這樣我已把事情的發展交給機會了。到了那個大事變的早晨我只要立刻到一個地方。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覺得不可靠起來了。我已犯了一個平常的錯誤：在只顧着成功的歡樂之中，我已忽略了戰術上的困難。只要我能對每一隊俘虜有五分鐘的談話，則我一定能把每一個人都激起來。可是我連我們自己參謀部中一些重要官員的名字都不曉得！我只能信賴德國人的民族性。在這七千人當中，一定有數百的同胞會願意爲其祖國捐棄生命的。因爲只要坐下來靜心一想，誰都知道這一真理是不能動搖的：叛變的人很少能逃命的。

在這些不安的時代，即使數百個人也會左右大局的。其他的人，則至少可以發動一次示威，這樣就可以實行那原來的計劃，即轉移英國後備軍的注意。全靠費格生的常常留在司令部裏工作，我就可以常常到第三軍的駐紮的區域中去，設法多在那邊撒播一些種子。假使我的工作不過產生了四分之一的果實，那也就值得我去這樣費力了。

後來，又從那個俘虜朋友那裏寄來了一封信。他說他就要被送回本國了，他希望在三月十一日可以回到祖國。我可以告假嗎……我可以寫幾句給他嗎？（Could I drop him a line?）然後又講了一些個人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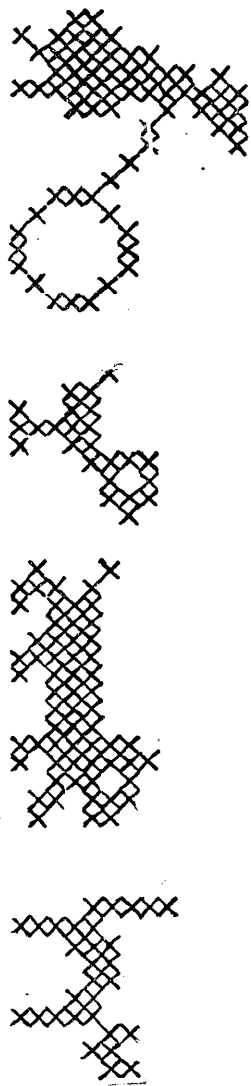
所以三月十一日就是進攻的日期！而他所要的「line」（幾句）當然是這部分前線的 line of battle（陣勢）。我可以放心說，在我三年的活動之中，德軍情報處的人可以把英軍所配置的地點知道到百分之九十八，同時還能把他們的組織的詳情很準確地說出來。

第五軍已稍稍配置了援隊，但它的前線佈置得異常脆弱的。它的陣勢我早已記在心頭，在幾天以內就寄到瑞士去了。珠拉用華麗的繡花工作把這一陣勢做了出來。顯然，她那個假造姑母是有一個小女孩的；珠拉送了她一件禮物——用粗布做成的一個涎布，上面用十字布的針法很伶俐地繡着一些動物。要是有人去計算一下十字的數目，就會發現到這些針數是和英軍各師的號數相當。下面這個樣子，可以說明第五軍前線的一部分：下面所示各師的號碼是第六十六、二十四、六十一與第三十師。每一個×形的針腳當作一。

三月十一日已迫近了，我只有幾天可以消磨了。可是，要是那些俘虜已在進行工作，就不需要什麼通知了。關於大規模叛變的種種計策我已放棄了，因在實際組織上困難是太大了，故已回到了原來的計劃。

假使有些勇敢的人竟敢去進攻他們的守衛，而發動了一種遊擊戰爭，當然是更好了。但至少，即使他們不叛變，他們可以用叛變的姿態來罷工，這樣至少可以轉移人們的視線，可以吸引軍隊到後方去。

我急忙到俘虜隊所在工作的地方去跑了一圈。我跟他們通信是很容易的，（我只要從汽車的窗口拋一塊『廢』紙出去就行了）但他們要和我通信就難了。我在這最後的信息中，給那個老資格的德軍下士，下一個堅決的命令。在三月十日他那一隊就要開始叛變；拒絕工作，作種種不滿意的表示。他們那些人應該在營中步伐、唱着、叫喊着。英軍方面一定會用武器來威嚇他們，但一定不會開鎗的。（我已不必再補充說，即使他們開了鎗也不會加害這些俘虜的，——倒是相反）到了三月十一或十二，戰事起來時，將要設法把他們撤退到後方去了。這時候罷工就變成叛變了。見了守衛應加以攻擊並克服他們——不管



他們有武器與援兵的幫助，在俘虜方面也可以十對一的人數比例去壓倒他們。當他們自己一經佔有了武器，他們應該可以把握牢，因這些守衛都是身體不健全的人。於是他們必須佔有當地的戰略地點，掘壕防守，乘機去襲擊奪取更多的步鎗與其他的軍火，（機關鎗）乘機襲擊路過的英國軍隊。我着重說：至遲到了十二或十三，他們的同伴將跟他們在一起了；他們就可以給長假遣送他們回家了。他們須把這一訓示當作命令，因為這是出於德皇自己的意思。

我已在前面說過，這時候我對於那個計劃的第二部分已不大希望了——一切都得靠那個當作領袖的人了：一個小心的人會破壞了這個計劃，而對於一個俘虜則小心又是他的第二天性。到處會有勇爲的人物來領導，來做些大事業。而至少有一隊會武裝叛變起來，因我將親自來領導。

英軍方面現在已在熱烈活動了，但太遲了：他們得努力好幾年才能把法軍方面的疏忽補救過來。第五軍現在已有十四師兵了——對付我們的四十師！我真是豪然自得。我已厭倦了我這一部分工作：對發明那些巧妙的密碼已感到頭痛了。我熱望着活動，而現在動作已在我手中了。日子過得很慢。因借到了一部機器腳踏車，（常常坐了汽車出去太會叫人注意了）我竟把我的活動範圍擴展到第三軍駐在區的後方。然而我已看出我的初步的錯誤來了。我應該請求十幾個有資格的德國問諜的幫助，要他們混入俘虜隊伍中去。這一定不是難的，更不是不可能的，因守衛是太少了。

於是就來了一個炸彈在三月九日早上有一個冒充法國新聞記者的人來看我。他說，他曾在路上耽擱了一些時候，但是帶來一個緊要的信息，那就是：進攻的日期已延遲到三月二十一日了。

我痛恨得發狂了。這就等於把我所有的計劃都粉碎了。還有倒楣之至的事情，是正在這時候我特別忙起來了，因為費格生少將將在長期的留在司令部以後，現在忽然從這個軍司令部到那個軍司令部忙著去接洽事情了。我拚死命地把可以應用的一點很少的時間都利用了，但只能警告了駐於離耐塞而數哩之遙的那三隊。其餘的我只好讓他們各聽天命了。

可憐！他們會多麼痛恨我呀！到了三月十日，有十一隊的俘虜罷工了。軍官與守衛，努力強迫他們工作，隨便用步鎗的鎗托去打他們，但是不敢開鎗。在有幾處，那些俘虜只是賴在他們的小屋或篷帳中不肯出來；在旁的地方，他們在用鐵絲網圍起來的場中齊整步伐地走着。在軍司令部裏，我已察覺到他們從驚恐轉為嚴重的動作了，看起來是很有趣的。『俘虜營發生騷動了』這句話我已聽到過十幾次了。走進一些機關中去，只聽得電話線都在嗡嗡響着。後備軍的部隊急忙調到那些俘虜營去了。費格生也親自看到了一隊，我看見他們還帶着許多機關鎗。魯登道夫是不錯的；這個的確是極有價值的轉移人們視線的策略，但是太早了十天！

現在已失望地、可恥地完全失敗了。因為當然我已不能再來一次了：你不能把一個絕大的失敗恢復

過來。而第二個計劃也沒有結果的希望了；因並沒有戰事，也沒有把俘虜撤退到後方去，因此沒有叛變的理由。沒有再比『也許會有』叫人更切齒痛恨的事情了。

當我把那個憤怒不堪的火急的報告寄給了渦夫干以後，我就急忙到珠拉那裏去找一點安慰。這不是渦夫干之過，但我可以借此出一點氣。我氣憤得發狂，失去理性了，故在那個報告中講得格外嚴重些。珠拉慢慢地用她自己那種清醒的意識把我恢復到了正常的狀態。這不是我的過失；我已很成功地實行我的訓令。而且也不是完全都已失敗了；還有三隊的俘虜已經得我的警告，他們還沒有罷工，他們的守衛還沒有增多。數千人的叛變已經不可能了，但是還有數百人卻可以在戰爭爆發趁人不備時，發生一些巨大的影響。

我嚴密地思索一回。渦夫干曾說：『犧牲一切。』是的，我必得不顧一切。我還不妨可以提出一個事變發生時本人不在場的答辯——只有如此，我還能回返到原來的地位。但如果日期再發生變動，則我就完全束手無策了。

在三月二十日的深夜，我發生了一次不幸的『事變。』跟着費格生忙了幾天以後，又派我送一個軍官到蕭耐 (Chauhes) 去。把他送到那裏以後，我的車子於行近瑪尼哥 (Manicourt) 地方時猛烈地撞碎了。那車子已完全毀壞了。我受了一點外傷，(事實上是自罰) 就報告了當地的野戰病院去醫治。在那

裏我問他們借用了電話，到我的司令部去報告我的事變。我接到了在耐塞而的一個同伴，告訴我，我的撞車的事變：車子已毀壞得不能再用了，我已受了傷，已在急救處診察中了——他定會報告費格生嗎？我已『忘記』提及我在打電話的戰地病院的號碼了，而在他可以再問我許多話以前，電話就突然斷了。

這樣我在事變時不在場的答辯就完成了；我想再過幾天那野戰病院將忘記我的一切了；它只記在我的進院，但沒有我出院的日期。我在黎明不久就離開了那個地方，很快樂地離開了那個地方。因為剛剛敲過上午的五點鐘，我聽得一種隆隆之聲從東方傳來，漸漸聲音愈變得響起來了。這是進攻的日期了；這一次是不會錯了。

打打打！打打打！也許這一剎那我們的四十師軍隊已在打擊英軍的十四師兵了，而再向北去，還有一大隊人馬已在向第三軍進攻了。無論如何，可以牽制他們，可以發出一些力量，可以搗亂一下。我已像一個老資格的司令官：第一必得集合我的部隊。

我知道在寇謝（Curchy）與瑪尼哥之間可以得到我所需要的。那裏在一公里之間配置着二百個德國人。還有八個守衛！這是我最初結識他們的一隊人。在第一批人當中，就有我曾遇見過的那個伍長，他是眼光銳敏的人。

我看到當他們發現了我時，就點起了火來。他應該可以做一個參謀官，我真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那

個人那樣的機警伶俐。在發出了一些我也不看見是什麼信號以後，就有十幾個人分佈在路上，把他們的把戲包圍起來，正像玩足球的人監視對方使不至隨便踢到球門裏去。在這樣的掩護之下，有六個人在出其不意之中向着一個守衛撲了過去；在三十秒鐘以內就把他們勒斃了。

『這樁工作做得真好！』我低聲對那個伍長說。他已執行了我的訓令；勒斃他們是頂好的辦法，因我們需要沒有損傷的軍裝。

五分鐘以後，我已經帶了我的部隊。八個英國人已死了。我拿起了一支步鎗，假使有人經過時就裝作守衛的樣子，同時叫他們把幾個死人的衣服趕緊剝下來。八個俘虜（現在已經恢復自由）不久就穿上了英軍的制服。我們把八個死人拖到了路旁，把他們埋在一大堆築路材料中。假使有什麼要計劃的，就要把他們當作失蹤了。假使沒有，哦，那就沒有什麼要緊了。其中有一個我察覺到已有四處傷痕，我暫時覺到一點悔恨了。

只是暫時的——打戰事已在東方進行了。我差不多有二百個人，但只有八枝步鎗。我加入了我的隊伍，帶着鋤頭、鏟子逃亡了，我驅使着他們走。到了瑪尼哥我向南到黑萊（HERLY）——我不願打耐塞而經過。

我外表很鎮靜，但內部卻非常緊張。這是生命，是鬪爭，是戲劇！我過去種種放蕩的行爲不能算是演戲；

戲劇是共賞的，不能一個人去體會的。但現在，在敵軍前線後的二百個人的部隊！他們是在我的指揮之下，（那伍長已光榮地完成他的任務了）我們全軍之中是沒有一個貪生怕死，規避服役的人。現在大家只顧着幾小時的光榮的生活；誰去管以後的事情？

我們偶然碰到幾個人或少數的軍隊，但沒有人會來過分的注意我們——在那些地方德國俘虜真是司空見慣的。要是我們再向前去，就會有不利的問題來了，因俘虜是（理論上）沒有人以為他們會派到前方去的。那末，我們也許只好在夜間再走了；否則我們就得尋一個地點來掘壕自守。

我們所經過的一些村莊只是些場牆瓦礫；這裏就是去年我們自動撤退時所毀壞的那些地方的一部分。剛剛路過了比朗哥（Billancourt），我們的運氣來了。這是那一天事變中所唯一不曾料到的事情，但如稱之為僥倖，也是荒謬可笑的，因像我所執行的一切動作都是臨時按擺起來的。我們不大得碰到很多人往來於路上，因我們是走着小路。後來，我們看到兩個憲兵騎着馬向我們走來。他們頭上的可恨的紅帽子做了他們的標誌，也送了他們的命。

約略一瞥，就知道這條路上是沒有人的。只要五六句話就把我的計策說明了。當這兩個憲兵走近我們時，我命部隊停止前進，喊着他們問路徑。我站在他們兩匹馬之間，我的武裝衛隊就在我跟前；他們兩個都彎下腰來查看我的地圖；有兩個鎗托用得高高地對着他們的頭頸打下去。十二隻手把他們從馬鞍上

拖下來。其中一個人雖已躺在我身旁的路上，還沒有失去知覺。假使我會期望着，則我不敢希望放過他的生命的。我幾個手指緊握住他的喉頭，不久他就死去了。這真是太奇突了：在這武器戰爭的時候，常常會從遠方飛來一彈致人死命，而最初給我打死的人卻是用我的手勒斃的。

在嚴密的警戒之下，又換了一些制服。我把肩章、帽子和一匹馬拿來自己用了。現在我已有了兩套多餘的軍服了。在我部隊中調查了一下以後，發現有兩個人會講得很可以的英語：我命令這兩個人穿了英軍的制服。他們把自己的制服帶在包裹中，走到另外兩個俘虜隊裏去，再穿上了德軍的制服偷偷地混入了那些部隊，然後再用同樣的方法去煽動他們。他們兩個都是熱誠的，有見識的人，所以我希望很大。

（然而至此我必得說，他們兩個人並沒有成功。他直到次日才到那兩個隊伍中去，那時他們已有很多人看守着，準備把他們撤回去，這樣實際的叛變是不可能了。）

我必得對付着兩種危險。當這一夥人及守衛不能在當天晚上到俘虜營中去報到的時候，那末一定要發生一種恐慌。但那是幾小時以前的事了。我甚至可以延遲它。到了克雷賽(Cressy)，把我的部隊停在村莊外面，我騎着馬走向一個小機關去，那是一個戰地工兵隊的總部。我向那裏借了一個電話，接通了俘虜營（代表第五軍）對他們解釋在耐塞而附近某公路上工作的那一隊人已被『借』到前方去做防禦工事了。這夥人每日的糧食將由第五軍供給，在一兩天以內就可以歸還他們。並告訴他們在繕寫中的

明令立刻就送到。而在他們可以提出一些不妙的問題以前，電話又中斷了。假使那指揮該部隊的老年軍官膽敢打電話到第五軍司令部去抗議擅用他的人，則他所得的回答也容易預料的，因這時候，司令部裏正忙得一塌糊塗。沒有人會白費精神地去注意那些不幸的俘虜，因在他們看來這些俘虜或許是迷了路，或許顯然是擔任臨時充實後方防務的某有爲的參謀官，命令他們去做什麼了。

但就是因我們得到那兩個紅帽子才使我看上去格外可靠了；即使有一百頂鋼盔我也不願把它們換掉的。有誰敢來問戴着紅帽子的憲兵向那裏去？我的部隊很活躍地整步前進，戈爾（Köhr）伍長和我並馬而行。我已決定了我們眼前的目的地：在黎貝蒙（Libermont）的東面與南面各有一個相當大的森林；其中一個可以把我們掩護到夜間。

這真是一次驚人的行軍——幾乎沒有發生一點事變。當需要的時候，我就恭敬地向人敬禮。有一次，有一輛汽車在我們前面停了下來，跑出一個年輕的軍官來，問戈爾到羅伊（Roye）去的路徑。我回答了他——我不是不大知道那個地方嗎？假使能把一切談話都讓我自己來負責，我是不怕的。我可以把幾個軍司令部中的每個重要官長的姓名都說出來。

我們平安地到達了南面那個森林中，堂皇地砍伐木材爲防禦工事之用，我命令我的部下休息。我走近他們每一羣人去，把策略解釋給他們聽，並喚起他們最高的責任心。我很高興他們的精神。假使這樣的

事情能在火線後方做二十次，（這不是不可能的）則這一故事將多麼動聽呀！

在黎貝蒙，我已察覺到在運河旁有幾個臨時的軍需站。我決定趁黑夜時去劫掠這些東西。我只帶八個人，全都穿着英軍的制服。他們一定知道，要是他們被捉到，則他們的生命就完了，但沒有一個人畏縮。我有這樣的同胞，真可以自傲了。

我們大膽地走過森林，然後走到通到運河去的路上去。我跑到前面去偵察一下。正如我所預料的，每一臨時軍需站有六個人看守着，由一個伍長率領着，每次駐有兩個哨兵。我們去對付那兩個哨兵；要是救兵一到，我們也去對付他們。其餘的人還熟睡在用軍火箱建築起來的小屋中。我們靜悄悄地把他們全都弄死了。這是很容易的，因我們的制服可以讓我們毫不引人懷疑地走近他們。我們剝下了他們的軍裝，把兩個屍身拋在運河裏去。我們一共有七套制服，七支步鎗，大約七百發的子彈，還有不勝榮幸之至的，一架機關鎗。這是一架舊式的霍起克斯（Hotchkiss）型鎗，裝在那裏爲射飛機之用。這上面還有六條子彈帶。是的，不久我就有一支軍隊了。我需要食物，糟糕得很，這七分糧食是不夠分配的。

我很小心地搜索着那一個臨時的軍需站。第一部分是工兵材料，但第二部分真叫我高興，是四·五公分的榴彈礮子彈。我們很快地在這小屋中做着我們的工作，把十二隻彈藥箱中所藏的幾袋無煙火藥都拿了出來。我們把這些火藥去散在那幾個臨時軍需站中，每一堆都散放一點。那裏還有很多做箱子的

木材，故不難可以把那臨時的軍需站放起火來。

當他們的衣服、步鎗與機關鎗都裝足以後，我就分發了他們出去。我給他們半小時的功夫；我不敢給他們較長的時間，防恐有好管閒事的值日官來巡視，而我就不能很快地打死他了。然後，我點燃了導火線，拚命沿着緯道跑去。在我後面，我望見火焰漸漸大起來了；然後，不過一分鐘，就接連着爆炸起來，火光高射到空中。

受着這勝利的鼓動，我派了幾小隊的人向三方面去襲擊。我的訓令只是：盡可能不要太冒險地去劫掠步鎗、子彈與食物來。其中兩隊人在黎明前就回來了，結果很圓滿，帶來八支到十支的步鎗（實際的數字我已忘記了）還有少些食物。第三隊我就一直沒有重新看見過。

到了黎明，我們向着東方出發了。我們一路進發着，興致是愈加增高了，因我們碰到很少的幾批落伍兵已在走回路了，這裏離開那先前的前線已有十英里了！顯然戰事一定是很順利的。

在一個期間是非常靜寂的。我知道英軍在那個區域中只有很少的後備軍，我們所看見的只有兩團騎兵在向前方開拔。有一個騎兵軍官對我好奇地招呼着。

『這些人是什麼，伍長？』他說。『是剛剛捉來的俘虜嗎？』

『不，大人，是俘虜勞動隊。』

「哦！你帶他們上前線去嗎？」

「在現在這些時候，大人，是不得如此的。他們被派在格林防線上工作，我不曉得能否及時把他們帶到那邊去。」

「也很對，」另外一個軍官同意着說。而這一事變，就在毫無引人可疑的情形下敷衍過去了。

我們直到下午才得到一點東西，我發現一輛輜重兵隊的運物馬車丟棄在路旁，它的馬匹已經死了。那裏面只有一些豬肉和一些豆，但我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我跑進去喫了一頓，然後召集一個參謀會議，不過發言的只我一人。

我指示他們說，我們已接近火線了。現在我們必得來幹我們的正事了。顯然，英軍的戰線已被我們打破了——現在我們必得來利用我們的勝利了。在十二小時（也許是二十四小時）以內，我們必須來決一死戰。到了明天晚上，那些活着的人就可以和我們的同胞在一起了。我決定向克洛賽（Crozat）運河進發。我們依着礮聲走去已經離它很近了；我們要為他們造成一個橋頭堡以掩護他們的渡河。在這個期間我們得奮力作戰。

我在沿克雷耐（Crigny）一些十字路以上架設着我那架寶貴的霍起克斯機關鎗。順路而下，有四五十人的一隊兵在向着我的方向過來，樣子是很悲慘的。一陣機關鎗聲，接着幾排步鎗的火焰，他們全都

死倒了或半死了。現在我已不想再去埋藏這些屍首了，戰場是太近了。我只是搜集了一些步鎗與子彈，還有一架呂維斯（Lewis）機關鎗。然後穿過了那個鄉間向東南進發。

在一個森林邊上有一中隊的野戰礮隊防守着。現在我差不多有一百人帶有武器，穿上英軍的制服，或大衣。這樣，我們就可以走近那個礮隊，把那些礮手打死了。我承認這是種暗殺；但一切戰爭也不過是暗殺。我們勝利的結果，我們獲得了十幾支步鎗與少許食物。

現在我要設法達到我最後的目的了。用我一點小小的部隊是無法去擾亂那遠大的前線的，但我可以使一小部分的前線弄得縮手無策。在地圖上我們看到約在覺賽（Jussy），在克洛賽運河右岸的一個村莊（東南兩哩，有一個上面有森林的小山，叫波伊·拉·貝（Bois l'Abbe）山。當我們到達了那裏，我命令每人仍舊穿上德軍的制服。這已是真正的戰地上了；他們要死，也得像兵士那樣的死，不要像間諜那樣的死。

走上了那個小森林的東面，我們看到有一隊榴彈礮兵正在開火。當這些不幸的礮兵轉身看到我們在後面向他們進攻的時候，其臉上所露的驚恐之色到現在我還沒有忘記。我向側面攻擊他們，逃走的不過兩三人。我放他們走，好讓他們去散播消息，惑亂軍心。

我召了一些礮兵來，叫四個人管一個礮。我那些弟兄還得去試用那些礮，而且也不大明白射程的，所

以我叫他們瞄準一些容易打中的地方。借了那打死的軍官身上的望遠鏡，我可以看見在覺賽有一些英軍佔領着，因此，就集中我的礮火到那個村莊上。同時我又向北方及東南方派出了一些哨兵，去控制從覺賽到古耐（Cugny）與從覺賽到蕭耐的路。那裏的落伍兵和援隊就完全陷於意想不到的礮火之下了。他們茫然地向各方亂逃。這樣我那幾個勇敢的弟兄又得到了一些步鎗與子彈，還有三架寶貴的機關鎗。

在我們這裏的小山和覺賽間的一小塊地方似乎完全在我的指揮之下了。受着我們礮火的打擊，我看見一些軍隊從覺賽退回去；這是在下午四五點鐘。我那一小隊的人正在做着極光榮的事業。我立在山崗上，指揮着作戰；在哨兵之間另外派着一些傳令兵。直到這時候我的弟兄們只死了三人傷了五人。這就是突擊的效果。

我們這一次戰鬥真是太叫人滿意了。從我一手包辦的祕密戰爭中，已有了多少光榮的改變呀！這是英雄的生活。

我極仔細地望着離我有一哩以外的鐵路，我看見凶兆了。有幾個勇敢一點的人已攔住了一些落伍兵，在組織起來向我進攻了。好，讓他來吧。它的領袖已搜集了幾架機關鎗，但顯然，其子彈是有限的。他要想亂用機關鎗來掩飾這種缺點。機關鎗的彈幕是有效的，但這裏的射程是太遠了。

約二百個穿着卡其布制服的一隊人，謹慎地向着斜坡衝上來。我命令着預備開火，那些英國兵差不

多是在黑暗之中打着我們所佔的陣地。他們是不大清楚的。當我們的排鎗一發，他們那一隊人就被我們打得不成樣子了；剩下來的人多伏下去找些掩護，接着打了一些零星的小戰。不久僅存的幾十個也就退去了。我們又在這小規模的戰爭中打了勝仗。

我叫戈爾過來。

『把所有的步哨多召集攏來，』我命令着。『在半小時以內天要黑暗了。我想我們的弟兄們就在這運河的對岸，現在已經可以看見他們的彈火了。把這一隊人開到覺賽去，和我軍發生接觸。固守着覺賽；那裏似乎已空虛了；留在運河的這邊直到援軍到來爲止，因那裏有一個重要的橋。假使已被破壞，則立刻叫這些人架起一座小橋來。天暗時馬上出發。所說的都明白嗎？』

『是的，大人，很明白，』他說。『但你怎樣？』

『我？我回去。』

他驚異地呆望着我；起初他想竭力來勸我，但後來就像一個好兵似的做他自己的事情去了。他去召集步哨的時候，我寫了一封潦草的長信給渦夫干，告訴他全部事實並推崇戈爾及其他一班人。我把這封信交給戈爾。我對每一個人都握着手，並給他敬禮。我對於偶然召集攏來的這隊人能有這樣的成績，真覺得光榮。

我爲什麼要回去呢？我已經完成了我這部分的工作，但還有旁的。即使我組織俘虜的『罷工』是失敗了，這一點卻得到了光榮的勝利。照我計算起來，我已使英軍死傷了五百人；我已擄獲了兩中隊的大礮；毀壞了一個重要的臨時軍需站；肅清了一部分的前線與在運河右面造了一個橋頭堡；還有，我已把大約一百五十人送回了祖國。更重要的是，我一點小小的戰術一定已困惑了英軍當局——大概將要自動地局部撤退了。自然我得把一切歸功於這些果敢勇爲的人，因我這一切造就，全賴他們的幫助，我可以老實說，在歐戰之中不大還有旁人能在四十八小時以內成就得這樣多的事情。

四十八小時！自從我把那輛帶姆勒(Daimler)汽車在耐塞而附近巧妙地撞破了以後，到此刻不過是兩天！四十八個熱鬧的鐘頭，足足可以使人的一生感到興奮了。然而我要回去。渦夫干不是說過我的任務已經完畢了嗎？德國以及那鐵十字勳章不是已在等着我了嗎？然而我要回去。爲什麼？由於失敗的痛苦，或成功的鼓勵嗎？是三月十日的惡運，還是三月二十二日的勝利？

我必須回去。任務還沒有終了。似乎渦夫干是對的：這是大決戰。已經得到鉅大的成功了——這樣大規模的進展在歐戰中是無可比擬的。然而這還不過是個開始。這裏不過是十四師——我們還得攻打六十師兵。『英國人是一種頑強的民族，』德皇會這樣說過。還有一些工作正等着人去做，而這只有我才做得到。我必須回去。

我並沒有什麼恐怖。自從我報告了撞車受傷以後，只過去了四十八小時。但四十八小時算得什麼？這時候有誰願來管我的閒事？我可以回去的。我知道我可以回去的。

在那個森林邊上，繫着我那匹憲兵的馬。我跨上了馬在黑夜中揚鞭穿過鄉間走回去。常常有子母彈打我頭頂掠過，但我還是輕蔑着鋼盔——我的紅帽子便是我的護照。到了波蒙（Beaumont）我穿到了正路上，沿着它騎去。最後到了十字路口，我看到了一個傳令兵。他向我至誠地敬着禮。

『我說！』他叫着說。『你能告訴我第五十八師的司令部遷到那裏去了？』

我沒有回答，防恐我那種緊張的樣子會惹出禍根來。我拿出了那個憲兵的手鎗來，把那個傳令兵打死了。爲什麼不應該打死他？他是個英國兵，我是個德國兵。而且我還要他的機器腳踏車。

我騎着那機器腳踏車走了一夜，常常因軍事上的運輸使我耽擱了不少的時間。我在星期六——二十三日，一早到達了耐塞而。但軍司令部已經退後移到味勒·勃雷通諾（Villers Bretonneux）去了。

我急忙再到那面去。現在我必須把那個憲兵的帽子、肩章拋棄而穿上自己的衣服了。我的說話全都準備好了。我的傷只是表面一點；當戰地上的傷兵一批一批抬進野戰病院去時，自然我只好出來了。誰願意自討麻煩來證實我的話？爲什麼他們會這樣做？我的傷疤不是已很夠做證人了嗎？

我的回去甚至比我意料中還要容易。在緊張的時候，人是很需要的，這是沒有問題的。當我走進一個

小屋時，費格生少將正伸手去取他的帽子。

「格林！」他一看見我就這樣叫着說。『噯唷！真幸運！你很好嗎？』

「很好，大人。只是擦傷了一點。」我肯定對他說。『我準備立刻做事情了。你已另外領了一輛汽車嗎？』

「是的。我新用的一個司機人已在昨天爲高射礮的彈片打傷了。」他說。『啊！我很高興你回來。車子就在外邊，又是一輛帶姆勒車。去試用一下。』

這樣我又偷偷地回來過我的老生活了：只是失去了四十八小時。

★

★

★

★

★

在歐戰後我常常要想重新去打我僅有的仗。我總覺得我已得到一種小規模的戰術上的勝利，在那時候，這樣的戰術自然是大有影響的。或許它的最大效果就是我所引起的混亂。後來，我知道那天晚上他們用了兩營兵來進攻覺賽後面我的陣地；而結果當他們的領袖在毫無損失中佔領了那個高岡，並發覺到連一個德國兵都沒有時，多麼驚奇呀！在黑夜之中他們誤會我已死了，到了早上英軍自己撤退了。

是的一次小規模戰術上的成功。我已在更大的目的上（總退卻）失敗了。我常常和馮夫干討論着那次戰爭。我們同意最嚴重的時機是在三月二十二日的晚上，其時顧（Gough）將軍下了一個總退卻至索姆河後面的命令。我們一直不明白何以他有這樣唐突的舉動。

後來，有一天，當渦夫干和我坐在一起看書的時候，他狂叫了一聲，使我嚇了一跳。

『什麼事？』我問。

『看——看這裏！』他叫着說。他把在讀着的書交给了我——那就是我在前面提起過的烈德而·哈特的歐戰史。『翻開第五〇五頁，讀一遍！』

我就讀了一遍；當我讀着時，我眼光中反映着渦夫干那種興奮的情緒。那一頁就是敘述那次戰爭的一章中的一部分，上面這樣寫着：『還有向南去近着聖·肯丁（St. Quentin）的地方，那裏的前線還要鬆弛得多；在二十二日晚上，顧將軍不得不下令向索姆河後面退卻。他所以急忙發出這樣一個唐突的命令，因有人誤報他，說敵軍已渡過克洛賽連河到達覺賽，而侵入他們的右翼後去了。次日早晨沛龍（Poivonne）的橋頭堡被廢棄了。』

這個消息真使我驚奇不止。『他所以急忙發出這樣一個唐突的命令，因有人誤報敵軍已在覺賽了。』誤報爲了那一錯誤，某軍官大概已軍法從事了，除非他僥倖在那一次戰事中打死了。錯誤——不，他沒有錯誤。德軍已渡過連河到覺賽了，這是我的德軍。

『哦，我錯了！』渦夫干這樣說。『你是個英明的將軍，你已打了一次勝仗，而我以爲你一定是失敗的。』而我只能脆弱地回駁說：至少比我打了一次敗仗而人們卻以爲我一定已得勝的總要好些。

第十三章

從我回來做原來的工作以後，算是我所知道的最忙的日子了。顯然我們已獲得空前的勝利了；英軍已完全潰亂了。他們已依其尋常的方式建立了他們的行政組織，這是穩固的但缺乏彈性。現在前線的防禦工事已經湮沒了，因此電話網也破壞了，結果是混亂。統御之權已從軍長的手中移交到各地的官佐了，各處的抵抗完全依照他們的堅忍性與戰術而變動了。他們發覺他們的弟兄已學慣了進攻，退兵的戰術是想不出的。有好幾營兵幾乎已覺得無策可施了，而礮兵則已完全潰亂了；英軍方面的損失一定已比他們應該所受的還大些。

顧將軍的退兵策略我已看得很多了，我很佩服他的精神。他永遠不會懊惱，永遠不會厭倦的，即使打了一星期的敗仗，其興奮愉快之狀並不減於未打以前。他的部隊都是受害於指揮不當，配置不妥，但如說他完全是個低能兒也是不對的。事實上，叫他去指揮一軍步兵是不能展其所長的。假使英軍方面已經打破了德軍的陣線，而要把他們的騎兵隊與富於活動性的軍隊衝過破口中去，那末顧將軍就是那樣的指揮官。我不明白何以英國方面不把他調到巴勒斯坦 (Palestine) 或米索普塔米亞 (Mesopotamia) 去。德軍像潮水一般的向前沖進；英軍方面想加以阻止的種種辦法正像建築在近海沙灘上的樓閣。他

們組織了許多混成營，（書記、苦力、機械匠全都在內）只要有力量，誰都得擎着一支步鎗。這種混亂的情形非常適合於我。在這時候，還有誰會去聽那個俘虜隊的指揮的申訴？某人已偷走了他一半的人？

軍司令部從咪勒·勃雷通諾退到了都萊 (Dury)。顧將軍撤換了勞林生來指揮。幸運得很，我可以不必再做出些什麼功績，來掩護我因德軍告捷而表示的欣慰，因為英軍方面並不把敗仗當作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他們仍舊很愉快，這大概是他們已打慣了敗仗的緣故。在司令部裏的官佐很少有帶着嚴肅的臉色的，除非在極度疲乏的時候。即在參預此戰的士兵中間，其精神也是很好的。英國人在失敗後重歸沈寂的態度，的確是驚人的。有幾營兵已經失去百分之九十的戰鬥力，他們已敗退到後方休息一星期。但讓這些從鎗林彈雨中逃命回來的人睡了一天，給他們好好的喫一餐，再讓他們比賽一次足球以後，他們又會準備去打了。我常常想到德皇這句名言：「這次將是一次長期的戰爭。英國人是頑強的民族。」

費格生真是聰明，他一直留在勞林生的參謀部工作到戰事終了為止。最後的日子充滿着許多失望。我們已打了一次重大的勝仗，但我們沒有獲得歐戰的最後勝利。我們沒有離開英法軍的聯合，我們甚至還沒有佔領阿面昂。我們還能再給人一次打擊嗎？能有幾次？

在撤退期間我連一個字也沒有寄到本國裏去。我沒有機會，因為費格生已做了兩個人所應做的工作，二十四小時一天的工作是我的常事了。我開着車子時費格生在車中睡着，而在他開會時我也在車中

睡覺。即使我有情報可寄，我也是沒有辦法的。我已沒有可以得到迅速效果的方法了，最緊要的信息也得走過轉道中立國的迂迴路徑。

在四月初，費格生被任命為實際指揮軍隊的軍官——本來那個第五軍參謀的缺分暫時已沒有了。所以正稱我心意地，我們重行到了北方；我們第一次的停留是在梅味爾(Merville)。但首先我就急忙跑到阿面昂去報告珠拉，這樣她可以再到白吐恩去幹她的老生活。

很快的，我就得到情報了。德軍快要向這一部分前線進攻的徵候已很顯明了；而且和渦夫干的談話中，我已得知他們已佈置好向這方面局部進攻。但到什麼時候才來進攻？什麼地方？我能給他們怎樣的幫助？

我們是和葡萄牙軍團的防區相接壤的。葡萄牙的參戰是英國拉進去的，也像英國那樣打着仗；在這些時候不願意的兵士是無立足之地的。而英國人方面也並不尊重他們那「傳統的」同盟國。

過了幾個月，顯然葡萄牙軍的軍心已經潰亂了。臨陣逃亡的是不計其數，甚至還有幾次兵變。因此，葡萄牙的軍隊被認為不可靠而被撤退了。英軍中的霍恩(Horne)軍長，在交代時的方式是非常別致的。他先叫他們撤退了一師，而命第二師扼守全軍團所防守的前線。我在四月六日發現這一點：那一師兵要到九日晚才派兵去交代。假使能在那時以前就予以進攻，則一定可以把他們打得潰不成軍。

我很便當地到了白吐恩；妓院裏那個老闊娘看見我重又到他們那裏是高興的。現在生意已不好了，白吐恩已不是太平無事的後方城市了；這裏也常遭礮火的轟擊；損失已受了不少，人也被打死了很多。那裏還有很多的兵士在閒蕩着，但現在已很難叫妓女再留在白吐恩了。珠拉回去，她真是不勝歡迎之至。

珠拉和我靜坐了一個鐘頭，咬着我們的指甲。間諜已經得到了情報，卻沒有方法傳遞出去。我們那些尋常的方法，如同利用沒有關係的信札、刺繡、樂譜等都沒有希望了，所有這一切方法都得費去好幾天的功夫才能達到目的地。果寧呢？不能。他已經離開安納金了，其實那個村莊現在也已成荒蕪了；第九礦井已被英軍封閉起來。這是我生命中最遭玩弄的一個鐘頭了。我多麼希望能有小說中的那些間諜的本領，只要把無線電報機裝在煙囪裏就行了！

最後想出了一種計策！珠拉趁火車到巴黎去，在那裏打電報是比較不大觸目些。她從那裏發了一個電報給她瑞士的『姑母』說：『喬治最遲到九日一定要出門旅行去了。你能預備起來嗎？』順便提及一下『聖·喬治』就是代表向黎士河進攻的暗號，正像『邁喀而』（Michael）是代表進攻聖·肯丁的暗號一樣。

事實上，德軍的確於九日晨進攻葡軍前線，而葡軍的確被打得潰退了。可是，噯啊！這次新勝利不能歸功於我。我在歐戰以後問過馮夫干。但他跑到他的機關中去，後來找出了一個電報來，就是那個電報。他冷

靜地指出了那些日期來：『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上午九時在巴黎發出；而在日內瓦收到的時間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四日上午十時。』到那時候葡軍早已逃走了，像兔子一樣。

在兩個月之間，我簡直沒有什麼活動。我也感到很不舒服。魯登道夫已發動了三次進攻；他已獲得了三次大勝；而還沒有一點可以終止歐戰的徵候。美軍已經渡過大西洋而浩浩蕩蕩地來了；協約國方面到底已在一個指揮機關之下共同合作了。不，我們還沒有得到歐戰的最後勝利，甚至還沒有打敗英國。『我們已經受了幾次很大的打擊。但是不要擔心，我們還沒有死。在我們完結以前我們是要給德軍看一點顏色。』這樣的信我寫了許多給我那個俘虜朋友，顯然的他還沒有被送回本國。

在我經過了那四十八小時的痛快的行動，與退兵時那種奮力的工作以後，生活已變得單調與呆板了。那時候，唯一可得到的事件，只是一幕趣劇。有美軍一營被編入了費格生的部隊裏去訓練，並要參加小規模的進攻以鞏固當地的陣地。

『順便說一句，』在進攻的前一日，費格生對我說：『假使你空時，就把這一隻鴿子放到美軍方面去。我要送一個紙條去講講它們的用處。』

當然，在進攻時，傳信鴿是很有價值的，常常輪流放着以報告前線的進展。我放了這些鴿子到軍需官那裏；而那個條子卻在中途發生了『事變』。在這次進攻以後，（結果是勝利的，但並不重要）我聽得費

格生慶賀着那個美軍的營長。

『你的成績很好，』他這樣說。『你們的弟兄都很優秀，你也指揮得很好。但是，順便說一句，我送給你們的一些鴿子怎樣啦？一隻都沒有到。』

『將軍，現在我得謝謝你送這些鴿子給我們，』那個美國人說。『你的確思慮很週到。我已嘗到過美味的鴿子餅了。』

於是英國人說德國人是不懂幽默的！

★

★

★

★

★

我已差不多做了四年的間諜了。我真正危險的時機都是不足道的，如同煤礦中的決鬥，在阿面昂的遇到梅陀茲，或我那四十八小時中的每一秒都算不上什麼。除了一切立刻可以傳遞情報的方法已沒有以外，我還是像以前一樣的富有冒險性。我十二分確信，我是不會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正在這時候我忽然倒下了，這完全不是尋常的原因；我的假鬚鬚並沒有掉，也沒有美麗的女間諜來出賣我。我的倒下而不能動彈是直接接受了流行性感冒的侵襲。

你們還可以記得，在一九一八年夏季中蔓延於歐洲的流行性感冒。全營的人馬會因這種病症的作祟而暫時失去戰鬥力；有好幾個星期，英軍全部都染着了這種病症，因此，我特別發了一個報告給渦夫干。

後來他告訴我，他要想回答我德軍也陷於這種狀態中！

我們一部裏已有一半人在同時病倒了。前線已平靜無事，我已不大要走動了，所以我就在辦公室裏幫忙。因事情繁忙，我直到第二天才去看那些天天源源而來的汗牛充棟的尋常軍事文書。在讀着時，無意中看到這樣一段驚心動魄的文字：

『騎兵第三師的軍法處很想找出一個叫格瀾的伍長來，他大概是輜重兵隊中的司機。假使發覺這樣一個人，應把他扣留起來。』

格瀾伍長！我差不多已忘記我的姓名了。『騎兵第三師，』坎拿大騎兵隊就是其中的一旅；而梅陀茲就在坎拿大騎兵隊中服務。大約在兩年前，據報已『重傷』了。但即使重傷的人有時也會醫好的。哦，我應該早已想到這樣；我應該早已預料着這一點！過分的自信是禍根。『假使找到，應把這個人扣留起來。』

那一晚我的神經真是緊張非凡。管理參謀部辦公處的那個上士更使我覺到不安了。他也看到了那個有關生命的一段。

『格林！你看到這個了嗎？』他露齒笑着說。『只差一個字母，我要把你送到監獄裏去了。』

監獄，又是一個頗有含蓄的可怖的名詞。我並沒有回答他的嘲弄；他非常驚奇，因我只是說些抱厭着流行性感冒的話。

真是給我預料到了。次日費格生就病倒了；他的病勢很重，所以送到了醫院中去。

這是我初次感到了驚恐。我和這些人只有幾星期的關係；他們是不大知道我的底細的。只有費格生可以爲我保證，而他卻已病倒而進醫院去了。

那時我自己也病倒了。三天中我把關兔子的鐵絲籠當床睡着；有一個看護兵每天來看我，但並沒有醫治好。人人都患着流行性感冒。我的病頂糟糕，因我不能靜養精神來補償我的肉體上痛苦。

第三天，那個上士又走進小屋來。我沒精打采地望着他，看到他帶着一個人。又是一個可恨的頭戴紅帽子的人——憲兵。

『格林，我要想跟你說話，』那個上士說。『對不起，在你不舒服時來打擾你，但你可以跟尼古拉中士講一句話嗎？』

『對不起，伍長，』那個憲兵插進來說。『但我們爲辦要緊的公事。這不過是一種手續，一分鐘也不消，幾句話就行了。』

『那很好。』我微弱地低聲說。我知道實在是不好的。

『在一九一六年你會到過阿面昂嗎？』他這樣問。

『是的，』我回答說。『總有數十次。在一九一六年，費格生將軍是在第四軍司令部做事情，這一點你

「一定知道。」

「那很對，」他同意說。「哦，那末你曾經碰到過一個叫格瀾的汽車夫，格瀾伍長嗎？」

「就是我們在前幾天晚上談到的那個人，」那個上士指明着說。

「沒有，」我回答說。「從來沒有聽人說起過他。」

「請聽他那個人的相貌，」那個憲兵繼續說。「大約五呎十吋高；年紀約二十六歲；身材有點矮胖；金色的頭髮；藍眼睛；講德語很流利。」

「噯，」我說。「那是很普遍的，這樣的相貌可以適合於任何人。也許可以適合於我，除了我不會說德國話。」

「哦！」這一點給他以新的意思，很明白的意思！「會說德國話」他操一句德語這樣問。

「那跟我是沒有關係的，」我用法語這樣回答；智慧並沒有隨便和流行性感冒相配合。

「這樣你是從來沒有碰到過他？」

「沒有，從來沒有。我見到過很多的輜重兵隊的司機人。我從一九一四年以來一直是和費格生將軍在一起，這你也知道的。」

「是，我知道的。哦，行啦，我並不會希望什麼，所以我沒有失望。」

「但是有什麼重大的意義？」我這樣問。

「噢，」他隨便說着，「這個格瀾似乎有德國間諜的嫌疑。我們不能找到他一點證據，但在一九一六年有人在阿面昂看見他。我們只要把在法國的每個輜重兵去調查一下，一定可以捉到他。啊，行啦，沒有事了。」

可是他還沒有走，因為那個上士留着 he 喝一點酒。他坐在另外一隻床上，離我相當的遠。

「這一次流行性感冒真厲害，」他說。

這一句話和他的柔和的口氣，給我那魯鈍的頭腦一種暗示。

「你是什麼地方人？」我問。

「×××，」他回答說。「我曾在×××州的警察隊中服務。」

「噢！我叫着說。『啊，我曾在×××大學念書。你認識×××嗎？』我就把那個成功的布商，浸禮會執事兼保安官的名字提了出來。」

這個名字是刮刮叫的，我也知道如此的。以前他沒有懷疑我；現在至少已有一個憲兵已可以替我作擔保了。

「祝你捉人的成績好，」在我們的談話一完，我這樣說，而他就轉身走了。

「哦，我們一定可以捉到他。」他重新對我保證說。「我們的手段是很靈的，總會捉到我們所需要的人。那個格瀾是要鎗斃的。無論如何，已有兩個坎拿大的軍官一見就認識他。我們一定會捉到他。」

他這樣的自信叫我悲觀起來了。我睜着眼躺過了最難過的一夜。「有兩個坎拿大大軍官一見就認識他。」也許他們已命梅陀茲與包威而可以自由去調查所有的輜重兵。英軍也許是無甚用處的，但我知道他們有堅韌性！要知道他們一經想出了一種計策，是不會輕易放過去的。他們要來捉我了。他們總是會捉到他們所需要的人。我要鎗斃了，那個憲兵曾經說過。

而且我的工作不是沒有用了嗎？一個間諜沒有方法來傳遞情報還有什麼用呢？現在我已跟正式的軍隊在一起了，我的情報大多是需要立刻就寄出去的，這就是說，大多是沒有用的。我已成就得很多了；馮干說過，德國已在歡迎我回去了，鐵十字勳章已在等着我了。哦，我爲什麼不在光榮的四十八小時以後就回到德國去呢？那時我是個英雄；現在我是個懦夫，是膽小的人了。

我還沒有復原。誰都知道患流行性感胃時會附帶有些恐懼感的，而一九一八年的那種特別重些。要是我沒有病，我一定要靠着費格生那張牌子硬着頭皮幹下去。而且在他指揮下的某營中，還有我在大學中的一個同學。但現在我只看到反面。我看見梅陀茲那雙黝黑的、懷疑的眼睛。我看見那個憲兵。我看見有一隊人排列起來鎗斃我。我發抖了，這是流行性感胃，還是恐懼？

我已懊惱了。爲什麼我不在阿面昂碰見梅陀茲以後設法去弄死呢？我應該早已知道他，早已知道他一定會在懷疑後去追究根底的，因爲那樣就是他的本性。或者我爲什麼不預料到他也許會從重傷中恢復過來的？可是，即使我會料到，我能怎樣呢？我可以在三月二十二日走過覺賽的德軍陣線去。啊！我真是個傻子呀！太堅定，太自信了！那是多麼一種重大的人性上的缺點呀！然而一個間諜是不應該有人性上的缺點的。

兩天以後，我勉強拖着我的身子走到汽車中，我開到了白吐恩。我必須去看珠拉；她在妓院外面租了一間房子。我發覺她自己也患着流行性感冒。我把我的恐怖與災難都傾吐了出來。也許我是安全了。可是也許那些憲兵會帶着梅陀茲隨時可以來。任何一點小小的事情都可給人以線索。我送出的信息已不下一百次了；不是全都送到的。假定只有一個人可以找出我的線索來，則梅陀茲……

珠拉的聲音很微弱，但她的意志卻比我堅決得多。

「這次戰爭是太長了，」她說。「我已過夠了，已厭倦了。我也幻滅了。」

「幻滅了？」

「是的。我對於德國人很有希望，當他們說到新波蘭的時候。但現在我發覺到只是德國的波蘭罷了。你知道你們的同胞已把畢蘇斯基投諸獄中了嗎？」

「真的嗎？」

「是的。在幾個月以前。我剛剛得到這個消息。我已立刻憎恨德國人了。我立誓再不跟他們做工作了。後來我記得了魯意，我必須幫助你；你和我曾經做過伴夥。但這一樁事情正好解決了我們兩人的難題。你必須走，立即就得走。這些英國人是危險的，他們的警察要比其外表伶俐活潑得多了。你已盡了你的義務，已經超過了。你必須回德國去。」

「你呢？可以跟我一道去嗎？」

「不在旅行時一個人要比兩個人便當得多。扶我起來。」

「爲什麼？」

「我要出去替你買幾套便服來。我還得去偷一張護照來。」

珠拉的精神太好了。她支配了我。我還是很羸弱；我不能和她辯論。當我跟他穿衣服時，她自己也因虛弱而發抖了。但她的頭腦很堅定。當我聽到瑪泰·哈麗種種傳說中的偉業以及所謂博士姑娘時，我就想到珠拉，就要發笑了。

「魯意，在這裏等一下，」她命令着說。「幾分鐘就行了——那個彎角上就有一片店。」

在半小時以內她就回來了。手裏是套便服，好聰明的女人她買了一套舊衣服來。這套衣服裁剪得不

好，但那是沒有關係的。她那靈敏的頭腦是什麼都不會忽略過去的，這裏還有領帶、帽子和襯衣。我可以絲毫不着軍服了。

我穿上了衣服。『到鏡子裏去看一看自己，』她命令着說。我有點驚恐了。這個人是誰？

『到照相館去，』她又命令着說。『去拍一個護照上用的照相來。當然只要說法語就行了。然後到這裏來等我。我要到這個公寓裏去走一趟。也許要費一些時間，我也許要灌醉一個人。』

靠近火車站，有一家照相館，門敞開着——還在跟幾個兵士做着生意。沒有人會來注意這個頹唐的人在白吐恩街道上走着。

兩小時以後珠拉回到她的屋子來重新跟我作伴了。她勝利地拿着一張紙在手中舞動着，那已是用得很髒，摺痕很多而且有點用破了。這是白吐恩工程師佛朗索伊·鮑基龍 (François Bocquillon) 的證書。

珠拉的手指是很粗的，但非常靈活。她很靈敏地拿去了佛朗索伊的相片而把我的相片放了上去。我們使勁把它擦了一陣，使它像旁邊的紙上一樣髒。

『現在你是個法國人了，』她說。『但你還得需要一點到巴黎去的理由。讓我們來想一想哦！你懂得化學，我意思是指墨水方面。』

「有一點爲什麼？」

「我這裏有一張藥方，這是給我看流行性感冒的醫生開給我的。」

「但那是什麼意思？」

「你能把上面的墨跡消滅嗎，不過十幾個字？」

「我可以，假使有一點硫酸和阿摩尼亞的話，」我說。「但你有什麼計策？」我這樣問着說。「這有什麼用處？」

「假使我們能把這張藥方的藥名去掉，那·只·留·着·他·那·鉛·印·的·姓·名·地·址·，·還·有·一·個·簽·名·了·。」

「唔？」

「所以，假使我們寫一封信給巴黎某醫院，說你有急性結核症，而要你立刻去檢查，那·末·這·封·信·就·有·醫·生·的·簽·字·了·。」

「是的……但……但是我們不能偽造筆跡……它將和簽名的筆跡不一樣了。」

「但是我們可以用打字機，」她說。「樓下店裏有一部打字機，我要去借它來。我們只要很少的幾句話就行，簽字式以上還有很多地位。我要去買硫酸來。我已有一點阿摩尼亞了。」

但是我把抓住了她。「珠拉！我叫着說。「噯！但我從來不曾見識過像你那樣的人。你使我覺得

『魯意，後來再說吧！』她冷靜地說。『我必得在店門未關以前就要去買到硫酸來。』

我真是一個特別的人。誠然，我已患了流行性感冒；但珠拉那種冷靜的自信與敏捷的智力，其所給我的影響遠比疾病爲大。她給人的自信力真是無窮的！所有我種種神志恍惚，猶豫不定的感覺已沒有了；我已下了決心，珠拉已爲我下了決心了。在兩三天以後我可以到德國了。珠拉已給予我一個飛躍的起點；其餘的要我去臨時設法了。我那三天中的心事與惡夢將成過去，德國就要在我眼前了。

她回來時我正在吹口嘯，而她看見我那種新的自信也微笑了。可是她自己還是很蒼白而且在發抖，因她還發燒得很厲害。我就在那張藥方上開始工作了；當然我的方法不能算是什麼神奇的間諜手段，而只是應用極平常的化學上去跡的原理而已。我先在墨跡上塗一點酸，以溶解墨水；然後再放上一點鹼質的東西來中和酸質。一個反間諜機關中的人也許可以看出紙上的有筆尖的擦痕；但一個憲兵是不帶碘液的。而且打上了字也可以掩護過去。

我們草成了一封適當的信，珠拉就去借了一部打字機來。我當然跟這封信是很相稱的，因我的發燒與焦慮已把我打擊得蒼白與憔悴了。

『現在就動身到巴黎去，』珠拉說。『頂好不要從白吐恩上車，因該站的憲兵會知道佛朗索伊·鮑』

基龍的。而且那邊現在恐也沒有客車。」

「那是很便當的，」我說。「我已把車子停在廣場上。現在我真正要走了，什麼都不要緊。現在已是薄暮了。天黑後你就去把我的大衣拿來，它是放在汽車裏。把這件大衣罩在這套便衣上，戴上我的軍帽，我可以坐着車到聖·保而，或甚至到阿面昂。我有護照，路上是不會有困難的。也許我要把這車子棄在城外，而像一個平民似地走進去。」

「關於錢是怎樣？」珠拉問。

「我約有三百法郎。」

「那就儘夠了。在巴黎要當心些；那面有不少奸細。」

「我不明白，我將怎麼辦呢？」我莫名其妙地問着說。我還沒有想到很遠。「我將去要一個到瑞士去的護照。你可知道那個地址是否還沒有變動，（即在拉斯配也大街的那一個）就是那一次我們送你母親到瑞士去的那個地方？」

「是的。奧比耐（Aubigny）就是他的名字。他會給你一張護照。是的，只要你一到巴黎，大部分的困難就過去了。」

我們坐下，等着天黑。一下子我們都靜寂無聲；然後我們就談話了，自然只談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回憶

到我們的勝利與失敗。現在大家都已完工了：不久我就可回到德國，而珠拉也不再做間諜了。

她把我的大衣拿回來了。離別的時間已到。在我們三年的關係中我第一次看到她流出眼淚來。

「魯意，你不會忘記我嗎？」

「珠拉，我永遠不會忘記你。」

「這次歐戰過了以後，我會來看我嗎？」

「當然；在歐戰停止以後我一定會看到你所應得的一切。當然我將來看你。」

我擁抱着她。但我所感覺到的並沒有一點女性的意味，她那身體是結實與堅硬的。

「你是一個偉大的女性，珠拉，」我說。「我從來沒有見識過像你這樣的女性。我願你會做我的……

我的……」

「兄弟！」她插進來說。

她是對的。我願她會做我的兄弟。造物者錯把珠拉造成了一個女性。然而這一錯誤對我是有很大用處的。

「那末，你將怎麼辦呢，珠拉？當然，我的意思是你會拋棄你那賣淫的生活了，是不是？」

「是的。」

「謝謝老天！」

「現在看來似乎這一切都是可憎的。我並不會重視它；我假定我是不正的。現在我並不關心我能否再找到一個男人。除非是你。所以請走過來。我不是說來和我睡。除了在戰時，還有誰會來看我？但在歐戰停止後，我也不會來糾纏你的。我不過想大家做朋友。我們的友誼真是很特別的，魯意。」

「超乎一切的。我初次見你的那個日子真是太有意義了。我從來沒有下過一種決心要比當我看到你就信任你那樣的堅定。在這世界上已沒有一個女性再比你更叫我重視了。這不是末日，珠拉。戰爭不能永遠繼續下去的。那末我們一定有再見的日子。」

我曾吻她，安慰她。她擁抱了我一會兒。但突然她挺直了身，然後把她自己推開了。

「這是你去的時候了，魯意。」她說。「儘量當心。盡可能地少說話——你的病態會說明你的沈默。在三天以後你就安全了。再會了，魯意。假使你可以為波蘭盡一分力量，望你爲了我而做一點。」

我湊上前去吻她，但她只伸出她的手來。我握着她的手時覺得她握得很緊。然後我急忙轉身就走了，恐怕我再下去會忍不住哭出來：我必須嚴肅地去實地應付三天。我開着車子走時，打她的屋前經過。她在窗口，但我想像出她的樣子來，她已躺在床上，唏噓痛哭了。

第十四章

我在次日一早就到阿面昂，天還沒有亮。我大膽地把車子停在馬市廣場（Marché aux Chevaux）。這使我有了一個比中途拋棄它更好的機會——在那裏也許放好幾天也沒有人注意到的。當我沿着那美麗如畫的，但是醜陋的丹納（Tanneurs）街上走時，我就把我的大衣與帽子丟在路旁的小川中了。它們是絲毫不會引人注意的；假使一個普通的老百姓發現了它們，則很合理的就可以把它們拾了去。假使給一個警察看見，這也很平常的，因這個地方妓女很多，也許是一英國兵在這裏渡過了悶熱的一夜，而偶然把它們遺失了。

有一次開往巴黎客車在一小時以內就可以到了，但搭了班。法國的火車是常常搭班的。因患過流行性感冒後的反應侵襲着我，我很可以裝作一個病人的樣子。當我走進了待車室，一個憲兵要來看我的證明文件，但即使他，也在交還我那些文件時給我以同情的臉色。

『振作一下，老朋友！』當他打我身邊走過時，這樣說。

車子開得非常慢，而且還停留了十幾次。但珠拉那種巧妙的臨時辦法要比深思遠慮的計劃還要好。在車廂中人人都在談話，正像他們在法國過着日常生活時一樣。我的鄰人是一年老的旅行商人，他也來和我攀談。我的回答簡簡而無勁。我把我的信給他看，他的臉色就露着驚恐的樣子來了；我可以知道他在想什麼——結核病不是傳染的嗎？我還提出我有流行性感冒以加重他的恐懼心。他不再和我攀談了，一

路上他老是吸着防疫香錠。

我在午後不久就到了巴黎。現在已沒有時間可以掉鎗花了。我隨時有被人尾隨的危機。當我離開白吐恩時，我趁最後一點可以利用的時間寫一個短信給司令部裏的上士『我到醫院去了。覺到很不舒服。』——魯意·格林伍長。』上面沒有地址，什麼都沒有寫，但已足夠了，也許可以把潛在的懷疑緩和一兩天。我不敢在街上閒蕩着。我的證明文件是很對的，但我的法語不很可靠——我經不住詳細的盤問。所以我率性大膽地走到拉斯配也大街的某號門牌去。那是一間很小的印刷店，櫥窗中陳列着一些已有點古式的名刺的樣子，和一些小招紙。門上有一塊小招牌寫着：『及·奧比耐』(J. Aubigny)。

我走進門去。有一個戴着眼鏡的人彎着身子在粗魯的木架上找着什麼，那上面放滿一些鉛字箱。『我要名片，』我說。

他驚奇地望着我。像我那樣的人差不多不像是需要名片的。我真正的需要是藉這幾分鐘來試探這裏是否只有我們兩人。這點不久就證實了——這引店是很小的。

『你們是奧比耐寶號嗎？』我這樣問。

『是的。』

『你是奧比耐自己嗎？』

『是的。你問他做什麼？』

我用一枝鉛筆在桌上的一張紙上空劃着。他的眼光跟我，他嘴裏這樣讀着：『A. F. 一八九。』他讀得很快。

『請進我辦公室來，先生，』他說。『我將拿名片的樣子給你看。』

在這店後面是一個很小的房間，空的地位已不夠放一張寫字檯和兩隻椅子了。他把我們後面的門關上了。

『你要什麼？』他馬上就問。

『我要一張到瑞士去的護照，立刻就要。』

『哦！什麼國籍的？』

『你能給我什麼國籍的？』

『假使你立刻就要一張，我只能給你造一張法國或美國的，』他說。他很鎮靜，這一點又重新保證了我；他這樣說着，彷彿偽造護照就是他的日常工作。

『美國的，』我立刻決定說。我在回答問題時，用英語比用法語好多了。

『很好。我要知道一點事情。你有相片嗎？』

當然是有的，我在前一天就照好了。我把芝加哥一個有名人物的姓名地址告訴了他，這個人和我的年紀相仿，而且我知道他很清楚。我到瑞士去的目的是養病。我還把他家中的詳情很正確地告訴他。

『很好。這事情是很容易的，』奧比耐露齒笑着說。『到我這裏來的顧客是不大有準備得這樣週到的。明天早上到這裏來，那時一切都預備好了。』

『不，』我說。『今晚就要！』

『今晚不可能！』

『對啦；你的工作你自己該知道的。但至少我得留在這裏直到護照弄好。』

『不，不，你不可以那樣。假使有人進來……』

『誰可以進來？請你放心，奧比耐，我歡喜你信任你。你是個勇敢有爲的人。我已冒險得儘夠了，我已病了，沒有那張護照我是不能走出門去的。還有，你得替我去買幾套衣服來，好讓我和這張護照相稱。』

他望着我，後來就讓我留在裏面了。我已從珠拉那裏露光了一點決斷來了。

『但是千萬不要發出一點聲音來，』他懇求着說。『在我店門未關以前是不能開始做那護照的工作的。』

『好，』我同意說。『但不要忘了買衣服。』

我給了他一點錢，他就馬上關上了他的店門。只隔幾間門面就有一家衣裝店。奧比耐居然有勇氣拿三套衣服和一些襯衫來看樣子。我揀了一套，而他就把其餘的拿回去。他是思慮週到的人，他還用那個找頭買了一些食物來。

最後他的店門已經關上，我看他工作，我要看那張滑稽的護照究竟是怎樣的。從他有一隻放鉛字的箱子的夾底中他拿出一個信封來，裏面放着四張空白的護照。

「這些你是從那裏拿來的？」我問。

「從柏林來。特別印刷起來的。完全像真的一樣。」

的確，它們看上去很像是真的。他工作得迅速而熟練。他先把我的一張相片黏上去，用一個精緻的鎮壓機來壓出一些浮花來；然後他又寫上了我的詳情，我簽上了字；而在該護照背後應有在旅行中的簽字甚至還要簡便些，護照背後的簽字除了各敲上一個橡皮圖章外還有什麼？另外再敲上一些橡皮圖章以作我在旅行中所經各地的日期。

「啊，奧比耐你真是天才！」我高興地叫着說。「我現在不能給你很多，我還得買一張到瑞士去的車票，但以後將重重的酬謝你。」

「那已很夠了，」他說，很是滿意。「將來不必再付什麼錢。那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祝福你！但你怎麼

也不能處置失當的。』

『你是個偉大人物，奧比耐，我以為奧比耐不是你的真名字？』

『你對的。』他露着齒微笑了。『順便說一句，要是你還要錢的話，我可不能爲你去向高而麻 (Colmar) 或比朗日 (Beranger) 要。我相信他們是替雙方都工作的壞蛋。』

我一路上的錢已儘夠了，所以我感謝了他的好意而立刻到里昂車站 (Gare de Lyon) 了。在我去趕到那往日內瓦的夜車以前還有很多的時間。因路過了一家舊貨店，我就買了一隻手提皮包，後來又買了一件寢衣、一個牙刷以及旁的必需的東西，這些是爲應付海關稽查的。我輕裝旅行着。我的行李當然已經送去了。

我買車票時，那裏的職員無意識地嚙噓着說：『先生，你的護照呢？』我在窗外拿給他看，他也不再追究什麼了。他所關心的，只怕因我沒有護照而在他那班車子裏從瑞士送回巴黎來。我坐在那微黑的車站上，裝着還有病的樣子。然而我幾乎不能抑止我那種緊張的情緒。車子的汽笛已經響了；我走到月臺上，找到一個空的位置。我看着那車行時刻表；在十二小時以後，我將到瑞士了，自由了！

火車開動了，只遲了數分鐘。但是因擔心過度，我真的感到不舒服起來了；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在患過後還有很大的反應，這是曾有許多人患過都知道是很厲害的。車廂裏只有五人，我們就預

備坐過這一夜了。但是那個不可避免的查票員跑過來了：跟在他後面的是一個憲兵，他要來查看這些人的護照。他輪流地把每一張護照拿到走廊裏，可以看得清楚些。他把我的護照比旁人看得格外精細些，大概是因為有點新奇吧。在交還我時，他批評了幾句，但我裝作不懂法語。因此我用很好的美國話感謝他，並爲他請晚安。

在十小時以後我將到瑞士了。我對面一角的那個人已在重聲打鼾了，但我不能入睡。我那種生活的變動其節拍多短呀。四十八小時。在慕尼黑我和安娜的戀愛史中，只在四十八小時以內我的生活就改變了；在索姆一帶的火線上我在四十八小時以內打了我那光榮的勝仗；而現在，只在四十八小時以內逃走了。現在只有十小時……又不到十小時了。

我的間諜生活大都是極其平凡的。在英國的新建一個人格——其大部分似乎是不需要的，但已適合它的目的了；還有駕駛着帶姆勒汽車的那些平淡的日子，以及發明巧妙密碼的那幾個晚上。這一切顯得多麼平凡呀！我的腦子只在回想四十八小時，以及珠拉。

我們已到弟維 (Dijon) 了。然而一切官場的手續還沒有完結。那個憲兵又回過來了，跟着的是一個穿便衣的人，這個人仔細對我望着。

『我可以看一看你的護照嗎？』那個穿便衣的人這樣問。

『我真倒楣，要看幾次？』我埋怨着說。然而我裝作毫不關心：顯然這個憲兵因不懂英語之故，剛剛去找到了一個懂英語的人來。

但約略在那張護照裏面一看以後，那個穿便衣的人就看着封面。於是他也走到了走廊中去，同時我看到了一道電筒的光線。突然，我本能地恐怖起來了。冷汗也淌出來了。這是意想不到的。我恐怖了。我驚惶地發抖了。

『對不起，我要請你跟我走。』那個穿便衣的人說。

『什麼事……』我大聲叫着說，但他舉起了他的手來。

『也許什麼都對，先生，但在這時候誰都要加以確定。請跟我來。』

這時候除服從以外就沒有其他的辦法了：憲兵是帶着武器的。至少，這是最聰明的辦法。我們停留在走廊的盡頭。我們在那裏站了幾分鐘。

『我要說，我可以坐嗎？我是個病人，你也可以知道。』我抗議着說。

『一忽兒你就有得坐了。』他同意說。『我們快到弟雄了。我們在那裏下去。』

我們在弟雄下車，大聲反對也沒有效。我們走到了另外一個月臺，等着車子回到巴黎去。我竭力申斥着。我把我所記得的每一句有力的美國話都用出來。結果當然是沒有有效的。這些算得什麼？但那個穿便衣

的人在我所遇到過的法國人當中要算頂奇怪了：他總是不講話。

最後火車已在夜色中猛然向巴黎進發，我已無話可說了。我的勇氣慢慢回復過來了。不是全都完了。顯然我的護照上已發生了毛病。那是可以說明的。也許我可以說我的護照已被偷去，而這一張是代替的。我將放大膽子，去訪美國領事。我不是對芝加哥很熟的嗎？我能把芝加哥的一切都說出來。我能借護照上那個人的名義來說話，我也熟悉他。不，珠拉，我們還沒有死。我們那種單調的間諜生活，並沒有麻木我們的智慧與發明。

到了巴黎，我被用汽車送到警察局去。先把我在拘留室中關了一個鐘頭，不管我怎樣抗議着。然後把我帶到辦公室中一個警監的面前。

『我要說，先生，』我憤怒地申辯着說。『關於這件事我有話說。我是個美國人，你們不能侮辱美國。我要見美國領事。』

但他只當不聽見。他在輪流地看着桌上的一張紙，和我全身的特點。

『是的，這就是那個人，』他對那穿便衣的人說。於是他轉向着我，用着呆呆板板的英語說：『佛里茲·李格味 (Fritz Rigrwehr) 或靖·德茲瓦而 (Jean Desvres)，你已在通緝之下了，你的罪狀是曾為敵國做間諜工作，並於六月三十日晚破壞克雷蒙·斐朗 (Clermont-Ferrand) 的軍火工廠。』

『但是，你這蠢漢，』我喊着說。『我的名字並不是李格味，或德茲瓦而，而且在六月三十日我也不在克雷蒙·斐朗。』

『很好，』那個警監說。『那末，那時你在什麼地方？』
當然我不能告訴他。突然我明白了我是在爲我的生命辯護了。

第十五章

我已不大多說話了；我要思索一下。那個警監滔滔不絕地發出了許多問題來，但我拒絕回答。我還是很努力地走着，我自以爲很妙的棋子，即要求見美國領事。在一九一八年七月的法國看來，美國是很有意義的。

『很好，』那個警監說。『我會去通知美國領事。你回你的拘留室去。』

等到美國領事館派人來已是下午了。我歡喜那個人的態度，他顯得冷靜而端方。

『原來你是個美國人？』他開始說。

『是的……啊，我看到你真是高興。』

『讓我們來調查一下——你過去是什麼名字？』

『芝加哥的×××，』我回答說。『你知道我父親，他叫×××。他現任參議員。』

『哦，是的，我知道你父親，』他說。『但你的確是他的兒子……你的確是×××嗎？』

『當然！要不是他我是誰呀？』

『我不知道。但事實是×××已在六星期前在顯洩·希雷伊 (Chateau-Thierry) 1戰中陣亡了！我恐懼了。我明白假造證據的危險已經來不及了。然而我還只是需要十二小時！

『當我於今晨聽到了你的消息時，我會去訪問了他的團長，』他接着說。『這件事是絕無錯誤的：×××已經陣亡，已經埋葬了。所以假使你要我幫助你，頂好把什麼都老實說出來。你也許是美國人，但你不是×××。』

我非常痛恨我做了一件蠢事。我那樣固定的四年間諜生活已使我變得過分自信了，這真是絕大的錯誤。然而，我必須辯護。我就開始說及芝加哥的情形了。我提出一些著名的人物及其特點來；我說出那裏的大學和大學教授來；說出那裏一些街道和它們的特點來。

『是的，』在聽了我十分鐘這樣的談話，他說。『所有這些證明了你熟悉芝加哥，但沒有證明你是個美國人。』

『請告訴我，』我叫着說，想轉變我的話題，『究竟判定了我一些什麼罪？』

「當然我要告訴你——他們不是說過了嗎？似乎在六月終有一個穿着輕步兵制服的人到了克萊蒙·斐朗。你知道，那邊的工廠是很多的。他去訪謁其中某工廠的一個化學技師，說是這個技師的兒子的朋友，他兒子現在法軍中服務。他的嘴非常圓滑，而那個化學技師就留他過一夜，並帶他到該工廠各部分去參觀。那一夜該處的電力間就起火了。」

「但是……那樣並沒有證明了什麼。」

「沒有，」他同意說。『那樣是沒有證明什麼。但當那個化學技師去找這個輕步兵裝束的人，他已走脫了，他還留下了他那套制服。那是非常可疑的，這一點你必得承認。』

「但所有這一切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叫着說。『我那時不在那個地方，也從來沒有到過那個地方。』

「好，我以為只要你能證明那一點，你就沒有關係了。」他同意說。『那末你所要說明的就是那張護照。』

「護照！」

「是的。這並不是×××的護照，因為他是軍人，不會帶護照的。而且他已去世了。復次，這個完全不是美國護照，這是偽造的。」

「什麼……偽造的嗎？」

「你說，」他奇怪地說。「要是你當真是做像他們所說的事情，你是知道得很少的。你知道你是怎樣被人發覺出來的？」

「不，我不知道。」

「好看，看看你的護照，假使你再看到它的話。我剛剛看過它。你可以看出那隻美國鷹的腳爪指錯了方向，而且他的尾巴上還少了兩根羽毛。」

「真的嗎？」

「是的。假使你是做我們這種事情，我以為你一定會知道它的樣子。英已發覺了一個間諜，他就是帶着這樣的護照的。因此，有人如被發覺帶着這樣的護照，就被當作間諜了。但我不應該告訴你這一切，非你真是美國人。那末，你爲什麼不把全部事實告訴我呢？」

「你可以讓我坐下想一想嗎？」我說。「假使我告訴你我是誰，就會引起無窮的糾紛來，這就要牽連到我的家庭以及旁的事情來了。你可以讓我再派人去請你來嗎？」

「當然可以！至少，我將請我們的律師來旁聽你的案子。祝你幸福！」

他熱誠地跟我握手，他那誠意是可以看出來的。然而我知道他對我是沒有用的。我不能證明我是美國人。即使我能夠證明，那也不能解除我的罪狀。兩重罪孽——破壞工廠與偽造護照。

這樁破壞工廠的罪名一定是不能成立的。我不必證明我的無辜——他們必須證明我有罪。有人會來對正我了。哦，我一定可以辯護這一罪狀，即使不提出事變發生時本人不在場的答辯。於是護照的事情——哦，我必須想一點辦法，必須想！

次日早晨，一個憲兵帶了一個牛皮紙包走進我的拘留室來。

『穿上這些，』他命令着說。

我打開了那個紙包，以為裏面是囚衣。但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套輕步兵的制服！

『但那是什麼意思？』我憤怒地追問着說。

『有人來對正了，把它們穿起來。』

我反抗着。我咀咒着。我狂叫着。他走開了，去報告那個警監。我有人對正了！我記起了我在英國大學念書時的一樁極盡諷刺的事件；經過警察局時，有一個警察很客氣地問我是否願意爲他作對正。同樣被叫來的人有十個；後來就帶來一個嫌疑犯。他沒有打領帶，他的頭髮是蓬亂的。

『只要一忽兒，』當我們排列起來時，一個巡官說。『諸位，我們想把這位朋友來公平地展覽一下。你們不贊成把你們的領帶拿去，把你們的頭髮弄亂嗎？』

我們當中有幾人似乎不信服，但至少這是公平的。但這些法國人……

那個警監來了，我就用話來攻擊他。

『所有這些愚行是什麼意思？』我追問着說。

『並不是愚行。有一個從克雷蒙·斐朗來的紳士要來對正你了。』

『很好。讓我公開來表示一下。』

『在戰時我們不公開表示間諜案子的。爲了對正你，他必須馬上就來看你，像上次看見你時一樣。穿上那套制服。』

要是我做了鬼，我第一得抓到他。以前我的憤怒是假裝的，現在已是真實的了。我痛恨切齒着這一切不公平。這是一種公平的處置嗎？穿了制服，當然我一定會被對正的，人們一穿上制服就不大有分別了。我怎麼也不願穿上制服的。

『很好。』在我大聲攻擊他過後，他說。『那末我們必須強制替你穿。只要把那套輕步兵裝的上衣套在你身上，再戴上一頂軟帽子就行了。』

我反抗着，但是無能爲力。要是他們故意去選擇了一套制服來，則不能比選一個輕步兵的服裝與軟帽再容易了。他們把那上衣強行套在我的身上，把我上了手銬；然後照着他們的意思把那頂帽子戴在我頭上。我被半槓半拖地帶出了拘留室。

「喂，馬丁伊 (Martigny) 先生，」那個警監說。「這就是那個人嗎？」
一個很怪樣的老年人，戴着一副高度的眼鏡，留着枯褐色的鬚髭，走到我面前窺視着我。
「是的，」他同意說，聲音很尖。「哦，正是，就是那個人。哦，你這壞蛋！」

我不恨他——他除了一口咬定我外就沒有其他的辦法了。我不相信這樣司法上的趣劇會發生於自稱爲文明的國家，即在戰時也是說不過去的。這種事情簡直是在發瘋，完全是野蠻的行爲。然而我已無法可以解脫了。我不能告訴他們六月三十日我是在什麼地方。

我被帶到一間寬大的辦公室中，一個白鬚鬚的老紳士面前。那個警監把我的罪狀背誦了一遍，交過了一種文件去要他簽字。

「我以爲他將受軍事法庭的審判？」那個白鬚鬚的紳士當交還那文件時這樣說。

「是的，」那個警監說。「我早已通知了軍事當局，他們很高興。」

兩天以後，我那個不幸的拘留室中已充滿着憤怒了，一個法國情報官來看我。他竭力設法要誘騙我說出話來——假裝他已知道我的一切了，但是假使我能講出一些來我就可以活命，以及其他這一類的誑騙話。一切都是老套頭。我一點也不客氣，一輩子的輕蔑。於是他換了一種口吻，用威嚇、申斥的辦法了。我對他當面大笑。我還是堅持着我是美國人。誠然，我的第一次槍花已在警監前被識破，而第二次也在美領

事館的職員前失敗了。

「六月三十日你曾在什麼地方？」他第二十次這樣問。

「讓我來看看我的護照。」我說。「那時我不是在海上嗎？」

「那張護照是假造的，當不得什麼。」他說。

「但我怎麼能記得日期呢？」我埋怨着說。

「至少你能記得你所趁的船。」他提示着說。

我想去碰一碰運氣。「勞倫的克號船。」我冒着險說出來。

他走出了拘留室，顯然是忙着去打電話。兩分鐘以後，他帶着嘲笑的态度回來了。

「勞倫的克號已用作運兵船，已有三個月沒有載客人了。」

顯然我已倒楣了。所有我的猜想都弄錯了。

但至少我可以應付這個情報官——他那種工作我是很熟悉的。我對他的威嚇與利誘的回答是緘

口不言。

在他走後，我要求再見一見美國領事館的那個職員。不到一個鐘頭他就跟我在了一起了。

「哦，你預備說話嗎？」他問。「你最好是……事情是很嚴重的。」

『不，我不能說，那就是困難的地方，』我說。『然而，我要對你賭咒說，關於這克雷蒙·斐朗的事件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那就是我爲難的地方——我相信你，』他回答說。『現在，你爲什麼不說出來？除非你說出來，我不能幫助你——這是你應該明白的，你明白嗎？』

太好了。但是即使我說了出來，他也不能幫助我；而他那必然向美國方面去調查一下，那就反而糟了。但我請求他是否可以爲我請一個律師來。當然，這件事他是可以做到的。

律師來了；一個精細的人，可是不願幹這樁工作。在一九一八年替德國間諜辯護是不愛國的行爲，是對於他的聲名大爲不利的。我告訴他，我只要他爲我辯護一點，即，我的對正是不公平的，不合法的。他允許我替我竭盡努力，但我不相信他。他的心已不在他的工作上。

所以我只好受軍事法庭的審判了。這是很祕密的。我被四個武裝守衛從獄中帶出去——那個軍事法庭是由三個人組織成功的，其中的主席是個鬍鬚灰白的比較年長一些的人。還有第四個法官是個上尉，他算是公訴人，但事實上是主席講話最多。我很像地裝作不懂法語，而堅請要一個譯員。

我的審問約費了兩個多點鐘頭。主要證人就是那個警監和那個情報官。他們甚至於沒有把那個對正我的化學技師召來——他們接受了那個警監的話，即我已被對正了。

我竭力抗辯着。『但是主席大人，』我叫着說，『你怎麼可以聽憑這個人的話？爲什麼不把這化學技師帶到這法庭上來？所有這些不能作爲證據。』

『尋常獲證的規則不適用於軍事法庭。我有權用我自己的方法來揭發這案件的真相。』

『但是這個化學技師……』

『正忙於爲其祖國服務。他已爲我們立誓作證，說他已作了你的對正——那就夠了。』
我保留着再行抗議。於是那情報官就開始說話了。

『法庭已從種種可靠的供詞上得到證據，證實化名靖·德茲瓦而的罪犯，已在六月三十日在克雷蒙·斐朗地方犯了破壞工業設備的重罪。即使這一點，你們已深信他的罪孽應受死刑。但現在我要確定地向你們證明，他是敵國の間諜，他的名字叫佛里慈·李格味。』

『從愛姆·馬丁伊的話中已經明白，該罪犯是和他的兒子有密切關係。因此我曾在那一方面去調查小愛姆·馬丁伊是曼興 (Mangin)將軍參謀部中的官佐。他早經發覺了一些可疑的事情。他的一個書記已告假離營，還沒有回去；從別處寄來了一個包裹給他，因他還沒有回去，後來一個同事就把它打了開來——這是軍隊中的習慣。原來包裹裏有一個餅，餅裏藏着一小瓶隱形墨水。這裏有一封短信，它可以明白表示出這個人就是我們早已在緝拿之中的德國間諜。主席先生這就是那封信。』

他把它交給了庭上，他們就鄭重地查看着。我已不能再忍耐了。這不是證據——跟我沒有絲毫關係；沒有一點可以在文明國家的法庭中成立的。

『我要看那封信！』我叫着說。我覺到我像在夢魘時的說不出話來。

『很好，』那個情報官說，招呼着守衛小心看着我，防恐我把它毀滅。這是封完全沒有什麼意義的面筆跡很細的法文信，我把它讀了一遍。

『但這是荒謬可笑的！』我大聲叫着說。『在這封信中找不出絲毫犯罪的證據——只是生日的祝詞。』

『啊！』那個情報官說。『原來你能讀這封信！我以為你不懂法文的！』

哦，蠢牛，我多笨呀！只要略加注意，我也許會救了我自己。我力說我能讀法文，但不能說法語，可是沒有用的。我相信關於我對正的問題，法庭方面確已覺到爲難了。但現在——哦，大錯了一個間諜絕不能一誤再誤的。

而那個情報官又進一層去從事調查了。一個兵士拿來了一塊熱鐵，那個情報官就把它放在紙上。漸地從該信的字裏行間露出新字來了，這是德文，這樣寫着：『反攻在預備中嗎？盼速報！』

『諸位，我已不必再來申說所有這些是如何重要。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曼興將軍曾從味勒·考特雷

(Villers Cotterets) 地方佈置好了一次反攻，結果獲得了七月十五日的勝利。然而這次勝利並沒有像意料中那樣的大。德軍已被逐退，但逃出了總司令所佈置的圈套。爲什麼？顯然，他們已受了警告。我現在要向庭提出來，這個人就是警告他們的人。」

「但是你這蠢漢，我……他……從來沒有收到過這一封信！」我吶喊着。

「哦，諸位，你們聽到了「我……他……！假使一封信收不到，還有第二封。」

「在曼興將軍的司令部裏他裝作一個獵兵。馬丁伊上尉知道他的名字是靖·德茲瓦而，是個很好的書記。就是靖·德茲瓦而曾到克雷蒙·斐朗……」

「請這位馬丁伊上尉到這裏來！」我插嘴說。「讓他來作我的對正！」

「馬丁伊上尉，不幸已在上星期的反攻中重傷了。」

「他一定已重傷了！」我嘲笑着說。

「你膽敢嘲笑一個光榮的法國軍官的受傷！」主席法官咆哮着說。

「好，那末把這個人的同伴叫幾個來，」我抗議着說。

「這裏，主席先生，」那個情報官接着說，「有德茲瓦而兩個同伴的誓言，他們已正式對正了他的相片。」

這是一幕滑稽劇，一樁全然荒謬的事情。我還是竭力反對這種荒謬絕倫的不公正的辦法。但這一次庭上毫無所動，因他們已顛倒於那種魔術似的隱形墨水，和我那致命的錯誤了。

他們的確問他一些問題，但都是愚不可言。他的證據全在證實德茲瓦而有的有罪，不能證明我有罪。雖經我竭力申辯，庭上總是不理。

那個警監已被召來了。還有第三種罪：他提出了我的那張護照來。他解釋怎樣發覺出那張護照是偽造的，說出差差不多和那個美領事館的職員所告訴我的同樣的話。庭上非常注意，很詫異地察看着那張護照。

於是那主席法官親自來審問了——這個法庭似乎是很守法規的。

「你堅持說你並不是德茲瓦而其人。那末，你是誰？」

「我是美國人。」

「你並沒有說服美國領事館方面相信這一點，你倒要希望法庭來相信它！關於你假裝不懂法語的問題已經揭穿了！你怎樣來解釋你那假造護照的事情？」

「我自己那張護照一定已被人偷去了。」

「但這一點並沒有說明用這個名字——一個業經陣亡的體面人還有一點，也就是可以判定你是

真是假的一點：你已說過十幾次，說是在六月三十日你並不在克雷蒙·斐朗。那末，那一天你曾在什麼地方？」

我避開這個問題不談。我幾次三番提到那個對正的問題。我指出他們對於靖·德茲瓦而犯罪的證據是很充分的，但這沒有證明我就是靖·德茲瓦而。

『在間諜的案子中，在案子的本身上是不能找出確鑿的證據來的。』那主席法官評論着說。『茲就這幾點而論：你堅定說，你不懂法語，但你實在是懂的；你帶有一張假造的護照，這種護照我們知道是在柏林印刷的，從前曾有德國間諜用過；而對於六月三十日的事件你又不能提出事變發生時本人不在場的答辯。即使假定愛姆·馬丁伊對你所作的對正是不合法（這一點庭上並不承認）你怎樣說明其他的事情呢？』

我要想加以說明，但無從說起。事變發生時本人不在場的答辯和護照——我能辯解其餘各點，但不能辯解這兩點。當我看到法庭上那些不動聲色的臉孔時，我知道我的運命了。

在一霎時，我很想提出事變發生時本人不在場的答辯來，而要求由英軍當局來審問。事實上我一定無所得的。在法國捉到的間諜，即使是英軍方面捉到，也要引渡給法方去審問。英軍當局只是有權審問其本國人，不，最好聽其自然吧。

法庭暫停十分鐘。十分鐘的時間來決定我的生命！他們也許至少可以寬恕一點了。

主席法官立起來了；人人立正聽着。「庭上已經考慮過證據了；」他說。「年輕的法官先行判決，本主席是最後裁決。那個判決是——有罪！」

「我要求處死刑！」最後，那個公訴人叫着說。

「死刑是最可能的處分，」主席法官說。「你將於明晨黎明在望升城堡的圍場中執行鎗決。」

「我要上訴！」我喊着說。

「不能上訴。」主席法官說。

「也好，但是，主席法官，你還沒有聽到這案子的最後一點。」

我被遣了開去，帶送到望升去了。至少我的房間要比那不幸的警察局拘留室好得多了。窗上有粗重的鐵條隔起來，武裝的守衛在外面走廊中巡邏着。

我最初的思想自然是想逃。不久，我就拋棄了這種念頭。這完全是不可能的。其時，那個討厭的情報官走進我的房間來了。他是來作最後的努力，想叫我說話；即在現在也還不太遲——主席法官也許會給我緩刑。要拿一點消息來換我的生命。在巴黎有些德國間諜——他們是誰？我的同黨是誰？以及諸如此類的話。我讓他說了兩分鐘，於是慢慢把我的背部轉向了他。他放棄了這種辦法，就走了。

我坐在一隻粗木的桌子旁邊。這是我最後的一夜——不能上訴了。夏季中的長長的傍晚已漸漸結束了。我就坐在那裏出神幻想著。我不明白我已快要死了。外面兩隻燕子的叫聲與飛舞使我感到愉快。我的憤怒已消失了；這裏一切都是太平的、穆靜的，只有燕子的歌聲。

突然，有一個鑰匙插進了門裏來；守衛放一個人進來了，然後又把它鎖上。我望着他，穿着黑色的長袍，帶着耶穌磔像的十字架，是一個神父；是的，我將要死了。一個神父法國人，驅死我的那種民族中的人。我——見他就怒氣冲天。

『出去，快到地獄裏去！』我喊着說。『滾出去！』

『孩子，我只是來幫助你……』

『滾出去！』

『你前程遠大。我祝你平安……』

『你祝我平安，我的謀殺者之一！』

『我求上帝給你平安。我不知道什麼謀殺。』

『你們已判定我有罪，而這種罪我並沒有犯。我將切齒痛恨法國而死。』

『痛恨而死是太悲慘了。我可以和你講話嗎？』

『不。走出去！』

『你是信仰天主教的嗎？』

『我什麼教都不信。從前我曾信過教，但現在不信了。上帝絕不會容忍今日這種司法上的荒謬可笑的行爲。』

『外面有個基督教的牧師……』

『那末你就到他那裏去吧。我不要你，也不要他。我要讓自己來祝安，我不要神父或謀殺者。』

他不安地望着我，但我憤怒地盯住他。我的大發脾氣是恐怖的結果——他叫我明白我要死了。我不能看見他那淒涼的長袍，這是給人以死的象徵。我像擂鼓似的打着門，守衛來了。那神父開始低聲禱告着，但他走出去了。

現在我坐在最後的暮光之中，抖着。我年紀很輕。我不願死。我要生活，要愛，要工作。我要和渦夫干一同旅行於巴伐利的山地；這是我最大的幸福。我還要去見我舅舅；我要見珠拉。

門又開了，又是那個可恨的神父！

『哦，朋友，做做好事，饒恕了我吧！看上帝面上，讓我一個人在這裏吧！』

『我一定不來打擾你了，孩子。但你也許是需要這些的。』

我看見他帶着紙、筆、和墨水。

當我明白了我已誤會他時，我是多麼難過呀！他很溫和地接受我的歉意，然後轉身走了。

『假使你需要我，我將等候你——你只要說，』他說。他的意思很好；但我痛恨他那件黑色長袍。

紙、筆和墨水。當然，這是要我在死前寫最後的家信。我寫嗎？假使他們讀到了，則我的罪就證實了。然而，那有什麼要緊？無論如何我要死了；上訴是不可能的。我要在佛里慈·李格味的名義下死了。在我的朋友們看來這是毫無意義的：我就此消滅了。要是我舅舅聽到我已被當作間諜而鎗斃了，他將多麼傷心；可是那總比沒有消息而使他陷於慢性的痛心中還好些。而渦夫干，我必須寫信給他。不只是爲了終結我們的友誼，而是爲了要讓他知道他那間諜機關中的一環已經斷了。是的，我必須寫。那有什麼要緊？在六小時以後我要死了。

我坐了下來。但是怎樣寫呢？我的手指發抖了；筆也震動了，紙上塗污了。我在房中散步以便好叫我鎮定些。我先寫信給渦夫干。簡短得很：『我已被處死刑，而所判的罪我並沒有犯。要是這不是有關於我生命的悲劇，那倒一定可說是幕趣劇了。我既已不幸，又受惡意的作弄。我已沒有機會來洗刷，因明天早晨我就要被鎗斃了。』

『我最後的一點思想差不多全放在你身上，因我沒有一個女人會像你那樣叫我重視。不要想到我』

那種不幸的死，這不過是像隻病狗被打死了一樣。寧可想想我們一塊兒時的高興的時候，在抄格斯壁茨（Zugspitze），和瓦特斯坦因（Wetterstein）那些快樂的日子。

『在這次歐戰結束以後，將有一個女人來看你，並講起我的一切。爲了我請好好待她。

『因爲我四過都是間諜，其他我所要寫的一切必須待你去想像了。在這不幸的一剎那間，我所想到的，你都可以知道的。

『我並沒有垂頭喪氣；要不是爲了他們惡意地作弄我，我會愉快地去赴死的。

『再會罷，我的朋友。和你所過的每一刻可以無憾了。』

我把這封信寫給渦夫干·海林根先生，地址就是他的家裏；再玩寄給俘虜的把戲是沒有用而且也不必要了，因馬上會被懷疑的。

然後我又開始寫信給我的舅舅；他在美國參加歐戰以後已用了外交官的護照回到德國了。但我覺得我已無話可說。我不能在一張冷酷的無情的紙上傾情吐出來。所以最後我就寫了像給渦夫干同樣筆調的信；只要告訴他死就夠了，也許日後會叫他知道我是怎樣死的。

這兩封短信化了我兩個鐘點。我必須費盡力量去握住我的筆——我不相信感情的衝動會發生這樣的力量。我那種感情的基礎是憤怒，是無能爲力的憤怒。我並不怕死，但怕被惡弄死啊，爲什麼不把我由

英軍方面來審問？這樣至少我可以得到公平的處分。

我躺在床上，但不能安心下來。在四小時以後，我要死了。卽在此刻，已有人在爲我掘墳墓了；在地中，掘一個幽暗的洞。在四小時以後，我就要被拋在那裏了；立刻蟲豸就會去爬行覓食了——我是沒有資格睜棺材的。但假使我死了，那有什麼要緊？

我現在所相信的一切，那時是一點也不相信的。屍體或靈魂的復活，那真是多麼荒謬呀！我想換一種想法，某種東西驅使我換一種想法。聖經中的語句閃爍到我腦海中來了，我曾熱心研讀過聖經以作密碼的根據。但現在這些東西已被一首很有意思的打油詩所推翻了。我舅舅熟識悉得尼·保德（Sydney Porter 筆名 O. Henry），他是我愛讀的美國作家。有一次我舅舅問他關於不朽的意見，他回答說：

『我有一隻小狗，

他的名字叫羅阜。

當他死去了，

死得什麼都沒有。』

但是亨利那隻小狗的死也死得比這樣好些。一個軍人是不怕死的，但怕死的方式。他不怕死，但是怕被弄死。慢慢的死是不幸的。

黑暗的鐘點一步一步拖過去了。我已永遠不能再見太陽光了。我知道那『黎明』知道這是一天中最冷靜的時機。燕子還在睡眠中，明天它們要飛來飛去；我將在地洞中了；我的身上將穿透着七條致命的傷痕。

將有八個人排列着來射擊我；一枝步鎗將裝着空殼彈，所以每個人都假裝着他並不在放鎗打死人。
 (註)他們將來瞄我的胸膛；但他們將覺到不安。一排血淋淋的傷痕會貫穿了我的胸部。

(註)我以為爲格瀾錯了。用一個空的彈藥筒在英軍方面是很普通的，但法國朋友告訴我，這在法國是不知道的。至少這樣的應用完全是幕滑稽劇，因放空鎗的那個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我能夠看見一切；差不多能覺到皮肉的忽然裂開，能覺到子彈打到身上那種麻木感覺。我怎麼能在這種景色前安心躺在床上呢？我不自主地望着我胸部，希望看出一些血跡來。我在房裏踱來踱去。啊，這是謀殺！佛里茲·李格味快要死了；魯德維·格瀾將活命了。侮辱，愚弄，虐待！

兩點鐘了。再過一個鐘頭，也許他們要來了。我必須振作一點。至少我要對他們表示：一個德國軍官是怎樣從容就義的。雖然我並沒有特出的作戰經驗，我看見死已不止一次了；我看見過許多人突然中彈死了——在一分鐘以前還是活潑而強壯的，過了一分鐘已是一堆毫無感覺的皮肉了。我看見過在苦痛中死去的人。我記起了一幕奇特的景色：在索姆戰線上英法的傷兵都送到一個野戰病院中去。有幾個被放

在角落裏——等着；這些人都是沒有醫好的希望了。兵士們是知道這些的；這些人已經明白他們是一定要死了。

我見過一個英國人，一個雄壯的約克郡（Yorkshire）人。當他的昇牀被放在角落裏時，他知道了。他呼聲微弱地叫了一個看護兵來：『一切都完了……我已經知道。把我的領薪簿拿去……給我的女人。』於是他就閉上了眼睛，轉過頭去，死了。

那裏還有一個法國人，起初他還不知道他要死的。突然，他尖聲大叫了；一個看護兵想去安慰他。他痛哭，我相信他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感情。他開始大叫說：『我死了！我爲法國死了！我的媽呀，我的爸爸呀，我要死了！』他接着發了一些愛國演說，一些奇怪的誇言，喚起全世界來注意他的犧牲。但這是吵鬧，一個英國醫生就爲他打了一支嗎啡針，叫他靜下去。

我願意像那個約克郡人那樣的死。他早已決心他隨時可以死，而他是如何去準備它。這四年來我不是在準備死嗎？我一定毫不遲疑去死。只是這樣死得不平才叫我憤怒了。

但是聲音來了，走廊中的腳步聲已聽到了。我趕快把我的頭髮梳平，衣服穿得齊整，信是放在我口袋裏，我知道那個神父會看得見的。我要向這些無謂的法國人表示：一個德國人是怎樣去赴死的——一點也不像演戲似的大發脾氣：『我要死了！我要爲德國而死了！』那個約克郡人的死是使我有更深的印象。

外面還是很黑。鑰匙插進來的聲音響了。走進了一個上校來；在我到望升時他曾來接我，顯然是該要塞的司令官。跟他在一起的是一些守衛，那個情報官和神父。

「早安！諸位先生，」我說，態度很鎮靜。「你們早呀……但我很盼望你們來。我們可以走嗎？我已準備好了。」

那個上校咳清一下他的嗓子，在他帶着的一些文件上望一望。

「我奉命帶一些消息給你，」他開口說。他說得很有力。「你今天不正法了；軍事法庭的判決已經取消了。」

「什麼！」這件事使我感覺到像是一個霉溼的房間裏送來一股新鮮空氣一樣的不調和。我竭力鎮定起來。

「已經發現了一點錯誤，」他接着說。「佛里茲·李格味其人已在馬賽 (Marseilles) 被捕，並已直認不諱了。」

「哦！看我會怎樣告訴你們……」

「那一點已沒有再討論的必要了。要點是在死刑已取消了。」

「那末……我可以走了？」

『不能』那個情報官插嘴說。『還有那件假造護照的事實要判個明白。』他癡笑着。

『我已不希望能從你這兒得到公平的處置。』我說。於是我轉向那個上校。『大人，我拜託你。不管我竭力辯白，他們已把我當作李格味其人，而定我毀壞工廠之罪。現在已證明我是無罪的。那末，當然我可以恢復自由了？』

『抱歉得很，關於這一點我得等着訓令再說。因這位情報官剛才說過，還有其他的事情要等待偵查哩。』

突然我的新希望發生動搖了。我看見那個情報官在注目於桌上的筆、墨水和紙。我口袋裏的信……它們會判定我有罪！我必得從容一點，然後來毀滅它們。可是我已看出他的腦海中在起波瀾了。我憎恨他，但他不是呆子，否則他不會被用於作情報工作了，即使是法軍方面的也不會僱用他了。

『也許，大人，可以讓我獨自一個人來坐一會兒吧。』我對那個上校說。『到底我的精神很有些不安了。我要睡一下。』十分鐘，我就可以把這兩封信吃下去了。

『好』那個上校說。『大家走開！』

『等一會兒！』那個惡魔插嘴說。『你寫過信嗎？』

『沒有。』

「什麼沒有寫信到家裏？」

「我沒有家。」

「我不相信你。鋼筆上還有墨水。這裏還有一張廢紙，團攏起來了。我必須來搜你。」

我抗議着。沒有神聖的事情了嗎？即連一個絕命人的最後的思想也不是神聖不可侵犯了嗎？但是抵抗也是無用的了。

「渦夫干·海林根先生！他得意地朗讀出來。

「弄錯了，該是渦夫干·海林根上尉。我以為我們是知道這位紳士的！讓我想一想，他不是曾經做過德國間諜首領所謂豐·海林根 (von Herringen) 將軍嗎？於是他看着另一封信，他的眼睛裏又發出光來，樣子有點狂熱了。『啊，現在我知道你了！上校，讓我介紹德國陸軍中尉魯德維·格蘭給你。英軍方面正在要他，他就是他們所熟知的魯意·格林伍長。』

「是真的嗎？」那個上校問。

「就是這樣。」我同意說。已沒有否認的可能了。

「所以似乎，」那個情報官嘲笑着說，「你的執行死刑不過是延期罷了。」

「也許這樣。」我說。『但至少我將在英軍方面得到在你們這裏所得不到的事情——公正的審問。』

我要求引渡到英軍方面去。」

「你儘管你要求着。在法國土地上逮捕的間諜，就要受法軍軍事法庭的審問。」

當然，我是知道的。我無能爲力地舉着我的雙手。那個要塞司令官憫憐着我，讓我獨自一個留在不幸之中。

第十六章

一星期以後我又受法軍方面的審問了。然而，我已高興得多了。至少我已被當作本人而審問着，已爲我的確做過的事情而在受人審問了。而英國軍官的出庭旁聽，又給這一次審問添上了特別的空氣。

梅陀茲也在那裏。他敘述着怎樣當我在魁北克的小孩時代，該處德國副領事的外甥時認識我；當他回憶到我幼年時代那種熱忱的愛國言行時，是怎樣感到不滿；他是怎樣受了傷，但在恢復健康後曾從事調查；以及它們的結果。

我應該恨他，因他使我毀滅了；然而我必須承認：他是十分公正的，他所說的沒有一點不是實話，沒有絲毫偏頗的意思。

第二個發言人更使我高興了。他是英國警察總部特別分局的警監。他朗誦着他的證據，但這是很明

白的。主要的一點是我不是一個入英國籍的人，所以依然是德國人。他把我在英國的經歷，例如我的入大學念書，那邊的生活以及入伍等調查很清楚；像英國警察組織那樣的鬆弛，會得到這一切詳情真叫人有點不解。

還有更甚的是他竟不願走開。主席法官設法叫他感到厭煩。

『但你能不能說出他的朋友們以為……』

『這要請你原諒，主席法官』那個警監插嘴說。『但他的朋友們的意見不是證據。』

而這個所謂『那不是證據』就是他對於一大半問話的回答。他是個重要人物，使法庭顯得渺小了。他說話時非常嚴肅而冷靜，以致那主席法官不敢像其前輩似的背誦出關於軍事法庭的特權那一大套話來。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主席法官這樣問我。

『沒有。這些證人已證明我是個德國人。這一點我承認的。我本來是要入英國籍的，但歐戰把我阻止了。第二步最好的辦法就是投入英軍——我自以為爲這一點已使我算是英國人民了。假使我曾弄錯了，就算我錯了，我還是德國人。但這一點不能證明我是個德國間諜。』

『其他英國方面的證人沒有出庭，』主席法官宣佈着說，『所以我們就要傳另外的人來。』這個人

就是我那個老朋友，那個反間諜機關中的便衣警察。我又聽到那個假造護照的故事了。但現在，至少站在我自己的立場上，我可以作一點辯護了。

「當我看到英軍文書中關於我的那個通知時，我恐慌起來了。」我說。「我看到了這種潛在的危險，即我的行動也許會引起誤會。我急忙到了巴黎，躲藏起來。在一個酒店裏我碰見了一個人，他說：『你樣子很叫人可疑。你是個逃兵嗎？』我否認，但他堅持着。『不要以為我是敵人』他說。『我能給你幫助。一張美國護照，背面有正式簽字，你能出多少錢？』諸位，請想一想我的地位！我除留下了到瑞士去的旅費以外，其餘的全都給他。我知道我犯了技術上的過失，但你們也已犯了同樣的罪。而我卻不是被判以技術上的過失的罪，而被判了間諜罪。」

法庭暫時停頓，等候着證人的到來。我很是自信：他們已證明我是德國人，但他們還沒有證明我是個德國間諜。我關於那張護照所說的話也許是可疑的，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這也不是間諜的行爲。而至少我已得到適當表白的機會了。

我的審問直到下午才繼續。其他的證人那時已到了。第一個是一個工兵伍長，我認得他的臉孔，然起初還不敢確定他。但當他宣佈證據時，我就立即記起他來了。他說他是「第四軍司令部」的郵務伍長，後來調到了「第五軍司令部」去。因他的兄弟是在德國作俘虜，他就特別注意我與那個俘虜朋友的通

信。我的信札是很多的，所以他連不尋常的地址都完全記得的。而且他還指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即我所收到的回音都是戰地郵片。這就是他要說的一切。他同意我，說這些郵片是並沒有可疑的地方：它們就是在德國印刷專門發給俘虜用的郵片，和他從他兄弟那裏寄來的完全一樣，而且他看不出有絲毫可疑的記號。

於是主席法官就對我說：『你老實說，這就是和你的朋友，一個俘虜的純然尋常的通信嗎？』

『是的。』

『那末爲什麼他給你的回信只用郵片呢？』

『那是不對的，主席大人。』

『但是你聽到了證據嗎？』

『是的，聽到了，我對於這位伍長所說的忠實話並沒有懷疑。但他是弄錯了，有時我的朋友也正式給我寫信的。這位伍長並沒有看到我全部的郵件。而我在「第四軍」的時間不過一年。』

『原來你也收到過你那個俘虜朋友的正式的信？』

『是的。』

『你能把這些信拿出來嗎？』

「不能。我從來不保存信的。」

「你在什麼時候收到他最後的一封信？」

「哦，大約在一個月以前。」

「你能說出確定的日期來嗎？」

「確定的日期我怎麼能說？知道是在我患流行性感冒以前。」

「你能說在六月的什麼時候嗎？」

「是的。五月底六月初。」

「哦，」就在他的本子上寫了一些。「在五月底六月初收到最後一信。請另一個證人來。」

我認識他，就是我最後所服務的那一師的軍法官。然而我並不很擔心——他能知道什麼？費格生在
這裏嗎？

不。那軍法官說明，因患着流行性感冒的反應很重已不能工作而送到英國去了。他追述着我的軍役的經過，明白而公正。然後他提出費格生的鄭重的聲明，這就算作證據。雖然由法軍方面審問，英軍也知道是很公正的。我還能聽到那個英國警監那句嚴正的話，「主席先生，那不是證據。」

費格生的聲明正合我的希望，完全是替我辯護的。我已好好的爲他服務了三年半的。確，我是機警而

有能力，這是很有價值的。他不信服他們對我起訴所作的根據，他堅持那種事實是不可能的。他以為，因為我們有這樣長期的密切關係，我一定會做出一些現在判定為有間諜嫌疑的事情來。但他想不出有過這樣的事情。他對我推崇備至；當遇有危險時，我總是毫不遲疑地去應付；特別是在三月的退兵中，我常常在猛烈的礮火之下為他開車子。他請求庭上對於他對我的信任給予考慮，而這一點只有拿到了千真萬確的證據才能推翻。

這一聲明的效力是很大的；我看見庭上已在互相私語了。於是那個英軍的軍法官繼續述說他的證據了。他的第一句話把我業經恢復的自信力全然打破了。

他曾對我那個俘虜朋友作過幾次調查，發覺到這個人已在那一年的三月裏死去了！

主席法官轉向我說：『你聽！這個人已在三月裏死了，然而你卻在五月底或六月初收到了一封信！』
『也許還要早一點，』我推諉着說。『我有點昏亂了，很明白的這是受了上星期中那種刺激的結果。』
『我們可以來查究出來。先生，請再說下去吧！』

那個軍法官的第二句話同樣使我大糟糕。在我逃走後，我已把我所有的東西拿了去，但沒有發現什麼疑點；可是在我離開後兩天卻從我的俘虜朋友那裏寄來了一張戰地郵片。他就把那張郵片提交了庭上。

啊，馮夫干，你這個郵片給了我大厄幸！這不是你的過失，而那個沒有告訴你我們的偶像已經死了的人卻犯了絕大錯誤了！

「原來，」主席法官說，「你的朋友在三月已死，卻在七月裏送一個郵片給你！那種情形真是特別！我的智慧混亂了。幽禁，遷延未決，特別是遷延未決把我弄得麻木不仁了。我想不到有什麼可以回答。主席法官轉向那個英軍的軍法官。」

「從你的證據上看來已十分明白這個人是特別這樣佈置起來爲刺探有價值的情報？」

「正是如此。」

「所得的情報可以寄給那個俘虜，而這個人顯然只是德國間諜活動的烟幕？」

「那是可能的。」

「我以爲在檢查兵士們的信札時，並不會試驗是否用隱形墨水？」

「不會。在法國沒有試驗。在英國是否有進一層的查驗我可不知道。」

「但當然，也可以用旁的方法來傳遞情報的？」

「是的。會有幾次查出來在無關緊要的平常信札中含有其他特別意思的。」

「對啦。那是什麼？」因爲有個兵士進來了，帶了一個短簡。「啊！我想我們暫時退庭吧。什麼？他在這裏」

嗎？很好。』

那個英軍的軍法官已不能再提出旁的證據來了。我放心了。至少他沒有調查到珠拉。一個法國軍官進來了，他來提出證據了。

他是派在馬賽工作的一個情報官。在七月三十一日晨，他設法捉到了佛里慈·李格味，在鞠訊之下，這個人就供認在克雷蒙·斐朗破壞工廠。鞠訊還在繼續中（數天的甜言哄騙和數夜的精神上的拷問）因他們還想依着這一線索去追究旁的德國間諜。最後這阿而薩斯人的李格味聰明地願意說話了。在他從事破壞工廠以前，他被德方用作交通間諜，他帶的是張瑞士護照。兩年前他曾帶過一個口信給在索姆英軍司令部裏的一個伍長。他的名字叫格林。

我起來竭力聲辯。我多麼盼望那個英國警監的到來。『這不是證據。』我要求和這個李格味來對質。也許會這樣反而糟糕，因曾經輪流來看過我的五六個阿而薩斯人的交通間諜的名字我是不知道的。但我必須堅持。我最後一次審問是改變得多厲害！因我聲辯的合法，英方代表的空氣也發生了影響，主席法官顯然已覺得爲難了。

『我以爲我們頂好帶這個李格味來，』他說。『和這個犯人對質。』

『大人，那是很不方便的，』那個情報官說。『我有很大的希望可以從他那裏得到更多的消息，得到』

有關法國安全的消息。這樣緊要的情形會發生……」他很有意義地聳一聳他的肩膀。

庭上的幾個法官評議了數分鐘；我在緊張中等候着。

「庭上已決定你的證據如沒有那個李格味的支持是不能成立的，」主席法官宣佈着說。「然而，庭上不願妨害你爲法國所作的種種努力。因此，將等候得到其他的證據時再行判決此案。」

好！但這算是好的嗎？他們不會考慮他的證據了，但他們怎麼能把它置之不顧呢？李格味已被確認爲間諜了，他否認我是間諜，而他們卻不顧這一事實！法官的決斷有時是合法的，但人情上是不可能的。我這樣想着，我灰心了。

公訴人很簡明地提出幾個要點來抗告我。他說事實已證明我是個德國人，我是處於可以獲得重要情報的地位中。我歐戰前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慎審佈置起來以便造成一個做間諜的機會。那種人的生活我那種很好的行爲與費格生的聲明，既可作爲辯護的根據，也同樣可作爲定罪的證據，而且是和一個間諜的活動很相稱的。我已解釋了我的脫逃以及購買那張護照的問題，但欠詳細——爲什麼不叫警察去查究那個賣護照給我的人？而且我沒有把我和我的俘虜朋友的神祕的通信解釋明白——那就可判定真僞的問題。

所以，他們已經知道我了。李格味案件的疑點，即使不是證據也已決定我了。我怎麼能說出關於護照

的真情來呢？我怎麼也不願出賣那個勇敢的奧比耐的，而即使出賣了他，對我也沒有好處。我怎麼能說明那不幸的戰地郵片的真相來呢？而且我知道主席法官已沒有意思，沒有話來放棄李格味的口供了。

所以我就第二次被判有罪而處以死刑了。我想到這是不可避免的。

這一次我很鎮定。至少我已被爲我自己的『罪』而審問了。至少（至少就表面而論）我的審問是公正的；這一點，我應感激英方好，現在什麼都完了。這一次是最後一次了。其他僥倖的機會是不會有了，再也不會再有第二個不幸的李格味被捕了。

一個法國的情報官走進來看我了——他們已知道我對先前那個人已感到討厭了。我對他行平民的敬禮，他只是做他的工作，正像我一樣。他也負着同樣的使命，即來誘勸我講話。這一次提出了一個確定的條件，要是我能把在法國的德國間諜機關的祕密吐露出來，則我的生命就保全了。

『哦，先生，你要做什麼呢？』我對他說。

『首先我是贊成的，』他回答說。『然而你還年輕，而生命又是可貴的。復次，你也不會對你的祖國做出大不忠信的事實來。我們已經捉到了七個德國間諜，其中有幾人將要供出他們的關係來了。而且戰爭風勢也轉變了。福煦已改變了策略，先鞭已在我們手裏了。每個月就有二十五萬的美軍到來。奧國快要完了。這是德國的末日了。』

「也許是歐戰的末日了，但德國是永遠不會有末日的。」我說。「先生，這次戰爭只是貴國和我國那裏永遠不息的衝突中的一個循環。」

他離開我走了；但他在門口向後轉對我敬禮。

我又來寫我最後的信了。這次我可以盡情吐說了。當神父來時，至少我可以客氣地對他了。

我對於我那種鎮靜的態度很覺愉快。可是，當我躺下去時，我總是不能入睡。我以前的狂怒已消滅了。我曾做過間諜，我要嘗受間諜的命運了。我在未做這種工作前就知道這種命運了，所以它一臨到頭，我不能有所抱怨。我老早有過幾次機會可以逃到德國去，但我沒有逃，我沒有抱怨。

我也不怕，是的，有點不安；死的不安，莫名的不安。「死了，到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不怕——人們是不怕死的，但怕痛苦。不會有痛苦的——七顆子彈一下子就穿透我底胸膛了。

我躺在那裏戰抖着，可是我要發誓說我是不怕的。我渴望着那一剎那的到來：短短的黑夜是太長了。我腦海中開始現出一幕一幕的電影來了，這可算是恐懼中一服安神劑。我生命中的事件在我面前閃出來了，正像一般人所謂溺死的人所見到的一樣。間諜生活的片段；在英國，美國生活的一部分。我看見了那個浸禮會執事的女兒，耐俐；我看見了珠拉。看見珠拉的情景頂多。我又看見那個瑞士女郎，她背上帶着信息，高聲大笑。

一道微弱的光芒透進了窗裏來。我站了起來，盥洗着，把自己洗洗乾淨。黎明來了；死神已在外面等我了。很好。我要去接見他了。什麼叫死？生命真是有意義的嗎？我會失去快樂，但我不是同樣也可以避去煩惱了嗎？

他們沒有來。確然已是黎明時候了。我可以望見窗外的古堡。那裏有個主塔，就是英皇亨利第五的死地。他是個軍人。另外一個軍人將於今天死了。

他們還是沒有來。燕子醒了，囀鳴了。我希望死的鬧聲不會去驚動他們。

我沒有餘痛。或者有的也不過一件。昨夜我會請求那個要塞司令官給我一點恩惠，讓我在被鎗斃時穿上德軍軍官的制服。他拒絕了。我是個間諜，不是德軍軍官。我希望穿制服。英軍方面可以做到的，但法軍卻不行。

他們來了。我聽到他們已在走廊中了。他們全都來了。我致敬着。我已準備好了。

『請把你的短衣脫去，』一個軍官說。

『不能讓我穿到……的地方再脫嗎？』我問。『早上的空氣要新鮮些；我會打寒戰——也可以說我會發抖。』

『很好。』

武裝的兵士圍繞着我，神父走進來站在我面前，爲死者誦禱詞，幸虧我不懂拉丁文，所以我沒有驚恐得魂飛天外。過了一忽兒，我們就到了打靶場；它的高壁上有些假造的人形，上面盡是子彈印。

八個人排成了一隊，一個軍官帶領着。

『我可以跟這些人說話嗎？』我問着那要塞司令官說。

他沒有回答，所以我就向着他們。『我要說，我對你們沒有惡意，』我說。『你們不過是盡你們的責任，正像我所曾做的一樣。』我和每個人握手。有幾個人都轉過頭去，其他幾人相顧愕然，但有一個人竊笑着。那個軍官帶我到一個樁子邊。我脫下了上衣，我的白襯衫是很好的目標。他們把我的雙手反綁起來，縛在那樁子上。他們要繃我的眼睛，但我竭力反對，他們就把繃帶拿開了。有一個官朗讀着我的罪狀，和法庭所處的刑罰。

開鎗的一隊人立正了。我也立正。銅鼓播響了，聲調很淒涼卻很有意義。那個軍官就下令了。我叫着說：『上帝佑我祖國！』我覺得很鎮靜。我沒有恐怖。其實，我沒有思想了。

兵士們擎起鎗來了；我看見八支鎗瞄準我底胸膛。其中一支是空鎗。那個軍官有點不安起來了；他驚恐地環顧着。他高舉着他的指揮刀。這是一種信號。

一隻小鳥無意地掠過我面前。在霧中我望見一部機器腳踏車在草地顛簸而來。那個軍官轉身看着

他的兵士們；他的指揮刀躊躇起來了。我幾乎能夠覺到七顆子彈已打穿我的皮肉了。

第十七章

於是苦悶的時機到來了。爲什麼他不下令開鎗呢？我覺得我本來的鎮定已因看到這種不自然的沈寂而漸漸消失了。淒慘的鼓聲已停止了；兵士們立着不動，他們的步鎗依然瞄準着我底胸膛。我發抖了一個人可以振作一些時候，但那個時候一過就不行了。

『開鎗，朋友，開鎗！』我喊着說。我的呼聲中已沒有鎮定的成分了，現在已變得粗嘎而破碎了。

騎機器腳踏車的人在要塞司令官面前停止了，交了一個文件給他。我聽得他下一個緊急的命令給那個軍官，和開鎗的兵士。我還是硬着頭皮聽死。但是兵士們的鎗放下了。

那個要塞司令官走到我跟前來，我的衛隊跟他一同過來。

『鬆繃！』他命令着說；在一分鐘以後我自由了。

『我奉命來通知你延期正法。』他說；於是他轉過身去走開了。

當他們急忙把我送回獄中時我是很高興的。這突如其來的事件把我弄得神魂顛倒，我臉色蒼白，渾身發抖了。我倒在床上；兩股熱淚滾到面頰上來了，我相信這是從我孩提時代以來的第一次哭。我並不覺

得承認我的弱點而可羞。我以為只要你們來考慮一下我所經受的磨難，這是明白不過的。

在我停止發抖以前，至少已過了一個鐘頭了。奇怪得很，倒是想到前面的危險才使鎮靜起來的。在脫離危險時我曾發了抖，在想到危險時卻鎮定起來了。『延期正法了。』延期不是取消，很好。也許還可以活幾天。但那有什麼意義？然而我自以為再活幾天就是有希望些。什麼希望？即使要竭力自信，也找不出什麼希望。

有人在門口了。是那個情報官，那個好一點的，並不是起先那個傢伙。他走到我這裏來，伸出他的手來。『我能跟你握手嗎？』他說。『假使我碰到要死了，我希望我也能做到像你今天早上的行為一樣。』我跟他握手；於是問他這次延期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的錯誤，』他說。

『錯誤？』我回答他說。『給人延長一點生命，這真不是平常的錯誤了。』

『但這也就是說，他還得忍受這種磨難。但我打了一夜的電話，堅求着我的上司，直到他們同意了為止。我欽佩你的精神。我想再給你一個機會——以保全你的生命。』

『你想怎樣？』我這樣問。

『我的意思……我想你講出來。不——因為我一定會打斷他的話頭的——』讓我說。在尋常的

情形之下我一定不來逼迫你了。但現在的環境已不同了。你絕不會因說了出來就算不忠於祖國了。」

「先生，」我說。「請你不要希望能說服我那樣去做。」

「但我要希望請聽我說！你早已知道福煦的反攻瑪恩（Marne）吧？那就給予我們先發制人的機會：很好，我們已經利用了它。昨天英軍方面在阿面昂前線進攻，結果獲得了極大的勝利——歐戰中最大的勝利。」

「但那還不能說歐戰已經終止了，」我辯論着說。「我們曾得過許多次大勝，但沒有終止歐戰。」

「這一戰的要點，」他堅持着說，「並不就是英軍方面得到了成千累萬的俘虜，奪取了數百尊大砲，而是德軍的抵抗力微弱了——他們的軍心已渙散了。」

我不相信這種話。無論如何，這樣的理論是不健全的。因我的祖國戰敗了，我就應該背叛他了嗎？他講話明快犀利，待我很公正，我歡喜他。但他不能說動我。

但幾小時以後另外來了一個人；他帶了一大批的助手來。一個接一個地輪流向我提出了許許多多的問題來。誰給我那張護照？是海青（Hesdin）嗎？我是在巴黎還是在鮑多（Bordeaux）得到的？像這樣一類同一問題的千變萬化的方式。然後又是另外一套——誰是我的同黨？誰為我送情報的？

我率直地告訴他們不要枉費時間，但他們堅持着。我轉背向着他們，但他們向我高聲問着這些問題。

一個守衛拿給我晚餐喫了，他們還是發着問題。暗夜開始了，他們還在喊着。不管我怎樣不睬，他們向我逼迫着。

『滾蛋！讓我睡覺！』最後我這樣喊着說，厭煩得不能忍耐了。

『活命了，儘有時間可睡，只要你回答，』他們說。『現在，你說，誰帶你的信息的？』而那一套無窮盡的話又來了。

到了半夜我以為我要發瘋了。我已疲乏不堪了，不論是肉體上或精神上再也不能支持了。當我拒絕回答時，他們振搖我，叫我煩惱。啊，假使他們是一個人一次地過來！我曾赤手勒斃了一個英軍的守衛——他有四條傷痕。這些傢伙必須遠而避之！

他們堅持了十七小時，於是他們自己也厭倦了。我幾乎發狂了，但只是極端憤怒而已。每一個問題我都答以痛罵。當他們走後，我已不能睡了，因為過分的疲乏了。

次日下午，第二號情報官（那個正直的人；我從來不知道他是什麼名字）又來了。顯然他是奉命而來的，但不希望得到什麼結果。他帶了一份報紙給我，來表示英軍最近的勝利。但他的問題是溫和的。

『順便說一句，』他要轉身走時這樣說。『不是威嚇，老老實實告訴你，我們已破獲了你們這個機關中的大部分事實，我們已在擔心着沒有地方來容納這許多捕獲的人了。你可以和你的——一個同事共住』

這個房間。但到底，他也許是你的一個朋友。」

的確，天還沒有黑，他們另外送了一個人到我房間裏來了。在守衛走後他像演戲似的爬到門口，證明我們兩人以外已沒有旁人了。

「格瀾！」他用德語說。「原來他們也捉到了你！」

「你是誰？」我問。

「亨雷生 (Heinrichsen)。A. F. 一二九。」

「他們怎樣捉到你的？你在什麼地方工作？」

「在聖·那賽矮 (St. Nazaire)」他說。「我在偵察英軍的到來，一個女人把我送了命——真可惡！我們那邊的人說她是可靠的。他們得到我的風聲，懸賞通緝。她就拿了這賞格！但你怎樣？他們怎樣捉到你的？」

我簡括地告訴他，特別是關於那張護照。

「什麼？就是海青那裏來的護照嗎？你的意思是說……」

但是我打斷了他的話頭。「你這該死的蠢牛！」我說。「你以為我初看到你還不看透你嗎？老實說，當他們告訴我你要來時，我就已知道你這盲目的笨豬了！你還自以為是個情報員好，A. F. 一二九先生，現在

在我把你弄死以後，他們就有確實的證據可以鎗斃我了。至少會少了一個法國人。」我走近他跟前時，他驚嚇得尖叫起來了。他動手打了，但他是我手中之物，我在憤怒之下想借此復仇了。但正當他的生命已隨便由我處置時，守衛兵就突門而入，顯然，他們並沒有遠離着。

我永遠不能獨處的嗎？第一號情報官以及他的跟班又來了。今天他們把這長期的逼問叫做「三度拷問。」這一名辭是太無力了。這一次他們還要給我肉體上的拷問。

後來，當他們發覺我的精神是不受摧殘的，他們就變把戲了。他們把我捆在門上，而假裝要用鎗來打擊了。他們用手鎗對着我，做了執行死刑應有的一切儀式，甚至連爲死者禱告都做到。我們只錯過了一種：因爲要是他們能像中世紀時對強盜頭目似的施以酷刑，則他們一定會大獲成功的。

次日下午，我被帶出去做體操時，我的守衛帶我走了比平常長得多的路。我們打兩個人面前經過，他們在地上掘着一個長形的洞。我的守衛很有意義地望着它。這是我的墳墓。

當我回去時，他們正式告訴我，將於明日黎明把我執行死刑了。我又準備死了。但這一次卻很難鎮定下來了。我想休息一下，但在半睡的狀態中我驚叫起來了——我能看見那些步鎗對向着我，能覺到子彈在打穿我的皮肉了。我能看見我的墳墓，地中一個陰森的洞穴，蛆蟲在土堤上扭動着。我在痛苦，精神的痛苦中發抖了。受苦太多了。像被殺兩次一樣。

我能欺騙他們嗎？能夠自殺嗎？不。無論如何，這是懦怯的方法，我必須豪然而死。但我能這樣做嗎？我的神經已昏亂了——死刑的試練終止了無窮盡的訊問。而現在又要執行死刑了：在黎明鎗決。

於是我那疲憊的腦海中現在光明來了。我不會在黎明時被鎗決了。他們不想把我在黎明時鎗決了。一霎時十幾樣獨立的事實互相結合起來形成一種一貫的理論。當我和那隊射擊我的人握手時，有一個人會竊笑着。蠢貨，我是有思想的。但他爲什麼要竊笑？因他知道這全是趣劇，是不會執行死刑的。那個帶領的軍官，一直沈寂着，這是爲什麼？他是在等候着那個騎機器腳踏車的人，他遲到了幾秒鐘。他們永遠不會來鎗斃我的。

還有一點，甚至還要重要些。那個軍官提出關於逮捕李格味的證據，說是在七月三十一日晨捉到他的。而七月三十一日就是我第一次軍事法庭開庭的日期。李格味是在我被審問時被捕的，可是他們直留到在我行刑前的一刹那才告訴我。

啊，我已被他們愚弄了！這就是他們所佈置好，對我所施的拷問。上吊檯、夾姆指，這種酷刑的拷問已成爲談笑的資料了。而他們所用的方法是縝密佈置着叫我預備死，希望因我神經上的打擊而說出來。或者這就是引誘我寫出最後的信札來，這樣就定罪有證了？還不满意，我必須定他人有罪。我的神經一定要被摧殘了。這次，一定要在最後一幕，要在行刑那一刹那才玩那套把戲了。到那時我的神經一定要毀壞了。又

是一次失檢。所以又是幾小時的逼問，而且沒有休息了。於是另一次『正法』。假使必要再來一次。這樣的把戲要玩到什麼時候？直到我的勇氣完全消失，直到我的神經完全破壞，直到我說出來為止。很好，我要對他們將計就計。我的勇氣將完全消失了；我的神經將全然毀壞了；我一定要說出來了。

他們需要什麼？第一，誰給我那張護照？我將出賣奧比耐嗎？啊，這樣是太卑鄙了！但是奧比耐已經說過：『假使你還需要錢，我是可以到高而麻或比朗日那裏去的，我確知他們是替雙方都做工作的壞蛋。』很好。我可以出賣這些人，而同時也算爲我祖國做一樁忠實的事情。『巴黎有許多奸細，』珠拉會這樣說過。而馮夫干也不滿於我們派在巴黎工作的間諜。我已從前聽到過這兩個名字了。我信任奧比耐：他們是奸細。我想到這樣，不禁笑出來了——我摘發了奸細一定可以救了我的生命嗎？

是的，我一定要說出來了。我可以扮演我的角色了，裝出神經已受傷的被拷問的人的言行。其實我的神經已快要毀壞了，我幾乎已不必再裝腔作勢了。

現在我已緊張刺激得發抖了，於是狂怒得激昂起來了。你們不奇怪爲什麼我還是憎恨着法國？那時我痛罵他們爲惡魔——你們驚奇嗎？他們對於一個無能爲力的敵人所施這種空前的和非人道的拷問，其所給我精神上的打擊，即到現在恐還沒有完全恢復。（註）

（註）我不同意格瀾所受的這種拷問是『空前的。』拷問至死，或以死來恫嚇，是直到目前爲止的歷史中的常事。格瀾所受的

罪罰，可算是驚人，但不能算是歐戰中所特有的。用立即處死來恫嚇，在東部前線上通常被用作逼人開口的手段，而在西部前線也不是不知道的。有一次有一個間諜被帶去「執行鎗決」了五次，爲了要毀壞他的神經，要他說出來。第五次總會奏效的，因他已變成瘋子了。所有這些不是非常的事情，而是戰時不可避免的（無足輕重的）事情。

現在的時間過得很快，因我在竭力思想，在重演我的舊戲。我將準備一切了！在黎明鎗決哦，全是滑稽劇！無怪那個人要竊笑了——他是他們一羣人中最壞的一個傢伙。

我聽到他們來了。我已準備好了。我的頭髮蓬亂着，眼光瘋狂了；他們一定已不認識我就是在一星期以前從容去就義的德國軍官了。門開了。我看見那個第二號情報官帶着一批人來了，我很高興。我已察覺到他看到我時那種驚奇的神色了。

『滾開！滾開！』我高聲大叫說，這時不難可以在我的呼聲中裝出些瘋狂的苦悶來。『不！不！我不能再忍受這種痛苦了……我不能爲什麼你們要這樣來拷問我！』

『庭上的判決是……』那個要塞司令官開口說。

『不要說了！不要再說了！那就是你上星期所說的話！不！不！這是拷問，是虐待！我不能再吃這種的苦頭了！』

『我以爲也許……』

「不！我不告訴你，我不會這樣想的！這是太過分了——讓我走吧！」

我不明白我這樣能支持多久——我是很容易露出馬腳來的。但那個情報官就在這時候拿住這一機會來了。

「我可以單獨和你兩個人談話嗎？」他這樣問。

「可以，可以，什麼都可以！」我喊着說。「但是不要再那樣了，我看見我的墳墓了，我不能再見這種痛苦了。」

「退去，」他命令着說。而他們就很快地走出了那個房間去。「那末？」

「我不能再嘗這麼一套了，」我說。「上次我已鼓起了我的勇氣，但我再也鼓不起來了。」

「我完全同意你。你已受苦不少了，爲什麼還要再受呢？」

「你的確理解我的意思嗎？」

「當然！」

「你沒有從壞的方面來想像我，沒有想像我的弱點嗎？」

「胡說！」他嚴肅地說。「你已表示出你是非常勇敢的了。我也不願嘗受你所受的一切。」

「我已經做到我的極點了——已經超過了！我歎息着。於是沈痛地說：『是的，現在我已怕死了。怎

樣可以讓我活命呢？」

「和我談話五分鐘。」

「很好」——聲音微弱得很。

「你能夠得到情報，但你自己能傳遞的一定很少。你怎樣把你所得的情報送給你們的自己人呢？」

「有一個女人常常把它帶到巴黎去。」我說，聲調很低。

「啊！這個女人呢？」

「已經離開法國了，而且無論如何我也不能出賣她給你們。」

「很好，我以為也許……」他從木椅中立起了身來。

「不……請坐下！」我大叫着說。「我告訴你她已離開法國了，這一點我可以發誓說。而且她是不

知道什麼的——那只是常常為我帶信息到巴黎。」

「很好。那末請告訴我，她是把這些信息帶到巴黎什麼地方？」

「帶給兩個人。」

「他們的名字是？」

我遲疑了一下，無力地望了他一眼。他的眼光堅定有力，而我的卻是微弱無光。他是高高在上；他的人

格支配了我；我的神經已失去控制——我是個殘廢人了。哦，我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來。

『這兩個人的名字？』他堅決地重述了一遍。

『一個人叫高而麻，另一個叫比朗日。他們倆都住在渥日拉（Vaughard）路，一個在一〇四號，另一個在四六七號。』

『啊！高而麻和比朗日！』他低聲自語着。『所以你認識這兩個人？』

『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他們。但我知道他們。而……我那個帶信的女人曾對我說起過他們。』

『高而麻和比朗日，呃？』是的，我常常在奇怪……好了，我可以對你保證今天不會執行死刑了。』

『明天也不要！』我請求着說。『明天也不要！』

『那就全在你身上了。』

『但我已告訴你……』

『假使你所告訴我的的是真事，假使你所做的就只如此，那末你不會後悔的。這就是我現在可以說的一切。我將於明天來看你。』

但這一次他去時並沒有向我敬禮。他是個有地位的人，假使這部小說能使他看到，我很想再去會見他。

在守衛面前我做出抑鬱與不預的樣子，但在我獨自一個人時卻是極其高興的。我已欺騙了我的酷吏了！我已告發了兩個奸細，也許已經保全了我的生命。

次日他回來了。我扮演着另一齣戲——羞恥與沈寂。

「我們已捉到了你的兩個朋友高而麻和比朗日，」他說。「他們發誓說他們從沒有聽到過你，但我們已找到充分的犯罪根據可以判定他們死有餘辜。這次的收穫很好。他們是我們雙方的眼中釘——他們被人當作法國反間諜機關中的密探。」

「什麼！」我叫着說，露着合法的有趣的神色。我也很高興的，因我時刻在擔心着我不應該只是有點嫌疑就摘發了他們，而現在事實已打破我這種脆弱的疑慮。

「是的。好了，你的消息已證明是正確的。那末，就是這樣，沒有旁的關係嗎？」

突然我的腦海中在起波瀾了。我的消息已證明是正確的。那就是說假使我再給他們以消息，他們一定會相信的。假定我來摘發一個完全無辜的某某人，他們一定會去逮捕他。假使他是重要的，則他的逮捕就等於在輪子上砍下一個輪齒，即使是暫時也會發生很大的危險。

是的。我一定得摘發一個法國人。快一點——誰呢？在愛培那的某軍參謀處有一個非常機智的少校，他是參謀處的要員。我記得了，他是離德國數英里的貝而福（Belfort）地方人，這是個著名的間諜中心。

『跟我個人發生關係的那只是如此而已。』我說。『這兩個人傳遞我的情報，除了我寫在信中寄給那個俘虜外，一切都交給他們的。但我曾聽到……』

『呢？』

『有一次有一個來訪我的間諜曾告訴我：你們第×軍參謀部的×××少校曾將尼味而歐曼·得·當之戰的一分訓令交給他。』

『什麼？那是不可能的！』

我聳着我的肩膀。『這就是他告訴我的話，我知道×××少校已爲我們做了多年的工作了。』我可以看出他已在亂想了。這種事實能是真的嗎？但懷疑的種子一經撒播就不容易死了。常常有某種事件偶然會引人起疑的。

爲什麼不澈底來幹一下，來摘發重要一點的某某人？我決定乘機來一下。

『你不要似乎對於你們自己那類人太滿意了。』我接着說。『就是做你那種情報工作的拉都 (La-doux) 上尉……』

『拉都！他做什麼？』他叫着說，樣子很兀突竟使我懷疑着不知是否是我說得太過了。

『我只知道我曾聽到有人說起過他似乎像是爲我們做工作的。但是我以爲你覺得他是沒有疑點』

的。」

「拉都上尉已被捕了，」他沈痛地說。

那真是給我僥倖猜中了！現在他一定會相信我摘發×××少校的話了。

顯然他是相信我了。他突然離開了我。我就開始在思索我還有另外什麼人可以摘發的？我不很熟悉法軍參謀部的情形，但至少我還能摘發幾個政治家。無論如何，多少可以移轉法國方面的幾分戰鬪力。頂好能引起一次大大的政治恐慌來——但要摘發克雷曼梭一定是做不到的？至少會有像開勞（Clément Lauré）那一類人（他真是不幸，隨便說他做什麼也會有人相信的）我一定要想出一些像他那樣的人來。

但次日那個要塞司令官帶着幾個衛兵到我房裏來了。他朗讀一個文件上的簡略的聲明：我的死刑被減為終生苦役了。

我一直抑住我的大笑，直到他走後。假使他聽到了，他大概以為我的腦經已經擾亂了，因為應該已經昏亂了。

是的，我已愚弄了他們。他們拷問我，逼我說出來，我已說出來了。他們以為我已因出賣了我的國家而苟全我的生命，但事實我只是出賣了兩個危害我祖國的奸細。那個情報官已在無意中消釋了我的疑團。

——他不是確認他們是法國反間諜機關中的密探嗎？（順便說一句，在歐戰後已有充分的消息足以證明我那種也許是魯莽的行動是非常合理的。）

現在我已能活命了，我就要利用我的生命了。我寫出了許多法國政治家以摘發他們，其中有一些我只舉出一些嫌疑的罪狀來。我這樣舉發的結果，一定有很多人感到不安。三天以後，第二號情報官走進來了。我已準備好繼續對他摘發幾個人。但是：

「看老天面上不要再向我摘發什麼人了！」他叫着說。「你已惹出不少禍根來了！」從他那種沈痛的言詞中，我猜到法國的政治是種惡毒的生意經。

次日他們把我解到了普通監獄中。我真是非常的快樂：我已借他們的刀殺了他們的自己人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德國間諜

全一册

實價國幣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格 瀾

英譯者 紐 曼

譯者 楚 之

發行人 陸 高 誼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053B



1605229